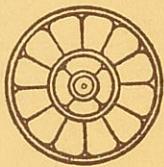


# 母親的話

第三輯



Sayings of The  
Mother Vol 3

母親的話

印度室利阿羅頻多修道院出版



Printed & bound in Singapore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BUREAU  
175A-179A, Block 19 Outram Park, Singapore 3.  
Printed by TIAN HONG PRESS

S\$6.50  
S\$3.00  
SBN: 0131

## 前言

母親的話第一、二輯，早經問世。茲值

神聖母親百年誕辰紀念，繼續出版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輯。第二輯止於一  
九五八年秋，此第三輯即由是始。此下依每年四季譯出編成，季爲一卷，（第一卷出 Phy-  
sical Bulletin vol. X No. 3, Aug. 1958）以便與原文參照。其間簡言、散策，另卷錄存。  
僅以原文發表時序爲次，全部譯成，於內容無所揀擇。

母親的話（第三輯）

目錄

答問

(一)

、超心思者不能心思化  
、美的意識

|             |     |
|-------------|-----|
| 三、真底超人      | 四   |
| 四、以身知       | 七   |
| 五、灸治        | 九   |
| 六、心思底誠實     | 十一  |
| 七、喪氣        | 十五  |
| 八、觀心靈       | 十八  |
| 九、心思損經驗     | 二四  |
| 十、思想的能爲     | 二十五 |
| 十一、消遣       | 二九  |
| 十二、生活無痛苦    | 三二  |
| 十三、世界情勢之緊張  | 三五  |
| 十四、降世應身     | 四一  |
|             |     |
| (一一)        |     |
| 十五、靜坐時見相    | 四五  |
| 十六、如何訓練想像   | 四八  |
| 十七、白魔術      | 五三  |
| 十八、科學對玄祕法   | 五六  |
| 十九、催眠術的效果   | 五九  |
| 二十、星象的語言    | 六二  |
| 二二、凡人有無精神有體 | 六四  |
| 二三、新生       | 六六  |
| 二三、經驗的表現    | 七〇  |
| 二四、爲何修道無進步  | 七三  |

二五、精神定理之結論.....

七八

(三)

- |                     |     |
|---------------------|-----|
| 一、新年寄語（一九五九）附釋..... | 八二  |
| 二、精神經驗.....         | 八九  |
| 三、知默.....           | 九五  |
| 四、人與超人間之等級.....     | 九七  |
| 五、反對神聖者.....        | 一〇〇 |
| 六、精神的任務.....        | 一〇一 |
| 七、在物質中敬拜至上者.....    | 一〇五 |

(四)

- |               |     |
|---------------|-----|
| 一、宗教是否必需..... | 一〇八 |
| 二、集體祈禱.....   | 一一一 |
| 三、精神提拔心思..... | 一一七 |
| 四、如何勝過困苦..... | 一二〇 |
| 五、求自我發展.....  | 一二二 |

(五)

- |               |     |
|---------------|-----|
| 一、至上平衡.....   | 一二六 |
| 二、吃菓子.....    | 一二八 |
| 三、大蟲比人神聖..... | 一三〇 |
| 四、古典中的神.....  | 一三一 |
| 五、精神能量.....   | 一三九 |

- 六、道德完善的理想 ..... 一四三  
七、如何發展直覺 ..... 一四六

## (六)

- 一、精神層級 ..... 一五二  
二、同一化之偏至 ..... 一五四  
三、顯示中的分別 ..... 一五六  
四、接受神聖「愛」 ..... 一五八  
五、出離私我 ..... 一六〇  
六、心思底努力 ..... 一六一  
七、定命 ..... 一六三  
八、扶鸞 ..... 一六四

九、自動寫字 ..... 一六九

## (七)

### 講說

### 法句經 講評

- 一、八正道、四諦 ..... 一七四  
二、真地獄 ..... 一七九  
三、仁愛而增健康 ..... 一八二  
四、卸除責任 ..... 一八三  
五、展翼 ..... 一八五  
六、真底孤獨 ..... 一八八

七、快樂.....

一九〇

八、希望的使信.....

一九三

九、羯磨.....

一九六

(八)

一、喜樂有創造.....

一〇一

二、喜樂能克服.....

一〇六

三、個人與集體修持.....

一〇八

四、擴大自己.....

一〇九

五、直面「不可能」.....

一一四

六、自私性與私我.....

一一六

七、真實理由.....

一一〇

八、進步的喜樂.....

一二三

(九)

一、心理完善化.....

一二五

二、永生精神.....

一二六

三、心靈平等.....

一二七

四、作為之繩結.....

一二八

五、法力.....

一二九

六、作法爲害.....

一二一

七、痛苦.....

一二二

八、神聖火焰中心.....

一二三

九、瑜伽異於宗教.....

一二四

|          |     |
|----------|-----|
| 十、宗教與實踐  | 二五一 |
| 十一、宗教的助益 | 一五三 |
| 十二、心與身   | 一五七 |

## (十)

|          |     |
|----------|-----|
| 一、超心思的降臨 | 一五九 |
| 二、新民族    | 一六〇 |
| 三、應取的態度  | 一六二 |
| 四、得益     | 一六三 |
| 五、克服困難較易 | 一六四 |
| 六、人數     | 一六六 |
| 七、自化爲超人  | 一六七 |

|          |     |
|----------|-----|
| 八、下降與顯示  | 一七二 |
| 九、頓悟     | 一七三 |
| 十、卜之以書   | 一八一 |
| 十一、機動化觀照 | 一八四 |
| 十二、靜慮    | 一八五 |
| 十三、橘與橘皮  | 一八六 |
| 十四、數字    | 一八八 |
| 十五、學生文憑  | 一九三 |

## (十一)

|             |     |
|-------------|-----|
| 一、理智之度入超心思  | 二九七 |
| 二、超心思之入教育原地 | 二九九 |

|             |     |
|-------------|-----|
| 三、體育        | 三〇九 |
| 四、陰暗底出生     | 三一四 |
| 五、心靈之托生     | 三一五 |
| 六、玄祕光明      | 三一六 |
| 七、內中底神示     | 三一七 |
| 八、思智的工事     | 三一八 |
| 九、由愛而實踐     | 三一九 |
| 十、抑鬱與喜樂     | 三二〇 |
| 十一、心中雙重作用   | 三二一 |
| 十二、衝動與靈感    | 三二二 |
| 十三、隨順心靈     | 三二三 |
| 十四、內中光明     | 三二四 |
| 十五、啓開內室     | 三二五 |
| 十六、恒常擴大與完善化 | 三二六 |
| 十七、流星       | 三二七 |
| 十八、壞思想      | 三二八 |
| 十九、達到真理知覺性  | 三二九 |
| 二十、身體上的需要   | 三三〇 |
| 二十一、道德之助    | 三三一 |
| 二十二、超心思律則   | 三三二 |
| 二十三、與一取     | 三三三 |
| 二十四、改善睡眠    | 三三四 |

|           |     |
|-----------|-----|
| 一、精神與物質爲一 | 三六七 |
| 二、二元性的趣味  | 三七一 |
| 三、結合不恒常   | 三七五 |
| 四、文學意像    | 三七六 |
| 五、企慕之機械化  | 三七七 |
| 六、敬拜女神    | 三八〇 |
| 七、象徵      | 三八四 |
| 八、基本美德    | 三八九 |
| 九、美德之集體化  | 三九〇 |
| 十、永不當忘記   | 三九一 |
| 十一、覲見之事   | 四〇〇 |
| 十二、八月十五日  | 四〇六 |
| 十三、「無爲」   | 四〇九 |
| 十四、昇天節    | 四一五 |
| (十三)      |     |
| 一、證會表相    | 四一六 |
| 二、進化速度    | 四一八 |
| 三、實踐方法    | 四二一 |
| 四、悅樂基礎    | 四二四 |
| 五、鎮靜      | 四二七 |
| 六、欲望心靈    | 四三三 |
| 七、受賜      | 四三三 |
| 八、轉化欲心    | 四三六 |

|             |     |
|-------------|-----|
| 九、接見        | 四三七 |
| 十、擴大知覺性     | 四四四 |
| 十一、自忘       | 四四七 |
| 十二、自然       | 四四八 |
| 十三、宇宙心思創造思想 | 四五六 |
| 十四、思想之形成    | 四五八 |
| 十五、發問之權     | 四五九 |
| 十六、應作什麼     | 四六一 |
| 十七、教育之一體    | 四六三 |
| 十八、關於答問     | 四六四 |

母親的話 第三輯（卷上）

答問

(二)

超心思者不能心思化

果如所料，我收到的問題，有如雨注，要讓我以心思方式，解答我在二月三日的超心思底體驗。

你們要我說明那經驗，化之入思惟，直到一個新學系可以安定了，使你們可舒適地安坐於你們新底心思構架裡。

我抱歉不免要使你們失望了，原來這絕對不可能。設若你們要了解我所寫下的呢，那麼，努力去求到一超心思底覺知。

你們得十分提防這一傾向。是以一新底武斷信條代替了一舊底；慣常這麼說：『哦！

凡那一切皆是錯誤了；可是我們現在正制作一好底實際底行動指南，那，方是真確底。』

一個心思底構架永不會是真確底；我不肯作。可是我不得不用凡人所了解的語言，但我儘可能使之不相聯貫，以免過於心思化了。而這不但於我在這里（按：即公開演講時）或書面所收到的問題爲然，也於凡此一主題所屬的問題爲然，向我提出可沒用處。

我勸凡人總是同此一事：『作一番努力，工作，啓開你自己，一委身於這新底「力量」（按：即超心思力量），於是，有一日到來，你會得到體驗的。』

有了體驗，你會真正懂得這些問題多麼無用。

### 美的意識

要修這瑜伽，人應該至少要有一點美的意識。倘若沒有，便脫略了形體世界的最重要底一面。

有此一美，此一心靈之尊貴，——這是我所非常敏感的一事物。是這一事物推動我在內中激起大底敬重，常是。

是的，這心靈之美，現於面；這麼一種尊貴，一種整體實踐之和諧。時若心靈在身體中顯明了，她便使人有此尊貴，此美，此皇華·一皇華氣象，從個人本體「聖堂」中透露出的。於是，即使是無有特殊美麗的事物，也着上了永恒之美的意味，「那」永恒之美的。

像這樣我看見過有些面龐從一極端變到另一極端，經一閃電。某人身上已有這種美，這種和諧，這種神聖莊嚴之度，於是，突然，起了阻礙和困難之見，過錯與不尊貴之感，

——於是在外表上頓然變形，宛如相貌之解體！可是仍然同此一面龐。這有如一電光突閃，這是可怕的。這種痛楚與卑鄙之醜惡，——在各宗教中譯爲「罪惡之毒楚」者，——這給人一表相了！即使在其本身是美麗的形貌，也變到可怕了。可是同此一形貌，同此人。

於是見到罪惡之感是多麼可怕，牠隸屬於虛偽世界到什麼地步了。

### 真底超人

我們於今達到了一確然，因爲已經開始有實踐。我們有明證，即在某些條件下，尋常人類境界可能被超越，而且一新知覺性境界，可能發皇了，那至少會容許心思人與超心思人之間有一明覺底關係。

可確然肯定，會有一種人出現，介於心思人物與超心思人物之間，是一種超人，仍然

具有人類德性，並且局部仍有其氣質，便是說，在他最外表底形式上，他仍屬此動物原之人，但已將充分轉化了他的知覺性，以致在他的實踐與他的活動中，他屬於一新民族，一超人之民族了。

可認這種人爲過渡之人，因爲，可預見的，這種人會發現新手段而產生新有體，不由古老底動物方法，又即是那些新有體，將有真實是精神底誕生，將構成那新民族——超心思民族——之原素。

可稱這種人爲超人了，以其淵源而論，仍屬於古老底產生法，可是以其成就而論，與超心思底實踐之新世界，有其明覺而且活潑底關係。

好像是，甚至必然是，所以組成此中間世界之本質，——這中間世界是正在發皇了，——是一種質素，更豐富，更雄強，更光明，更有抵抗力，有某些新性格，更微妙，更侵徹，而且有一種本生底宇宙性之能爲，好像其微妙度和精深度，能在一更廣大倘非全般底方式上，容許震動之感知，而且牠取去那分別之感覺，如人以古舊本質即尋常心思本質所

起的。有一種微妙震動，使全球底宇宙底感知爲一自然且自動之事。以此本質，分別和分化之感，自然且自動地完全消失了；而此本質，於今幾乎偏處彌漫這土地界圍。

這是人在醒境中可以感知的，簡單只需稍稍集中，使知覺性凝聚，設若人內斂，從尋常底外照返觀，這外照也顯得愈加勉強且虛偽了。這外覺，這外觀，從前是很自然底，則現爲虛偽，不實，而且完全不自然了；這於事物之爲事物者，反應全不如實，這屬於一種運動，不與任何真是真實底事物相應。

這新感知是愈自明確堅定了，這變到愈加自然，舊底存在之方式，有時甚至難於重尋，好像牠已消失於烟霧迷茫底過去里，——近於不復存在了。

由此，可以結論到，一自一個身體，顯然以古舊底動物方式形成的，既能體驗這一知覺性而自如，自在，不費力，不離出自體，這便證明其非例外獨特之事，簡單只是一大實踐之前驅徵象，而這一大實踐，倘非絕對普遍，無論怎樣也可爲多少個人所分有，而凡此輩個人，一經分有，便失去了其分別爲個人存在之感覺，將化爲一活生生底集體。

這一新底實踐，竟可說以雷電之速度在進行中，因爲，倘若我們以尋常方式計算時間，自從超心思本質透入土地界圍，與土地界圍之質素中所起改變之時而論，其間不過兩年，稍稍比兩年多一點。

設若事情是以此速度發展下去，則大爲可能，幾乎明確是室利阿羅頻多在某信中所寫下的話，成爲先知底預告了，他寫道：『超心思知覺性，進到實踐着的權能的局勢時將在一九六七年。』

### 以身知

如其初端發展程度，——或許方式非甚明顯，却是必然，——超心思底生活，必爲這宇宙進化中次一實踐者，看去愈加明確了，最難達此超心思生活之手段，便是智識活動。可以說，從心思生活達到超心思生活，比較起從人生某種性靈感動，——好像是物質

中的神靈「當體」之光明底輝射或反照，那麼一回事，——達到超心思知覺性，遠過困難了；從性靈感動而達到超心思知覺性，比較從最高智識推理，達到任何超心思底震動，遠過容易。或許是語言文字欺騙我們了！庸許是因為我們稱之曰超心思者，希望以超上底心思活動達到牠，可是事實甚為不同。似乎是由此甚為高尚，純潔，尊貴底智識活動，人走向一種抽象，冷淡而無能，一冰凍底光明，誠與人生相隔甚遠，而與超心思底真實之經驗相距又更遠了。

這一新本質，正在世間廣布，活動；其中却有一熱力，一權能，一如此深密底喜樂，以致一切智識活動，在牠旁邊顯得冷淡，枯乾。這是為何愈少討論這些事愈好。一瞬當機，一度深沈真實底愛之湧出，一頃間在神聖「恩慈」中的深沈交感，比較所可能作的一切解說，使人更接近目標，近得多。甚至，可以說，一種感覺，精鍊，微妙，明白，光輝，敏銳，深能透入，比較至微妙底解說，更向你能啟發了。又倘若我們更推此經驗稍遠，好像時當人達到轉化身體之工作了，時若人體中某些細胞比其他許多細胞更有準備了，更精

鍊，更微妙，更粘柔，開始具體地感到當前是神聖「恩慈」，神聖「意志」，與此「知」，非智識之知而是同一性之知，時若人感到這甚至在身體的細胞中了，時則經驗已如此全般，如此迫切，如此生動，具體，可觸，真實，以致其餘一切，似夢皆虛。

如是，亦可說，真實如此，時若循環將已圓成，兩極端相接合，時若至上者將顯示於最屬物質者中，而此經驗乃真實有歸結。

好像是人永遠不真實了解，直到人以身體而了解了。

### 灸治

時若你作了一錯誤而不知其誤，由於無知，則很明顯是一旦你知道這是錯了，無知已法，你便不再作此錯誤了，倘若是好意，因此你出脫那你可犯此錯誤的情境。可是，設若你明知這是錯誤而仍作之，則可說在你內中有點什麼是顛倒了，是已自願選擇在錯亂的

一方面，或不善願或甚至反神聖底力量的那方面。

這亦復甚明顯，設若人已選定要居於反神聖底力量那方面，或設若人是如此軟弱而自相違戾，不能拒絕那引誘而與之相於，則從心理觀點這事是遠過嚴重了。這可說是有點什麼在某部分已腐壞了：一個反對力量已在你內中建立了，或竟是你於那些力量有天生底同情。要糾正那個，比糾正一無知遠過困難。

改正一無知，這有如解除一黑暗，——你燃上一燈，黑暗消失了。可是既知其為錯誤又重犯此錯誤，這有如既已燃上一燈，又故意將其息滅。這全然是故意重造黑暗，因為軟弱之辯護於此不立。

時常有神聖「恩慈」，幫助已決定要自加糾正的人們，他們便不能說：『我太軟弱，不能修正自己』。毋寧他們應當說他們尚未下此決心自加修改。在有體中某處有點什麼尙未決定作這事，那便嚴重。

軟弱的辯護是一託辭。「恩慈」有在，要給無上力量與任何已下決心的人。

這意義是只有不誠而非軟弱。而不誠便常是啓對敵方的一張門。這意義是對於錯亂顛倒者有些祕密底同情，那便嚴重了。

在無知而加以啓明一事，則如我所說，燃上了燈便夠了，在明知故犯，則需要灸治了。

(問) 『心思底誠實』正確說意義是什麼？

(答) 是一心思之不試行自欺。在事實上這不是試行，因其於此非常成功。

好像是，在凡人尋常底心理機構上，心思的幾乎是恒常底功能，便是給予一解釋，於在欲望體、情命體、心思之較屬物質部分、和身體的甚屬微妙部分中所發生的事，為可接受。

有體的各部分有一種同謀，要加以一解釋，甚至一舒服底辯正，於凡我們所作的事，

爲的是儘可能避免那些苦痛底印象，由我們所犯的錯誤和不甚可意的衝動而起的。除非人已受過或不得不受過了一番特別訓練，心思總是給自己一種解釋，無論人作了什麼，一充分是護短的解釋，使人不致煩惱。只有在外間的反對或環境之壓力下，或發自他人的運動之迫促下，然後人一點一點地同意於不那麼優越地自視，及重視其所爲了，開始自問是否事物可較其那樣更好。

自發地，最初一運動便是自加辯是，自加寬恕。人便自加防備，於是全然自發地，人要自明其是對的，縱使是在至微小底事上，絕對不關重要的事上；這便是人生中一普通態度。

於是以這些道理，一皆歸之於己。唯獨遇到環境強迫時，始給予他人或某人，可是起初總是自處非常寬裕。『事情是那樣的，因爲這應當那樣，因此之故便至於那樣，』——而常是他人或環境中之錯過。真也要作一番努力，——除非，如我已說，人已受過一番訓練，或養成了一習慣可自動地作這事，——方始懂得事情或不是那樣，或許自己未曾正確

作成所當作的，或返應所當反應的；而且縱使人已開始見到了，還需一番更大底努力方加以認識……公開承認。

時若人開始見到已作成一錯誤了，心思的第一運動便是將其事拋後，在前面加上一籠罩，一美妙微小底解釋之籠罩；只若不被強迫要舉此示人，便將其藏匿了。這便是我所謂缺乏心思底誠實。

起初，人是由習慣而自欺，可是時若已開始不自欺了，在有體中本能地有一運動要嘗試，要試行自欺，以便可意。於是，又要邁進更大一步，一旦懂得已是自欺了，坦白承認說：『是的，我是欺騙自己了。』

凡此一切皆如此習慣了，如此自發自動，甚至自己亦感覺不到；可是人要在自身中建立一規則時，則可有極大興味底發現。人見到自己是怎樣恒常生活在一自願底欺騙里；人是自動地自欺，無需反省，自動地在自己所作的事上加蓋一愉快底掩飾，使其事不在真姿態上出現，而這又是爲了那麼無意義底一些事，毫不重要的一些事。人還可懂到欺騙，倘

若見到他的錯誤可能在人生本身上發生嚴重後果，——保存自我的本能驅人如是，這是一保衛，——但這還與那無關，這是屬於絕對無關心，無後果的一些小事，人只須向自己說：「我是錯誤了」的事。這便是說，要作一番努力，達到在心思上誠實，一番大努力，一番訓練。我自然不說故意說謊以避免被捉住的人，因為，盡人皆知，那是不應當作的事。

談起心思底誠實，這是說起以極恒常且極持續底努力而後能做到的一事。

人捕到自己，不是麼？突然一下，正當自己在頭腦中某處，或在情心中，在情心中比較嚴重，某處，給自己一微小底解釋，非常優待的。僅是能不放過，在此堅持，直面自己，自問：『你相信這真是那樣麼？』然後，倘若人是非常勇敢，倘若加上一極強底壓力，結果會向自己說：『是的，我明白知道這不是那樣。』

有時候，這要許多年。要時間是過去了，要人在自己內中已大大改變，對事物的觀念不同了；要與環境在另一關係上相對，以便全般明白見到自欺到什麼程度了，即使在當時以為自己是誠實的。

也許要已超越了這虛偽境，即我們所認識的這世間生活，甚至高等心思生活，然後圓滿底誠實方能臻至。

這是直到人已臻于超上境，入於「真理」界，乃能真實見到事物之爲事物，能見到事物之爲事物，然後能生活於事物之真理中。於是一切虛偽自然脫落，而已往底解釋更無存在之理了，亦皆消失，因為更沒有什麼事要解釋了。

事物將是自體明顯；錯誤的可能性消失了，「真理」在形相中輝映出。

(問) 時若在我們內中有一番努力要作好，可是見不到任何進步，則感到喪氣了，最好是怎样辦呢？

總歸是不沮喪。沮喪不引到什麼出路。起初，第一事要向自己說起的，是人幾乎完全不能知道自己有進步或無進步，因為，很尋常是，似爲停滯狀態者，乃一長期準備，——

有時非常長久，但無論怎樣不是無盡期，——先於向前一躍進。

有時好像是我們只在計時間，過了若干週或若干月，可是突然在準備中的某事物出現了，於是我們見到這已是一夠重大底改變了，在幾多點上而且同時。

應當，像瑜伽中的一切事一樣，求進步之努力，是爲了愛進步之努力，應當是向進步的企慕和努力之喜樂，在其本身皆足夠了，全然不計結果。凡在瑜伽中之所爲者，應該爲了爲此事之喜樂而爲，不顧所願得的結果。究竟，在人生中，在一切事上，結果常是不屬於我們的。設若我們願取正當態度，則應當自動自發地作着，感覺着，思惟着，努力作，因爲這是人應當作的，不因爲人願得這個或那個結果。

一自我們想念結果，我們便開始作討價還價了，這便揭去了努力之全部誠心。你作進步之努力，因爲你在內中感覺有此努力和進步的需要，嚴切底需要；此一努力，是你向內中神聖「知覺性」的禮敬，向宇宙間神聖「知覺性」的奉獻，是你表現你的謝忱，奉獻你個人之方式，而此將有無進步爲其結果，不關重要了。時若將決定了進步的時候來到了，

你便進步了，却不是因爲你願望牠。

設若你願望進步，設若你作一番努力例如自我克制，超出某些缺陷，克除某些弱點，匡正某些不完善處，你便希望多多少少當下便得到你的努力之結果，則你的努力失却全部誠心了，這成了一番討價還價。

可是有兩點得記住：第一，我們不能判定結果應當是什麼。要信託「神聖者」，對自己說：『是了，我將出之以凡我所能爲的努力和集中，是「他」將判定什麼可給還交換，倘若真有什麼應當給還交換的話；在我，却不知道結果應當是什麼。』

在我們內中有什麼轉化了以前，我們是否確然知道此轉化所當取的方向，路道，和形式呢？我們一點也不知道，這只是一想像，而且通常我們界劃，限制，將所當得的結果化爲渺小，膚淺，相對了。我們不知道結果真可能是什麼，應當是什麼；我們事後方知。時若那到了，時若轉變已成，然後，倘若我們回顧，我們說：『呵喲！原來如此，我是走向那……。』——可是只到事後方知。那以前，只有朦朧底想像，比較真進步，真轉化，全

然顯得膚淺且幼稚了。

於是，第一事，我們有一企慕，但我們不真知道我們應得的真實結果是什麼。這只有「神聖者」能知。第二，設若我們向「神聖者」說：『我給你我的努力，可是你知道，應當我得到一進步作爲報酬，否則我全不給你什麼，』——這便是討價還價了。如是如是！自動底作爲，爲之因爲不能另外怎樣作，且以之爲善願之奉獻而爲，唯一真有價值之事。

(問) 以人的心思，能否看出他人的心靈呢？

(答) 這些事物，皆不是嶄然分割和隔別，如人所說起的；正爲此，在自己也很難分明透澈見到有體的各部分，除非人已有過長期訓練，與長期研究和觀察的修爲。在心靈與心思，情命，甚至身體之間，沒有分隔的封閉船室。在心思中有心靈的一種滲透；在有些人這很

大，可以見到。是心思部分與性靈體有一種微妙接觸者，方能在他人感到有心靈之現前。那班人有能量到某一度進入他人的知覺性中者，至於能直接見到或感到他人霧圍中的心思活動，思想者，那班人能傳達自己的意思，使人了解自己而不需用文字語言者，是他們乃能辨別某人有一活潑底心靈，和某人的心靈是沈睡了。心靈的活動，給心思的活動以一特殊色彩，牠更輕清，更明覺，更光輝，而這是人可感到的。例如，看某人的眸子，人可相當準確地說出此人有一活潑底心靈，或在此人的眼中見不到他的心靈。有許多人能感到，——許許多人！我是說在進化了的人中間，不是麼，——能說出這事。

可是自然的，要精確知道到什麼程度某人的心靈是已覺醒而且活潑了，到什麼程度牠統制其生身而爲之主宰，應當自己有心靈知覺性，因爲唯有那乃能在較決定底方式上下斷語。可是並非全不能有此一種內中震動，使你說：『哦！此人有一心靈。』

於今，明顯的，尋常凡人所稱爲「心靈」者，除非他們是入道之士，只是情命活動。倘若某人有一強健，活潑，好自動底情命體，統制了身體的活動，與人與物與事有一種非

常生動底或深密底接觸，倘若某人對藝術，對一切美的表現，有其顯著底好尚，普通人總不免說也不免相信其人有一活潑底心靈；可是那不是他的心靈，是他的情命體之生動，統制了身體的活動；這是最初之不同處，分別開始在發展着的人，和仍居於惰性中的人，居於純物質生活之冥頑中者。那起初總是給予相貌却也給予活動以一種震動，一深密震動，這便常留下一印象，其人有鮮醒底心靈，如實不然，這是他的情命體發展了，有一特殊底能力，一情命體遠較其生理惰性為強，給出一種震動的深密性，生命和行動之深密性，為情命體未發展的人所缺少的。情命活動與心靈活動之相混淆，是很普通底誤會。情命震動比心靈震動，如實在凡人知覺上遠較容易見到。

普通是要見到某人的心靈，須要心思非常沈靜；非常沈靜，因為，時若心思活動，則所見到的是心思的震動，不是心靈的震動。

時若觀察某人是明覺其心靈且生活在其心靈中者，所得的印象是下降，深沈而又深沈入乎其人，遙遠，遙遠，非常遙遠進到其內中；而通常若只是觀看人的眼睛，很快便可見

到震動着的一個外表，對此觀察生對照，可是得不到那印象·是下降，下降，深沈下降，好像進到一洞穴里，內中非常深遠，深遠，而又深遠，——然後人得到一微小底回應，非常安靜；否則，普通是進入了，——可是也有人所不能透入的眼睛，是像一張門樣關閉着的，——終也有開着的眼睛，人進入了，旋即在其後方甚近處，遇到有個什麼在震動，那里，像這一樣，有時也發光，閃爍。於是，人倘若誤會了，便會說：『哦！他有一生動底心靈。』，——這不是那，這是他的情命。

要發現心靈！應從外表內斂，深深退下，深入，深入，再深入，下降而又下降，進到一異常深遠底洞穴里，寂靜，無動，於是在那里，有個好像是……什麼，是溫暖，恬靜，是內容豐富，而且非常安定，也非常充實，好像一種柔美，——是了，那纔是心靈。

而且設若人堅持，在自己亦明覺，則產生一種充實，那給人一種印象，是一圓滿底什麼，且包含了多少不可測之深度。而且人感覺設若進到那里，便會有祕密自然啓露，有如極平靜底水面上，反映着某物之為永恒者。人不復感覺為時間所限制了。

人有此印象。已永恒是且將永恒是。

這，是時當人已觸到心靈中樞了。

進者，設若與心靈的接觸是夠明覺且完全了，這便解放你對外表形相之奴役；人不復感覺人之生活徒是因爲有此一形軀。普通有體之尋常感覺，便是繫縛於此一外在形軀，以至於倘若想起「自我」，便想到「身體」。個人底真實，以爲便是這身體底真實。僅是倘已作一度內中發展之努力，試行求到自己有體中較安定底一支點，然後能開始感到是此一物，乃非常明覺，在一永恒方式里，透過一切時代和一切交易，而且，即此某物乃應當是「自我」，可是這已需要一夠深透底研究了。不然，時若你想：「我去作這事，我需要那物」，這常是你的軀體，一種志願，爲感覺和情緒的反應之混合，皆多多少少是紛亂的以及更加紛亂底思想，皆混合一處，爲一衝動，一吸引，一欲望，這個或那個志願所發動，是這暫時成爲「自我」了，可是也非直接是，因爲離此頭，此胸，此臂，此足，及一切動的部分，人見不到這自我；凡此皆是緊相聯繫的。

只是已有很多返照，很多觀照，很多研究，很多觀察了，然後人乃開始注意到這一個多多少少是離那一個而獨立的，而此物之在後者，能運動此身體，或使之不動，牠且不全般自認與運動，與行爲，與實踐爲一，是有動盪。可是要經過很多觀照乃能見到這。

更進，又需更多觀照乃能見到此第二物，有在於此者，此明覺底活動意志，本身爲另外一物所推動，是那乃觀看，判斷，決定，試行以其決定基託於一知識上；但那久後方到。時若人開始見到此最深處之另一物，則見到其不但有能力推動此第二物，即活動意志，亦且有一甚爲逕直甚爲重要的作用，發生於反應上，情緒上，感覺上，而且，終者，是此觀照，觀察，判斷，決定之部分，能在有體之一切運動上有其管制，這方是管制之始。時若人已明覺這個了，乃把住了線索，時若人談起管制，乃知道是這，方有管制之權能。

(問) 為什麼，以何種機械程序，心思表呈可以耗喪一經驗，使之損失其大部分在  
在知覺性上發生作用的能力呢？

(答) 設若，比方說，你要消除一不良底念慮衝動，於是，由一恩慈之功效，有一  
力量是為此而發出了，牠便開始在知覺性上活動了。於此，如或你拉這力量到你，可以說，  
要將其表呈，自然你使之不集中了，你分散了牠，耗喪了牠。

可是整個還不止此。若向他人說起，簡單這一事便自動地開放了你，接納凡從他來的  
事物了；常是生起了互換。這麼，他的好奇心，他的愚闇，他的善願，有時甚至是他的惡  
願，皆來參預，修改，使之變形。

反之，設若你願意將你的經驗說與你的老師，而他又同意於聽取，這事情便是他將他  
的力量，他的知識，他的經驗，加到那力量的工事上了，他幫助其發生效果。

(問) 可是因表呈而起的損失仍然存在呢？

(答) 是的，但他可補償。

思想的能爲

文字之好之有用，僅是由一特殊底恩惠，牠使人與事物相接，但在其本身，文字沒有  
任何價值。

事實上，理想底情況，有些人已局部實踐了的，是傳達真本理念，以及某事物甚至高  
於理念者；境界，——知覺性境界，知識境界，認識境界，——由震動直接傳達。時若你  
思惟，心思質料在某種方式下震動，一隨你的知覺性所給與你的思想之形式；是此一震動  
乃他人的腦子所當感知的，設若其已調整合度。

究竟，文字語言之有用，只在吸引他個知覺性，或他個知覺性中心之注意，使之注  
及此震動且接受之，可是，設若他不注意，設若他沒有在相當底沈靜下接受之的能力，任

你傾吐若干啓羅米突長的言說，他還是全然不解。有時甚至達到一種狀態，腦子放射某些震動是甚爲活潑了，牠只能接受分明而且精確底震動，否則達到牠的，只是一朦朧底混合物，紛亂且不精確，起一迷茫，鬆散之物的印象，喚不起理念。於是人說話，自己聽到聲音，可是毫無效用，——於是這不是言語之聲音的問題，這是震動中之精確性的問題。

設若你能放射出你的思想，在一全屬精確底方式上，設若牠是一生動而且明覺底事物，從你的知覺性中放射出去，出而尋找他人之知覺性，設若，不妨說，你知道你所要說的，於是你的思想與此精確度俱來，牠喚醒相應底震動，與此相應底震動俱來者，是思想或理念或相應底知覺性境界，則你被了解了；但設若所放射者是鬆散，不精確，設若你不是明確知道你所要說的，你還要試行了解自己所說的，而另一方面，他人的注意力尚未充分被激醒，或他心中有事，正在他處活動，那麼，你可說上幾個鐘頭的話，可是全般不被了解。

事實上，這是最尋常發生的。倘若你能見到他人知覺中你所試行傳達的事物之結果，

這常是給你此幻形鏡的印象。你們從來沒有見過幻形鏡麼？牠將你加高，牠將你加大，牠將你某部分增肥，同時又將某部分減瘦，以致你當前見到你自己的一醜怪滑稽相，——是在這裏發生的事情正是一樣，在他人的知覺性中，是你所說的呈似一完全醜怪底滑稽相。人想像自己是被了解了，因爲聽到了語言的聲音，可是人未嘗傳達。

倘若你願在心思質料上有點微小效果，第一事是學清晰思惟；不是一語句底思惟依賴乎文字的，却是一思惟之能超出文字者，離了文字而能自明者，與一事實相應，與知覺境界之一事實或與知識之一事實相應的。稍稍試行無文字的思惟，你可見到你是在什麼地方了。

於你所願傳達給旁人者，你已有全般明白而且精確底了知。這便在一特殊方式下震動了，這有能力將心思質料納于一形式中，於是，後下，爲徇凡人的習慣起見，在其周遭組織成一些語言文字，要試行在那里，遠在下處，給知覺性之震動以一文字上的形式，可是此文字形成是十分次要的。這是思想能力之一頗爲粗糙的外包。

這思想能力，在尋常所稱爲語言的才能中可得一例證。而且這是一事實，這現象發生也還可發生。你思惟，便是如我所說那樣思惟，全不依乎語言文字，你有事物之明確視見，且有傳達此視見之能爲，能托出此一知覺性現象；於是你在大群衆之前，或少數人之前，可是他們說多種不同底語言，如實每人却慣於止以某一種語言思想，因爲他們是如此長大的，而你，你便放映出你的視見，你的知見，你於事物之經驗的震動，爲了吸引群衆之注意，你說出許多話，無論用何種語言，爲你所慣熟的，那不關重要，但你的視見和你的放射皆夠明確，能自加直接傳達到他人的腦里，而且，自動地，在其腦中翻譯出爲聽衆的語言。於是，在外表，你說的是法語或英語，可是每人以他自己的語言得解。人相信這是一奇事，但這全不是奇事，這全然可解，這幾乎是一初端事物，時若人進到我所稱爲思想境界里。請注意，我不是說超心思底事物，——這不是一超心思權能，這簡單只是思想之真境，便是說你開始思想了。

進者，設若你在一亦沒思想的聽衆之前，這便會自動地發生了，只是真實思想的人非

常少。可是，時若他們以強大底力量思想，這便除去全屬膚淺而且現實底見解之障礙；這便會升起，進而尋找一更高底知見境界，然後，在每人，這再下降到他所自有的語言境界。於是事後每人都全然誠實地說起他的經驗：『哦！那個，他是說這種語言』，另一人說：『對不起，他是說這語言』，而第二人說：『不是，不是，他是說那語言』，……事實是每人所說的皆是真話，也許他用的全不是任何他們所舉出的語言，除是他普通所用的，另外一種或兩種其他的。但這便是那，先升而後降，好像無線電波，震動。

### 消遣

在生活過程中，人多少趟遇到一種空虛，一閒時，有時幾分鐘，有時更久，人便作什麼呢？立刻人試尋消遣，於是發明這種或那種蠢事去消磨時間。這事，這是一普通事實。人，從最小以至最老者，度過大部分光陰於求不至於感覺無聊。在他，無聊是大妖怪，逃

避無聊之法便是作愚蠢事。

雖然，有一比這較好底辦法，便是記憶。倘若人有點餘閒了，不論是一小時或幾分鐘，便可說：『到底我有時間可集中了，可自加收斂，可重加實踐我有生之正道，將自己奉獻於那「至真者」和「永恒者」。』每遇不爲外間環境所羈，倘留意這麼作，便可見到自己在路上進步非常快。與其浪費光陰於空誤，於作無益之事，於閱讀一些減低知覺性的書報，——這還是揀較好底事說，不說起其他鄙倍之事遠過嚴重的，——與其尋消遣，求使時光原來已經很短的變到更短，而見到在自己平生的晚年，已錯過四分之三的機會了，於是又加倍服方劑，可是那亦無功，——母寧更好是稍守中和，明審，耐心，沈靜，而永不錯過給了你的機會，便是說，利用在你面前的空閒底一分鐘，用之於真實目標上。

時若你沒有什麼事作，你便激動，奔走，尋朋友，散步，——只說最好底事，我不願說那些顯然不當做的事，——與其那麼着，母寧安安靜靜坐在天空下，海濱，或樹蔭下，一皆就便，這里是一切皆有，試行實驗凡此之一，了解爲什麼人生活，學到應當如何生

活，想想自己所願做的和所應做的事，什麼是最好底方法以脫出無明，虛偽，痛苦，人生活其中的。

### 生活無痛苦

很明顯，所以特殊徵表人之爲人者，乃其心思能力，能觀察自己生活。動物則自動地機械地生活，若其自觀察生活，那應當是在極微小程度，無重要性，因此牠平安，牠不自加苦楚。就算有時動物痛苦，因爲遭了意外傷害或者生了病，那苦痛也減輕到最小度，因爲牠不見到，不將其映示到知覺中，到將來，在牠的疾病或意外損傷上牠不作什麼理念。

於人，則已開始永遠憂念什麼會來到了，這種憂念，倘非唯一原因也是主要原因，成其苦楚。以此自加客觀化的知覺性，便開始耽心，有苦痛底想像，憂念，楚毒，對將來底患難之豫見，這便使大多數人類，——不是較少知覺而是最知覺底人，——生活於一永恒

底苦楚里。人是過於知覺了，不能漠然無感，可是又不夠知覺，不知什麼會發生；誠然竟可無誤地說，在世間一切造物中，人是最可憐了。人類是習慣於像這樣，因為這是一隔代遺傳情況，從遠始祖先傳下的，這却真是一可憐底情形。唯有以精神底能爲，自躋於超上水平，代動物底無知覺性以精神底超知覺性，這便在人之有體中，不僅加進了官能，能見到生存之目標，能豫先見到其努力之結果，亦且介入了一明見底信心，信仰一超上底精神權能，人可自加委順，付託，授之以其生活與其將來之處理，如是，乃拋棄了一切憂慮。

人要重降下到動物水平，失去他已得的知覺性，顯然是不可能了；以此之故，于他只有一法，一條路，離出這我所稱爲可憐底情況，於今他淪陷其中者；而達於一超上境界，其間憂慮爲信託底歸依所代替，且確然於光明底圓成，——這一法，這一條路，便是改變知覺性。

如實說，沒有比這更可憐的境況了，要負一生存的責任，而於此生又沒有得到啓鑰，便是說，沒有把握到線索，可以領導而使之解決一切問題者。動物不立什麼問題，牠生活，

牠的本能驅策牠，牠依賴一集體知覺性，其間有一本生底知識，那高於牠自體，可是其事皆屬自動自發，牠無需立志願，作一番努力要必是怎樣，很自然便是那樣，且如其於生存不負責任，牠便沒有憂慮。在人始生起責任感了，有應當依靠自己之憂慮，且如其無有必要底知識，一永遠底苦楚隨起了。這苦楚不會止息的，除非全般依順一高乎他的知覺性之知覺性，他對之能全般信託，委之以自己的憂慮，付之以指揮生活和組織一切之責。

如何能解決一問題呢，倘若沒有解決此問題所必要的知識？而且，不幸是人相信他得解決，他的人生上一切問題，可是沒有必要的知識能作。是這，便是一切苦楚的淵源。問題永是這：『應該做什麼？』於此還加上了更銳利底一問：『什麼會發生呢？』——而同時多少皆是不能答出。

正因此故，凡精神修爲，皆始以必須委棄一切責任，而投順於一高上原則，否則，平安便不可能。

雖然，知覺性已經賦予人類，使他進步，使他發現他所不知者，使他發展爲他尚未是

者；如是，可說有一高上境界，高於不動和靜定底和平之境，這是一夠全般底保證，使人能保持這求進步的意志，蓄儲求進步的努力，使其解除一切焦慮，一切於結果和後效之憂勞。這比較凡人可稱爲「清淨道」的方法，已是進了一步，那些方法是基於棄斥一切作爲，汨沒在內中之一靜定和寂默里，是拋捨了全部人生，因爲人已立刻感到倘無和平，便不能有內中底實踐；而且很自然的，人以爲不會有和平，時若長此生活於外在情況里，在此憂勞的境界中，有問題不能解決，因爲無其解決之知識。

更進一步，便是直面問題，但是安詳處之，守之以確然性，皆對無上「權能」的絕對信心所起者，無上「權能」能知，能使你作爲。於是，不拋棄作爲，人可從事於作爲，在一超上底和平里，雄強而且活潑底。

這，或可稱爲人生中神聖干預的新一方面，種種神聖力量參與到生存中之一新形式，精神實踐的一新方面。

### 世界情勢之緊張

有一事似是顯明了，便是人類已達到某一普遍底緊張狀態，——努力中之緊張，行動中之緊張，甚至日常生活中之緊張，——一過度活動，如此超量，一擾攘不寧，如此偏漫，似乎全人類已達到一點，在此或則當打破一種抵抗而升到一新底知覺性里，或則復墮於一黑暗與惰性之深淵。

這種緊張是如此全般又如此普遍，顯然是某個事物應當破壞出了。這樣下去可不成。如今世界情況，可認爲一確然底表徵，有一力量與知覺性與權能之新原則混入了物質中，以其正本壓力，產生了這尖銳情況。在外界，可期待「自然」所用的舊法，每當她要作成一場大亂，可是另有了新痕跡，——除對選拔底少數人這非顯然可見，但即是這少數人也夠廣遠分布了；而且這新痕跡也不限於世界某一處，某一點，在全世界各地皆可尋到跡象，——這是一意志，要尋到一向上底，新底，更高底解決，一努力，要升到一更浩大，

更概括底完善。

某些理念，屬一更集體底性質的，可以說，皆正在世界上發展，活動，這兩事相耦同行。最大最全般底毀滅之一可能性，一種發明，瘋狂地增加這大災難之可能，而這災難，其重大將為前所未有的，然同時又有新生，或母寧是顯示，顯示許多理念和意志力，皆遠過高上，也遠過廣普，倘若可得到了了解，將給人類一救治，比從前更浩大，更完善，更美滿的。

這一戰爭，這場衝突，愈來愈明顯，有徵，可見了，一方是上升底進化，與愈加完善化且神聖化底實踐之種種建設力量，另一方是種種毀滅力量，愈加強盛底毀滅力量，一種軼出了任何管制的瘋狂之力，於是兩方有如賽跑，看誰先達到目的地。好像是一切反神聖底惡勢力，情命界的力量，皆已降到世間了，以此為其陣地，可是同時一最高最雄厚底精神實力，亦已初度降到世間，給大地帶來了一新生命。是這，便使戰鬥愈加尖銳化，愈激烈，愈可明見，可是好像亦愈決定，這便是為什麼人可希望隨後達到一解決。

曾經有一時期，不甚久遠，人的精神企慕，指向一寂靜底和平，無活動，脫離了這世間一切事，逃出人生，正為避免衝突，為超出現鬥爭，為免除那一番辛苦；一精神底和平，隨緊張，戰鬥，努力之休止，亦止息了任何形式下的苦難，而這，便被認為神聖底精神生活之唯一真實表現。是這，被人稱為神聖底「恩慈」，神聖底救助，而且，仍在現代，這憂悲苦惱過度緊張的時代，此一尊嚴底和平，在所有的救治中最被接受，最被歡迎，為人所要求人所希望的一種治療，而在許多人，還以為這是神聖參預的真現象。

如實，不論人所願實踐者為何，應該始於建立這一和平，圓滿而且不動；這是一基礎，庶幾在上可有所建立。但是除非八只想到除外底，個人底，自私底解脫，則人不能自止於此。

神聖「恩慈」有另外一方面，進步的一方面，可說為通過一切阻礙的勝利，可將人類提舉到一新底實踐，開啓一新世界的門，可使不僅少數選拔之士能得神聖實踐之益，也將使其影響，例證，權能，給全人類開拓出一更好底境況。

這便開闢了將來的實踐之路，及已豫先見到的可能之事，其間一部分人群，——凡自覺或不自覺啓對了新力量者，——將好像升到一更高尚，更和諧，更美滿底生活里。倘若個人之轉化於此非必然常給允許或可能，至少將有一種整體升舉，一全體的和諧化，那將使一新秩序可能建立，今之混亂和鬥爭之苦難可能消失，而代之以全體的和諧事功。

可是有不能被提舉的人們，拒絕進步的人們，自然會喪失心思知覺性之用，重復墮到下於人類底一階層里。

我可告訴你們一般經驗，我所得到的，可幫助比較明白了解。這是我在二月三號得到超心思底經驗後不久，其時我仍在一境界里，其間此器世間之事皆仍好像那麼遙遠，那麼矛盾。有一班來客已請求允許來見我敬禮，他們有一晚上到了體育場。那是一班富人，便是說他們有多過生活所需的金錢。在他們中間有一位着紗麗的婦人。她很肥胖，她的紗麗披上，是可以掩蔽身體的裝式。當她彎下腰要受到我的祝福時，紗麗的一角啓露了，現出了身體的一部分，袒露了腹部，偌大底腹部。我幾乎吃了一驚。……有肥胖底人，毫沒

有什麼起拂逆感之處；可是我突然見到那顛倒，那藏在這腹中的鄙穢；那像一極大底瘤子表現有貪婪，罪惡，卑鄙底嗜好，污賤底慾望，像任何動物也不會那麼自加滿足的，儘其醜惡，尤其是儘其顛倒。我見到一卑鄙底心思的顛倒，為用於最卑下底嗜慾。於是，頓然，有什麼從我躍出了，一句禱詞，像一句韋陀：『主呵！是這乃應當消失的！』

人很可懂得物質上的貧困，世間財富分配之不平均，皆可改變的；人想像經濟底和社會底解決辦法皆可救治，可是那麼一種可憐境況，心思底窮苦，情命底顛倒，那是不能改變的，牠不願改變。凡屬於那一類的人，預先皆已判決當散壞了，——這便是「原生罪」的意義·始於心思之顛倒。

人類的一部分，人類知覺性的一部分，能自結合於超心思而自加解放的，將完全轉化；他們進向將來之一真實，在其外形上尚未表呈的；那一部分極近動物之簡單性，「自然」之原始性者，將重被吸收入「自然」，全般同化。可是人類知覺性的這一腐敗部分，由於其心思之惡用而成此顛倒者，將被消滅。

這種人類是未成功的嘗試之一部分，得加消滅，正如在宇宙歷史過程上，有其他敵惡不熟底種類早已滅亡了。

過去有些先知，嘗有這啓示錄底視見，可是如慣常那樣，事物總是混雜在一起，而他們未曾隨其啓示錄之見識而有超心思底世界之見，這超心思世界將要到來，提起同意着的這部分人類，且轉化這器世間或物質世界。於是爲了給生於那中間的人們，人類知覺性的這顛倒部分中的人一點希望，他們便教示以信心而得救贖。凡有信心於「神聖者」在物質中之犧牲，當自動地得救，在另一世界里。唯獨信心，無了解亦無智慧。他們未嘗見到超心思世界，未嘗見到「神聖者」在物質中之偉大「犧牲」，乃內入之犧牲，這將終於「神聖者」在物質本身中全部顯示。

超心思世界，將消滅心思之干預人生所造成的顛倒，醜惡，凡此畸形變態之總聚，增劇了苦難，貧乏，道德之衰弱者，將消滅這鄙穢和拂逆之全部地帶，那使很好一部分人生化爲如此可憎者。是這將被消滅，是由於這，人類在許多點上無限地低下於動物生活，在活里，沒有顛倒。

其簡單性上，以及其所具有爲自發自然者上，而且，不論怎樣說，在其爲和諧者上。

在動物的痛苦，從來不是如此鄙惡，可憐，如其在很完整一部分人類中爲然，這部分人皆顛倒了，由於運用一心思，全爲了自私自利的目的。

人應當超上，升入「光明」與「和諧」里，或重墮下，下到一屬動物且健康底簡單生活里，沒有顛倒。

### 降世應身

今天有人請我說點「降世應身」的事。室利阿羅頻多在這題目寫過文章，向我提出這問題的人，最好開始讀室利阿羅頻多所寫的。那個我便不討論。

但我可告訴你們一非常古老底傳統說，比公開承認的這兩系傳統還古老，這是說，從精神底和玄祕底觀點看，韋陀系和巴比倫系，那一系却像是這兩系統的淵源。那傳說是這

樣的。由於反動力量之作用，——據印度說法是「阿修羅」的力量，——世界已是淪入黑暗，無知覺，與無明中了，如我們所知道的，而未能依其「光明」與「知覺性」的自然律則發展。於是「創造底權能」便懇求「太始」，求一特殊干預，庶可拯救這破敝底世界；答應這祈求，有一特殊「元體」從「太始」放射出來了。這是「愛」與「知覺性」之「元體」，直接投入了最無知覺底物質，以便在其間開始「覺醒」工作，覺醒到原始底「愛」與「知覺性」。

在古老傳統中，人述及這一「有體」，在一非常黑暗底洞底上躺著，深深沈睡；在其沈睡中，從「他」發射出原始光明的光線，這便一點一點擴張到「無知覺性」里，這便停居於這「無心知性」的一切原素中，以便在此開始其「覺醒」工作。

設若人知覺地進到「無知覺者」中，仍能在那兒見到同此一奇特「有體」，永是在沈睡，永是在繼續其放射工作，發舒他的「光明」，他還要這麼作下去，直到「無知覺性」不復是一「無知覺性」了，直到「黑暗」已從世界上消滅，而且全部創造皆醒轉到「超心思

### 底知覺性」。

可注意的，是這奇怪「有體」，非常像另一個我某一日見到過的，那却在另一極端，在有色界與無色界的邊際。但那個是在一黃金色底光輝里，微紅，而這在沈睡中的「有體」，是金剛石底白色，發射淡白色底光線。

誠然，他是一切「降世應身」的淵源。可以說是宇宙第一「天神降世」，漸漸他換上愈加明覺底生身，終於在一已可追尋的「神人」系統里顯示，皆是直接從「無上者」降下的，為了圓成準備世界這工作，使之因持續底進步，能有準備於接受且顯示「超心思底光明」，在其全般里。

分隔各個降世天神之空間，似乎變到愈短而接近了，像這樣，一隨物質之已有準備了為準，其作用竟可急轉直下，其運動愈來愈快，也愈來愈明覺，亦且愈來愈有效，能決定。

此一作用將進而增乘，自加深密化，直至全宇宙化為「無上者」之圓滿「應身」。

在每一國度，在每一傳統里，皆表呈過這事實，在一特殊方式下，有多個不同底際限，多個不同底細節，多個獨特底分殊，可是在實際，凡此諸故事之淵源皆只一個，這便是我們可稱爲「無上者」在最黑暗底物質中之直接底明覺底參與，不經過一切中介者，以覺醒這物質向「神聖力量」之企慕。

## (一一)

(問) 若在靜坐時見相，是不是對呢，例如見到一張門開着？

(答) 倘若那有結果，便一切皆對。無論方法如何，有結果總是好的。爲什麼呢？你所說的相，不必然是可笑的，這皆是心思之相，若其發生效果，便完全正當，若其給你一經驗，便皆正當。

每人有他的特殊方案。某些人可能有種種意相幫助他們；反之，另外某些人具有較抽象底精神，只見到理念，更有其他的人，即甚以其感覺或情緒而生活的人們，則有其心理運動，內中情緒或感覺的運動；這依乎個人而異。有一活潑底物理心思。特殊能造形者的人們，便見到形像，但不是凡人皆見到同一事物。普通這很尋常只是一感覺，一情緒，而非一形相。

例如，我要你們深降到自己內中，有人便集中於一個感覺上，可是另外有人有此印象，是下到一深井里，真有一級一級下去的見相，進到一至深且黑暗底井里，於是下之又下，降而又降，有時竟終止於一張門前；他們便坐在那門前，有意思進去，有時那門也開了，於是乎進去，乃見到一大廳堂，或一室或一窟穴，從那里，設若又繼續前進，或又達到另一門，又停下，費了氣力這張門又啓開了，於是前進更遠；倘若赴之以毅力而能繼續這經驗，則有一時分人會達到一張門，性格是特殊堅固或莊嚴的，於是費一大集中之力，那門開了，人突然進到一光明的房子里，乃有接觸了自己的心靈之經驗……。

我看不到，見相有什麼壞處。

(問) 可是這只是一想像呀，不是麼，母親？

(答) 想像？這是什麼一想像呢？你毫不能想像不存在於宇宙間的事物。想像不在

某處存在的事物是不可能的。唯一之事是人不以其想像安置於其正當位置，或者加之以其原所未有的德性和品格，或不然，則加以解釋，作一很好底解說。可是凡人所想像的，總是在某處存在，唯一事是知其在何處，安置之於其正當位置。

自然，設若有此一相之後，你是在一張要開的門前，你便以為真有此一生理之門在你身體中，這便錯誤了，但設若你計到這是你的集中之努力所取的心思形相，這便完全正確了。設若你行散於心思世界中，你可見到其間充滿了這樣底形相，種種形相沒有物質底真實性，可是在心思世界中存在的非常好。

你不能強力地思想某事，而在你的思想不取一形相。

想像便是形成之權能。如實，無想像之人，便是那班不在心思界上創造形相的人，對他們的思想未能給與一具體權能之人。想像是一極高強底手段。比方說，倘若你某處有點痛苦，而你能想像你正在消滅牠，或解決牠，或去掉牠，以某些形像之助力，那麼，你成功必定圓滿。

有人說起過這故事。某君正脫頭髮，脫的出奇，受到威脅，在幾星期之內，便會完全光禿了。有人便告訴他說：『你要想像，當你梳櫛時，頭髮正在生長了，長的非常快』。於是此人每梳櫛時便說：『哦！我的頭髮在生長，哦！生長的非常快』。事情果然是那樣發生了。可是普通人做的，總是向自己說：『呵呵！我的頭髮又掉了這許多了，我必定會禿頂。必定，會是那樣』。——明顯的，事情果然是那樣。

(問) 應如何訓練想像呢？

(答) 凡人空泛所稱爲想像者，是一非常複雜，非常殊異之事。

這也許是那觀察和紀錄之能爲，著錄在這一或那一心思境界中的形相。有藝術境界，文學境界，詩的境界，行爲境界，科學境界，——凡此皆屬於心思，這不是一很高尚和很抽象底心思，只是在物理心思以上的一心思，而且，不爲我們所明知，恒常經過個人心思

或集體心思，自加傾注，以自加表曝於行事中。

有些人，由一特殊底能耐，與這些境界相聯接，牠們採集有在於其間之這一或那一形  
成，取之而與以表現。表現之能力也隨人而異，可是那些有能耐能啓對凡此境界的人，能  
在其間有所見，且收攝那些形相而與以表現的人，不論是在文學，在繪畫，在音樂，在事  
業，或在科學，皆一隨其表現能力之程度，或爲大才幹人物或甚至天才。

有高上底天才。這是那班人，能啓對一更高境地，一更高力量，那便透過心思諸層，在一人類底心思中成形，在世間自加啓示爲新底真理，新哲學派別，或新底精神教理；同時便有托生世間的偉大人物之工作與行事。這一種想像，可稱爲「真理」之想像。

這些高尚力量，時若其降到土地雲圍上，便取得生動，活潑，雄強底形式，擴充於世間，準備下新底時代。——這兩種想像，皆可稱曰高等想像。

重新下降到一較尋常底水平，凡人在自己皆具有那種能耐，在或大或小底度量上，能給予他的心思活動以一形式，且能運用此形式，無論在尋常工作上，無論是創作或實現某

事。平常我們時時在創造形相，創造形式。我們將其發送到霧圍里，甚至不知道我們自己在作這事。牠們便散出了，彼此掠過，遇到伴侶，有時牠們聯合，相得甚歡，有時互相衝突，便起爭戰，因為尋常，很尋常是在這些思想像中，有一小小願力原素，要試行自加實踐；且如每人試行發放他的形成，使得活動，為要事情如他所欲望的發生，這便造成一普遍底混亂。設若我們的眼睛能看到霧圍中凡此諸形式，則真可見到非常可驚的事了。是戰場，波浪，追進，退守，一大聚小心思元體的，這些元體皆常常放射到空間，正在要自加實現。凡此諸形成皆有一共同傾向，即是願要自加實體化，在物理上自加實踐，又因其數無量，世間不夠空地方，使其一一皆能顯現，於是互相排擠，相推移，我們便試行迫去那些不與我們相和洽的，或則組成軍隊前進，秩序井然，永是要奪取時間與空間中可得到的位置；比較那無數無量底創造，這真是一非常微小底地方了。

有人作些形成而不自知，——人人如此，——常是從這事被推到那事，當時希望，願望，欲望，失望了，有時又滿意，有時又絕望，因為牠們不會管制也不會主宰這些事。可

是明智之開始，乃是見到自己在想，見到這現相，明見如許生動底小元體，皆欲自加顯現的，恒常投射入霧圍中；凡此皆發生在心思霧圍中，我們在自己帶着的。一旦我們見到了且加以觀察了，我們能開始作一番篩漏，便是說，揚棄凡不與我們的志願或最高企慕相合的，只留下那些形成，凡能幫助我們進步和正常發展的，使之得顯現。這便是活動心思之管制。

多少趟坐下之後，人見到思想開始自成形相了，自說一故事；倘若人稍已歷練了，不但可見到這故事展開，如其所願，在人生上，在他的生活上發生的，亦且能割去一部分增加一細節，圓成這工事，編成一有趣底故事，使其間一切皆與我們的最優越底企慕相同，而一旦人已裝成此一構造，和諧，美滿，盡其可能為的完善，於是放開手讓這鳥飛去了。

倘若這作的很好，這常終于實現了。是這，為常人所不知。

可是這事自在時間中實踐，有時是很久以後，於是人已忘記他的故事了，記不起曾向

自己說這事，人已大大改變了，想上旁底事，編造其他故事，對那已不發生興趣了。設若人不十分留意，時若第一故事之結果達到了，人已距離很遠，更記不起這是自己所造的故事之結果。這是為什麼自加管制是那麼重要，因為，設若在你內中有多種相衝突的志願，——不但是志願，亦復是種種傾向，趨勢，生活之準則，皆相反對，——則在你的生活上造成戰爭了。比方說，時若你居於最高水平，你造成一美妙故事發放到世間，可是在次日或即在同日，也許時間稍後，你已下降到一更屬物質底水平了，於是那高處之事，對你顯得有點……虛無縹渺了，你再開始作些形成，非常具體，非常實用，而這些亦不常是甚有趣味，牠們亦復以此散出去了。

我認識有些人，在天性中有那麼相違反相衝突的許多方面，以致某日他們能作出一個形成，是弘大，光明，強有力，甚可實現，而在次日，又作出一個形成，為失敗，陰沈，黑暗，是一無望之形成，——兩皆飛了出去。我能在環境中追蹤那實現着的美好事物，和那陰暗事物，毀壞前者在實現中所成就的；在人生大事的路線上，亦如在細微末節上，便

如此發生。凡此，皆因爲人不自觀照其思想，因爲人相信是自己的矛盾運動的奴隸，因爲人說：『哦！今天，我感到不大好。呵喲！今天，看事情有點發愁』，——人說這話，好像這是一無可避免的不幸。可是，倘若人退後一步，或上登一級，人能見到凡此諸事，能多安置於其位，保留，毀滅，或驅逐凡所不願的，將其全部想像之力，唯獨運用於所願的，及與最高尚企慕相和合的。這便是我們所說的管制自己的想像。

這是非常有趣的。倘若學到了作這事，循常軌作去，則更不會有感到無聊的時候了。

然則不復是像一片軟木，在水上飄來浮去，任一浪一浪打牠到這里那里，毫無抵抗，人是像一飛鳥伸張兩翼了，在波浪上飛行，任所如往。

### (問) 白魔術是什麼呢？

(答) 人稱魔術之有益者爲「白魔術」，爲害者爲「黑魔術」。究竟這皆是些名辭，

沒有意義。

魔術？……這是一種知識，已減損爲純屬物質的公式了。這是些數目字或文字，或文字與數目字之相合，簡單是，倘若給人唸出或寫下了，縱使是沒有內中能力的人，也應當有效果。這在玄祕法中，有如化學公式在科學中，不是嗎？有化學公式結合某些原素，以此產生其他某物，縱使你無心思底權能，無情命底權能，甚至亦無物理底權能，只若你遵循某公式一成不變，你可達到所預期的結果，——簡單有記憶力便夠了。如是，在玄祕法中人也試行同樣底事，將聲音，字母，數字，文字相結合，由凡此之本原性質，有權能得到結果。如是，第一個愚癡來了，倘若他學到這個了，精確地奉行所教給他的，便得到或相信他得到了願得的結果。

但是，例如以「曼荼羅」(mantra 咒語)而論，這便是一玄祕法。除非這咒語是師尊所授，而與此咒語同受其玄祕或精神權能，則任你唸上千遍，也不會有任何效果。因爲，在真底玄祕法中，要有那品格，那能耐，那內中底天才，方能利用其知識，而這，便是他

的安全保障。真底玄祕法，不是第一個來到的愚癡便能作的。而這已不屬於魔術了，——既不是白魔術，亦不是黑魔術，更不是金魔術，根本全不是魔術了，——這是一精神權能，要經過一長久底訓練而求，終於只能以一神聖「恩慈」而得。

這便是說，一旦人已接近「真理」了，則已有了蔭蔽，可避免一切江湖騙術，一切詐詐，一切欺蒙。於此我有無數異常確切底證明。那班有真底玄祕權能的人，由於這內中真理之能力，便同時具有解除任何魔術之權能，不論其爲黑爲白或爲任何顏色的魔術，簡單止運用一點滴這真理。

沒有任何事物可抵抗這一權能。在運用魔術的人，這是衆所周知的，在多個國家但特殊是在印度，他們時常特別謹慎，從來不用他們的方術用於打擊瑜伽師或聖人，因爲他們知道那些公式，以他們的甚膚淺底微小機械力量送出去的，會像一個猱樣擊到牆壁上，打到那所以保護精神生活的人之真能力上，自然會返跳，其魔術公式回落到他們自己身上。

瑜伽師或聖人却毫無所爲，他甚至不必願要有保障，這是自動之事。他是在知覺性

和內中權能的一境界里，那自動地保護他不受一切低等事物的侵襲。自然，他也可自願地運用他的權能保障他人。那邪惡形成打到他的雰圍上反跳，便自動地保護了他，可是設若這邪惡形成是揮到他所保護的某人身上，或某人簡單求他幫助，他能運轉他自己的雰圍，他的暈光，環繞那為惡性魔術所射擊的人，於是反跳程序在同一方式上發生，那邪惡形成很自然便返擊其作者。可是在這情形下，瑜伽師或聖人或哲人的明覺底意願是必需的。應當給他知道這事情，且要他已決定干與了。

這便是真知識與魔術之分別。

(問) 物理科學以其進步，是否可啓對玄祕法呢？

(答) 這只是一文字上的問題。他們繞了一個圈子，又達到同一事物；他們正作出驚人底發現，而那是凡有玄祕知識的人在幾千年前早已知道的。

論最近代底醫藥學，應用科學的發明，北方說，他們正觸到一些事物，像那樣，起了使人驚奇底興趣，而那些事物，極久遠以前早已有給人知道的。他們表彰出來，有如新底奇蹟；可是究竟已頗古老了，他們的奇蹟！

他們將終於作玄祕法，為之而不自知，因為，歸根說，一旦人接近事物的真理，無論其如何微小，而且倘若在研究上是至誠，不單以外表現象而自足，真要尋找出一點什麼，人便深掘又掘深到現象以後了，於是人開始進向事物的真理，一自接近牠了，人便發現同—知識，古人在其內中發現上已表彰過的。

這其間只有方法和路徑不同，可是所發現的將是同一事物，因為原來沒有兩個可發現的——只有一個。那必然是同一物了。一切賴乎人所取的路徑；有些人走的快，有些人走的慢，有些人直達目標，有些人繞一大圈子，可是費了多少氣力！像他們那樣工作，……總歸是甚可尊重了。

現在，他們正在發現，例如用催眠術可以代替麻醉劑，而其結果好過無限；誠然，催

眠術便是玄祕法之一種，——在這上面加了一現代名詞，使其事物現代化，——是非常薄弱，非常微小底一形式，而且比較玄祕權能，是異常有限底一種，可是這究竟也是玄祕法之一式。例如有人試用催眠術在傷口上接合皮膚；那事的細節我記不起了，可是那事是要手臂聯繫在足腿上十五天。若用習慣方法，用石膏或繃帶使其不動，則十五日以後，肢體已不能動了，皆已生長到僵定，又需要好幾星期治療，然後動作恢復自如。在這一治療上人却沒有束縛什麼，沒有用物質方法加以固定，沒有用繃帶，沒有用石膏，皆未嘗用；催眠者簡單對其人發了一命令，要她將手臂保住那位置，不動。於是她便將手臂保持那狀態十五天了，沒有用力，沒有辛苦，沒有需要用自己的意力參預其間，——只有催眠者的意力在發生作用。而這事美滿成就，手臂安於那規定的位置里，過了十五日已後，催眠力量解除了，人向她說：『現在你可以動了』，她便活動。然則這是一進步。

人不久會相遇了，這會止是一文字上的問題，——那麼，倘若人不太頑固，人能於文字的價值達到諒解。

(問) 有人說催眠術在受了催眠術的人身上，後下有一壞效果？

(答) 不然！倘若某人行使催眠術，爲了強加自己的意志到他人身上，很明顯，這能作成很大底損傷；但我們是說一種催眠術，倘若可以這麼說，是人道主義方式的，是爲了固定底理由。

人可避免一切壞影響，倘若催眠者沒有壞底用意。

設若你愚昧運用化學公式，你能造成一爆炸了，這是很危險的；同樣，設若你愚昧運用玄祕公式，——或行之以自私，便比愚昧更壞，——你能造成不幸結果了。但這不是玄祕法不好，或催眠術不好，或化學不好。你不會禁止化學，因爲有人造成了爆炸！

(問) 要學玄祕法，人要有特殊底才質，可是？然倘學科學……

(答) 但爲了學一切事，皆要有特殊底才能！

聽我說：倘若你不是藝術家，你可工作多少年，勞勞於大筆，小筆，彩色，帆布，花費多少錢，用過多少力，畫出的還是可駁人。倘若你不是音樂家，你可自加拘束好幾個鐘頭去彈鋼琴，彈不出任何雅調。常常是需要特殊才能。甚而至於一體育家，倘若你不是天生一體育家，儘你願意嘗試多久，你只成就一點什麼，非常普通而且平凡。仍然是較好於那班根本不去嘗試的人，可是這不是說人便自動地會成功。

其次，設若遠進一步，凡人在自己內中皆具有無數潛能，爲自己所未知，僅是人作着所當作的，且作以應作之方，然後能發展。進步有兩種；一種是於已具有的才能，官能，機能，可能性，皆使臻於更完善，——這普通是由教育而得，——但倘若你循一較深遠底發展，而接近一更深奧底真理，則你可能在已具有的才能上增加新才能，好像是潛臥於你的有體中者。

你可以增乘你的能力，將其擴大，增加，你可頓然發皇某一事物，你想是未嘗有的。

我已多少趨向你們解釋這事了：時若人發現了在內中的性靈體，同時便有事物自加發皇，且自加顯露，全出乎意料之外，是從前完全不能做的事，且以爲在自己本性中原來未嘗有的事物。

在許多例子中，我已說過這一例子了：一年青女郎，出生於一很平凡底家世，未曾受到很高底教育，寫一手不甚正確底法文；她未嘗訓練過她的想像，絕對未嘗有任何文學意識；好像那不在她的可能性範圍以內。那麼，每當她有此內中經驗時，是與她的性靈體相接觸了，而此接觸已是靈活，當前，則她寫出可驚歎的事物；時若她從這境界下墮，落於尋常境界，她竟不知把兩句話正確聯在一起，這兩種寫作我皆保存在我手里。

人在自己內中深處有一天才，自己不知。

應該設法使牠出來，……可是牠只睡在那里，自加顯現是牠所最喜歡的事，——應該啓開門。

據普遍說法，月亮是聯繫於精神力量，精神進步，精神企慕。

上弦向望之月，通常被認為精神企慕轉化之象徵，精神之圓滿，則象徵以圓月。月光總是被認為對視景，對詩底靈感，以及一切超凡俗底活動非常有益。關於星，則可得到種種故事和傳說，——例如某神聖人物生世時之天星出現，——可是凡此一切，皆是甚屬文學性質的象徵。

有一甚普遍底信仰，據說天星在人的命運上有特殊影響；甚至可得到一大部基於此信仰之學說，依據天上星辰之各個位置，可給人以充分底預言，說在你一生中可發生些什麼事。

人在思想的初期，則譯述這事謂星辰有一影響在我們的生活上。似乎更合邏輯也更真實，是思想這為個人命運的一種記事或紀錄，因為在宇宙底一性中，一切皆相融合；倘若

人知道解讀個人與宇宙事物間之關係，人可在太空星辰的位列上，見到一畫象，象徵地表呈某甲或某乙個人的生存。

經驗證明這一種紀錄，在星命學上所謂算命術，（按：即我國之所謂「八字」。）不是一絕對底事，星理之定命不是無可避免的，由於這事實，倘若人修瑜伽，且在精神修為上發展，人可超出星命之律則。這是一種在物質界上的紀錄，紀錄宇宙生命與個人生命間之關係，這一關係可以改變，由於高上知覺性之一界，加入了這物質知覺性一界。

凡此，人可稱之曰半知識；這皆是極原始底實驗，要握住宇宙生存和個人生存間相互依倚之些綫索。凡此諸事物，皆可算種種語言文字，使我們能錄下某些半成就底知識而加以固定，殊非絕對律則，或無可致辯的事實紀錄。這是一些試驗，實習，要了解事物之為事物者，可是這些實驗甚不完全；這於某些頭腦可有其吸引力，但究竟只是依約接近之方，倘求趨向事物之真理。

倘若人夠深入人類心思底知識，則可見凡此知識，如我們在心思知覺性中外在所得

的，皆不過是一些文字語言，夠複雜了，使我們彼此能互相了解，但只是極遙遠地與事物之真理相應。

有一直達之道，由於同一性，遠過其有效能，幾乎可說可使你用手指觸到事物的機括之啓鑰，一直接開啓的鑰匙，無需以一複雜科學自表，而與知覺和意志的運動相應，無需一切心思之複雜以自證明，——如是，宇宙真實性在其全般便化為一象徵了，可在其真元上直接被見到。

(問) 是否凡人內中皆有一精神有體呢？

(答) 這依乎你所稱為「有體」*être*者。設若以「當體」*presence*代「有體」，——是的，凡人內中皆有一精神當體。設若你稱「有體」為一有組織的全體，充分自體明覺，獨立，有自加肯定底權能，且能統治你的本性之其餘部分，——則未也！這獨立底全能底

有體之可能性，是有在於凡人中，可是實現則為長久努力的結果，有時這要延到多生。

在每人，即使是在初始，這精神當體，這內中底光明，是有，——如實，牠是偏在。有許多趟我還見到這在某些動物中有。這是好像發光底一點，是在某一種管制，某一種保障之基礎上；這是一事物，使人與其餘的創造物之間，雖在半知覺中，有相當底和諧之可能，使無可挽救的禍災，不致恒常和普遍。倘若沒有這一當體，情命之暴力和熱狂所造成之紛亂，將是那麼樣，能在不論任何時分造成一普遍底禍亂，一種全般底毀滅，將阻礙「自然」的進步了。感謝這當體，這精神光明，——人幾乎可稱之為一精神知覺性——在凡有體及一切物內中，縱使有一切錯亂，縱使有一切熱狂，縱使有一切暴力，仍能有極少量的普通和諧，使「自然」的工事得以成就。而此一當體，在人類是全般明白，即使是最原始底人。

雖是在最邪惡底人中間，那班給人以印象是天魔降世或惡鬼生身的人們，仍然有點什麼，加之以一無可抵抗的管制，——縱使是最壞底人，也有不可能之事。倘若沒有此一當

體，倘若有體全爲惡勢力所統治，情命力量所統治，則不會有此鈐轄。

每趨種種惡勢力之一大波浪在地球上展開，那麼可怕，給人一種印象，沒有任何事物可停止那蔓延着的恐怖和禍亂了，可是時常在某一時分，出乎意料，亦不了解，有一管制干預了，波浪給掃去，禍亂便不致全般。這是由於物質中此一「當體」之故。

但唯獨在某些特殊人物，經過一長久，很長久底準備工作以後，那延到多少生世，這一「當體」便化爲一知覺底，獨立底有體了，充分有了組織，爲其所寓之宅中的全能主人，夠明覺，夠有權能，不但管理這一寓宅，亦復管理在周遭的一切，在一光輝和事功之原地里，愈加推廣……也愈加有效能。

### 新生

如實，時若仍有猶豫或疑惑，時若仍自問要知道是否已實踐這在我們內中的永恒心靈，這便證明真實底接觸尚未實現，因爲，設若那現象已發生了，則隨之必有某無可表述的事實，那麼新，又那麼有決定性，以致疑惑與問題皆不可能了。這真是一新生，在這名詞的絕對義度里。

人變爲一新人了，無論其道爲何或此後道上的困難爲何，這一識感不會離去了。這不是像其他許多經驗一樣，爲一可退縮之物，回到背景中，讓人在外表上有一朦朧底記憶，使人難以把住，而記憶漸刊落了，鈍滯了，——這不是那個。人已是一新人，不論什麼事發生，他決定是。即算是心思之一切無能，情命之一切困難，物理之一切惰性，也無從改變這新境界。在知覺性之生命中，有一決定底斷隔。這以前人是什麼，這以後人是什麼，不一樣。人在宇宙間的位置及與宇宙之關係，在人生中的位置及與人生之關係，在覺知中之位置及與覺知之關係，皆不一樣。這是一真反轉，不更能改變的。這是爲什麼倘人向我說：『我願意知道是否我已與我的心靈相接觸』，我便向他們說：『這已夠了。倘若你提

出了這問題，這便證明你沒有』。你不必需要一答案，你自己已給出答案了。時若這是那呢，這便是那，而這從此便完，——這不更是其他底事。

我們既說起新生，我可向你們重提室利阿羅頻多所說過的，寫下的，肯定了的，而且反反復復說過的，他的瑜伽，即大瑜伽，只能始於這經驗以後，非在這以前。

如是，便不當存此妄想，想像已能開始知道超心思是什麼，或在任何方式上加以批判，無論多麼微小，尙若尙未得到此一經驗。這是爲什麼，倘若人要在路上前進，首先應當很謙恭地走上新生之路，已經實踐了，然後可意想自己能得到超心思底經驗。

爲了安慰你們，我可向你們說，由於你們此刻生活於世間，——不論你在這事明覺或不明覺，甚至不論你願意或不願意，——隨你所呼吸的空氣，你吸收此一超心思底原素，正在地上霧圍中漫布着的，牠便在你內中準備那些事物，會突然顯現的，一自你已採定步驟以後。

是否這會幫助你採取決定步驟呢，是一另當研究的問題，因爲那些已發生的經驗和將

愈要發生的，現在正有一全般新性格，人不能豫先知道會要發生什麼事，應當加以研究，有了深沈研究以後，乃能確定說這超心思底質素是有利於此新生工作或否。後下我將會向你們說起。現在最好是不顧及這些事，簡單止走上向精神生命的新生之路。

時若你已取了這決定步驟，那幾乎是全體一切問題，你問自己的或問我的，皆能解決了。

無論怎樣，你對人生的態度，會那麼不同了，你會了解人說過精神生活，他的意義是什麼。從那時分以後，你亦復會懂到一大事，一非常大底事，即如何無私我而生活。

直到那時，人始能明白。那以前是整個人生那麼依乎私我，好像不以私我，不由私我，便絕對不能生活和動作；但在這新生以後，人可望私我一笑，說：『朋友！我不再需要你了』。

表現深沈經驗於每日每時之姿態中

有一點甚可注意，即室利阿羅頻多所說四種活動或實踐，——宗教，玄祕法，精神哲學，和精神經驗，——於人之發展和轉化皆為必需者，非全皆平等為人類所可接近。

那能付之實行，或可說，能被了解，——雖那不必然是一了解，——為人類大眾，即幾乎無外生活於物理知覺性中的人們，所能知能行者，便是宗教方法。恰是因為這托基於「信條」及固定修持。簡單是由於一信心的行為，或一集體提示，尤其是集體提示，大多數人類尚未達到充分內中發展者，可以結集於宗教之途。

作玄祕法，則需要已進到發展之第二階段，在情命界上更加明覺，庶幾能與種種力量的活動發生關係，在處理牠們為不可免的。

治精神哲學，則僅有已達到夠完全底心思發展之人，在智識界上充分明覺了，方能有益地採用這方法；否則，那皆是死底文字，倘若你沒有心思的運動才能，以遵循思智的一

### 切伎藝。

末了，室利阿羅頻多在神聖生命論中某處說過，要遵行精神經驗之途，必須在自己有一精神體，必須是人所稱為「重生者」，因為，倘若人在自己沒有一精神體至少是已到自體明覺的一點，人可試行摹倣這些經驗，但只是粗疏底摹倣或假冒，不是真實。

因此，要同時能順這四條路前進，行之於本身而有全般利益，應當已是一完全底個人，於此四主要原素中，屬凡人底和精神底本性者，堪過明覺底生活。

自然，這內中底發展，不常是明顯的，人可遇到某一個人，在其內中有一明覺底精神元體，有準備於最美麗底經驗了，而外表他好像十分鄙樸且不完全。

亦復無須如所說的次序而遵行此進步了，可是設若我們願要我們的實踐是整體，和我們的有體的轉化是完全，便應當能利用這每一道中所具有的菁華。

性靈底或精神底知覺性，給你以深沈底內中實踐，與「神聖者」的接觸，外間纏縛之解除，但爲了使此一解放得有效能，在其餘有體上發生作用，則應當是心思已充分開啓

了，能含納「知識」之精神光明，應當是情命已夠強了，能操縱現象之後的力量而加以主制，應當是身體已多方鍛鍊了，調整了，使能在每日每時之姿態中，表現深沈底經驗，整體地生活之。

設若於此諸事之一有闕，則結果不完全。人可輕易掠過凡此諸實踐之一，可藉口說其非中樞事物，最重要底事物；而且，誠然，忘棄外在事物，不能阻止你進到與「至上者」的精神交通，可是這僅無礙於逃出世事而已。

倘若我們要成爲一完全，圓滿底人物，有一整體底實踐，則我們要在心思，情命，身體上能譯出我們的精神經驗。倘若我們的翻譯愈完善，乃一完全且具足底有體所爲，則我們的實踐也將愈整體而且美滿。

爲了願修大全瑜伽的人，沒有什麼是無用的，沒有什麼應當廢棄。大體是要知道將每一事物安置恰如其位，使統治歸於真有權統治者。

(問) 為什麼我們在這修院里得不到我們應有的進步呢？

(答) 哟！這是非常簡單的！這是因爲太容易了。倘若要走遍全世界乃能尋得一導師，倘若要捐棄一切，爲了求得一教言的只是最初幾字，那麼，這一教言，這一精神助力，變成非常可寶貴的事物了，正如一切難得之事物一樣，於是人作大努力，要自己值得上牠。

這里，你們中間大部分是非常年輕便來了，在這年齡還沒有精神生活的問題，精神教育的問題；那會全然是過早於成熟了。你們已生活於此霧圍里而自己却不明知，你們慣於見到我，聽到我，我向你們說話，好像全向兒童說話一樣，甚至我還和你們玩，好像人和兒童玩一樣；你們不要做旁底事，除了走來坐下，聽我說話，你們只要問我一問題，我便答復；我從來未曾拒絕向任何人說任何事，這是那麼容易。只要生活，睡眠，飲食，作運動，上學校，便夠了。你們在這里生活，正如你們生活於任何處。於是人習慣了。

設若我已訂出嚴格規律，設若我說：『我不會向你們說什麼事，除非你們真是作了一

番努力來聽』。那麼，也許你們會作此一努力，但那不與我的理念相合。我相信雰圍和例證的效能，優於嚴格教訓。我倚重某事物在有體中覺醒，由於陶染，甚於規則訓練之努力。

也許在一切之後，有個什麼準備，有一日牠迸發出來。那，是我所希望的。

有一日你會說：『是了，我已在這里如此久，我應可學了那麼許多，實踐了那麼許多，我甚至想也沒有想到，——只是如此，一時又一時』。……好了，想像那一日，你會突然覺到某事物你從來未嘗注意到的，在你內中深處，渴於真理，渴於轉化，已準備作自顧底努力以自求實踐了。那一日，人便會走的非常快，以巨人的步武前近。也許那一日已到了，也許人頓然感到一無可抵抗的需要，要不更生活於無知覺里，於無明里，於此境界中，為事而不知其故，於此感覺事物而不解其所以然，於此人有自相矛盾的志願，於此人實了無所知，於此人生活是由習慣，由常軌，由反應，人只是讓自己生活下去，——有一日，人感覺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

在每個人，發生的事情不一樣。最尋常的，是須要知道，要了解；在他人，是須要作應當作的事，如其應那麼作；更在他人，這是一空朦底情緒，以為在這人生之後，這人生是如此無知覺，如此唐勞，如此空無意義，應該有什麼得發現，使人值得生活，有一真實性，有一真理，在此虛偽與幻妄之後。

人頓然感到凡自己所作的，凡自己所見的，沒有意義了，沒有存在之理，但有某一事物是有意義的，而且究竟人生於世，是為了某事；而凡此一切，凡此運動，凡此紛紜，凡此力量和能力之耗費，這必有一必然之理，一目的；然則人在內中所感到的這不安，這不滿，這需要，這對於某事之渴望，這當引我們他去了。

於是有一天，會向自己提出這問題：『究竟為什麼人生出呢？為什麼人死去呢？為什麼人受苦呢？為什麼人作事呢？』

人不更像一架小機器樣生活了，幾乎還不到半知覺的。人願意真實地感覺，真實地知道，真實地作爲。於是，在尋常生活中，人尋求書卷，尋求比自己知道多一點的人，進而

訪求可能解釋這些問題的人，可以除去無明之障蔽者。在這里，却非常簡單。人只須作每日所作的事，但作之以用意。

人往「三摩地」(Samadhi，按：此指院中室利阿羅頻多之墓。)，人觀室利阿羅頻多的照像，人來到我這里接受一朵花，人坐下聽講，人作其習慣之事，但是自己內中有一問題。

設若人提出那問題，便得到解答。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更願人生如其爲那樣，因爲我們不更願虛偽和無明，因爲我們不更願受苦，不知覺，因爲我們不更願變亂和惡意，因爲室利阿羅頻多來了向我們說：『無需出離世俗而求到「真理」，無需捐棄生命而求到心靈，無需捨却人間或具備某項有限底信仰而與「神聖」相交接。「神聖者」偏在，在一切中，而且，「他」若是隱藏了，是由於我們不肯費力去發現』。

我們能夠，簡單由於誠心底企慕，啓開一張在我們內中封閉了的門，尋到那某一事物，將變更整個人生的意義，可回答我們的一切疑問，可解決一切問題，可引我們趨向所企慕的圓成而不知之者，向此一「真實」，唯獨能使我們滿意，且給我們一喜樂，一平衡，一力量，一生命，皆爲悠久者。

凡此一切，你們聽過多少次了。

你們聽到過了，——哦！甚至有人那麼聽慣了，以致這對他們如喝一杯水一樣尋常，或開一窗使陽光照入。

我們已稍稍試行了，但于今我們進而嚴肅地試行。

出發點・立志。真實地發願，需要牠。次一步・思惟牠，超乎一切。有一日會到來，很快，人不能更想旁氏事了。

這便是唯一有關係之事。

於是，人表呈其企慕，讓其至真底祈禱從衷心迸發，那表現需要之篤誠者，於是……

好吧，看什麼會發生。

有些事會到來，這是必然的，會發生一些事。在每人，這將取二不同底形式。

各人自有其程式。

有人問我·室利阿羅頗多所說·『生存的精神定理之心思結論』，意義是什麼。

這也許是其人不明白「定理」一名詞的意義。

「定理」，是由推理而達到的一項真理之陳述。這名詞是十分具體地用在算學上，且用於一切外在科學上。從哲學觀點看，這是同一事。在如此一案里，生存的精神定理可是表述：「絕對者」在相對者中或「一」在多中。但爲要解釋「心思底結論」，便要談哲學了，我相信你們爲此很少準備；此外，設若人真要知道這意義是什麼，則人得此印象，哲學常是在真理之邊緣，好像一正切綫，那是近了，近了，可是永不接觸，總有一點什麼

脫走了。正是那一點什麼，如實說，便是整個。

要了解這些事，……只是經驗，生活這真理。不是以尋常識感方式去感覺，而且在自己內中實踐此真理，此兩境之具體存在，同時，同在一時間而其情況正相對待。凡有言說徒增紛擾，唯獨經驗可給人以此事之可觸底真實性。

「絕對者」與諸相對者，「一體」與多性之同時並在，非二境之相踵，非此一境生另一境而生，而是有如一境可由兩對待方式見到，一隨人所取與「真實性」的關係之位置。文字語言，本身漏走經驗。表之以語言，這不是應當作的退後一步，而是降下了一步，於是真元底真理脫走了。用語言文字，簡單只可視爲一條多多少少可達之路，以達到那事物本身原非可表呈者。而且從這觀點看，沒有那一表呈優於另一個；一切中最優底，是有助於凡人能記憶，這便是說，那一方式，其間「恩慈」的干預已凝定於思想中了。

可能是沒有兩個方式是同一底，每人應尋得他自己的方式；可是於此不當誤解，這不是以推理而「思得」，這是以企慕而「獲得」；這不是由研究和分析，而是由企慕之深密

與內中開啓之至誠。

倘若人真實且除外對向精神「真理」了，不論所加之名爲何，時若一切餘事皆成次要，唯此爲急切而且必然，那麼，只需片刻作深密底，絕對底，全般底集中，便可得到回答。

在這種情形下，是經驗先到；只是在後，有如一結論且如一記憶，表呈乃更爲精確。像這樣，人可確然於無有差誤。表呈能是好或不怎樣好，這毫無關重要，只要人不以此作成一武斷信條。

這表呈於你是好了，這便是其所應當是之全，設若你要將其強加於旁人，無論牠是什麼，縱使在其本身甚爲完善，則牠化爲錯誤了。

正是爲此，凡諸宗教時常鑄成大錯了，……時常。因爲宗教總是要將一經驗之表現標準化，且將其強加於凡人，視爲一無可詰難的真理。那經驗是真實底，在其本身爲完全，能起信，——在有其經驗的人而已。其人所作的程式亦復優勝，——在其人；可是要將其

強加於他人，便是一重大錯誤，有全是大不幸底結果，……常是，而且常是引人遠於，非常遠於「真理」。

是由此之故，凡一切宗教，無論多麼美妙，總常是引人到最惡劣底失中。一切罪惡，一切恐怖之事，在宗教之名下犯的，皆是人類史上最黑底斑痕，而皆是簡單由於此一原始底小錯誤：要那於一個人爲真實者亦於大衆或集體爲真實。

應當指路……開門，可是每人應走他的路，經過那些門，走向他個人的實證。  
唯一助力，人能得到且當得到的，是「恩慈」的，那在每人一隨他自己的需要而自表爲其程式。

## (三)

新年寄語（一九五九）

在最堅硬，最嚴刻，最逼窄，最窒息底無心知之極深處，……我觸動了一全能底機括，牠將我一下拋到一無相無邊底浩渺中，其間一新世界的種子在震動。

精神經驗（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五日）

這是此「寄語」的由來。

昨晚在課堂中，我見到兒童費了一星期去預備我們讀的一課書上的問題，沒有人提出一個。瞌睡很是可驚了！全般頹乏興趣了！下完課之後，我問自己：『可是在這些頭腦中，究竟有些什麼事呢？除了他們個人的微小事物外，便毫不生興趣？究竟在其內中，在這些現相以後，正發生些什麼事呢？』

於是，在靜坐時，我便開始降下到周環我坐着的人之心靈圈中，要尋求那微小底光明，那回應的事物。實在說，我真是被拉下了，好像進到一崖洞里。

在這洞里，我仍然看到我所看到的：我下降，好像進到兩峭壁之罅隙間，其巖石好像是比玄武岩還堅硬底什麼造成的，黑色，同時好像金屬，其邊沿那麼鋒利，——給人一印象，設若人只觸上便會被碟死。這洞好像無底，走不完，愈進亦愈狹隘，愈逼窄，像一個漏斗，直狹隘到那地步，雖是知覺性也幾乎沒有地方可通過了。底深不可見，一黑洞，而那下之又下，再下，沒有空氣，沒有光明，只有一熒明，好像是岩石頂上反射下的光，一種熒熒之色，從彼另一方來的，那也可能是天光，但不可見。我繼續滑進這裂隙，見到黑色崖石邊沿，好像剪刀剪出似的，而且光如新剪，稜角那麼鋒銳，看去像刀。這里一把刀，那里一把刀，那里又一把刀，偏處是，周圍全是。我被拉引，拉引，拉引，降下，降下，降下，這已更無止境，也變到愈礙，愈悶氣，愈窒息了。

在物理上，此身亦復隨後便分到這經驗。一手擋在椅背上是滑下了，又另一手，其次

頭亦以一無可抵抗的動作垂下了。於是向自己說：『總是一樣，這應當終止了，因為這樣繼續下去，我會見到頭碰在地下！』（知覺性是在旁底地方，因為我從身體之外看着自己。）我又問自己：『但是在這洞底究竟有什麼呢？』

幾乎我還未曾作成這一句問題，便好像我已觸到了一彈簧，原來在洞的最深底，一個彈簧，未給我見到的，可是牠立刻發生作用，以一極鉅大底能力，一下將我直拋到空中；我已被投出這裂隙以外，投入一無邊際，無形相底浩茫里，是無盡底安舒，——不正確是熱，而使人得親切底溫暖之愉快印象。在那度夠辛苦底下降以後，這是一過度底安舒，愉快，極端愉快。我的身體立刻隨順這運動，我的頭一下便正直了。我全體驗了這一切，却未曾分毫將其客觀化；我未嘗計及這是什麼，未嘗於所經過的事尋找任何解釋；這是那樣，便是那樣，我體驗了，這便完。這經驗是絕對自發的。

這是全能的，為無盡之富足；這沒有任何種形式，任何界限，——自然我與之同體為一，是以此而知其無界限，無形相。這好像是——我說「好像」，因其不可見，——好像

這浩茫是以無數不可見的微塵所成，——說微塵却不在空間占方分，（並無空間，豈不是嗎？），溫暖，深金黃色，——但這只是一印象，一翻譯。而凡此又皆絕對生動，以一似是無限底權能而生。却又是不動，有一完滿底不動性，使人得一永恒之感，但有一運動和生命之深密性，難行底，內在底，——是內在，自體內涵，而靜，（內在與外在對言，倘若有此一外在）。這是一無數量底生命，也無能怎樣說起，除了以相狀之言表之為一無限，而有一深密性，一能力，一力量，一和平，——永恒的和平，——寂靜，一平安，一能作一切事之權能。

我未加思量，我未加以客觀化，我很舒適體驗到，很舒適。而這經過很久，在靜坐之餘時。

這好像包含了一切可能性之財富；而凡其間之無形相者，有權能化為形相。

當這時我又自問：『這是什麼，與什麼相應呢？』後下我自然得到答案了，而終了，今日早晨，我自語說：『是了，這是為了我在明年發出的寄語。』於是，我便遂寫，——

自然，人不能作敘述，此外，這本是無可說的。這是一心理現象，而其形相只是以心理境界對自己敘述之法。這便是我所錄出的，明顯在心思方式下；我未嘗敘述何事，我僅是牒出一事實：

在最堅硬，最嚴刻，最逼窄，最窒息底無心知之極深處，我觸動了一全能底機括，牠將我一下拋到一無相無邊底浩渺中，其間一新世界的種子在震動。

普通無心知總給人一印象，是一無定，無動，無形之物，中性而且灰色，——時我進到了無心知界，在他時，這便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事；——可是，在我昨日的經驗，這是一堅硬，嚴刻，凝固了的無心知，好像牠是爲了作一抵抗而固結了；這是一心思底無知覺，一切努力皆是徒然，沒有什麼能透進。這一無心知，較純物質底無心知更壞。這不是原始無心知，這是一心思化了的無心知體，倘若可以這麼說。凡此嚴刻性，堅硬性，狹隘性，固定性，反對性，皆由於心思之有在於創造物中而起，這是心思所舉到無心知者中的。當

心思尙未顯示時，無心知者不是像這樣的。牠未曾有形相，亦有無形相之物的黏柔性，——這黏柔性已不現了。

這經驗的開端，是一表相，甚足以表現心思在無心知者中的作用，牠使無心知有侵略性了，——從前她不是那樣的，——侵略，抵抗，頑強。如實，這不是我的經驗的出發點，我不過試行窺入這班人的心思底無心知性；而這心思底無心知，拒絕改變，這是另一個所不爲的。純物質底無心知性，無有體之姿態，她不實在，不以任何方式組成，可是這一無心知性，是一有組織的無心知，因心思勢力之發端而組成的，——這便壞過百倍！這已變爲一個阻礙，比較從前大的多了。從前，那沒有抵抗力，毫無所有，真是不心知；於今却是一無心知性，在拒絕改變中組織了！於是寫下：『最堅硬，最嚴刻，最逼窄，——這理念是一個事物，壓迫着你，壓迫着你，——最窒息。』

其次我寫道：『我觸動了一全能底機括』。這精確意義是，在無心知者之最深沈底深處，有一無上底鈴轄（resort），使我們接觸到「無上者」。因爲，在無心知性之深

處，有「無上者」存。是「無上者」使我們觸到「無上者」。這便是全能底機括。

常是同此一理念。極高底高度接觸極深底深度。宇宙有如一圓圈；人嘗表象之如一蛇自衛噉其尾，這便是說無上之高者，銜接最屬物質之物而無有中介。這我已說過多少次了，但這是一經驗，如我所得的。

末了我說：『一無相無邊底浩渺中，其間一新世界的種子在震動』。這無關原始創造，這是有關於超心思底創造。這一經驗，與回到「無上者」中，即一切之原始，不相應；我全有此印象，我是被拋到超心思底創造之原始中了。『無上者』的某一事物已經客觀化，有超心思底創造之一明確目標。

事實上有此全部印象。為權能，溫暖，黃金不像流質，而像一粉末。每一物，（不能算之為末屑或段片，至甚不能算為塵點，除非取點之數學底意義，在空間不占位置的。）有如生動底金塵，溫暖底黃金塵粉。——不能說非常明麗，也不能說陰暗；也更無所謂光明。一大聚集黃金之微點，捨此無其他物，——可說其觸到我的眼睛上，面部……有奇

巨之能力！同時，有種感覺，是富足，是一全能的和平；這是豐盛，是充實。是動之極度，比凡人所能想像者為無限速，可是同的是絕對底和平，圓滿底靜。

這全能底機括，這是最完善底形像表所發生的事，這應當發生，也將發生，為了每個人。頓然一擲，人投入浩茫中了。

這經驗我方纔說完的，又隨之此另一個，如其時便記下了的，是這樣：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之經驗。）

如實說，人也許永不能脫除敵對力量，除非且直到人已出現於「光明」中，決定地，超出低半球以上。在那中間，「敵對力量」這名詞的意義消失了。只有一些進步之力，敦促你前進。但是應該出離了低半球，為了要這樣看事物；因為在下方，牠們在其反抗神聖方案上皆是非常真實的。

在古代傳統中有此一說，人不能在此高上境界中生活二十日，而不捨棄他的肉體，回到家無上之「太元」。可是在現代，這話已不復真確了。

正是這一圓滿底和諧境，趕上一切打擊，乃隨超心思底實踐而成爲可能。這便是那必將實現者，爲了凡注定了得超心思底轉化的人。敵對底力量明知這事，知道在超心思世界中，牠們自動會消失；更沒有什麼用處了，便不要費什麼事，皆會融化去，簡單只因爲超心思底力量當前。於是牠們憤怒奔突，否定一切，一切。

可是兩世界間的聯繫還未曾造好，正在建造中。這便是一九五七年二月三日之一經驗的意義。在兩世界間造成一聯繫。因爲兩世界皆已有在於此，——不是一個在另一個之上，——而是一個在另一個之內，在兩個不同底方程里，但兩者之間沒有交通；可以說其相覆蓋然未接合。在二月三日的經驗中，我見到在這裏和在他處的某些人，已屬於那超心思世界，在他們的有體之一部分上，但未有聯合，未有關聯。在世界歷史上這時辰恰到了，正應當建立此聯繫。

十一月五號的經驗，是在兩世界的聯繫之建造中新進了一步。我所投入之處，誠然是超心思底創造之元始。即凡那溫暖底黃金，那浩大底，生動底能力，那至尊統治一切的和之前；那完全是另外一會事。

不止在我們的讚美和皈順「主上」的境界中，亦復在我們的同體爲一的境界中，同體爲一之性質不同，隨人在此一方面之爲何人而異，隨人在此半球之進步，或人已度入彼一方面，出現於另一世界中，另一半球中，……而異。

在那一時分我曾有的與「至上者」的關係，其性質或種類，與我們在世間所有者幾乎不同，雖是同體爲一，其性質亦異。凡低等運動，人知道的很明白，皆必然不同。而在這，這我們世間經驗的最高峰，這同體爲一，因之而得有「無上者」之統治與生活，——是了，他統治，他生活，方式不同，一隨我們之在此低半球中，或我們之在超心思底生活中而異。在那一時分，（十一月十三日之經驗），所給予經驗之深密性者，乃我之恰合見到，微妙地，兩知覺性境界在同一時。這幾乎好像是「無上者」本身不同了，這是說，我們

對「他」的經驗不同。雖然，在這兩事上，是與「無上者」的接觸。是的，或許是我們之所見，或我們的翻譯法不同；但經驗的性質爲異。

在那另一半球中，有一深密與充實，這在此世，譯爲他的一不同底權能了。如何表述呢？——不可說。好像知覺性本身的性質改變了。這不是某一事物，比我們在此世間所能達到的高峯更高，這不是「更進一步」，我們達到極端了，在峯頂，……是性質之不同了說，性質，是在這義度下，即有其一充實，一富足，一強能，——這是依我們的方式的一翻譯，可不是？——可是有個什麼事物脫走了，……這真是知覺性之一新底翻轉。

時若我們開始過精神生活，便發生知覺性的一翻轉，這便是我們已進入精神生活的證明；是的，倘若人進到超心思世界，又再度發生知覺性之一翻轉。

此外，可能是每一新世界開啓時，便會更有這樣一種新翻轉。如是，即算是我們的精神生活，較之凡俗生活已是那麼全般底一翻轉，她是，她現出是，較此超心思底知覺性，此超心思底實踐，某一物還更那麼全般不同，其價值好像正相反對。

人可這麼逐譯出之，（但這非常不精確，過于小化了，變形了）·這好像是我們整個底精神生活，皆白銀製成，而那超心思底生活，是黃金製成；好像凡此間之精神生活，皆是一白銀底震動，不是清冷，而簡單是一光明，一直射到極頂之光明，一光明爲完全純潔，純潔而且深密，但是在另一個中，那超心思者中，有一富實與一強能，這便成爲整個分別了。凡此性靈體及我們現在底整個知覺性，其精神生活之全，對尋常知覺性好像是如此溫暖，如此充實，如此神奇，如此光耀，好了，凡此光輝比較那新世界之榮光，皆現爲淡薄。

以此方式非常好解釋這現相·聯續底翻轉，使常新底創造之豐富一階段一階段顯出了，遂使凡在前者比較後者現得貧乏。在我們凡對尋常生活爲最大底富足，對知覺性之新翻轉現爲貧乏。我的經驗是如此。

前一夜，時當我試行要了解究竟缺乏了什麼，倘我可能全般地，真實地使你們出離困難，那努力使我記起某日我曾向你們說起的，即「權能」的問題，轉化的權能，實踐的真

權能，超心思權能。時若人進到那中間了，升入那一境，則在那一時刻可見到那真是全能，對我們在此之爲我們者而言。於是我又見到，感到兩個境界在同一時。

但是只若這實踐猶未是完成了的事實，這將仍然是——一進步，——一進步，一上登，一奪得，奪得了土地，人愈是上達；時若這仍非新底翻轉，則似乎一切又得從新作過。

這是此下界經驗之重複，——這在上方重現。

每一趟人總是有此印象，人是在事物的表面上生活。這一印象，重復又更重復；在每一新底勝利後，人有此印象。直到現在我只在事物的表面上生活，——在實踐之表面，在「皈依」之表面，在權能之表面，——總止於事物的表面，經驗的表面。在表面之下有一深處，唯獨達到了那深處，方觸到真事物。而且每一趟是同此一經驗。好像是深處者又化爲表面了，一個表面具足其所爲表面者，是不精確，不自然底事物，一勉強底摹寫，使人得此印象這又不是真生活底一事，是一抄襲，是一仿造，——是一形象，是一返照，不是事物本身。人進到另一地帶，有此印象，發現了「源頭」和「權能」，事物之「真理」；

於是隨後此一源頭，此一權能，此一真理，又依次對更新底實踐永是化爲一現象，一摹仿，一抄寫了。

其間應明白認清我們還沒有拿到鑰匙，鑰匙不在我們手中。母寧是我們知道牠在何處，而我們只有一事可作：如室利阿羅頻多所說完全底皈依，全般皈順神聖「意志」，不顧什麼事發生，即算在黑夜。

有黑夜也有白日，黑夜又白日，再黑夜，多少黑夜，但人應抱住這皈依之意志，抱住牠，好像在暴風雨中，而將一切委之於「至上主宰」的手里，直到有一天這永是「白日」了，全般「勝利」。

### 知 默

從個人發展的觀點看，亦爲了仍在道路之始的人們，知道在自己所不了解者之前沈默，

是最能幫助進步的事之一。知道不但在外表沈默，不說話，亦復知道在內中沈默，使心思不復紛爭擾攘如其常所爲者以固執其愚庸，使其不試以一原不能知解之工具去了知，使自省其弱點，使其簡單地靜靜地開啓，等待那時分到來，能接受「光明」了；因爲唯獨是光明，真實底「光明」方能予之以知解。這不是一切牠所學到的，所觀察到的，或一切所謂經驗，牠於人生之所有的；這是迥乎不同之物，全般超出了牠。在這另一物——「恩慈」的表現，——自加顯示於牠內中以前，倘若非常沈靜，非常謙虛地保守沈默，不試行要解知，尤其不試要批評，則一切事當進步的更快。

那嘈雜之聲，凡一切文字，一切理念在頭腦中作出的，是那麼一場震耳欲聾之響，阻礙你聽到真理，設若真理欲自加顯現。

學學靜默。時若有一問題待解決了，與其在頭腦中紛糾於一切可能，一切後果，一切所應當作的或不應當作的事，設若保持靜默，而加以一善願之企慕，一善願之必需，則很快解決便到了，而人既沈靜，則能聽到。

時或你陷於困難中，試試這辦法：與其興奮激昂，紛糾搜索一切理念，積極活動以尋求解決，不安靜，感痛苦，在你的頭腦中東奔西跑，——我不說是在外，因爲在外凡人也許仍稍有常識，不那麼作，而是說在內，在頭腦中，——毋寧保持鎮靜，而且，一隨你的本性，赴之以一熱忱或一和平，一深密化或一擴大化，或凡此同時皆用，祈求「光明」，等待那要來到的。

如是，路程將大爲縮短了。

(問) 人與超人之間，能否有中介底等級呢？

(答) 或許會有很多。

人與超人？你不是說超心思底新族類？如實你是說我們所稱爲超人者，便是說，以尋常人類方式出生的人，却試要轉化其生理體，如其以尋常人類出生所受者；其間有無等

級？局部底實踐，必然會有無數量。一隨各個人的能量不同，其轉化之程度必異，而且必然會有大數量底嘗試，多多少少是徒勞無功，或多多少少稍有結果，然後達到有似乎超人者，而且，即算在他們中間，也將有些嘗試，成功或大或小。

凡勉力要超上尋常自性的人，凡試行在物質上實踐那深沈經驗，使其人與神聖「真理」相關聯者，凡不着眼於「彼方」或「上方」，而試欲在外表上，身體上實現其在內中所實踐的知覺性之改變的人們，這皆是超人學徒。（apprentis-surhommes）。於此，在其努力之成就上，有無數底分別。每當我們試行不作凡夫俗子，不過尋常生活，而要在我們的動止上，行為上，反應上，表現神聖「真理」，時若我們爲此「真理」一所統治，而非爲一般底無明所管制，而且，一隨我們的努力之成功，好了，我們便皆是或甚好或不甚好底學徒，在路上前進已甚遠或未甚遠。

凡此，皆是階段。尅實說，這問題是要知道在這趨向「轉化」的賽跑中，二者誰先到，那要依神聖「真理」以轉化他的身體者呢，還是依舊習慣，身體趨於壞散，直到牠那麼

變形了，以致不能繼續生活於其外在整體中了。這是「轉化」與「頑化」之賽跑，因爲只有兩事能夠爲終點，許人說其成功到了什麼程度，或則成功，便是說變成超人，——於是人自然可說：『現在我方達到結果了』。——或則死去。直到那點，尋常是人總『在道路上』。

此乃二者必居其一：或達到目的，或生命頓斷，使前進暫行終止。論其在道路上，每人都多少已行遠了，但直至人達到了盡頭，方能說人在那一階段。是最後一階段作算。只有幾百或幾千年後的人重來，回顧已往，乃能說：『曾經有這麼一階段，那麼另一階段，這樣底一實踐，那樣底另一實踐』。……那便是「歷史」了，那事。那將是此事之歷史觀。直到那分際，我們全皆在進行中，在工作中。

其間我們在何處，而且我們將達到什麼地方，最好是不過加思索，因爲這牽掛你，便不能好好前奔。最好是唯獨用心於前奔，不想他事。這是唯一最好底跑法。人注視所願達之處，將所有的氣力投入前進運動中。已到了什麼地方，不計。我說，那是「歷史」，後

下會到的。

我們的事，有史學家會向我們說，——因為或者我們還在，——說我們作了什麼事，如何作的……此刻所需要的是做去，——這是唯一重要事。

### 反對神聖者

我見到一事，百次中至少有九十九次，這是凡人給自己的辯解。事實上我見到幾乎每個人寫信告訴我：『我被反對力量猛烈攻擊了』，這是他們所舉出的一理由。這是有些事物在他的天性中不肯退讓，於是將全部過咎推到反對力量上。

如實，我已愈加趨向某一事物，使凡此反對力量的任務，減到只爲一試驗者了，——這便是說，其所以有在於此者，是爲了試驗你們在精神尋求中之誠心。這是一些事物，在作用上且爲了工作是有其真實性的，——這有其鉅大真實性，——可是時若人已度過某一

境地了，凡此皆損減了，到了不那麼分明，不能怎樣割劃出的地步。在玄祕世界中，或毋寧是倘若人以玄祕眼光看此世界，這些反對力量皆甚爲真實，其作用亦甚真實，全然具體，其面對神聖實踐之態度，是積極相敵待的；但是一自人度出這境地後，進入精神世界了，舍「神聖者」即爲一切之外更無何者，或無物而不神聖之界，則這些「反對力量」變爲全部遊戲的一部分了，也不能更稱其爲反對力量。這只是其所取之一態度；更明確說，只是「神聖者」在他的遊戲中所取的一態度。

這亦復是室利阿羅頻多在他的綜合瑜伽論中所說的對偶性的一部分，對偶之物之重被吸收。我不知他說過這沒有，我不相信有，但這是同一事。這又是另一種看法。他爲我們說起過這些對待：「個人性者、非個人性者」，「自在主宰、權能」，「神我、自性」，……還有一個：「神聖者」與「反神聖者」。

### (問) 精神的任務是什麼呢？

(答) 可以說，這是「無上者」與顯示間的知覺底中介者，同時是顯示與「無上者」會合之處。

精神能了解最高底神主，與之相通，同時牠是最高神主與最外在底顯示間之一中介，爲最純潔，也最少變形。是精神以心靈之助，指點知覺性向上，向「神聖者」，而且是在精神中，知覺性始能了解「神聖者」。

可能說，人所稱爲「精神」者，是「恩慈」帶進物質世界之一雰圍，使此物質世界能覺醒到牠的淵源之知覺，且使牠企慕而返到淵源。這誠是有如一種雰圍，解放着，啓開門，以釋放出知覺性。是這容許有真理之實踐，且給予企慕以其成就之一切權能。

自高處觀之，人可說，是於此一作用，此一光明底和能解放的勢力，凡給我們開路進向至上真實，提拔我們出乎愚闇泥濘之膠粘，給我們開啓一切門戶，給我們指路，引導我們走到當往之處者，簡言之，是於神聖「恩慈」在世間所造的雰圍，以救之出乎其所墮入之黑暗者，我們乃加以「精神」之名。

心靈，便好似牠的個人底集中，牠的個人底代表，在人類中者。心靈是人類所特具的一物，她只存在於人中。她好像精神在人中的一特殊表現，他界之有體皆無心靈，但皆能在精神中生活。可說心靈是精神遭到人類中的使者，一特殊底助力，使之動作更快。是心靈乃容許有個人的進步。精神在其原始形式中，只有一較普偏，較集團底作用。

精神，此一時盡着一救助者和嚮導者的任務，但牠不是物質顯示之全能主宰；是要待「超心思」自加組成一新世界了，然後精神乃成爲主宰，統治「自然」，在一明顯可見的方式里。

人所謂「新生」者，是生入精神生命，生入精神知覺性，這在自體負戴了一點精神的什麼，在個人則由乎心靈，乃能開始統治生命，爲生存之主宰。可是在超心思世界中，是精神將爲此全世界，及其全部顯示，全部表現之主宰，明知，自發，而且自然如是。

只要是談起精神，只要這是人讀到過的一事物，朦朧知其存在，可是對知覺性爲一不十分具體底真實，則這表示人尙未會生入精神。時若人已入生於精神中，則牠化爲一個事

物，較全物質界遠過其具體，遠過其生動，遠過其真實，遠過其可觸知。而且是這，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真不同處。時若精神世界是自然真實了，時若其爲真實底，具體底存在，成爲人可在其間自由呼吸的雰圍，則可知道人是度到那方了。但只若其仍爲稍許朦朧而不甚明確之物，——人自然聽到談起，知道其存在，但牠還不是具體底真實，——那麼，好了，這表示新生尙未得成。若長此仍自謂：『是的，我所見的，我所觸的，我所患的病，我所遭的飢餓，使我感到的沈重底睡眠，凡此皆真，凡此爲具體』，這表示人還未曾度到彼面，還沒有生入精神。

如實，極大多數人皆好像囚人，一切門窗皆已關閉，於是他們感覺窒悶，這是很自然的；但他們自身帶了開這些門窗的鑰匙而不加利用。誠然是有一長時期他們不自知是有了鑰匙；但既經知道了很久以後，既經有人告訴他們了以後，他們遲疑而不肯用，而且疑惑其是否能啓開門窗，或甚至門窗開啓了是不是好，而且，縱使有了印象，究竟開啓了或者不是好，他們又有此畏懼：『門窗皆開了會發生什麼事呢』？於是怕起來了。他們怕自己消

失於此光明於此自由中。他們願安於他們所謂「自己」。他們愛好他們的虛偽和他們的奴役。在他們中間有些什麼愛好這，而且於此固住了。在他們留下了這印象，倘若沒有他們的界限呢，他們不會生存下去了。

是爲了這緣故，這旅程乃如此長，爲了這緣故，乃如此困難；因爲，設若人真同意於不要再是自己了，則一切皆變到非常容易，迅速，光明，快樂，——也許不是凡人所想像的快樂和容易的樣式。究竟說來，極少有人不愛戰鬥的。又更少人會同意於不更有黑夜了，不以爲光明只如黑暗的對反。『沒有陰影便不會有繪畫了，沒有戰爭便不會有勝利了，沒有困苦便不會有喜樂了』。這便是他們所思想的；只若人猶是這麼思想，則他沒有生入精神里。

在「物質」中敬拜「至上者」

在一切宗教的入道禮中，尤其是玄祕法的，各種儀文節目皆非常詳盡規定了；凡所誦說之言，凡所作之姿式，皆有其重要性，極微細處違犯了規則，做了極微細底錯誤，皆可招致大不幸底結果。在物質生活上同然，設若人行過真生活法之入道儀式，人能轉變物質生存。

設若人視身體爲「主上」的殿堂，則醫學，比方說，乃廟中執役之入道禮，而各專科醫生，乃各種敬拜儀式之執事祭司。如是醫藥乃真是一祭司道，也應該這麼處理牠。

同樣，這事可說上體育，以及一切科學之從事於身體及其功能者。而且，設若人視全物質世界爲「無上者」的外套和顯示，於是人可以說，一般而論，凡物理科學皆敬拜之儀法。

人時時總是回到同一事上，絕對需要純全誠實，純全不欺，和所作的事之尊嚴之感，庶幾可以作其所作，如所必須。

設若人能真實地，完全地知道一切詳細節目，生活的儀式在物理生活中於「主上」的

敬拜之一切詳細儀文，這真是可讚美了，——知道了，不再犯錯誤，永不再有差錯。人完成這儀式了，成之以入道禮之完善。

## (四)

(問) 在人的尋常生活中，宗教是不是一必需呢？

(答) 在社會生活中，宗教是一必需，因為她的用處是糾正集體自私性，而那倘沒有這管制呢，會發展過度了。

集團知覺性的水準，時常低於個人知覺性水準。這是很可怪的，時若多人集合成群，或大多數人相聚，這與其智慧之降低似乎成正比例。這麼，一群衆的知覺性是遠下於個人知覺性，而社會的集團知覺性，必然又下於組成牠的個人之知覺性了。

在尋常生活中，個人自知或不自知，總有一宗教，可是他的宗教的對象，有時屬非常低下等級。其所崇拜的神，可能是成功之神，或金錢之神，權勢之神，或簡單是一家神，兒童的神，家族的神，祖先的神。經常是有一宗教。宗教的品質隨各個人非常殊異，可是

在凡夫難于生活和繼續生活，和在生活上堅持，倘沒有某一事物好像一理想的基礎，作為他的生存之中心。大多時是他不知道這，設若人問他的理想是什麼，他亦不能表呈，但他有一個，依約地，在他好像是生存中最可珍貴之一物。對大多數人，比方說，這便是安全：生活於安全中，在那境況里人已確然於能夠繼續生存下去。這是大目標之一，——倘若能稱這爲目標，——人事的大推動力之一。還有人則安樂是重要事，更有他人則這是愉快，享樂。

凡此諸物所處皆至卑下，人很難動意加以理想之名，但如實這是宗教之一種，好像是值得人奉獻生命於其間之一物。有許多勢力，試欲強加於人，用此爲其基礎。不安全，不穩定的情緒，是一種工具，一手段，爲政治或宗教團體所利用以影響個人的。人在這些理念上玩把戲。

每一政治理念或每一社會理念，是某一理想的一種低等表現，這理想可算是一原始宗教。一旦已有思想的官能了，則必然有企慕，企慕某一事物之超於每一時分的粗重日常生

活者，是這給人以能力和生活之可能。

自然，這可說上個人亦如集體，其價值正與其理想、其宗教之價值成正比例，這是說他們安置於他們的生存的頂上之事物。

如實說，不論人知之或不知，每人有他自己的宗教，縱其時已隸屬於任何大宗教，有名聲與歷史者。這是定然的，即算人已記熟了教條，遵守一規定了的教儀，而各人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了解，依他自己的方式行事；只有宗教的名稱是同一，但同此一宗教，不是在凡相信是奉行着的個人爲同一。

人可說，設若這向未知者與在上者的企慕未曾得到一表現，則人類生存將很是困難了。設若在每一有體內中深處未嘗有一希望，希望較好底一點事，希望某種命令，不論其爲何，則很難有必需的能力以繼續生存。

但是，只有極少數個人能自由思想，而信奉一宗教事情容易多了，接受之，採用之，參加這宗教團體，遠過易於替自己表劃出自己的敬信道。於是在外表人是此教徒或彼教徒，而其實這只是一外表現相而已。

(問) 一集體祈禱的效果和價值怎樣？

(答) 有種種不同底集體祈禱，正如有種種不同底集團。有一無名之集合，一群衆，以環境之偶然而聚，無有內中底同調合節，是爲某一事件之力量所推移，例如一國君或一吸引群衆注意的人物，是在一危急境況中了，生了病，或遭了意外，人民便集合起來，要知道消息，亦復要表達他們的情緒；這是由環境之偶然，許多個人聚集了，這便是說，了無內中底聯繫，除了是屬同一利害關係。

有這種例子，群衆自動祈禱，爲了使某人恢復健康，那他們所特殊關注的人。自然，同此一群衆，可能爲一反對底目的而集合，是憎恨的目的，他們的呼聲也算是一種祈禱，向敵對和毀滅底力量祈禱。

凡此運動，皆自發底運動，沒有組織，未曾預期。

亦復有個人的集團，是環繞一理想，或一主義，或一所願成就的事業而結集的；在他們中間有一組織着的聯繫，即同一目標，同一志願，同一信仰的聯繫。他們能以一有規則底方案集合，作共同底祈禱或靜慮；然則倘若他們的目標是高尚底，他們的組織是完善底，他們的理想是雄強底，這一團體能以其祈禱或靜慮，有大勢用於世界情事上，或他們自體之內中發展和集體進步上。這種團體必然是甚高過其他團體，但沒有那盲目底強力，為普通群衆所有的，群衆的集團行動所有的。那猛力，那緊密性，牠們却代之以一意願底，知覺底組織之能力。

在多個時代，世界上曾有過這麼組成的團體。某些在世間有過歷史性底生命了，有過歷史性底作為，但普通於大眾於凡俗總是未嘗甚有成功，未甚於例外底少數個人。常常是牠們被猜忌了，受到攻擊，迫害，時常牠們是在一暴猛底而且甚為黑暗甚為愚昧底方式下被解散了。

某些這種團體，半宗教性，半武士道性質的，在一種信仰或母寧說一信條周遭組成，有其決定底目標，在世界上曾有過一非常有趣的歷史。而且，決定地，以他們個人的努力，為了集體底進步做下許多事了。

有一理想組織，倘若整個好好實行了，可能成為一異常雄強底全體，只若其組成的分子，皆有同一目標，同一志願，而其內中已充分發展了，能賦予其內中底一體性，目標，動力，企慕，作為之一體性，以一非常聯貫底形軀。

在一切時代，入道的中心組織皆試行過這事，方式是多多少少頗屬愉快，而且在一切玄祕傳統中，於此總認為一異常强大底作為之手段。

倘若集團底一體性能夠達到同一底結合，有如個人底一體性，則牠可增乘個人的作用與權能。

慣常是，若聚集多少個人，則此團體的集合價值，遠低於每個人分別而論的個人價值，可是在一充分明覺而且同格同調底組織，則相反，個人的作用之能力可以增乘。

(問) 人能否以個人的努力增加信心呢？

(答) 信心，誠然是神聖「恩慈」給我們的錫賜。這有如一張門，突然在一永恒真理前啓開了，由此我們能夠望見幾乎觸到這真理。

正如在人的上升之一切事一樣，必須作一番個人的努力，尤其是在開端。可能在某些特殊環境下，爲了某些理由全脫出了我們的智識以外的，信心忽然來到了，全非所豫期，幾乎不會請求過；但在最通常情形下這是一回答，對一願欲，一需要，一企慕之回答，回答有體內中某物，在尋求着，願望着的，縱使其不甚明覺，也不甚有系統。無論怎樣，時若信心是給予了，時若人已有此內中突然底照明，要在一恒常方式下保持之於活動底知覺性中，個人的努力絕對不可沒有。人應該保持其信心，願得有信心，應當尋求她，培植她，保護她。

人類心思，有一不健全底可棄底習慣，即疑惑，辯駁，懷疑主義，在此是應行使人力

的：必須拒絕其進來，拒絕而不聽，更進而不隨從他。沒有更危險底遊戲了，在心思上與疑惑和懷疑主義相戲。這皆不僅是仇敵而已，這皆是可怕底陷阱，一旦人掉下去了，便有奇鉅底困難自拔不出來。

有些人以爲這是一非常莊麗底心思優美，以理念爲戲，加以討論，反對其信心，以爲這給你一非常高尚底風度，如是你便超出迷信和無明了；可是正在聽取疑惑和懷疑論的提示之處，人墜入更重大底無明中了，也離開了正道。人進到紛亂中，錯誤中，矛盾相糾結之繁迴小路中，不常確定能夠走出。人那麼遠離了內中真理，以致看她不見了，有時亦與心靈全失去了接觸。

必然，應作個人的努力，保守信心，使之在自己內中長大。這以後，很久以後，有一日人可回顧，而見到凡所發生的事，即使是最壞底事，皆是一神聖「恩慈」，使我們在道上前進；於是，可見到此個人的努力亦是一恩慈；但在達到那境界以前，應已前進很遠，作過多少戰，有時竟是受過了多少苦。

坐下取一惰性底被動態度，說：『倘若我應有信心，我會有的，「神聖者」會給我。』——這是一懶惰，無知覺，幾乎是不善願的態度。

要內中底火焰長明，便應加薪，便應守住此火，便應將人所要拋棄的一切錯誤之燃燒物投入其中，凡足以稽遲前進，覆闔道路者，皆作爲燃燒物投入其中。倘若你不增養這火，牠便在你的無知覺性和惰性之灰下熄滅，那麼，不復是多少年了，而是若干世紀，若干生得度過，然後你方能達到目標。

人應當看守自己的信心，有如看守一無限貴重底生命之搖籃，而且要極小心地保護牠，防備凡足以變換之者。

在太初之無明與黑暗中，信心是神聖「權能」之最直接底表現，來戰鬥和征服的神聖「權能」的。

(問) 『精神性幫助心思逃出牠自體』，——這是什麼意思呢？

室利阿羅頻多·神聖生命論

二、二十四。

(答)

時若心思確信自體爲人類知覺性的最高峯，在牠以外在牠以上更沒有什麼了，則牠以爲自體的功能是最完善底功能，牠亦完全滿意於進步，牠在此功能的限際中所能作的，增加了清明，正確，複雜，柔軟性，黏柔性在牠的運動里。

牠常有一自發底傾向，是非常自滿了，滿意於牠所能作的；設若沒有一力量比牠的更大，一權能比牠的更高，使其在一無可抗拒的方式下學到牠的界際，牠的貧乏，牠永不會作一番努力從正門走出，了解到一更高且更真實底有體之形態里。

時若精神力量能夠活動了，時若牠開始發生勢用了，牠便動搖心思的這自我滿足，而且，以持續底壓力，牠開始使其感到超出牠以外，尚有某更高更真實之物，於是心思所固

有的虛矜，有少許一點點退下了；又自心思一旦感知牠自體是有限，無知，不能接觸到真實底真理，則解放開始了，開始有啓對某在彼方之事物的可能。但是牠應當感到這在彼方者之權能，美，力量，然後自加投順。牠應當明見自體的無能和界際，在某個超越牠的事物之前，否則牠何嘗能感到自體的氣弱呢？

有時僅一度接觸便夠了，有個什麼在這自我滿足之上破開一小罅隙，於是醒覺了這向彼方之欲望，需要一更純淨底光明了，隨此覺醒，遂起了一企慕，要勝得這些；隨此企慕，解放也開始了，於是有一日，人抉破了他的界限，迸發到無盡底「光明」里。

設若未嘗有這恒常底壓力，同時自內起又自外來，從上下又從最深處升出，則永不會有何改變。

即使有了這，仍需要多少時候事物方可改變哪！在這低等自性中是多麼頑強底抵抗，又多麼盲昧且愚蠢執着有體之動物形態，對解放是怎樣拒絕！

在顯示之大全中，有一無量底「恩慈」，恒常在從事於拯救世界出離苦難，出離黑暗

與無明，牠適陷於其中者。在一切時，此「恩慈」從事工作，永無休止；雖是如此，又需要多少千年萬年，使此世界醒覺到必需有更真實，更偉大，更美麗底什麼。

每人可依其在自身中所遇到的抵抗力，度量此世界所反對「恩慈」的工作之浩大抵抗力。

進者，唯獨是人已了解凡此一切外物，凡此一切心思構架，凡此一切物質工事，皆屬空虛，無用，除非皆已完全奉獻於此「光明」，於此在上之「力量」，於此正欲自表襮之「真理」，然後人乃有準備於決定底進步了。如是，唯一真實有效果之法，是一完善，全般，熱烈底奉獻，將此有體奉獻於「彼」，那在我們之上者，唯獨有權能改變一切者。

時若人啓對自己內中的「精神」了，便可得到此一超上生活之先嘗味，唯此超上生活乃值得過，於是起了自躋其間的志願，臻至該處之希望，必為可能之定信，終於亦有了力量以作此必需底努力，更起了決心要走到盡頭。

起初得覺醒，其次乃能克服。

## (問) 如何勝過困苦呢？

(答) 問題不是這樣簡單。困苦的原因無數，而其性質亦大相懸殊，雖困苦的原因總是一致，出自反對神聖意志之一初始行動，為了解之方便計，人可將困苦分為兩類：分明不同，雖在實際上可見皆常是混在一起。

第一類是純自私性底，出自這種事實：感到自己的權利給剝削了，奪去了其所必需，感到違忤了，被侵奪了，受欺騙了，受傷了，諸如此類……凡屬這一類的困苦，皆分明是敵對作爲之結果，這不單是開了知覺性之門對向反動勢力，也是其在世間作爲的最強手段之一，一切中之最強者，設若加上其自動和自然底後果，在強者的憎恨和欲望復仇，在弱者的灰心和願意死。

另一類苦，其初始原因是「離別」之苦，乃「敵對者」之所爲，在性質上全然相反：這是一種困苦，生自神聖底慈悲，是愛之困苦，悲懷世間之患難，不論其原始，其因果爲

何。但是這種困苦，屬純粹心靈性格，不屬任何自私性，任何自高性，她充滿了和平，力量，行動之能力，對將來的信心，對勝利的志願；她不憐傷，她安慰；她不自認與他人的無明運動爲一，她治療而且照明。

這自然可喻，在其純粹真元，唯獨爲神聖圓滿者乃能感到這一困苦；可是局部地，暫時地，有如自私性的濃雲之後的電光，她能閃現，在凡有廣大和慷慨底心量的人們中。雖然，最尋常是在個人知覺性中，這與那憂愁和微末底自尊相混，那是凡抑鬱與衰憊的原因，但是倘若人很儆醒，拒絕此一混雜，或至少將其消滅到極微小度，則隨即可見到這一神聖慈悲，是托基於一崇高和永恒底悅樂上，唯獨有其力量與權能，解放此世界出乎憂患與無明者。

這一種困苦，只是隨「敵對者」全然消滅了，其行動的一切後果也皆消滅了，然後亦將從宇宙間消失。

## (問) 如何找到自我發展的真轉機和真階段呢？

(答) 如何找到麼？尋哪！要志願，赴之以堅忍，應該以這爲最重要底事。

時若人作了內中必需底努力以發現自己的心靈，與她結合，使她統治生活，最尋常發生的事，則是一種發現的奇妙底美悅，而第一本能是向自己說：『現在，我已有我所要得的了，我已得到無盡底喜樂了』。於是更不復關心他事。

此外，這幾乎在凡已作此發現者皆然，而且，甚至還有些人將此經驗提高到實踐原則，他們說：『在此發現以後，一切皆已成就了，更沒有其他的事要作了；你已經達到了目的，路程之盡頭』。

如實，需要有大勇氣再向前進，應當是這被發現出的心靈，是一勇猛戰士心靈，一點也不滿意於其自己內中的悅樂，於他人的不幸則以此理念自慰說，遲早凡人皆會要達到那里的，而人既已作此一努力，他人同樣作也好；亦復有其他的人，轉而自慰說，由這內

底靈明境界，人能以一大仁愛與一深慈，幫助他人也達到那里，若凡人皆將已達到那里呢，那麼，世界也可完結了，這於不愛受苦難的人們更好了。

但是……總有一「但是」，人是否確然於如此即是「無上者」自加顯示時的本旨和目的呢？

凡此創造之全，凡此宇宙顯示，至佳只像是一非常壞底玩笑，倘若僅是達到那里而止。若原是爲了出離，則爲何要開始呢？要作了這麼多戰鬥，受過了這麼多痛苦，造成了這一點什麼，至少在其表面是那麼惡劇似的，戲劇似的，究竟是作什麼用呢？設若這簡單是教你出離，——則更好是不會開始。

可是倘若人進到事物的本原里，倘若，不但祛除了一切自私性，亦且祛除了私我，全般無保留地奉獻去自己，且那麼完全又那麼無私意，致使你能識得「主宰」的方案，則人可知道這不是一壞玩笑，這不是一條曲路原是爲了轉回——却稍稍轉傷了——到出發點；這全然相反，是爲了全創造可學得有體之悅樂，有體之美，有體之崇高，一超上底人生之

皇華，以及此悅樂，此美，此高華之永遠底，永遠進步底發展；於是，一切皆有意義了，於是人不悔已經戰鬥，已受苦難，於是人有實踐神聖目的之熱忱了，直撲入實踐，確然於目標和勝利。

要知道這，應終止爲自私，爲一分別有體，在自己身上打回旋，離絕了無上「淵源」。這是所應當作的。祛除私我，——於是能識得真目標，這是唯一之法。

祛除私我！讓牠像一件無用之袍服一樣卸掉。……

結果是值得所當費的氣力的。而且人不是全然孤獨在路上行，倘若人有信心，人得到幫助。

倘若人與「恩慈」僅有過一秒鐘的接觸，——這神奇底「恩慈」，提挈你，使你跑，甚至使你忘記你應當跑，——設若人僅有過一秒鐘的接觸，則人可努力於不忘記她。且以一兒童的天真，一兒童的單純，對之毫無複雜事者，自我奉獻與此「恩慈」，讓其作一切事。

所需要的，是不聽從抵抗者，不信反對者，必有信心，一真實底信心，一信心使人全無計較全無打算而捨去自己。信心哪！說：『給我作這個，我讓你作』。

這是最好之法。

## (五)

至上平衡

人普通總以爲時若一創作達到其可能性的最高度了，那便是完成。但恰恰是這理念，我起而反對。完成不是一峯頂，牠不是一極端。原來無有極端。無論你做什麼，總永是有較好的可能，而且正是這較好的可能性，乃進步的真諦。

在「自然」所作的一切中，她總是進到極限，時若她見到她不能再前進了，她便毀滅一切，又重新開始。人不能稱此爲一完成，因爲完成不能被毀滅。完成可存在，僅是當時「自然」不更能毀壞她所已作始者了。但據目前而論，尙無她所未嘗相續隨其所製作之程

序與度量而毀壞者的先例，時當其判斷所製者爲不充足或非合乎她原意所要作的。因此人不能說，她在她的創作上已臻於完成。

如是，人類像其現在這樣，不能進步無限；他除非出離自己，不能臻於完成。他應當度到一高上族類，或委棄此一族類而創出另一族類。人類是過渡體。在通常言語可以說：『哦！他是一完人』。但這是一文學意像。人類於今所可達的最高度，也許是一靜定底平衡；但凡爲靜定者可以破滅，由於缺乏進步。

完成不是一靜定境，牠是一平衡，且是一機動性底平衡。

人可由完善更臻於完善。人可想像一境，其間不必須如「自然」在其現在的進程中一樣，降下一級以便能夠前進。在新境界中，不是得勉強退回以便再能起始前進，而是能永遠前進，不必停止。

完成可達，在個人，在集體，在地球上，在宇宙間，時若在每一時分，容受性在質上和量上與那要自加顯示的力量相等。

那將是自上而降與自下而應者間之無上平衡，一在恒常進步中的實踐。

### 吃菓子

一個桃子應在樹上熟了，這是一種菓子，應在太陽光中採摘。當太陽曬在上面時，人到了，摘下，咬着一口。那絕對是在天堂似的！

有兩種菓子是像這樣的：桃子和青梅（reines-Claude），青綠或金黃的。是同一樣，也應當在樹上暖熟時採摘吃，這便給你一種滋味，有如在伊甸園中的。

每種菓子，應以一特殊方法吃。

究竟說，這便是地上「天堂」和「智識」之樹的象徵。吃了那「智識」的菓子，人便失去運動的自發性了，人開始客觀化，學習，討論，於是，『一自他們吃了那果實，他們隨即充滿罪惡了』。

我說每種菓子應以一特殊方法吃。凡人一隨自己的本性，依自己的真理而生活，應自動地發現其運用事物之方。時若人隨自己本體的真理而生活了，亦不需學什麼事，自動會作，一隨內中底律則。時若人至誠隨順其本性，自動而且至誠，則是神聖了。一自人思想，見到自己作為，而且開始討論，便隨即充滿罪惡了。

是人的心思知覺性，充滿全部「本性」以罪惡的理念；及凡此帶來的苦楚呵！動物全不是像我們這樣不快樂，全不是，全不，除非如室利阿羅頻多所說那些被敗壞了的。被敗壞了的，皆是就人而生活的。狗便有罪惡和過失之感。這因為牠們的整個企慕是要像人，人便是神；於是又有作偽和撒謊・狗撒謊。人却喜愛這，說：『呵！牠們多麼伶俐！』

牠們失去牠們的神聖性了。

人類，在螺旋紋底進化上，真也到了不是有趣的一點了。

(問) 但一條狗豈不是比一只大蟲更知覺，更進化了，在螺旋文上更高，便是說，更近於「神聖者」麼？

(答) 這不是知覺與否的事，人比大蟲更進化，於此毫無疑惑的影子了，可是大蟲比人更神聖。不要將事義混淆，這是兩樁全不相同的事。

不是麼，「神聖者」偏一切處，在一切中，永不當忘記這；一秒鐘你也不當忘記這：他是偏一切處，在一切中；而且，在一不知覺可是自動因此是至誠底方式下，凡在心思顯示以下者，皆神聖而無混雜，這是說，自動，一隨其本性；是人以其心思乃轉到了罪過的理念。自然，人是遠過知覺！這不庸辯議，固已明白，因我們所稱為知覺性者，（所謂「我們」稱之，即是說，凡人所稱為知覺性者），是將事物客觀化和心思化的權能。這不是真知覺性，這是人類所稱為知覺性者。於是，一隨人類方式，誠然是人比動物遠過知覺，可是隨人類亦有罪惡與妄倒俱起，這皆不存在於我們所稱為「知覺底」境界以外，而且這

也非真知覺，這簡單是在於將事物心思化，有些能量將其客觀化而已。

這是一上升之曲線，是的，這曲線離「神聖者」很遠，而且應當上升高而更高，以重新尋得，自然地，一超上「神聖者」，因其為知覺底「神聖者」，而其他雖皆神聖，然非自知，自發地，本能地自知為神聖。而且凡我們的善、惡的倫理觀念，凡此一切，皆我們投到創造上的，以我們的變形了顛倒了的知覺性投上的。這是我們發明的。

我們是變着形底中介者，介於動物的純潔與天神的神聖純潔之間。

(問) 古事記中的神，以及希臘和埃及神話中的，皆有沒有真實存在呢？

(答) 人可發現種種相似點，在古事記中的神與希臘和埃及神話中的神之間；這能是一有趣味底研究問題。在近代西方世界，凡此天神，——希臘的神，以及其他一切「邪」神，如他們所稱者，——皆只是人類想像之產物，不與宇宙間任何真實相應；但這是很重

大底錯誤。

要了解宇宙生命的機構，甚至此地球上生命機構，應當知道如實這皆是真實底和生活底有體，每個在其固有的境域里，而有其獨立底真實性。縱使人類不存在，牠們是存在的。這些天神大部份在未有人類以前便已存在。

在一非常古底傳統中，也許先於巴比倫和韋陀兩系，這兩系是那傳統的兩支，創造的歷史不是從形而上學觀點敘述的，也不是從心理學觀點敘述的，而是從一客觀觀點；而這歷史亦如我們的有史時代以後的歷史同真。誠然，這不是唯一觀看法，但這一法與其餘一切看法同樣正當，而且，無論怎樣，牠承認凡此神聖有體之具體真實性。

此諸有體，屬於宇宙的進步底創造，自體嘗臨視宇宙的形成，從最屬以太質諸界或最微妙諸界，一直到最屬物質界；這是神聖創造「精神」之降臨。牠們是進步地下降的，經過種種真實體，即愈降愈加——不能說濃厚，因為這不是濃厚的；也不能說屬於物質性，因為如我們所認識的物質在那些界上並不存在，——即愈降愈加具體的真實體。

根據玄祕學派和其他傳統，凡此真實體之地帶或真實者諸界，皆得到各個不同底名稱，以各種不同底方法分彙，可是有一真元底同似，而且設若人在這些傳統中回溯夠遠，則幾乎只見其有名相隨各個國土和各種語文而不同。在近代，西方玄祕學者的經驗與東方玄祕學者的，仍然表呈甚大底同似。凡去發現這些不可見的世界的人，於其所見者作下的報告，皆幾乎是全般同似，不論他們是這一地或那一地方的人；他們用的文字不同，可是經驗非常相像，而且其處理諸力量也同一。

這些玄祕世界的知識，是基於微妙體之存在，及與諸微妙體相應之微妙世界的存在；這皆是心理學方法之所稱為「知覺性境界」者，可是這些知覺性境界，真實是與諸世界相應。玄祕法的程序，於是有在於知覺此諸內中有體或微妙體的各種境界，且有在於既充分能為之主宰，則能將其一一相續啓露。如實，有各微妙性的一整列階層，為增上或為減下，一隨所向；玄祕法的程序，便有在於從一粗重體啓露一較微妙體，如是類推，直至極微妙到屬於以太的境界了。人於此由相續出體作用，乃進到微妙而愈微妙底軀體或世界中。

這有點像是每一趟人度入另一次元。物理學家的第四次元，不是其他什麼，只是一玄祕知識之科學底透寫。姑另作一表像說法。可以說此物質身體是在中心，——這是最物質底，最凝厚，也是最微小的，——較微妙底內中諸體，愈加張大而汨沒此中心物質之身，透過牠，愈張大亦愈推廣，好像水蒸汽出自一有小孔之瓶，在其周遭圍透了一層白霧；微妙性愈增，則其張大亦愈遠，趨於彌漫宇宙，終于將自己宇宙化了。這一程序全然是具體底，給人以這些不可見的世界一客觀經驗，甚且允許人在這些世界中作為。

在西方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這些神非簡單是主觀底，不是出自想像，——以為多少是一種狂妄底想像，——而是與一宇宙真理相應。

凡此地域，皆充滿了有體，各存在於其自界中，而且，倘若人在某一界醒覺，心知，——比方說，倘若出離此一較為物質底身體，醒覺於無論那一高等界上，——則與那一界的人與物，正如與此物質界之人與物，有同樣底關係；這便是說，有一完全是客觀底關係，與你對這些事物的理念毫不相涉。自然，當人愈接近物理世界，物質世界，這同似也愈

增大了；而且甚至有一時這一區域可在另一區域上發生直接作用。無論怎樣，在室利阿羅頻多所稱之高上心思界中，你發現一具體底真實，全般不依乎你的個人經驗而獨立。你回到那里，你重新見到那些事物，只有當你缺席的時候，又發生了一些事為不同。你與那些有體有些關係，正和你與諸物理有體之關係同一，只有這異點，這些比較黏柔，輕軟，直接，——例如，有此一改變外形的能力，可見底外形改變，一隨你所自處的內中境界，——可是你能夠與某個訂一約會，你可到約會處，又重遇到同此一有體，有了些不同，是你不在的期間發生的；這完全具體，結果也完全是具體。

雖然，至少應該略有點這種經驗，然後可明白這些事。否則，倘若人確信凡此只是人的想像和心思形成，倘若人相信此等天神有這樣或那樣底形相，只因為人是那樣想像的，而且彼等有此缺點或彼性質，只因為人想像其如是，——凡那些人說上帝是依人的形像造的，只存在於人的思想中，——凡此等人決不會明白，這對他們現得十分可笑，全屬愚癡。應該體驗過一點點，接觸過一點點這事，庶幾知道這為一具體之事到什麼程度。

自然，兒童知道許多，若人不將他們毀壞了。有多少兒童每晚回到原處，繼續過着在那裡開始了一種生活。若使這些官能未隨年齡而毀壞，則人可將其保留。當我曾經有一時期於夢境甚有興趣時，我能正正回到一個地方，繼續我曾經開始了的工作，例如訪看某些事物，布置某些事物，作一組織工作，或發現工作，或探險工作。人走到某一地方，正如在生活中走到某處一樣，於是休息，又回來，又再開始，——人在所中輒之處再開始其工作，繼續下去。你可見到有許多事物全不依賴你，在這種義度下，即許多改變全非你所能作主的，當你不在那里的期間自動發生了。

但是爲了這，應當自己生活這些經驗了，應當親自見到，應當以足夠底誠心和自動性生活過了，庶幾見到牠們獨立，不依賴心思形成。因爲人也能作正相反對一方面的事，深切研究心思形成在事情上的作用，——這，這是非常有興味的，但這是另一境域。這研究使你非常謹慎，非常明智，因爲這可見到人能幻蔽自己到什麼地步。所以二者皆得研究，夢與玄祕真實，要知道二者間真元底分別。一個依賴我們，一個自體存在，絕對不依賴乎

凡人於此所有思想。

時若人在此境域上工作過，則可如實覺知倘若研究一主題了，在心思上已了解某事，這可給經驗一特殊底色彩；經驗可能是至爲誠實且爲自發，可是由此一簡單事實，即人已識知這主題且研究過了，這便給予以一獨特底性格；然倘若人於此問題毫無所知，全般不曉得什麼，經驗到時，紀錄可能是全般誠實和自發，多多少少也可能是適當，但牠不是事先心思形成的結果。

自然，這一玄祕知識或經驗，在世界上不常有，因爲，在那班內中生活未甚發展的人其外在知覺性與最深內中知覺性之間，真有一些間隔底空處；聯繫着的有體諸境界缺乏了，應當建置。於是，時若人初次進到內中，他們迷惑了，他們有此印象，自己是墜到黑夜里，進入了無物，無體中！

我曾經有位丹麥朋友，一位畫家，他便是這樣的。他要我教他出離他的軀體；他時有很興趣底夢，以爲值得勞此一神，明覺進到那里去。於是我使他「出神」了，——可是

那成了一可怕底事！……當他作夢的時候，他有一部分心思仍然明覺，活動，這活動部分與他的外在有體間有一種聯繫，於是他記得某些夢境，但那只是一非常局部底現象。出離自己的軀體，那意義是應當漸漸經過有體之一切境界，倘若有系統地作這事。那麼好了，在微妙物理體便已經幾乎非個體化了，而且，一更遠去之後，便沒有什麼了，沒有形成，沒有個體化。

如是，時若要人靜慮，叫他們內返，進到自我內中，他們便發愁了，——自然如此！他們有此印象，他們是滅無了，而且有其理由，沒有什麼了，沒有了知覺性！

這些事對我們好像極其自然，明顯；對毫無所知的人呢，這皆是荒謬想像了。比方說，倘若你移植這些經驗或這種知識到西方，那麼好了，除非你只是往玄祕人士之林，他們會瞪着你，……設若你轉過背去，人便會很快說：『這班人皆是妄人！』

話說回來，談到天神且作結論，應當說凡一切有體之未曾有地上生存者，——天神或魔鬼，不可見的有體和權能，——皆沒有「神聖者」所賦予人類者。性靈體。是此性靈體

給人以真底愛，恩，慈悲，深厚之仁，皆足以補償其外在底缺點。

在諸天神，錯誤便不存在，因為他們隨其本性生活，自動無有拘束。這是他們天神的風度。可是倘若人自處於更高上觀點，若作一高上視矚，一整個的視矚，則可見其缺乏了某些僅屬於人類的品質。由人之能愛，能作自我奉獻，人可能有同於天神的大底強能，甚且更大，時若人不自私，時若他能超出他的私我性。

設若人圓成了所望于他的條件，人便比天神更近於「無上者」，可能更近。他不是自動如此，他有其能力如此，有此潛能性。

設若人之愛能純無混雜而自加顯示，則牠是全能的。不幸，在人之愛中，有一對自己的愛亦如於對所愛者的愛；牠不是使你忘記你自己的愛。

(問) 倘若人有很少精神能量，能不能增加呢？

(答) 我不知道是否可說人有很多或很少精神能量。這不是那樣的。

要過精神生活，所需要的的是知覺性之對轉。在任何方式上這不比各種官能或可能性，如人在心思境域所具有的。我們可說某人沒有多少心思能量，或情命，物質能量，說他的可能性是很有限了，於是人在這情形下可問用什麼方法發展他的能量，便是說，獲得新能量了，——夠困難底一事。但過精神生活，這是啓開自己，啓對自己內中另一世界。這，可如此說，是將其知覺性翻轉過去。人類尋常知覺性，即使是在最發展了的人，即使是在有大才能和有大實踐的人，是一對向外方的運動。一切能力皆向外推，全知覺性皆向外擴張，而且倘若有什麼轉向內里呢，那是極少，極希罕，極零碎，其發生也是由極特殊底環境之壓力，猛烈底震撼，人生所給予的震動，恰合是意在稍稍轉回這外向底運動。

可是凡曾過一精神生活的人，皆同有此經驗，突如其来，其有體內中某事物翻轉了，這是頓然一轉，而且有時完全內轉，且同此內轉之時，轉向高處，從內轉而向上，但這不是一外在底「高處」，這是內在，深沈，異乎人在物理上所見爲高處者。

某事物真實是還轉了。有一決定底經驗，于人生之觀點，看人生之態度，於人生之關係中所取之地位，皆頓然轉變了，在有些情形下這全是明定了，不可更變。

一自人轉向精神生活和真實性，人便觸到了「無極者」「永恆者」，更沒有或大或小底能力或可能性的量上的問題了。說人過精神生活有或多或少底能量，是以心思方式詮表精神生活，但這完全不是一適當底說法。人所能說的，是人已多少有準備，使這一翻轉在一決定底且完全底方式下發生。

究竟說，是心思之能量，從尋常活動退轉，進而尋求精神生活，乃有可度量。但時若人猶在此心思境域中，在這境域中，在知覺性的這一界上，人不能替他人作什麼大事，不能爲一般生活；也不能爲特殊個人作什麼大事，因爲在自己尙未確然，未有明定底經驗，知覺性沒有建立於精神界中；而且所作的一切努力，終於心思活動，那是有其利亦有其弊的，但沒有多少能力，無論如何不會有此精神感染之權能，唯一真實有效力者。

唯一真有效能之物，便是將人自己生活其中的一知覺性境界傳授與旁人的可能；但這

權能人不能發明，也不能模倣，也不能作有之的模樣；這是自發的，時若人自己已建立於此境界中，生活其內，非是要試行生活於其內，時若人已在其間。這也是爲什麼凡真有一精神生活的人，不能被欺騙過。

精神生活之一模擬，可以在仍居心思境中人上造成一幻覺；但是那已在自己實踐過這知覺性之翻轉的人們，與外在有體之關係全不相同的人們，不能被欺騙，也不能自欺。

是這班人爲心思人物之所不了解者。長時若人只處於心思知覺性中，縱使是極高底心思，從外間看精神生活，人便以其心思官能判斷，以其尋求，自誤，改善，進步，再尋求的習慣判斷，想像凡精神生活中的人亦同樣如其無能，這是一非常重大底錯誤了。

時若此翻轉已經發生了，則凡此皆已完畢。人不再尋求了，人見到。不再推理了，人知道，不再摸索了，人直進達目標。時若人已達到稍遠了，——只稍許遠一點點，——便知道，感到，體驗到這至上真理，即唯獨無上「眞理」在活動，唯獨無上「主宰」願望，知道，且以人類而作爲，然則如何有錯誤的可能呢？「他」所作的，「他」作了，因爲

「他」願要作。

對於我們的多錯誤底眼光，這也許皆是不可思議的作爲，但這皆有一意義和一目的，領導於其應領導之處。

倘若人真誠願要幫助他人和世間，人可作的最好底事，便是使自己成爲所希望他人是爲者，——不單是作一例證，而是因爲人變成了一放射着的權能之中心，只以其存在這一簡單事實，便强迫餘人自加轉化了。

(問) 什麼是一『道德完善的理想』呢？

(答) 有千百種道德底完善。每人有他的道德完善的理想。

普通人所稱爲道德底完善者，便是具有一切性質被認爲道德性質者。不更有何缺點，永不自欺，永不犯錯誤，時常是如人所認爲至善者，有一切美德。這便是說，實踐心思底

最高概念。取此所有的性質，——這有許許多，可不是呢？——所有的美德，凡一切人所思爲至美者，至高貴者，至真者，而整體加以實踐，使一切行動皆爲此所領導，一切運動，一切反應，一切情緒，全體；這便是生活一完善的道德理想。這是人類心思進化之極峯。

沒有很多底人作這事，可是究竟會有若干，也仍有一些人。普通是人總以爲這便是精神生活。時若人遇到像這樣的一個人，便說：『哦！他是一偉大精神人物。』——却是不然。他可能是一大聖人，他可能是一大哲士，但不是一精神人物。

此外，這已經很好，而且極難成就；在內中進化上有一時期，甚需要試行將以實踐。顯然，這已非常超勝了凡人，仍爲其衝動，無明底和外在底反動所領導的人。這已是在某種程度下能爲自己本性之主宰。而且必當度過這時期，因爲這一時期，人已開始主制他的私我，其間人已準備讓其脫落了；私我猶在，可是已充分衰微了，近於完結。這是在度到另一方面以前的最後一階；而且，確然地，設若人想像自己可以度到那方面而不須經過這

一階段，則有此危險是要大犯錯誤了，而且以爲美滿底自由，是完全底弱點，這是對自己的低等本性而言。

縱使是最完善最可驚心思體，要從之度到真實底精神生活，而未嘗有一期間，不論多麼短，實踐了這道德底完善之理想，幾乎不可能。有許多人，試要縮短路道，且願確定其內中自由，而未嘗克服其外表本性的一切弱點，——他們冒着欺騙了自己的大危險了。真實底精神生活，全般底自由，是遠超於最高底道德實踐之一物，而人應當小心，庶不使此一假冒底自由，成爲快意和對一切規則的藐視。

人應當是高而又高，常是更高；毫不下於最高底人道所成就者。

應當自動地能成爲凡人類所視爲最高者，最美者，最完善者，最無私者，最廣大者，和最善者，然後展開精神底翼翅，從上而下瞰這些事物好像仍屬於個人自我，然後進到真實精神性，那更無邊限者，整體生活着「無極者」與「永恒者」的。

(問)、人如何可發展「直覺」官能呢？

(答) 有各種不同底直覺，人在自己具有這些能性。牠們時常頗為活潑，但我們不辨識，因為我們不充分注意在我們內中發生的事。

在有體之深處，情感之後，在那一知覺性中，那幾乎與陽明綜(*plexus solaire*)同高度的知覺性中，有一種前知，好像一先見的能量，但牠不在理念的形式下自表，毋寧是在情緒的形式下表露；牠幾乎是識感之知見。例如，時若人要決定作某事了，有時感到一種不自如或內中底拒絕；而且普通是倘若人聽從這甚深底指示，則可見到牠是很正當的。

在其他場合，好像有一物是推動着，指示着，堅持着，——我這不是說那全是發自情命體的運動，以及發自更下者，不是麼，那些衝動，——而是說有些指示，在情緒之後方，發自有體的情感方面者；在那里，人亦能接到一夠明確底表示什麼是應當作的了。這皆是直覺的形式，或一高上本能的形式，由觀察亦由研究結果而可培植的。自然，應當為之

以至誠，極客觀底方式，毫無偏袒。倘若人欲以某一態度看事物，又介入以此一偏好，則一切全歸無功。進行應當是好像人在觀察在身外發生的事一樣，屬於他人的。

這便是直覺之一形式，也許是第一形式，通常顯出的。人可得到另一個，但觀察到牠則有許多困難，因為，人所習慣於思惟與動作，不由衝動而由理智，在作某事之先反省一下，則有一程序從因到果異常迅速，發生於半知覺底思惟中，而且那麼快，使人見不到推理的全線索；這已夠使人迷惑了。你有此印象，這事有關直覺了，但這不是一直覺，這是異常迅速底下心知底推理，那提起一問題而直趨於結論。不應將這事與直覺相混。

在尋常腦經的作用中，直覺像是突然墮下的一物，好像一縷光明。

倘若人有此能量，一心思視見的能量之發端，人有此印象，這是一物自外來到，或從上而下，好像是腦經中一小小震動，一縷光明，而且牠絕對不依乎一切推理。

時若人有一問題要解決，無論是什麼問題，人普通總是將注意力集中在這里，在兩眉之間，在恰恰高於兩眼之處的一中樞，知覺底意志之中點，但倘若你如此作，你不能與直

覺有聯係。你能與意志，努力，甚至某種知識之源頭發生關係，但這是在外在底幾乎是物質底境域里；而設若你要與直覺相接，則當儘可能使心思寂靜，保持其不動，注意；應當使整個心思之官，在頭蓋上，倘若能夠的話，還稍高一點點，作成好像一面鏡子，非常寂靜，極端不動，對向上方，在一沈默底注意里非常集中了。這亦復可學得如何做到。可以學學作成這事，這是一必須有的訓練。倘若成功了，於是人雖或許不是即刻便能，亦能有此諸縷光明之知見，從一尚未認識的境域落到這鏡子上，而由明知底思想繙譯出來；這思想又與其餘的思想毫無關係，因為至此際人已保持之使之寂靜了。這便是智識底直覺之一真實開端。

這是一可循着的修爲。在很長久期間，人可試習而無成功，但是一自人成功於使此明鏡不動而且注意了，則總常是得到一結果的；這結果不必須是以一精確底思想形式到來，但常是有一種自上而下的光明之感。時若人能接受這光明而不頓時進到擾攘底活動，在平靜和沈默中接受之，使之深深進到有體中，於是，過了些時候，這繙譯出來成爲一光明底

思想；或爲一非常精確底指示，在此，在這情心中樞。

自然，首先得達到發展這兩種能量，其次，一旦有何結果了，隨即便應加以研究，察看後果，極注意觀察所參進者，所可能變形者，或多或少明知的推理，自己所加上者，亦或多或少明知的低等意志，自己任其參入者；而且是由一深切底研究，如實幾乎是每一時刻的研究，無論怎樣是由日常且極恒勤底研究，乃能達到發展其直覺。這是很久，非常久，而且有些埋伏；人可能欺騙了自己，可能於試欲自加顯示的某些下知覺底意志，誤認爲直覺，於人所不肯公開接受的某些衝動的指示，亦誤認爲直覺；總歸是有種種困難，人應當有備於此。

雖然，倘若人堅持，則必然成功。於是有一時分，人感到好像一內中指導，某一物甚可明見地引導着你，在你所作的一切事上。可是爲使此引導達其權能之極，自然於此應加以心知底皈順，應當誠篤地決定遵從此指示，爲高上力量所給的。倘若人作這事，則人跳越了多少年的研究，人可極迅速地攝得結果。但應當爲之以誠，和一種內中自動性。倘若

人願做這事而無此坂順，人亦可成功，赴之以堅忍和毅力，正如人之發展個人意志，使之成爲一絕大底權能，亦可成功，但那需要許多時間，一大勞苦，而且你遇到許多困難，結果亦非常不定。

作坂順吧，至誠且全般奉獻自己，則可超越這些階段了，你會走的遠過其快；可是你不要作打算，因爲那毀敗一切。

此外，不論你願意在一生做些什麼事，有一事是絕對必要且爲一切之基本，便是集中注意力之能爲。設若人達到能集合注意力和知覺性之縷縷光明於一點，又能以一堅強底意志保持此一集中，則沒有任何事物可以抵抗牠，沒有，從最物質底身體之發展起，以至最高底精神發展皆然。但這一訓練，應當爲之以恒，幾乎可說以無可動搖的方式。我不是說應常是集中於同一事物，我是說人應當學到集中。

而且，在物質上，或做學問，或作運動，爲了一切或身或心之發展，這絕對不可沒有。個人的價值，與其注意之能量成正比。

自精神觀點視之，這更屬重要了。沒有任何精神阻礙，能抵抗一深透底集中之能力。例如，性靈體之發現，與內中「神聖者」之結合，高上境域之啓發，這一切皆可由一深密和強固底集中之能力而得，——但應該學到如何作這事。

沒有人間甚至超人間之任何事不是以集中之權能爲啓鑰的。

你可成爲最好底體育家，你可成爲最好底學者，你可成爲藝術的，文學的，或科學的天才，你可成爲最偉大底聖人，用了這一官能，——而且每人在自己也具有一甚微小底初端，這是對凡人皆給了的，但是有人不加培植。

## (六)

(問) 與「神聖者」體認爲一，時若達到了，便是成爲「神聖者」了，爲什麼精神底層級呢？

(答) 每人接觸的「神聖者」，只是他所願接觸的。你所期待於「神聖者」的，便是你有所見於「神聖者」中的；你所願望於「神聖者」的，便是你有所會於「神聖者」中的。「他」可現出你所期待於「他」或願望於「他」的那一表相。進者，他的顯示，常與每人的容受性和能量相配合。你能有一真實底，真元底接觸，但此一接觸，將限於你自己的容受性和接近法之能量。只是你能超出一切界限乃能遇合。

「神聖者」於其全，於其整體。這遇合之能量，也許正是所以組成有體之真等級者。

因為，雖每人在自己持載了「神聖者」，因此凡人皆有同一與「他」結合的可能性，然其接近之方，將是局部或全般，一隨每人的能量而定，尅實，則隨他在神聖等級中的地位而定。可以說，雖此文字語言亦甚使事物變形，在凡人的接觸之質皆同，便是說，在人所體認的同體爲一那一點上，那同體爲一是完善的一；但是此點之數量，人自認同一於其上者，則隨各人大不相同了。

假想你隨你所選擇的某一道而往接近「神聖者」；例如，知識道。如人普通之所作的，你自限於唯此一道了，遂行下去，從你的知覺性和你的生活上，消滅去凡一切非此者。這樣你只追尋「神聖者」的一方面，你便前進快的多，而且，你的接近法也逕直且切近得多。

但是，設若你不僅自限於這唯一路道，而是以一可說爲球面之方式前進，概括接觸「神聖者」的一切可能之法，自然，其結果將更全般，但前進則困難得多，慢得多。而且，

你愈要你的接近法爲整個，則自然也愈困難，複雜，長久，辛勤。

但縱使你只遵循一條道路，在你達到目標之際，便是說，時你與「神聖者」同體爲一了，你的同一化在其自體是完善了。但她是局部底·她同時是完善亦是局部。你誠然與「神聖者」爲一，你誠然已得到了「神聖者」，但只在一點上。

能與「神聖者」在其大全中體認爲一的人，從宇宙實踐的觀點看，其在層級上必然遠高於僅在一點上能體認「他」的人。

這便是精神層級的真義，其存在理由。否則，這不會有何基礎，因爲一自那時你體認爲一了，你便完善地是一體。從這觀點看，凡與「神聖者」結合者，皆同等爲完善，但不同等爲完全。

(問) 時若人在一點上同體爲一，人能否見到此同一化雖爲完善，究竟仍屬局部呢？

(答) 這可能發生的；一切皆可發生。但我想這不會尋常。普通是，人已那麼充分從自己消滅去凡不屬所行之道者，以致沒有存留什麼，使人見到此同一化非是全般。人有同體爲一之經驗，自己消失於「神聖者」中了，更沒有老師，也沒有學徒，既沒有「主宰」也沒有企慕者·一切皆是「神聖者」。在這種情況之下，誰會受此一致呢？應當縱使有了消滅之工作，人在知覺性中仍已保存了一原素，不參加此同一化，因其需要另一接近法，一個原素能感到牠還不滿足。

然則一切皆依乎其完善性，企慕者以之而從其有體消滅去凡非其所遵之獨一道路者。顯明的，例如，人在其知覺性中，保住敬或愛的原素使之眠藏，那麼，時若人已遵行智識之道，則在同一化之際，將缺乏了一點什麼，則人將在一境界中，了解到經驗怎樣是不完全。但倘若人已那麼消滅之無餘了，有誰會見到結合不是完善，除了在一點？

(問) 但不管一切，他們仍有全般底幸福哪？

(答) 他們有美滿底幸福，永恒，無極，一切。

(問) 那麼有什麼分別呢？

(答) 分別只存在於顯示中。

時若人體認為一了，人自動地出離了顯示，除了那所體認為一的一點。倘若人所追尋目標是出離顯示，例如，倘若尋求「涅槃」，那麼，人便出離顯示了，便完。時若人已出離，便沒有任何分別，也沒有任何層級。可是一旦人進到顯示中了，便有一層級，這便是說，倘若我們以超心思世界的實踐為例，便不是人人皆將在同一水平，照同一模型製出的，有同樣底能量，和同樣底可能性。總是同此一虛幻。凡人總幻想這是某一事物的無盡底重復，永是與其自體相似。這不是那樣。在實踐中，在顯示中，總有能量的，作為的，和顯示的等級。但是倘若目的是出離顯示，那麼，自然地，你由那一點出離便很少關係，為你出離便是。

一切依乎人所自樹的理想。時若你已選擇出離道了，要入於「滅無」( Pralaya )，仍有其餘全世界在繼續的。但那在你全不關心。你的目的既在出離，則你出離便了。但那

並不使餘人亦皆出離。你獨自逃出，或者還有他人，則是與你同求達此一目標，且行此同一路道的。

這恰合是那一問題，在此間曾置於室利阿羅頻多之前，且在法國曾置於我前面者：應該限制自己的路道，首先達到目標，其次，在這以後，再攜着其餘一切人而開始整體轉化的工作呢？或是應該前進，不拋開任何事，不消滅道路上任何物，同時取起一切可能性，在所有一切點上同時前進呢？換句話說，應該退出人生和作為，直到人已達目的呢，這是說，知覺「超心思」，而在自己已經實踐，——或是應該包舉全部創造，而以此整個創造進向「超心思者」呢？

人可想像事物按步就班前進；人前行，走進一步了，則結果使一切餘人進步了；於是再走進一步，又再使餘人前進，如是繼續下去。

這給人以一印象，人是未嘗前進。但全體是像這樣在進行。

(問) 應當作什麼呢，爲了接受神聖底「愛」？

158

(答) 神聖底「愛」是在，並其所有的深密性，所有的能力，一奇鉅底能力，但誰覺知牠呢？大多數人毫不感覺什麼。他們所感覺者，無外是與他們之爲他們者，他們容受的能量成正比例。

試想像！你實地沐浴於一霧圍中，全有神聖底「愛」在震動，而你竟不覺知！有時，很稀罕，幾秒鐘，你有某一事物的印象，是的，你便說：『神聖底「愛」臨於我了』！但全不是那一會事。你有了一開啓之處，有時像針頭那麼小，「愛」便流注於你了，因爲「牠」是像一活動底霧圍。一旦有一被接受的可能，「牠」便流注。

而且也不但「愛」而已，一切神聖事物皆有在於此，全在，恒在，在其全深密性中。只是人不接受，因爲人封閉了，阻塞了，大部分時間是爲他事忙着。

大部分時間人是充滿了自己。全宇宙存在於你的私我的工事。你在中心，宇宙周繞你

而轉。設若你注意自己省察，你將見到那是這樣的；你於宇宙之所見，是你在中心，宇宙在周圍。你所見到的不是宇宙，是你，乃你在宇宙中所見到的。那麼，像人這樣充滿了自己，更無給「神聖者」的餘地了。

但「他」是在此的，常在。

而且凡一切神奇之事物之有在於你的周圍者，你見到麼？有時見的，在那時分，當你恰恰稍能多有一點點接受性的時候，或者在睡夢中，你不那麼無外地忙碌於你的小事的時候，你可能瞥見一點什麼事，而且你見到，你感覺到一點什麼事。但普通是，一經醒覺後，這一切皆由那充滿了他自己的可怕的私我抹除了。

起初，應該能出離私我。其次，你開始見到事物之如其爲事物，稍後高處看了。爲了看事物如其真爲事物者，則應該絕對像一面鏡子一樣：沈靜，和平，無動，不私，無偏好，而且在全般容受性境界中。倘若是像這樣了，你會見到許多事物從前未嘗注意到的，可是皆原在於此，開始在你內中活動了。你於是可在這些事物中，而非無外地封閉於這一

極微點，即宇宙中之爲你者。

(問) 要出離私我，人應該取什麼態度呢？

(答) 這與其說是一態度，毋寧說是一意志，應該志願乎此。而最可靠的辦法是自奉於「神聖者」。不是試要將「神聖者」拉到你自己，而是自我奉獻。那麼你不得不稍稍出離你自己了。

不幸，每當人思念「神聖者」，第一事他們所作的，便是儘可能將其拉向自己，而最尋常是他們得不到一點什麼，便呻吟：『我呼籲過，我禱告過了，我沒有得到回答，什麼也沒有到。』可是倘若你問他們：『你奉獻自己沒有呢？』——『沒有，我拉請。』——『哦！是爲了這沒有什麼來到了』。

這不是沒有什麼來到，而是你拉引時，你那麼自封於你的私我里，以致這造成了一堵

牆，在你所當接受者與你自己之間。你自處於囚室中，而你驚奇在你的囚室中你感覺不到汗漬。

一囚房，而且還沒有窗戶。

你得將自己投出去，奉獻你自己而無保留，簡單只爲此奉獻之喜樂，於是乃有一機會，你可感覺到一點什麼。

(問) 勉強使自己感到不存在，唯有「神聖者」存在，這是不出離私我之一法呢？

(答) 這是一種心思底努力。作些心思底虛構，人不會達到什麼大成就。應當這是自發底，深密底，在有體中燃明着的火焰，企慕的火焰。

倘若這事只在頭腦里發生，則沒有，沒有什麼成就。

(問) 雖然，似乎人能作的努力也只是心思底，要如何作乃使之化爲自動底事呢？

(答) 為什麼你肯定這努力只是心思底呢？

我相信，一轉化的努力，出自有體之性靈中樞者，與一種心思構架，以得到什麼為目的者，——這其間有一很大底分別。

只若努力長此是心思底，則牠沒有能力，或有一只是異常微小底能力，極端有限。而且一切時中你遭遇反對。你有此印象，你費了極大底力結成一志願，而此外這也非常勉強，你試要撲得某物，而一分鐘以後，一切全皆消逝了。

在我覺得好像用頭腦而修此瑜伽，非常困難，除非是人為牠所攝。意志不是在頭腦中；意志，——我所稱為意志者，——這是一在心中的事物，這有作為之能力，實踐之能力。無外地專在腦中作的事，這便屬乎無數底進退起伏。例如，構成一理論，不使立刻隨之而有事物之橫斷，呈出一切反對理由者，幾乎不可能。於是，——這是心思的最大伎巧，——牠於任何事皆能證明，任何事皆可辯論，不管是什麼。而人一步也不會前進。

(問) 高等定命可干預低等定命呢？

(答) 有許多層疊外加的知覺性地帶，原疇；在每個這樣底知覺性的或行動的原疇里，有一定命性好像是絕對底。但是，在某一原疇中，有其直接上一原疇之參預，——例如情命之參入物質，便將情命底定命性介入物理底定命處，則必然改變物理底定命性了。

如是，倘若由企慕，由內中底志願，由自我之奉獻，由真實底皈依，人能接觸到高上諸區域，或甚至最高境，則將從那最高處降下至上底定命，以改變凡諸中層的定命，將能在一時限可說竟不存在的時限中，成就否則將需要若干年或甚至若干生世所成就的事。

例如，設若某時你在一危險境況中，又倘若你不能不在此所處之境域中戰鬥，而能在一大躍進中超越一切境界，在知覺性中層疊至最高境者，設若你能接觸那室利阿羅頻多所稱為「超上者」，在圓滿底皈依情況中，則是「牠」將作為，且改變一切，不論是什麼樣的環境，而產生凡人所稱為「奇蹟」者，因凡人不知其如何發生的。

唯一底祕密，是知道攀登至最高處。

(問) 扶鸞或自動寫字，是何種力量，而且人應如何進行呢？

(答) 這依乎其人。有時，全沒有何種「力量」。是扶着那乩筆的人的情命或心思震動；在百分之九十八的場合，他們所發出的，是他們自己的下知覺底理念。倘若他們是與不可見底元體相接，那可能是種種有物，但沒有什麼是值得甚為推許的。

幾乎可用絕對底方式說，這不是凡人所想像的。最尋常，人是試要請召他們所稱為某死者底「靈魂」，是他們的家里某人，或某友，或某個他們所愛的而願與之交接的人，此外他們又發出些最愚癡底問題。幸而他們不成功於搖撼那些亡靈。

從這觀點看，人可說的只是這樣。倘若你與某逝者有一愛的關係，深而且誠，他捨此身去了，而你自己倘在一平靜且有充足底氣力的境界里，則他在情命上能隨意托庇於你。

霧圍里，是他們所愛的人的霧圍，時間或長或短。這暗許那關係會是非常密切，非常相親；倘若你不是那麼無可救藥一位唯物論者，到了全不能有直接心思知見的地步，你能與此人有心思關係，與之相感通。這是一夠稀罕底場合了，因為普通總是倘若你的霧圍夠安靜，而且強固，真能作為庇蔭了，那捨離了軀體的人，可進到其間，而得到深沈底休息，驚擾了便大為壞事；你能做的最好底事，便是以你的愛包圍此人，讓他安息。

以此而推，縱使能以這辦法——我可形容之曰非常粗鄙底，與此人相交通，這麼作也不正道。但一般而論，有此能量，有此必需底官能，堪庇蔭逝者的人們，——作一過渡底棲託——，幸而皆沒有這奇離可笑底思想，要敲拍乩盤或書版（Planchette），以驚擾其所愛者的安寧。

雖然，也有例外。可能有時發生這種事：親愛底某人捨其軀體而去，托庇於你的霧圍里，他却仍有興趣於你的生活過程；是他願意與你保持接觸。這麼我知道有一場合，是一位丈夫死後仍繼續幫助他的妻，由自動寫字法給她以勸告；皆是異常良好底指點！

但是有由於不正底好奇心而從事於這活動的人，他們便得其所應得的了；我們生活其中的這一旁圍，如實是充滿了相當數量的情命小元體，這皆是未曾滿足的欲望，及非常低下品級的情命運動之產品，以及情命世界中較重要底有物之解散的結果；終於這成了一大群，豈不是？而大多數人之不能見到在這情命旁圍中所發生的事，必然也是一種保障，因為這不是十分可意的；但設若他們過分到要與之相接觸，開始要作自動寫字，或轉動盤子，或作不論什麼這類辦法，由於不健康底好奇心，那麼，所發生的事是一個或多個這類小元體，開他們的玩笑，從他們的下知覺底心思中，收集了一切必要的指示，然後以這些供給他們，作為明顯底證據，說牠們即是被召請的亡靈。

這些故事的例子，我所有的，多到可給你們寫下一本書，因為那班人作這樣底事時非常自信，他們亦寫下證明，以證明他們的經驗之正確性，而其證明又皆那麼奇離可笑，竟充分可以表示有某人是向他們尋開心了。最近我還得有一例，有人想像著與至利阿羅頻多相感通了，啓了他識感上的啓示；這是全屬滑稽事。

無論怎樣，普通情形，——哦！最尋常，——是你自己的力量，你的下知覺底情命力量，心思力量，乃你所加到乩盤中的，是你對你自己作了識感底啓示。人能做許多像這樣底事！……曾經有一時期，恰恰我要向人證明其所召請者，除了他們自己外不是旁底什麼，於是我尋開心，簡單由意力的集中，打響家具，搬動桌子，等等。

至若自動寫字，你只須收攝你的知覺意志到自己內中，然後保持被動，使你的手不動，於是手便會開始運動起來；但你內中有一小角落於此是有興趣的，願意這些運動有其意義，於是這一小角落訴予下知覺心思，這便開始作些啓示。究竟說來，整個這會事是一陷阱，除非科學地進行，但科學地進行，則可見到這全不會引到什麼結果，完全沒有，只是銷磨時間於人所信為有趣的方式上了。

亦有這種場合，真是情命元體攝持了你，這便可能變到非常危險；幸而這種事不常見。

這是很久以前了，當我在法國時，曾見到一個例子，有一人由這類實習，與一情命元

體發生關係了。恰合那人是一賭徒，而且把他的光陰費在投機生意上。每年一部分時間他銷磨在蒙得芻羅 Monte-Carlo，作輪盤賭，另一部分時間，他住在法國南部，在證券交易上投機。真實有某物在利用他，多年給他以指示，皆絕對正確，恰當，由自動寫字。時當他作輪盤賭，則告訴他：「在這數目上下注」，於是他就贏了。自然，他甚愛幸此「神靈」，給他這麼有用底啓示了。在證券交易所，那「神靈」同樣也告訴他：「下那一注」，且給他一切指點。那人便變到鉅富了。在他所有的朋友面誇詡那方法，他因之而致富的。

有人儆醒他提防，向他說：『你得留心喲，這不像很誠實底模樣，你應提防這一神靈。』他便與他忿爭。過了些日子，他又到蒙得芻羅，儘是下大賭注，因為他必然常是贏的；他會押倒銀行了，人人皆很怕他。於是那「神靈」告訴他：『押下一切，將你所有的錢押在那里』……他那麼做，這一下全輸了。但他還有在證券交易上留下的錢。他對自己說：『這是一晦氣』。他又和慣常一樣，得到一很精確底指示：『像這麼作』。他又那麼作了，——一切輸光。最後作結論那「神靈」又對他說，——這真是要開玩笑纔對，——

現在，你應自殺了。放一粒鎗子到腦袋裡去』，他便那麼聽話，照着做了。這故事的結束如此。這是一真事。然則至少人可說，這是危險的；最好是不做這一類的事。

不是的！或者這皆是一些把戲，沒有什麼意義的，或者便是極不健康底賤業。

(問) 室利阿羅頻多，不是像這樣寫出過一本書麼？那本瑜伽修持？

(按) 室利阿羅頻多，實曾以自動寫字法，隨手寫成一小書，  
名瑜伽修持 *Yogic Sadhan*。並云其著者爲羅易 *Mohan Roy*，  
乃印度教中領袖之一。每夕神降，則自動寫出一篇。數夕而  
竟。該書早已絕版，譯者曾偶爾得讀，細加覈索，皆平正  
通達之言，絕無非常可怪之論。)

(答) 不是，而又不是！那全不是這一會事。不應將事物混淆一處。室利阿羅頻多

知道他是與誰相交接，他是以自動意志做這事，他選擇出其人，那與我這時所說的微小元體毫無關係，沒有，完全沒有。那是另外一會事，直接在心思界經過的，不應將其混為一談。那毫不相干。

設若人有其知識，有其管制，有其權力，而且有此能量，自處某種被動性境界，則很可能以手力借與何人，自願地，且知道其是誰，且在超上一界里；但這已要求有一絕大底知覺性，一絕大底自我自制力，不是凡人皆可有的。應該有內中極大底發展，庶幾可見到是與誰交涉於特殊某一界上，自願假借與此經驗，充分明知其原由，而不失其自制自主。不是任何人皆可那麼自娛的。至若要使乩盤走動，只須充分自欺，牠便走動。

以普通方式而論，這不是一條好底接近之路，因為，在內中世界，在內中發展的境域里，這與一種需要相應，如人之需要讀小說。

心思尚未充分發展的人，仍在一答摩性且半屬惰性境界的人們，便需要讀小說而醒覺。

這不是一甚可稱道，或無論怎樣，不是一很高上底境界之表徵。如是，在內中發展之境

域里，情形正與此相應。時若人猶在甚初始底境界里，尙無深密底内心生活，便須體驗一些傳奇故事，或給自己虛構一些神奇故事，於是人體會這一類經驗，便相信自己作着非常有趣底事了。這好像傳奇一樣——甚至還不是文學上的傳奇故事，而是庸俗傳奇故事，通常刊在報紙末版的。

室利阿羅頻多向我說過，有些人是需要這個的，因為他們的心思那麼鈍滯，以此可得到點撼動，這使他們稍醒覺一點，——是同樣底事。有些人或許需要作此種運動，使其沈眠且頑惰底情命稍稍覺醒，這便使其在人生中感到一點小小活趣。但是究竟！人不能說這是什麼大價值的事。這皆是消遣，娛樂。

而這亦從來未曾用於向任何人證明任何事。人可說：『哦！這有在於使你知道有一內中生命，一不可見之生命；這些經驗使你和那些你所不見的事物發生關係，足以證明另一世界存在。』——但這不是真實。

除非你在你內中有一精神有體，能覺醒且過着牠自己的生活，凡此諸事物竟不能教給

你一點什麼。我認識許多人，其中尤其有一位是一科學家，聰明，尊貴，作過高等研究，成了一工程師，佔有重要職位；這人是所謂「精神」學會之一的會員，他發現了一個「中介人」，真有異常特殊底能量者。他參加其一切降神會，意在學習，庶使自己確信且得到具體底，可能底證明，有此一不可見的世界存在。他驗看過凡人所能看見的，在極嚴格底管制下，以最合科學的方式，——一切管制皆查驗過了，以至細微末節。他向我說過他所會見的最奇怪底事。我手中有一片料子，是一種甚像于今之膠塑品，沒有織造的，——但這是很久以前了，那時代人沒有膠塑品，那還未曾發明，——放在我手里，非常小底一片，扯破的，上面有一非常有趣底圖案。他向我說明那事的經過。「中介人」已進入半眠狀態了，便有一人出現，穿着這種料子做的長袍；那正是作實物變化。這人在他面前走過了，他不免頗為粗野，便從那衣上扯下一片以作證明，他保存了那一小塊。那時「中介人」大叫了，於是乎一切，可不是？一切頓時皆不見了，……可見那一小片仍在他手里。他送給我，我仍然還了給他。

這誠是一十分具體底事，豈不是？他仍然有那一小片。他不能說這是一幻相。但是，縱使有這一切，縱使有最不尋常底故事，多到可以寫成一冊書，他仍然是一點也不信。他也不能解釋任何事，他便自問，到底誰是蠢，是他呢，還是其他的人呢，或還是……？而這事沒有使他的知識前進半步。

人不能相信那些自己內中所無的事物。

你所能有的切外物證明，永不能給你此一知識。時若你自己內中發展了，能與這些事物有直接底內在底關係，然後你能知道那些是什麼；可是任何物質證明，不能給你此一知識，倘若你在自己內中，無此有體能有此知識。

凡有其內中有體的人們，這一日或那一日「生命」會負起覺醒他們的責任，使與必須相接觸者相接觸，使他們能知。由此可得結論，關於這類事務人所可說的，至少是牠們毫無用處。

## (七)

法句經 講評

(按：一九五八年聖慈公開講法句經，每週一講，經年始畢。今此所出，即其一部分。所用乃法文譯本，然講中時復評陟該譯文之不當，蓋據理實云然，非校對原文而後知者也。該譯本較之華文古代譯本，自有出入，今以華文舊譯名詞附注，以便研佛學者參考。)

這裏的問題是四「真理」與八條達到淮滅苦痛之路。

(註：謂「四諦」與「八正道」。據吳天竺沙門維祇難等譯本，此爲下卷道行品第二十八·”八直最上道，四諦爲法集“。)

四個高貴底「真理」是：

(一)人生，——在尋常生活的義度下，卽是指無明與虛偽中的生活，——是與痛苦糾結而不可解，身上的痛苦和心上的痛苦。(生·苦諦)

(二)痛苦的原因是欲望，因分別生之自性之無明而起。(注·集諦)

(三)有一脫除此痛苦之方，使苦楚停止。(注·滅諦)

(四)此一解脫是由遵循「八一之路」，一點一點淨化了無明之心。第四「真理」稱爲包含於「八一之路」里的方法。(注·道諦·謂八正道。此譯 1· octuple Sentier, 曰「八一之路」，亦可曰「八複道」，卽一道而爲八重，單數，卽八道而實一道也。)

「正道」在於修持，經八個階段，如下：

(一)「正見」。——見事物適如其爲事物，這便是說有一純潔，正確之視見，和最高明之見。

如這法句經所說，有三種情況，表徵此生存。(甲)痛苦，(乙)無常，(丙)沒有一固定之我。

(注：此所謂「三法印」，即「諸行無常」，「有漏皆苦」，「諸法無我」。出四則增一曰「涅槃寂靜」。)——但這點不是全般這樣，母寧是在此心理組成上沒有一固定底，經久底，和分別底人格，在個人底知覺性中，沒有真實底持續；是爲此之故，比方說，在尋常境況中，人沒有過去諸生世的記憶，亦無通貫前後諸生的一明覺底持續之感。

第一點乃是正見，可不是麼，而正見便是見到苦痛之與尋常生存相聯繫，見到一切事物皆不久長，見到在個人知覺性中無持續性。

(二)「正當底用意或欲望」。(注：「正思惟」。此字梵文作 Samyaksamkalpaḥ，音譯前字「三藐」，義爲「正」，然後字「三羯波」有多義，茲略舉數種。(一)願望，志願，(二)目的，目標，原意，(三)欲望，意欲，(四)思想，理念，想像，幻想，返想，(五)思心，情心，(六)

誓願（如守某戒等事），(七)冀望（如得神聖行業之益），(八)籌度……，等。然則華文譯「思惟」，亦猶未盡善，而此法文譯亦未盡非也。Intentions ou desirs justes。可是這不恰當，不應用同此一名詞，「欲望」，因爲人恰合告訴我們不應當有欲望；這母寧更是正當底企慕。應當用「企慕」aspiration 這名詞代替「欲望」。(注：譯「正志」得之。)

「自除一切執，於一切衆生，心起慈悲想」。——要在恒常底慈悲境界里。於一切皆極善願，常如是。

(三)「正言語，不傷毀任何人」。(注：「正語」。蓋治佛學名相，往往不厭苛細；於此通義「正語」即「正言語」，然在儒書故訓，言語二字大有分別。一「出言曰語，答述曰語」；一「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尅實此第三道當曰「正言語」，於原文之義乃盡賅。)——永不要說廢話，要明智地避免說一切惡意底話。

(四)「正當行事，和平，誠實」。(注：「正業」Samyakkārī māntah，如梵文原義，當曰「正業成」)——這是從一切觀點皆當如是，不獨在物質上，也在道德上，心思上。心

思底誠實尤其是難得的一事。

(五)「正當生活法，不危害任何物命」。(注：「正命」。)這是比較容易了解的。有些人却推此一原則到極端，違反了一切常識，例如有些人將一手帕蒙住口，庶幾不吞下微生物，以及有些人行路之前要掃地，以免踐踏蟲蟻。這皆似乎太過分了，因為生命全由毀滅而成，如其實際如是；倘若人正確了解此經文，則意義當是人應免除一切作惡的可能性，不故意於任何生物起任何危害。在此可概括一切生物；而且，倘若人引伸此誠與此仁心，推之於宇宙間一切生物，這很有益於人的內中發展。

(六)「正當努力」(注：「正精進」)——不於無益之事上費無謂之力，却儲蓄其所有的能力，用以超出無明，解脫虛偽。此一事，爲之真可不饒。

第七原則乃確定此第六者：

(七)「正當儆醒」(注：「正念」，*Samyaksmritih*，法文譯 Vigilance juste，字義微有出入，理實相通。)有活潑且儆醒底精神。不生活於一半睡眠半醒覺底狀態中，於半不

知覺底狀態中。讓生活便那麼下去，聽任什麼會發生！那是凡人皆做的。人時時醒覺了，發現自己已是荒廢了時間，於是人便作一番大努力，在過後一分鐘又重新墮入昏睡。作些事不那麼激烈却更有恒，更好。

(八)最後，「正當觀照」，(注：音譜「三藐三摩地」，義譯「正定」。)——無有私我性，思念集中於事物之真元上，深沈底真理上，及所當達的目的上。

正如在此一切教言中一樣，常是有多少個了解之方式。外表方式夠普通了。在一切道德原理中，人總是說同樣底事。例如此法句經中所說的「地獄」（Niraya），有人以為是一種煉獄，其間人以其罪惡受到懲罰，——也有另外一個意義。這名辭（Niraya）的真義，是人在其周遭所造的那麼一種特殊雰圍，時若人作事不是與外在底道德規矩或社會法相違背，却是與自己本體之內中律則相違，即是人人自己所具的那一真理，應當統治我們的知覺性的一切運動，和我們的身體之一切作爲的。內中底律則，本體之真理，這是凡人內中的神聖當體，這應當是我們的生活的主宰和嚮導。

時若人養成了習慣，聽省這內中律則，服從牠，跟隨牠，試行漸次愈加讓牠領導生活，則人在身旁造成了一真理，和平，和諧的雰圍，這自然在環境上生反應，可以說，形成了自己生活其中之雰圍。倘若人是正義，真理，和諧，慈悲，了解，完全善願之人，則此一內中態度，若愈是誠實，完全，則牠愈在外間環境上生反應，這不必然減少人生之困難，可是這給予其困難以一種新意義，於是使人可直面困難以一種新底力量和明智；而另外

轉若是人只隨自己的衝動，服從欲望，極少謹慎自將，進至生活在全般冷嘲里，非笑他自己生活之能於他人有影響，以及他的行為之多多少少底壞影響，這種人便造成一醜惡，自私，衝突，惡願的雰圍，這必然愈進愈加在他的知覺上發生作用，給他一生存之苛刻，這終於變成一恒久底苦楚了。

自然，這不是說其人不會在其所從事者上成功，或他不會得到他所欲望的。這些外在底利益能夠消失，只若是在其人內中深處仍有一星誠實之火花不滅，使他值得遭不幸。

設若你見到一壞人變到不幸而且可憐了，你應立刻尊敬他。這是說內中誠實之火焰尚未完全息滅，有個什麼仍對他的壞行爲生反動。

末了，凡此更引我們達到這結論，永遠不應當依外在表相而判斷，而且，凡你在外表環境上所下的判斷，必然常是錯誤底判斷。

要督見「真理」，至少在知覺上要退回一步，進到本體中更深一點，試求見到現象之後方種種力量的活動，及種種力量活動之後之神聖當體。

## 仁愛而增健康

這里所舉的一策是常常慈悲。不要以此爲尋常俗套的教勸之一。這是說起一夠有趣底事，竟是非常有趣；我加注解說：『你當慈悲，你便會脫去一切困苦，常足常樂。你會輝射出你的平靜底快樂』。

要常是仁愛，離棄苛刻底批評，不更見一切事物中之不善，勉強自己只見到神聖「恩慈」之偉大仁愛底「當體」，你將見到不但在你內中，亦復在你周遭，有一沈靜底喜悅，和平底信賴，光明底希望之雰圍，牠漸次愈加展開了；不但你自己會感覺快樂和安靜，即身體上的毛病，大部分也會消失了。

這是很可注意的事，人身消化之一切機能，於一種心境異常敏感，即譏評底，不善意

底，酸楚底態度，嚴酷底裁判。不更要其他什麼，而消化機能便被擾亂了，而且這是一惡性循環。消化機能愈錯亂，人愈變到不善願，多譏評，不滿意於生活，於人，於事，如是人便出不來了。可是只有唯一治療，便是明智地出離這態度，絕對不取，不加到自身，由於恒常底管制，取一願樂底全般仁愛態度。試行這事，你可發現你將更健康了。

## 法句經講評之四

## 卸除自己的責任

在我時常覺得，人所舉的可變爲明哲的理由，皆是薄弱底理由。『不要作這事哪，這會給你痛苦；不要作那事哪，那會使你生恐怖。』……於是知覺性愈加枯乾了，便到頑梗，因爲牠怕有憂愁，怕有痛苦。

我寧許人說有知覺性之某一境界，人能以企慕和內中持續底努力而得到，其間喜樂無有參雜，光明無有陰影，且恐怖的一切可能性皆消失了。這是一境界，其間人不更爲自己生活了，凡人之所作爲，凡人之所感覺，凡一切運動，皆是對「至上者」所作的一貢獻，在一絕對信忱里，卸却了自己的一切責任，將負荷移交給他，那已不復是重荷了。

這是一無可言喻的喜樂，不復有自己的責任了，不復要想到自己。這真是那麼可惱，那麼單調，那麼乏味底事，要想自己，要勞神於什麼應當作，什麼不應當作，什麼會對你好，什麼會對你不好，什麼是應避免的事，什麼是應尋求的事，呵！多麼麻煩呢！然時若人生活像這樣，全然開啓，像一朵花一樣，開對太陽，向着「無上知覺性」，「無上智」，「無上光」，「無上愛」，那知一切，能一切者，那便負著你的責任，而你更無任何煩惱了，便是理想情況。

為什麼人不此之爲呢？

人不想這事，忘記作這事，舊底習慣回復了，尤其是在後方，在無心知或甚至下心知

中某處深藏，有此奸詐底疑惑，溜進你的耳朵說：『哦！但是設若你不注意，你便會不幸了。倘若你忘記看管你自己，你不知道什麼會發生了。』……而人便如此鈍，如此鈍，如此陰暗，如此愚蠢，竟聽信了——於是人開始注意自己，而一切皆毀壞了。

又應當重新開始，灌輸一點點明智，一點點常識到細胞里，再學學不要自討憂愁。

### 法句經講評之五

舒展不可見的飛翼

除去一切欲望誠然不是容易事，有時得費上一生，而且，如實說，這似乎是一非常消極之法，雖則在人發展的某一時期，這一種訓練行之甚爲有益，甚至必不可少，倘若人要不自欺的話；因爲，人開始泯除大底欲望，完全是明顯的，而且，那麼擾惱着你，使你竟

不能對之稍存幻想；其次來了更微妙底欲望，所取的形式是應當作的事，必須有的事物，有時甚至是內中所發出的命令；於是要費很多時間，很大底誠意，然後能發現之，超越之，終了似乎人已完結這些可詛咒的欲望了，在物質界，在外在事物上，在人情界，在感情和情緒上，在理念的心思界，可是這又更在精神界中遇到了，而在此，欲望更加危險，更加微妙，更加深透，遠過爲不可見，且戴了一外表面相，那麼一聖貌莊嚴，使人不敢復稱其爲欲望了。

進者，時若人已達到免除這一切了，發現出牠們，拔出牠們，除去了牠們，人不過工作之消極底一面。

佛陀說過，或有人謂他說過，時若人已消除一切欲望了，則必然可入乎無盡底安樂。這或許是一種稍已枯乾的安樂，但無論怎樣，這在我覺得好像不是最便捷之道。

設若人一下把住這問題之大體，以勇氣和決心自投向裡，與其作此欲望之圍獵，那麼長久，勞神，痛苦，容易受給，毋寧簡單地，全般無條件將自己奉出，投順於無上「真實」

這是唯一值得的事，值得一試的事，其餘一切，皆好像是在同一點上計進程。

性」，無上「大願力」，無上「有體」，一皆委之於「他」，作整個自體和自體之一切原素之一躍，毫無打算，這是最便捷最激烈之法，以泯除私我。人說作這事困難，但至少這有一溫暖，一熱情，一熱心，一光明，一美麗，一愷切和有創造性底生活。

是真，沒有欲望了，便沒有剩下多少事物可支持私我，而人得此印象，即知覺性已那麼僵化了，設若私我已墮入塵土，自己的一點什麼亦復墮入了塵土，人可全有準備于度入「涅槃」了，即純粹簡單之滅無。

但在此我們所稱爲真「涅槃」者，是私我之銷融於「至上者」的光輝里。此之一法，便是我所稱爲積極之法，即自我奉獻，整體，全般，完善，無保留，也無交易。

徒然是在這事實中，不更想自己了，不將什麼更歸到自己了，不更爲自己而生存了，却想到爲無上美麗者，光明者，喜樂者，強能者，慈悲者，無極者，便有一如此深沈底喜樂，沒有任何可與此喜樂相比。

這分別，好像是要攀登一山，得周還盤繞，遲緩，勞苦，一步一步，要走上幾世紀，和舒展不可見的翼翅，一直便飛上峯頂。

### 法句經講評之五

#### 真底孤獨

這已十分確定了，卽獨食，獨眠，獨行，獨自生活於山林里，完全不足使你得「精神」之自由。

人已經認定大多數那班孤獨地隱居山林中的人，成了其周遭的一切動物和植物的朋友；而且這根本不是事實：倘全然孤獨便可得到權能進入內中觀照，而生活與無上「真理」相交通。也許這比較容易，時若由環境之力，你沒有事作了，可是於此我未嘗盡以謂然。

人總可時常發明一些事作，而且，根據我的人生經驗，好像是倘若人已達到在困難中仍能宰制本性，倘若致力與永恒底「當體」在內中孤獨相於，全保住周身環境如其爲「恩慈」所賜與我們者，則人所得到的實踐，較之更無限真實，深沈，耐久。

逃避困難爲了克服困難，這不是一解決法。這却是很動人。對尋求精神生活的人，有個什麼在說：『呵喲！坐在一樹下，獨自一人，安於靜慮，更沒有什麼引誘要說話要做事了，像那樣應該是多麼好呵！』因爲是有一極強底形成在這義度下，但這是非常虛幻的。最好底靜慮，是人突然而有的，因其攝住你，有如一命令式底必要。時你不能另外怎樣作，除了集中，靜慮，更深遠觀照入現相以外。不必須是在山林的寂靜里便有這來攝住你，而是時若內中某事物已準備好了，時機已到，時若真底需要有了，時若「恩慈」與你同在。

在我，覺得人類已是有了進步，而真底勝利，是在人生以內要得到的。應當知道如何在一切環境中獨自與「永恒者」和「無極者」相於。應當知道如何無望礙，而在一切行

事中與「至上者」爲侶。如是，這乃是真勝利。

190

### 法句經講評之六

#### 快樂

這些偈中有一偈非常有趣，可這麼譯出：

『快樂的是無所有的人，

他以光明諸天之喜樂爲食』，

(案·據吳維祇難，竺將炎等譯本，此偈似是卷下，安寧品第二十三，第四章，作·

『我生已安，  
清淨無爲，

以樂爲食，

如光音天。』

此較之法文譯本，頗有出入，此牽涉問題甚廣，阿難老年，已聞沙彌誦『若人壽百歲，不見水老鶴』云云，謂異乎其所聞，而沙彌已怪阿難老不曉事，可見天竺諸古本，或巴利文或梵文，原自有同異。吳時佛法人中國未久，其譯事之辛勤，已於此經序中見之。當時名相皆未甚確立，故有難於深究者。近代歐西翻譯內典，亦頗參考我國藏經，似於名相等諸家猶未一致，又不可一概而論。茲從法文譯出，竟亦無從取華文舊譯爲據。但附誌以便讀者參考而已。)

「無所有」，這不是全不用什麼事物，沒有任何物可用。

「快樂的是無所有的人」。這便是說，沒有其所有之意識。若事物歸到他，他可以用，亦知其非他所有，而皆屬於「無上者」，而且，爲此同一理由，若事物離他而去，他亦無悔吝，仍覺非常自然，以爲是「上主」給了他又收回了，使他人可以享受，而其於物之有與無，皆有一同等底喜樂。時若人有之，則如同「恩慈」所賜而接受，時若其離去了，被收去，則可安於一無思的欣喜里，——因爲是具有之意識，使人對事物起執着，使你成

191

了牠們的奴隸，否則，人可生活於一恒常底喜樂里，在事物長久底川流里，去了，來了，過去了，同時若其在此，使人生富有之感，若其離去，使人起離執之樂。

喜樂！喜樂是生活於「真理」中，安於與「永恒」與真實底「生命」，與永不熄滅的「光明」相交通，——「喜樂」，是自由，依真底「自由」而自由，與神聖「意志」恒常一往相結合的「自由」。

「諸天」，是永生不滅者，不繫縛於物質生活之盛衰倚伏，並其中之一切狹隘，卑鄙，不實，和錯誤。

「諸天」，是已轉向「光明」者，生活於「權能」和「知識」里，——佛所說的意思是如此，這與宗教中的神無干。這是那些有體，有神聖德操者，能生活於人的軀體中，但已脫除了無明和虛偽。

時若人無所有，則可如宇宙一樣博大。

### 法句經講評之七

#### 希望的使信

這里有幾偈勸囑，非常有益。節度言語，和調制心思，莫作惡行。這皆極好。

這里，這是激烈，然亦非常好。『時若人猶未割斷男女間的欲情之最後根株，則仍是具有受了拘禁的精神，有如一犢子隨繫母牛而飲乳』。

最後說：『減除你對自己的愛，如人在秋天割斷蓮花』。這皆是靜慮的好題目。

（按：此二處似是愛欲品第三十二末章，文云：

『伐樹勿休，樹生諸惡，斷樹盡株，比丘減度』。

『夫不伐樹，少多餘親，心繫於此，如犢求母』。

次是第三十四沙門品第二四、二五章中語。

『棄慢無餘驕，蓮花水生淨。學能捨彼此，是知勝於故。』

割愛無戀慕，不受如蓮花。比丘渡河流，勝欲明於故。』

這些勸囑，似乎是說與那班開始修「道」的人，從智識觀點說。很可見到是一班農夫，頭腦簡單的人，應當向他們說：『你知道，是不值得勞神作多少計劃的，因為你不知道明日在你會發生什麼事。你聚積財富，你在家中趾高氣揚，你為明日和以後的日子作計劃，你不知覺，「死」在陰伺你，不論在任何時分，她可擊倒你』。

雖然，又有一智識發展，稍前進了一點，這些事無需說起了，——要將其體驗！生活於這種覺知里，覺事物全是無常，而且從來不應執滯，倘若要自由而與世界一同進步，且一隨永恒底旋律而發展。這是可懂到的。但重要的是加以實行。而在這里人有此印象，這些事是向從來未嘗加以思索的人們說的，於是又有其活動力量的全部能性。

究竟不論一切現象如何，人類在進步着，——尤其是在心思上進步了。有些事不待更

說……或者，便要到仍在非常原始底階段的國度里去說，然而理念總是偏處蔓布的；在最

非所期待的地方，却發現到感受性和了解。

人真有此印象，在上一世紀，嘗有一光明漫徧世間，使某些理念，曾是理念力量，新理念，有動搖人的權力者，皆失去其真實性了，——化為陳舊。有一種新底光明在工作。

在實際，進步不很大，甚至也許在某些點上還有退步，但在心思上，在理解上，在對事物的智識見界上，真實有一大底轉變。

似乎人是以加速度在道上前進，某些事物曾有鉅大底重要性者，在新發現之前變到幾乎尋常了。如人生之為人生是不好，徧處是錯亂，徧處是痛苦，徧處是不安，徧處是混沌，徧處是無明，這我們全皆知道了，——可不是？這似乎是那麼翻來覆去說了的事，使人厭煩了。

但人能出離這，取道於一全般實踐，全般轉化，一新光明，能使事物秩序化和諧化者，——這方是人所應帶來的一希望的使信。是這，方是真實，方有發動力。應當建造的是

一新生命。

於是一切似是無從越過的困難，——哦！皆自體墮散了。

時若人能生活於光明和喜樂里，還會貪戀黑暗與苦痛麼？

### 羯 磨

這種不幸底「定命」，有時人感到重壓在生活上的，在印度稱之曰「業」，（*羯磨 karma*），這是前生多世的後果；是的，這是得銷除的一物，牠重衡在心情上。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是性靈體從一生度到另一生，每一生，在世上是一新底進步一新底增長之機緣和手段；但可能是性靈體之投生用意，是要閱歷某一種經驗，要學到某一事，要由某一決定底經驗發展某一官能。於是在那生，在那要完成此一經驗的一生，爲了這緣故或那緣故，可能是多生，心靈不是恰恰降落到牠所應到之處；任何品位之錯亂可能發生，處於一彙相違忤的環境，——這可能發生的，——降世全已誤投，心靈遂捨去而等待

一較好底機會。可是在其他場合，心靈簡單是處於不可能之境，不能恰合作她所願作的，她發現自己是被拉引到不順遂底環境里。不獨在客觀底觀點爲不幸，即於她自體之發展亦爲不利，這便使她有重新開始經驗之必要，尋常是在遠過困難底情況里。

而且設若——什麼事皆可發生，不是嗎？——設若在第二度嘗試又是一失敗，設若情況再度使她所欲作的事爲不可能；例如她發現投在一軀體中而其意志不足，或思想變態，或自私性太強，其嘗試乃終於一自殺，則那更可怕了。這種事我見到過多少次，這造成一可怕之「業」，重複多生，多少生，然後心靈乃能勝利而作她所要作的事。每一趟情況總是很困難，每一趟總是要費更大底努力。亦偶有此說，謂人竟不能出離。如實，於過去的潛意識底記憶，造成了一無可遏止的欲望，要逃避困難，而人又重做同一愚蠢事，或一更大底愚蠢事；其困難已屬如此重大了，又更增上一種。亦又有些時分，——時分或環境，——了無一人帮助你，或教示你，或領導你，人全然孤獨了，不知道何所憑依；於是情勢變到那麼惡劣，環境是那麼可怕……

但是設若心靈已作了僅一度訴予，設若她有了僅一度與神聖「恩慈」之接觸，則在下一生，人發現自己在一種情況中，凡此皆可頓然掃除。在那時候是需要一大勇氣，一大堅忍，但有時一真實底仁愛便夠了；而且，倘若有信心，一點點，很小一點點便已足夠，於是……一切皆掃除了，但大多數情形是需要一淡泊派底大勇猛，一堅毅和忍耐的能量；要抵抗——尤其是前生自殺過的人，——要抵抗那種引誘再作這蠢事，因為那成了一可怕底頑痞。亦復有此一習氣，不肯直面困難，這便轉為一逃避。時若困苦到了，反而逃避，逃避，不如吸收這困苦，好好把住，便是說，在內中不攪動，不退讓，是的，尤其是自己感到『我支持不下了』的時候，絕不退讓。保持頭腦儘可能冷靜，不隨那運轉，不順從那震動。

這便是所需要的，止此而已。於「恩慈」有信心，於「恩慈」有知見，或更好是訴予之深密，或更好是報答，報答，糾纏解散了，斷除了，對此「恩慈」之神奇底愛之報答。沒有堅強底意志，這是困難的，尤其是，尤其是要有抵抗之能量，抵抗引誘；那是經

過諸生的最不幸底引誘，因為牠的能力增聚了，每一失敗給牠增加了力量。一非常微小底勝利却可將其消滅。

更可怕的事，是人沒有力氣，勇氣，不屈不撓。多少趟人們來說：『我願死，我願逃走了，我願死』。——人對他們的答覆是：『可是給你自己死去吧！人不求你讓你的私我生存！你既願死，便給你自己死去！要有此勇氣，此真實勇氣，給你的私我性死去』。

但因為這是一「業」，自己便應當作一點事，「業」是私我的建置；應該使私我做點事，人不能替牠全作一切事。這是真際：「業」是私我的行爲之果，時若私我退位了，「業」亦消融。人可幫助牠，可救治牠，可給牠以力量，傳之以勇氣，但牠應當利用之。有那麼一道鴻溝，介於人之真爲人者和我們之爲我們者之間，這有時使人昏眩。但不能任此昏眩下去。不要動。安靜到像石頭一樣，直到這事過去了。

普通是，倘若時候到了，「業」可被「恩慈」吸收而且克服了，那些精確事實之爲此「業」之原因者的形像或知識或經驗也到了，於是，在那時分，人可開始發動清除了。

但是，這恰恰是在最痛底一點上，這里是提示最强之處，在此應受住這一打擊，否則這永是得重新開始，永是得重新開始。

有一日，有一時會到來，這事是應當作了；人應當作真實底內中發動，作解放的。如實說，於今在世間有一機緣，不是經過幾千年後不會表呈的，一知覺底救助，助之以必需底能力。舊時曾信沒有任何權能可以銷除「業」果，除了銷之以一系清淨化之行事，使「業」果能轉變，泯滅，平除。但是，用着超心思底權能，可以成就這事，無需經過解放程序之一切格度。

## (八)

### 是喜樂乃有所創造

是不是應登上精神發展的一夠高底等級，然後真能作成自我奉獻呢，因為，時若人在過一種多少不知覺底生活，則自我奉獻多多少少只能是心思底，而且這不甚真實。應當怎麼辦呢？從開端便始之以自我奉獻是不是可能呢？

這依乎其人。在某些人，性靈底運動，情感底衝動，比智識底理解更強。他們對「神聖者」感到了一無可抵抗的吸引而不自知，於此事之可能是什麼，所代表的是什麼，亦無任何理念，沒有，毫無任何智識概念。但只有一種衝動，吸引，一需要，——明顯底需要。

這班人，倘若由「恩慈」的效果，倘若他們有一心思然不給他們以苦惱，不詰問，不

討論，——那麼，他們進步很快。

而且，這對於尋常見解全然是神奇者，即是一旦他們達到了那一奉獻程度，由他們的性靈得與神聖「當體」體認爲一，則在他們突然來了一表現能力，在他們的本性從來是全未知道的。

我曾在法國見過一事，這是很久以前了，非常年輕底女郎，從來未曾受過教育或訓導。她是歌劇團的一舞女，非常好底舞女，正如習慣是那樣，她八歲時便加入了，便是說，還全然是一小孩，而且本應當學歷史，地理，算學，她却只學跳舞。可以說她不知道如何表白自己；她的聰明顯然有，但全然未經培植。於是像這樣她被吸引了：她感到一切底需要尋求「神聖者」，奉獻於「他」。

她於是爲了一「他」的榮耀而舞蹈了；而且她真實是舞蹈得很入神。於是，忽然一旦她願要發表她所感覺的了，便開始寫出書信，奇妙地詩化了。她說出可驚底事，又以更驚人的方式出之，多少頁那麼寫下去，而且異常輕易。

但是在她內中有個什麼將她拉向後了，拉她到其所卸却的舊底本性里，於是每當她一度重新墮入尋常知覺性里，——于日常生<sub>乞</sub>之需要，每時分之所必須有者……這知覺性，——便一切皆消失了。她甚至不能再寫一行而不作非但是法文上的錯處，並且拼錯無數字。而且所寫的全是鄙俗之詞。

這證明時若人達到真實底知覺性了，便不會更有何問題呈現。你之所應是爲者，你便是爲；你之所應知道者，你便知道；你之所應當作者，你便有能力作成。而且凡一切似是底困難頓時皆消失了。

在我告訴你們的這一事上，所拉她向下的，不是出自她自己的什麼事，而是從旁人來的。然而不幸，這正是最尋常所發生的。在人生中，人總負擔某些責任，這些便阻礙你前進。

這樣，某些人有此情感衝動。其他的人，則理解居先。他們甚有智識，他們有研究，他們知道玩弄理念與文字。他們可給你在一切哲學上，一切宗教上，一切人文概念上作精

明底討論，——但是他們也許需要許多年方能前進一步。

因為，這一切只在頭腦里經過。

而且是許多事在頭腦里經過。我常常向你們說過，頭腦是像一公共場所，不管是什麼皆可在那裏出，入，直行，橫過，在其間興起很多擾亂。正是有以理念為遊戲的習慣的人，要前進是最為困難。這是一有趣味底遊戲，引人入勝，給你一印象你全然是不平凡，非在平凡生活水準上。但是這剪割翼翅了。

不是頭腦有飛翼，而是心有。

是的，這是必有底需要。沒有其他底事上算。這便是一切。只有這個。

而且，究竟人會自笑這些障礙和困難的。這些能對你作的什麼，都不算什麼事。人亦復笑所費的時間。路道長遠又能怎樣呢？更長久可有企慕，致虔敬，和自我奉獻的喜樂。

因為這是唯一真實底喜樂。

而且這喜樂，時若其消褪了，這是因自私——某種要求，人所稱為一需要者，——參

雜到這奉獻里。否則那喜樂永不會失去的。

這是人所獲得的第一事，這是人所實踐的最後一事。這是勝利之表徵。

時若你猶未能處於一恒常底，安靜底，和平底，光明底，不易底喜樂里，則這是你所有當作的事，使自己純潔化，有時甚至要大大工作。但這已是表徵了。

是與分離之感俱來，乃有痛苦，患難，困厄，無明，及一切無能。是以絕對底自我奉獻，忘記自我，在一全般底敬奉中，憂患乃消，且為一喜樂所代，無足以障蔽的。

而且，唯獨時當這喜樂將在此建立了，在此世間，牠乃能真實是轉化了，而且將有一新生命，一新創造，一新實踐。喜樂應當先自安立於知覺性中，然後物質轉化方可實現，非在其前。

注意。我這不是說凡人所稱為喜樂者。那甚至不是真底喜樂的一滑稽畫，倒毋寧是，我相信，一魔鬼底發明，使你迷失道路的；出自娛樂，遺忘，漠不關心之喜樂。在我，我是說一喜樂，為圓滿底「和平」，無陰影底「光明」，「和諧」，大全底「美」，和無可

抵抗的「權能」；那「喜樂」，即神聖「當體」本身，在其真元里，在其意志里，在其實踐里。

是與敵對者俱來，患難進到世間。唯獨「喜樂」能加以克服，不是旁的，——將其決定地，終竟地克服。

是「喜樂」有所創造，是喜樂將要成全。

### 唯獨喜樂能夠克服

(問) 你說唯獨喜樂能夠克服敵對，可是爲要達到那喜樂，豈不是首先得克服敵對者？

(答) 應當超越牠，且漠視牠。

是有一事應當先作，這是真的；這便是自己得脫出牠的勢力；但脫出牠的勢力與克服敵對者，其間有一分別。

克服敵對者不是一小事，應當有一權能，比牠的遠過其大，然後能加以克服。但人能完全脫出牠的勢力；而且一旦人已完全脫出了，則自我奉獻能夠完全，隨自我奉獻則有喜樂俱來，久在真克服敵對者或牠消失以前。

敵對者將要消失，只當其在世間已不復需要了。我們知道的很清楚其爲必需，正如試金石，要試知人是否純潔。

但是倘若你已變爲真是誠實，——如室利阿羅頻多所謂至誠，便是說在有體中沒有任何事物來反對奉獻之意志與企慕，沒有任何事物假託要繼續過其獨立底生活，(假託有無數，皆充滿了狡猾，邪惡，甚爲欺人；却不幸是人類有一大天生底傾向，是自欺，而且愈是自欺，愈是不認識到。)——倘若你變到真是誠實，敵對者甚至更無從接近你。牠亦不嘗試，因爲那會進到牠的毀滅。

獨是有些人在他們自己有一種戰鬥本能，他們不滿足於脫出敵對者的勢力。他們自信有此能力，進而與之戰鬥。那麼，有時倘若他們沒有全般準備，便自致於一極壞底境地。

這皆是很困難底場合。

這班人，唯獨對神聖「恩慈」的信忱可以救度。因為，縱使他們作愚蠢事，總時常有某一事物，在最後一頃間，來救他們脫出苦惱，這有點像母貓及時抓住了小貓，當其正要溺死了，因為牠相信可在水上行走。

但是總常常說過，不要試探上帝。不應該作一未成熟的冒險事，心中以爲「神聖者」會時常提拔你出離苦難。那不好。因爲這未曾幫助工作，倒使其變複雜了。

#### 個人與集體修持

『當他接受人生，他不但要負起他自己的重擔，而且也要加上一大部分世界的重擔，作爲他自己已夠沈重底負擔的增益。因此他的瑜伽，較其他一切的，更有一種戰鬥性格；可是這不單是個人底戰鬥，這是一個集團底戰爭，在一廣大底戰場上。他不單是在他自己

要戰勝自私底虛偽和紛亂的種種力量，而且更應當視之爲世間同此反對底無盡底力量之代表，將牠們克服。牠們的代表性質，給牠們一更頑固底抵抗力，一種幾乎無盡底重現之權。時常他發現他雖堅執地勝得了他個人的戰爭，却還得在一列似乎無窮盡底戰爭中勝之又勝，因爲他內中的生存已經那麼擴大了，不但包含了他自己的有體，及其明確界定的需要和經驗，却是與他人的有體也休戚相關；因爲在他自我中他包含了這世界』。

（綜合瑜伽論 第二章。拙譯第八十頁。）

（問）人應該如何進行呢；倘若修持不是個人底而是集體底？

（答）應該擴大自己。

工作是更複雜了，也更多糾紛；要求一更大底能力，更大底大度，更大底耐性，更大底寬容，更大底忍受性。

雖然，倘每人完善作成他所應當作的，則全體只形成一人爲全體作修持。設若你們是五十人修大全瑜伽，而只有一人作此工作，則他是爲全體工作。但是設若五十人中每人爲全體工作，則他整個只爲一人工作，因爲人人皆在爲此全體工作。那應當在全體造成一體，夠充分了，使其中各人彼此竟不復分別。而那是理想方式；合諸人爲一體，獨有一人格，同時爲自己又爲他人工作而無分別。

如實說，自從我認識室利阿羅頻多，這便是最初呈現的一問題。應否出離塵俗作一深密底個人修持，便是說，與他人竟不更有任何接觸，先達到目標，然後出而理會旁人呢，抑或應當讓凡有同一企慕的人來集，任一團體自然且自動形成，於是全體一同趨赴目標呢？這兩個可能當時便有。

那決定不曾是一心思底選擇，全不是。很自然地，自動地，這團體形成了，好像出一命令式底必需。於是便無所選擇。

而且一旦人已這麼出發了，便完，只能像這樣走到盡頭。

倘若人要孤獨地作其工作，則絕對不能全般地作，因爲全物理體，無論其怎樣完全，縱使其是十分優越底質素，縱使其出生是爲了一十分特殊底工作，牠永遠只能是局部而且有限。牠只代表一個理實，世間的一個律則；這可能是非常複雜底一個律則，但牠只是一個，——如人在印度所稱爲「達摩」者——，而轉化之全，不能由此單獨成就，不能由一身成就。

而且正是由於這，自動地，多性創成了。

人可孤獨地臻於自己的完善，人可在其知覺性中度到無限而且完善。內中底實踐原無邊際。可是外在底實踐，反之，必然是有限際，那麼倘若人要有一普偏底作爲，至少要有少數物理生身之人。

一很古老底傳統說謂其數當十二。可是以近代生活之複雜，這好像不夠。應當有一代表着的團體。

而且，這是爲何，雖然你們一點也不知道，你們每人代表困難之一，爲了轉化皆應當

克服的。而這便生起許多困難了，這不是只有一個困難；我相信某時曾說過，你們每人代表一應當解決之「不可能」；必時當凡此「不可能」皆解決了，「工作」乃能完成。

但現在，我比較和治了，我不便說「不可能」，只說「困難」，因為也許那皆已不復是不可能了。

是因為修持上這集體性質，以致從開初，——現在是有更强大底理由了，因為我們的團體已增大到這樣多人，——每逢有人來找我說：『我在外邊有許多困難，克服不了；我願意到這里來，因為這能幫助我』。我便答說：『不是了！在這里尤其困難，你的困難將大大地增多，因為這不更是個人私自底困難了，而是集團底困難。在你自己所已有的之上，會加上一切磨擦，一切接觸，一切反抗，一切從外而來者，當作試驗，恰恰觸在弱點上，最敏感的處所上。這里，你會聽到那些字，那言語，恰恰是你所不願聽的，人會作那些手勢，恰恰是能使你着惱的；你會反復發現自己在一環境，一運動，一事實，一對象之前，不管是什麼，——總恰恰是一切事中那事你所不願其發生的。恰恰是那會發生，反反復復

自會出現，因為你已不是爲你自己作瑜伽，你是爲一切人在作瑜伽而不自知，自動地』。

於是，時若有人來向我說：『我到這里來是爲了平和，安靜，閒暇，爲了修我的瑜伽』，我便向他們說：『竟大不然了！你趕快到旁底地方去，不論什麼地方你會遠過安靜，除開這里。』但設若有人來向我說：『我感覺我應獻身於神聖工作。我來是爲工作，使自己有點用處，而且，我準備取起不論那種工作』，那麼，我說：『這很好，倘若你有此善願，有耐心，有能力。可是爲了要尋求必需底孤寂，爲了你的內中發展，則到其他不論什麼地方皆比較好。倘若你不能在你自己得到平和與孤寂，充分獨離以進到自己內中，倘若你不能在尋常生活境況中作這些事，則必然不是在這里你能做到；而你的第一困難，恰將是你感到自己爲一切物，一切人所侵襲了，而且你不能孤獨自處』。

而且於一切人這事皆一樣。有壞脾氣的人，例如喜發怒的，到這里變到比在尋常外間更壞，因爲在尋常外間環境中，他們被人生的一切必需所管制了，——設若他們向主顧發怒，比方說，他們便被擣走了。可是在這里不擣走人，只向他們說：『試試管制自己哪』。

也還有一理由，爲何你的困難在這裏增加。因爲這裏是實踐的地方。

在人生中，你是不知覺底，你度過你的全部生存於半知覺中而此全屬迷茫。你對自己毫不認識什麼，除了一外貌，更無其他；而且你是且常是不能完成你的使命，因此你不遇到阻礙，你不在困難的核心，——人只是一相貌，你也全在此相貌中。那麼，你的過失皆微小，你的美德也微小，你的才具庸凡，你的困難也庸凡。你全然是且永常是庸凡了。

唯獨時當你開始走上實踐之路了，然後你的可能性變到真實，而且，頓時你的困難變到更大了。很自然的，事情深密化了。

(問) 你說每人代表一「不可能」。在這場合下，每人應不應集中去解決這可能呢？

(答) 不必需自己集中在這上面。但每人應直面這個，不論其知之或不知。

這是問題的一方面。

我已向你們說過這事了。時若你代表一勝利之可能，你在你內中常有某個事物反對這勝利，那是你的永久底苦惱。

每人有他自己的困難。例如有些人應代表勇猛，無畏，在一切危險一切戰鬥前能支持而不怯弱，那人普通總是在其有體內中某部分爲一可怕底懦夫。而他便應當與此鬥爭，幾乎是在一恒常狀態里，因爲那代表他在世間應得到的勝利。

同樣的，有些人應是善良，充分了仁愛和慷慨，總是在其有體內中有體某部分爲刻薄酸楚，有時甚至還是壞。而他便應當與此鬥爭，庶幾能變爲那另一個。諸如此類。推而至於一切細節皆然。

如是，時若你在某部分見到一非常黑暗底陰影，——非常黑暗，——某一真是苦痛底事，則你可確然於你內中之有與那對等的光明之可能性。

自私性是一相當容易糾正的事物，因為凡人皆知道那是什麼。那很容易發現也很容易糾正，如或人真實願意作這事，倘若堅持。

可是私我是遠過難於把捉，因為，根本說，要見知其爲私我，便應該已出離牠，否則人不能發現牠。人全是以此而成，自頂至踵，由外至內，從生理身直到精神體，皆由私我而成。牠參雜於一切中，人從來不顧到牠是什麼。應當已克服了牠，已離出了牠，已解脫了牠，至少局部如此，即算在有體某處的很微小底一部分，庶幾可覺知這私我爲何者。

私我是那幫助我們個人化者，且阻礙我們神聖化者。將此集合爲一，你便發現私我了。沒有私我，如世界是像這樣組成了，則不會有個人；而有私我，則世界不能變到神聖。合邏輯而作結論，必是：『好了，我們首先化爲知覺底個人，其次遣去私我，那麼我們將神聖化了』。獨是時若我們已化爲知覺底個人了，我們已那麼習慣於以私我而生活，

以致竟不復能認出牠了，於是需要大勞苦一番，然後覺知牠存在。

然而凡人皆知自私性是什麼；時若你要將一切皆拉引到自己，於他人了不關心，這便稱爲自私性，時若你自處於宇宙中心，一切事物將只以對你相關而存在，這便是自私性。但是，這非常顯明，必然是盲目然後見不到人是自私，凡人多多少少皆有點自私，——誠然，有一限量的自私也是尋常所許——，但即使是在尋常生活中，倘若人太過分了，那麼，會正面受到一擊，因爲既人人自私，人不甚愛他人的自私性。

這是一明白底事實，這是公德的一部分，——哦，應該稍許有一點點自私，但不要太過，要不甚觸目！至若私我，沒有人說起，因爲沒有人識覺牠。這是一位那麼親密底伴侶，竟使人不復識覺其存在。雖然，只若是牠在那里，人永遠不會有神聖知覺性。

私我，便是那使人知覺其爲與他人分別之一人者。假使未嘗有私我，則人不自見其與他人分別爲另一人。人會有此印象，是一全體中之一小分，——一極大底全體中之極小一部分。而你們每個人，非常確然地，全然知覺自己是分別之一人。那麼，是了，是私我乃

請好生注意，我不是說應完全解除整個私我了，然後能瞥見超心思者，因爲那樣幾乎會是一不可能之事。不是，除去了一點點私我，在你的有體的任何部分，在一角落里，甚至只是心思的一小角落；倘若這是心思體和情命體，則好了；但是倘若偶爾，——哦！亦不是因爲偶然——倘若在若干努力之後，你已與你的性靈體相接觸，那麼那里，門是大開

給你這印象。若長此你如此知覺，這意義是你有一私我在。

時若你開始有此知覺，一切皆是你自己，而這又只是千萬億其他同此一人中之一極微點，如你之偏在，時若你感覺你自己是在一切中，於此無有分別了，於是你知道你已在到不復有私我的路上了。

甚至還有一時分，已不能這麼思惟，或這麼說：『這不是我』，因爲甚至這麼表白自己，說「一切」是你，或你是「一切」，或你是「神聖者」，或「神聖者」是你，這表示仍有點什麼存留。

有一個時分，——這來如電光一閃，而且這難駐，——是「一切」在思惟，是「一切」在知，是「一切」在感覺，是「一切」在生活。甚至不復有印象是……你達到那里了。

那麼那很好，但直到那時，仍是有私我的一小角在某處。普通那是觀察者，作觀察之見證人。

所以不要肯定你已不復有私我了。那是不精確的。只說你已在往不復有私我的路上，

那是唯一正確底說法了。

我不相信那事已在你發生，可不是？——還不會！然而這是必不可少，倘若你真有此意要知道超心思是什麼。假定你是超人類的候選人，則應是你斷然離棄你的私我，超出牠，因爲，倘若你仍保持着牠，超心思者對你終於爲不可知，不可即之一物。

但是，倘若由一番努力，由一番訓練，由一進步底克制，你已勝伏你的私我，超上了牠，儘管只是在你的有體之極小一部分，這便成了某處一極小底窗戶，由此窗戶，極爲小心地望去，人能瞥見超心思者。於此，這是一諾言。時若人見到了，則發現其那麼有趣，以致立刻人會希求脫去其餘一切……凡屬私我者！

了。由於性靈體，你可頓然有一夠明白底美麗視景，見到超心思是什麼；只是一視景而已，不是一實踐。這里，這便是出脫之大門了。可是縱使不曾達到這優美底實踐，性靈底實踐，倘若你已成功解放了你的心思或你的情命體的一部分，這亦有如在門上開了一眼孔，一鑰匙孔；由這一鑰匙孔，你可有一小底非常小底視景。而這便已非常有趣，引人入勝。

#### 真實理由

凡願遵行真實路道者，自然會遭受一切惡意的攻擊；那些惡意不單是不了解，而且普通總是憎恨凡其所不了解者。

倘若你被他人所說的一切惡意底蠢話所煩惱，因此而起憂愁，或甚至感到沮喪，則你必不能在路上前進怎樣遠。而這些事之來到你，不是因為你不幸，或者你的命運原應是苦惱；完全相反，這是因為神聖「知覺性」與「恩慈」，嚴肅採納你的決定，讓環境為路上

的試石，要看你的決意是否至誠，而且你是否夠雄強以直面這些困難。

因此，設若某人嘲笑你，或說點什麼不十分是善意底，則第一當作的事，便是觀察自己內中，要看到這弱點或缺陷是什麼，竟可使這樣底事發生；而且不感到愁苦或忿怒或憂悲，因為他人不賞識你所思為你自己的真正價值；反之，應當感謝神聖「恩慈」，向你指出那弱點或缺陷或畸形，你所應當糾正的。

如是，與其不快樂，你反而可充分滿意了，從他人所要加於你的不善上，得到益處，一大益處。

此外，如若你真實要遵行此道和修瑜伽，不應是爲了旁人欣賞或尊敬你而爲；所以修瑜伽之故，因為這是你的有體之一命令底必須，而且因爲你不如此便不快樂。他人是否尊重你，這絕對沒有任何種重要性。事先你可向自己說，倘你距離凡夫愈遠，於世俗之道愈生疏，人愈會不尊重你，這是很自然的，因爲人不會了解你。而且，我重複說一句：這沒有任何種重要性。

眞底誠實。這是在道上前进，因為你不能另外怎樣作；自我奉獻於神聖生命，因為你不能另外怎樣作；是試要轉化你的有體，出現於「光明」中，因為你不能另外怎樣作；因為這是你的人生之正理。

時若是像這樣了，你可確然於你之已登正途。

### 進步的喜樂

時若人作一番努力，便願隨即有報酬；人時常是太急迫了。要事情趕快作完。

如實，這是因為沒有這進步的喜樂。因為，倘若有，即算人已實踐其所安立爲目標者，例如，使超心思底生命實現於世間，人仍不能禁住這麼想：『這亦僅是時間的永恒中之

一階段。此後又有其他的會來到，於是又更有其他的事物，更有還更有……如是乎無窮。時常應當前進』。是這，便充滿你以喜樂。

至若另一理念。這已完成了，人已實踐其所願者，於是人得坐下，享受其所已作成者，——哦！這多麼難耐！人立刻變衰老了，鈍滯了。

可以說，永恒底青春，便是恒常底增長與無止境底進步。——在能量，可能性，行為的領域，知覺性的擴充上之增長，與在微細處的實踐上之進步。

人類生活分相續諸期而進步。以你之前進爲量，有些事物在一形式里陳舊了，改變形式。

自然，現今是時若人已登階梯之最高一級了，便又下來。但這很是不幸的，這不是像事物之應當那樣，這是一壞習慣。時若人的生長已停止了，比方說，便可利用這使你生長之力，化之爲一增善此身體之力，使之變到強健而又強健，堅實而又堅實，有其健康，愈進愈能抵抗。人可從事體育，以變爲軀體美之模型。而且同時人可培成德性的完善，知覺

性與智識與能力的完善，終且可求神聖「實踐」之圓成，在其所具的一切至真至善者中，在其圓滿底「愛」中。

而且，時若人已達到在於今世界實境中所可能產生者的最高峯了，人還可召降多一種「權能」，轉化此世界爲那新「權能」的形像。

但這不是懶惰者所可作的一事。這是爲了愛進步的人們的。不是那班人，如其來向我說：『哦！我在平生做了許多事，現在我願休息了，你可在修道院中給我一位子呢？』？我回答他們說：『不是這裏。這不是一休息的地方，因爲人已做了很多事，這地方是爲了還要做比以前更多的事』。

那麼，在前些年，我把他們遣到羅摩那大鍊師（Ramana Maharshi）那里去。『到那裏去，你去作靜慮，你好好休息』。現在這不可能了，於是將他們送到喜瑪拉耶山，向他們說：『去坐在那永恒白雪之前！那對你有好處』。

## 答 問

### （九）

有人問我這詹菊花（champa - fleur de frangipanier）所象徵的「心理完善」是什麼。心理完善非只是一，而有其五，正如這花之五瓣。我們說過：誠，信，敬，慕，依，爲五。但事實上每逢我給人這一朵花時，不長是這同一之心理五完善。這是一非常流動底事；這依乎環境及人的需要。

無論在那一場合，五者之第一事，常時存在於一切結合中，便是誠。因爲，倘若不誠，人便不能前進，雖半步也不能前進。

可是，這也可用另一字翻譯，曰：明。我這麼解釋：倘若我當某人之面，我便望住他的眼睛。若此人是誠或明，我便透入他的眼中下降，於是見到他的心靈，清清楚楚。但

是那恰是這經驗，有時我見到一點雲翳。我繼續下去，於是見到一障蔽。而我再繼續下去，則有時那是一堵牆；其次便全是黑暗了。於是應當通過這一切，要打開孔竅通過去，而人還不十分確定，是否在最後一分鐘竟置身於一銅鑄的門前，那麼堅厚，永遠不能通過，以致見到他的心靈爲不可能。於是可隨即說此人不誠。我亦後可用較文學底方式說，此人不明。是這，這是第一事。

另有一物，顯然是必不可無的，倘若人要前進，這便是信。人也可用另一字，似乎比較有限，但在我覺得更重要，便是「託」。因爲，一這是一經驗問題，——倘若你的信心不是以於「神聖者」的全般信託而成，你很容易保留此一印象，你是有信心，漸會進到失去對神聖「能」與神聖「善」的一切信託，「神聖者」於你有「信託」之信託，——觸腳石有這麼三個。

其一，有些人肯定他們於「神聖者」有一不動搖底信心，他們說：『是「神聖者」作成一切，能作一切。凡在我或在他人所發生的，凡此一切，皆「神聖者」的工作，且唯獨

是「他」的。』可是倘若他們以邏輯將思想推衍下去，過了些時，他們開始歸咎「神聖者」之作最可駭底惡事，在世間發生的一切壞事。他們將見其爲一真底魔鬼了，殘虐而且可怖，——倘若他們未嘗有信託。

或者，還有第二，他們甚有信心，但他們說：『究竟，我於「神聖者」有信心，但這世界，我明白看到牠是怎樣的！從初，我受過多少苦，不是麼；我是非常不快樂，比我的一切鄰人皆更不快樂，（因爲凡人總是比其鄰人更不快樂）。真的說，人生對我是惡毒的。然而「神聖者」總是神聖哪，「他」是至「善」，全「仁」，大全「和諧」，如何使我這般不快樂呢？「他」必爲無能，否則，倘其那麼善，爲何使我受如此之苦呢？』——於此，這是第二個觸腳石。

還有第三個。我要說那班人，有凡人所稱爲過度底和誤會底謙虛者，他們說：『必然「神聖者」已拋棄了我。我全沒有什麼好，「他」於我毫無可爲，我只有脫離這遊戲，因爲「他」覺得我較「他」不上』！

然則除非人在信心上加以對神聖「恩慈」全般和整個底信託，人會有這些困難的。

其次，敬。這是心理完善化之第三事。是，敬是非常好的，但除非這隨附以許多其他事物，則亦甚可自誤，且遇到許多困難。

人有敬奉之忱，又保持了私我。於是你的私我使你作種種事，一由於敬奉，和種種自私到可怕底事。這便是說，人只想到自己，不想到旁人，也不想到世界，更不想到工作，竟不想到什麼是應當作的，——只想到自己的敬奉之忱。於是人變到自私的可驚了。那麼，時若你識覺「神聖者」爲了任何一種理由，不熱烈酬答你的敬奉之心，如你所望於「他」者，則感到絕望了，又將墮入我方纔說起的同樣這三種困難里。或「神聖者」是不仁——我們讀過多少這樣底故事，熱心的敬拜人咒罵「神聖者」，因爲「他」對他們不像從前那樣仁愛而且接近了。他退回了：『爲什麼你離棄我？你讓我跌倒了，魔鬼！』他們也許不敢這樣說，但他們是如此想，——或否則他們說：『哦！我必定已犯了那麼一嚴重錯誤，以致被離棄了！』於是乎墮入絕望里。

敬奉應隨附以另一運動·感謝之忱。這感謝的情緒，因爲「神聖者」存在，這謝忱滿是驚奇，真實充滿你以一崇高底喜悅，因爲「神聖者」存在，因爲宇宙間有個什麼是「神聖者」，而不單是有此畸形怪狀，如我們所見者，——因爲有「神聖者」，因爲有「神聖者」在此。每一趟若有至微細之事物，使你接觸到神聖存在的這無上「真實性」，心里便充滿了一種喜悅，那麼深密，那麼神奇，一種謝忱，如在一切事物中之有至味者。沒有任何事物可給人一愉快，有如感謝之喜樂。人聽到鳥在歌唱，見到一朵花，望住一小孩，證見一慷慨之舉，讀到一美麗詩句，觀看落日之景，不論什麼這類事，——而突然一下這襲入你，這一種感情，但這麼深沈，這麼緊密，因爲世界顯示着「神聖者」，因爲有什麼在世界之後是「神聖者」。

於是發現有敬奉而無謝忱，便十分不完備。應當同時有感謝存在於其中。

其次論到第四種完善化·企慕，而這我們亦可翻譯之曰勇猛。這是一勇猛，即無上冒險之興味。此無上冒險之興味，此即企慕，——那企慕整個攝住你，毫不顧計無保留且無

退轉之可能性，將你投入發現「神聖者」之一大冒險，遇合「神聖者」之一大冒險，實踐「神聖者」之一更大底冒險；然則人投入此冒險而不返顧，沒有一分鐘會自問：『什麼事會發生呢？』因爲設若人問什麼事會發生，則永不會起程，永是將兩脚立在地上，在那里，固定了，怕會喪失了什麼，怕失去了平衡。

是爲此我說勇猛。但如實這是屬企慕。這是二者合併。一真實底企慕是充滿了勇氣的一事。

於是，再有完善化之第五事·皈依。如實，這是英文所謂『surrender』，但法文中沒有恰當底一字足表此義。我們只好以『soumission』一字表之，沒有更好底字。室利阿羅頻多向我們說過，這皈依乃修瑜伽的第一絕對條件。然則這不單獨是所必具的質素之一，也是第一必不可無的態度，庶幾能開始修瑜伽。設若人未決定作全般底皈依，則仍不能起修。但爲了使皈依得完全，凡此其他諸德皆所必具·誠，信，敬奉，與企慕。

而我在此再加上一事·忍耐。因爲，倘若你不能直面困難而無沮喪亦無退轉，或託詞

這太困難；倘若你不能遭到打擊而仍一樣繼續，如人所說「包容」牠們——你受到打擊是因爲你的缺點，你將其擋在袋里包容下來，繼續前進不懈，——倘若你不能堅忍爲之，你便不會前進多遠；在第一回合，時若人失去了習慣底微小生活之視景，便會感絕望，退出這長征了。

忍之較實際底形式便是耐。除非你已決心重新開始一千次於同此一事，倘若必要的話，你不會達到什麼地步。人到我這裏來是絕望了，說：『可是我相信已經作好了，可是又得重新起始！』倘若人告訴他們說：『但這不算什麼，你也許得重新開始一百趟，兩百趟，一千趟』，他們便失去勇氣了。你向前走進了一步，你相信你是堅定了，但時常會有點什麼在稍前處又要生起同一困難。你相信問題已經解決了，但又得重新解決；其表現在現相上微微有點不同，但那問題總是同一。

這麼，有些人已有一美麗底經驗，他們便叫：『這終於作成了』！於是事物平靜下來，淡褪了，自加隱蔽了，可是突然一下，某事物全非所預料的，一絕對庸俗之事，好像全

無趣致的，出現在他們前面了，阻塞了路。那麼，人便悲歎：『我所作的這進步究竟有什麼用呢？倘若又得重新開始！為什麼？我作了一番努力，我成功了，我達到了某個事物，而現在好像我全未嘗作什麼事，這真是無望了』。因為還有此一『我』在，而此一『我』沒有耐性。

倘若人有耐性，便說：『這好了，我便重新開始，只若長此仍有必需，一千趟，一萬趟，一百萬趟，倘若必須，但我會走到盡頭，無人有權力能在路上阻滯我』。

這是非常需要的。

現在，總括說，我們將皈依於這一序列之首。這便是說我們承認這事實，倘要修大全瑜伽，便首先得下此決心完全皈依「神聖者」。沒有其他之法，只是此法。其次為五美德或心理完善化：

誠或明

信或託

敬奉或感謝  
企慕或勇猛

忍耐或堅毅

忍耐有另一形式，這便是忠實。要忠實！人已作一決定，便忠實於此決定，這便是忍耐。倘若堅持，會有一時分到來，獲得勝利了。

勝利是屬於最堅持者。

(問)

『其規律不是心思之管制情命衝動，而是一永生精神的堅強底不動性』。

## (拙譯第一〇八面)

這句話的意義是什麼呢？

## (答)

這像白天一樣明顯。所需要的，是一永生底精神之強大底不動性。其餘一切皆屬次要。

這便是說，精神應當知覺其永生性，於是而有一强大底不動性。

因為這是一事實。時若精神知覺其永生性，牠便臻于充滿了能力的一不動性。這不是一惰性的或無能力的不動，這是一强大底不動性，為動作的基礎。凡人之所為者，皆依於精神之全能底不動性，而這精神是永生的。

但任何解釋不能給你這個，要有經驗。

而且，這常是同此一事。這頭腦，這點微小底腦經，不能了解。可是一自那時分人有經驗了，便明白了，——那時分以前却不能。人能有一種想像，但這不是了解。要了解，應當體驗。時若你知覺你的永生精神，你將知道其堅強底不動性是什麼。否則，這皆是文字而已。

你也許不了解如何人能同時不動而又強能？是這使你疑惑？是的，我回答你，最大底能力是在不動性中。這是至高底能力。

姑且取一非常微小底膚淺應用之事為喻，或可使你了解。例如某人走來侮謾你，或說些使你感覺不愉快的話，而你即開始震動，與其忿怒或惡意相合調，你便感到十分衰弱而且惶苦；普通你便作蠢事。但是設若你能成功在你內中，尤其在頭腦里，保持一全般不動性，拒絕接受這種震動，立刻你便感覺一大力量，他人不能動搖你。而且倘若你能保持異常寂靜，即算在身體上，異常沈默，異常安定，在你內中亦徧一切處，時當那暴力加到你，

倘若你沒有任何內中反響的震動，這便有一大能力不但加在你，亦復加在那人身上。

這頗可給你一點理念，知道不動性之能力。這不是精神生活中的什麼大事，這是物質生活上的一事，外在，日常可見到的一普通事。

在不動性中有一奇鉅底能力。心思之不動性，識感之不動性，身體之不動性。倘若你不能像一堵牆一樣，寂然不動，則凡他人之所投擲於你者，皆反墮於其身。而且這作用是頓時的，——這可制住一刺客的手臂。只是不應有不動的模樣，而內中是紛紛擾擾！那不是我說的這意思。我的意思是一整體底不動性。

(問) 這與室利阿羅頻多所說的心靈的平等，是不是同一事呢？

(答) 心靈的平等是一條路。這是一手段，這也可是一目的。但這不是其結頂。

也有這樣底人，我已向你們說過，他們聲稱凡所發生的事，皆神聖「意志」的表現。凡是者，世間如其是這樣，便是神聖「意志」之表現。因此，他們說，智慧要求人接受凡所發生的事，毫不動眉睫，毫不動情感，沒有一絲反動，因其既是神聖「意志」之表現，則我輩之順從是自然明白的了。

這一概念，恰是趨於幫助人得到心靈的平等。可是設若你採納這概念而不容受其反對說且作一綜合，則自然在人生中你只有坐下而一事不作了。或無論怎樣，你永不會試要使世界進步了。

我記得從前，這又有若干年了，向你們誦讀過一本法蘭士(*Anatole France*)的書，——他有極優美底風趣。我記得那書是孔雅德(*Jérôme Coignard*)。他似乎這樣說過：凡人會十分快樂的，設若他們不憂勞於改善人生。一切不幸皆始於這一願望，要將人和物改善。這便是我方纔和你們說的，却在另一形式里。設若你要安靜，自得，常是滿意，且自

處於完善底心靈平等，則你當自信『事物皆如其所當然』，而且，倘若你信宗教，則應向自己說：『牠們皆如其所當然，因為皆是神聖「意志」之表現』。而我們只有一事可作了，便是保持十分靜定，因為靜定比激動好。法蘭士向你們說同此一事，却是轉過來說的。人生是非常安樂，甚堪忍受，且甚可接受的，假使在腦中不置念其應另外怎樣。一自那時分起他們不滿意了，自然也沒有人滿意了。

而且，假使凡人皆有此識度，說事物皆是如其應當那樣；人死去是因為應該死去，生病是因為應該生病，與所愛者別離是因為人應該別離，諸如此類，而且人處於貧窮之境是因為人應該貧窮，——而這樣可推至於無限，可不是？——也沒有受苦或反動的意識，這是愚蠢！然則困苦始於這意志，事物應該是更好。時若你是生病了，為什麼不要生病呢？不要生病則你更加會病了，你如說：『好吧！這是「上帝的意思」，我忍受我的病』！至少你會安靜，這也許有助於你之痊愈。而且，為什麼貧窮人要變富足呢，失去了兒女或失去了父母的人，為什麼要不是那樣呢？設若凡人皆願要事情便像其那樣，則凡人皆可滿足。

這是一個觀點。只是或許神聖「意志」不全是如此。也許這倒像那象，象奴，和婆羅門的故事，你們皆知道的；在路上的婆羅門不肯讓路：『不行，我內中的上帝要在此停止』。驅象的人回答說：『對不起，我內中的上帝叫你走開』！

向法蘭士的答復或許正確當是這樣，有一比人的意志為超上底「意志」，是那要事物動轉，變易。然則人只好順從，使其改變。

(問) 在這里寫着：『既在工作道上我們所首先應當解放的結子是作為……』，(綜

合瑜伽論，第一部，第三章，拙譯第一〇七頁)為什麼作為是結子呢？

(答) 因為人執着於作為。

結子，是自私之結。你作一行為，由於一種欲望，——一種欲望，你或稱之曰需要，

或一必須，或不論什麼，——這便是結子。所以應當除去欲望。

可是設若向人說：『作其事業而不粘執於結果，要知覽這不是你在作事，而是「神聖者」在作』，則百趙中九十九趙又半，他們會回答說：『但是，倘若我這麼覺到，我便不再動了，我再也不作什麼事』。因為常是一需要，一欲望，或個人的衝動，使他們作事。

於是室利阿羅頻多告訴我們，爲了實踐薄伽梵歌的教言，第一事當作的，便是解除聯繫欲於作爲之結。而且這是一事實，是這乃所當作的，內中一微小底手術。時若人已施行了這一小手術，則可見到人能絕無任何個人的動機而行爲。人是被一種「力量」在推動，那高於私我的力量，永遠過強能。於是乎時若你作什麼事，作爲之後果不復回轉到你。

這是一知覺性的一奇妙現象，而且十分具體。在人生中，時若你作一事——不論其爲善，惡或無記，——立刻你引起一列後果，皆歸到你身上。此外，你原是爲了要得某些後果方作某事。設若我將手拍此播音機，舉例說，我尋求其後果，這是在此播音機上發了聲響。事總是有其後果的。

但是設若你解散糾結，讓那「力量」自上而來或自他方而來者，由你而作爲，使你作某些事，誠然你之所爲必有後果，可是皆不會再回到你了，因爲不是你發動這作爲的，而是那從上的「力量」。於是後果會回到高處，或則由那使你動作的「力量」嚮導，願望，指揮，管制着。於是便感到絕對自由。

這一經驗之來，其初有如閃電，一頃間，隨即退去了。唯獨人已全有準備於轉化了，乃來而長駐。但有時某些人在一生中只有幾秒鐘這樣底經驗，隨即那運動引退了，知覺性境界引退了，可是記憶猶存。於是他們模倣這。又碰巧這是知道談論的人，則向他們的門徒說：『時若已解散了欲望的結子，唯由「神聖者」以自己而作爲，則所作的事沒有任何後果，道德底或其他底。而且你可作任何事，你可刺殺你的鄰人，你可凌暴一女子，你可作凡「神聖者」所要你作的事，而你永遠不食其後果』。

這也是他們所作的了。他們以這經驗當作一件外衣，掩罩他們的惡行。這只是附帶說起，使你們提防那些人，假冒其所非是者。

可是事實非常簡單，因為，立刻，他們遭受其假冒之後果。

這麼我會有一非常顯著底例證，某一「出家人」(Samyasin)對某人發怒了，因為他不願作他的門徒，——這已足證明他距離其所假充已臻至的境界甚遠了——，而且因為他具有某些法力，他便作了一極強底巫術，去毀滅此人。恰好所談的這人與室利阿羅頻多相接觸。其結果是，那位「出家人」，以其所謂神聖「意志」而作為者，其巫術返墮到他自己身上去了，而且那麼有力，竟使他死去。

簡單恢復真理便夠。沒有什麼其他要作的事。

這故事的教訓是不應當假充，應當是本質。應當全是誠實，不以美妙底理論隱蓋其私欲。

我遇到過多少這樣底人，假冒有完善底心靈的平等與全般自由，隱藏在『一切皆神聖「意志」』這公式後，但事實則是在思想上以他們的意志代替神聖「意志」，而且距離實踐其所假冒者還甚遙遠。那是一班懶惰人，不願作何努力，寧肯保持他們的本性像其那

樣，不肯工作而將其轉化。

(問) 這班人也有法力麼？

(答) 有的。有些人有大能力。但那些能力是從情命界而來，而且與情命元氣能力有種種。只是這些能力在真底神聖「權能」之前皆支持不住。對那抵抗的。可是面對尋常凡夫，他們有很大底能力。

(問) 那麼他們能夠為害了？

(答) 很多。不單是他們能夠，亦且是他們追尋，遭荼毒，因為他們不幸是遇到了一所謂「出家人」

。然  
多大從自  
效果。那  
一面。是神

非常大，非常大。

(原註)自然，可明白這只說那班穿着赭黃色袍服的人，其唯一目的，便是掩藏為他自私自利底熱狂，於此一普通為人所尊敬的衣服障蔽之下。至若有一純潔底少相人，其服裝簡單只是外在底表相，表其整體奉獻於精神生活者，這里自無問題。白在行入道禮之際，他們便接受情命界的一種力量之外加，而這在一切中最危險底事。這雖非每次必然如此，然也是最尋常發生的事。

因為誠實是一種美德，在世間那麼稀罕，倘若人遇到了，便應低首致敬。誠實——我們所稱為誠實者，便是說一完善底忠實與明，當使沒有任何部分有任何事物假冒，隱藏，要混作非是者。

(問)『這些應該犧牲掉，在這名詞的更苛刻底意義上，不論行之可以由反映而出任何痛苦在求道者之知覺性上』。

(綜合瑜伽論 第一部，第四章，拙譯第一一五頁)

這是說什麼痛苦呢？

(答)怎樣，這從來未曾在你發生過麼？時若你有一種運動，是你所不愛的，比方說，憤怒或怨恨或不誠的運動，你將其拋出去，時若你作一努力，不要再有這運動了，這不使你感到痛苦，不？這是痛苦着的。這好像是拔除了什麼。這便是室利阿羅頻多所說的這痛苦。那個你所拋棄去的壞事物，在被棄時給你輕輕一擊，好像是臨別贈禮。

因為人總是在此幻覺裡，以為痛苦屬於自己。

這不是真的。痛苦是一外物強加於你的。而且同此一事，在一切細節上可精確相似發生，而你可能是連痛苦的影子一點也沒有。反之，有時這甚至能充滿你一陶然底喜樂。然而這恰恰是同一物，同一事。可是在一場合下，人是啓對了種種敵對力量，所願將其從自身拋棄的；在另一場合人却不是那樣，人已隔離得夠遠了，那些力量已不能更生效果。那麼，不復感覺到負底一面，代表「敵對者」的，人唯獨感到「神聖者」的正底一面。是神

聖「恩慈」在促使人進步，隨此神聖「恩慈」，人感到神聖「喜悅」。但普通是人不與此促使進步的「恩慈」同化爲一，而與此所要拋棄的卑鄙事物同化爲一，——那麼很自然的，人感到像牠，便受痛苦了。

這是一種經驗，容易得到的，倘若你只稍稍知覺。試拔除你的一小小卑鄙運動，你便明白了。假使你無論多麼少量與那事物同化爲一，你便感到拔除之痛苦；假使相反，你能與那下來解放你的神聖「力量」同化爲一，你便感到神聖「恩慈」的「喜樂」，且有你所作的進步之歡欣。

倘若你與自下而來的力量同化爲一，你便受苦；倘若你與自上而來的力量同化爲一，你便快樂。這我不是說愉快享受。不要相信以爲人若跳躍，舞蹈，叫喊，遊戲時，便必然與神聖力量同化爲一。人可能不如此，人也可能如此。我不說這個；我是說神聖底「喜樂」，內中底「喜樂」，無有滲雜者。

每趟遇有陰影過去，你可向自己說：『留心，敵人在那里了』。

這在全部等級上皆是真的，從至微小底事到至大底，從極簡單底不舒適到痛苦一直到不堪忍的大患難·敵人是在那里。

(問) 『設若工作應該區分，則區分應該是在那種工作，最近於神聖火焰的中心點的，與那種工作，很少爲這火焰所觸到或者爲牠所照明的，因其距離比較遠，或者，分開強盛光明熾着的燃料，與那積薪，倘若積薪在祭壇上堆的太密，可能以其潮濕，重多，散漫而過充實，損減這火焰的猛熾』。

(綜合瑜伽論 第一部，第五章，拙譯一五一頁)

這在我們的生活中，從心理而論，與何者相應呢？

(答)

我以為這因人而異。每人應找到那些活動，足以增加他的企慕，他的知覺性，他於事

物的深沈知識的，以及那些活動，相反的，將其機械化，且將其帶到與事物之一種純物質底關係中的。這難作一普通規律。

如實說，不是某事本身有關重要，而是人作此事的態度。

一全物質方面的事，如說抹地板，比方說，倘若爲之以一完善化與進步的意識，可引到一非常深沈底知覺性，而被譽爲高尚的那些工作，如研究工作，或文學，藝術工作等，倘若爲了獲得榮譽而爲，或爲了滿足自己的驕矜，或着眼於物質利益，則不會有助於你的進步。這區分依乎內中態度，甚於外表事實；這幾乎可應用到一切上。

至若純爲獲利和個人的緣故而作的工作，例如爲了維持生活，則恰可比擬這濕薪，如室利阿羅頻多所說的，堆積太密，使火焰不能颶起。這有點什麼是潮濕底，空減底。

這引起我和你們說此一事，我也會多次告訴過你們的。在我的這一世間生存之始，我遇到過許多人，他們自許有一很大底內中企慕，對某一較深沈較真實底事物有嚮往，但不能前進，他們說，因爲他們是被束縛了，被制服了，作了這一粗暴底必需之奴隸，必須掙

錢而生活，而這便那麼使他們重荷，佔去了整個底時間和精力，以致沒有留下什麼可使其從事另一種活動，無論內中底或外在底。我時常聽人這麼說，我也看到過許多這樣底窮人，——我不是從金錢觀點說他們窮，說他們是窮人，因爲他們感覺到拘束了，拘禁在一窄狹且窒息底物質需要里。

那時我還非常年輕，我便時常向自己說，有朝一日倘若我能，我會要創造一小世界，——哦！異常小，——一小世界，其間凡人可以生活，無須分心於飲食，起居，衣飾，以及生活的種種迫切需要，庶幾可見到倘其全部精力，以這保障了的物質生存之安定而解放了，將自動地轉對神聖生活與內中實踐。

好了，到了我的生存之中段，——便是人普通所說人生之中年，——這工具是給我了。我能夠實現這事，便是說，創造那些生活情況，如我向你們所說的這些。於是我又達到這一結論，原不是所謂物質上的需要，妨礙了人們自奉於一內中底實踐，而是一荒怠，一答摩，(tamas)，企慕之缺乏，一可憐底「聽其自然」的態度，——「我不管」的精神，而且，

又恰是那班在最困難底生活環境中人，有時乃最能反應，且有最深密底企慕。

我期待得到相反的證明。

我將很愛看到相反的證明，但至今還沒有看到。而且，由有此一團能力未經利用，由這可怕底拘束不復存在了，無須戰鬥而食，而有居處，而在背上衣可披，由人已確然于可有這一切了，那麼，好了，這一團能力沒有用處，人使用之作蠢事。而最不幸底蠢事之一，便在於運動舌頭·談論，談論，忙於一切自己所不當管的事。於是我知道，這十分簡單是未經利用的力量之流溢了。

那麼，在工作中的區分，也許不全是人所相信的那樣……。

(問) 瑜伽與宗教間有什麼分別呢？

(答) 呵呀！我的孩子，這好像你問我獅子與狗之間有什麼分別！

設想一個人，在某種方式下聽到過某一事物是人所稱爲「神聖者」，或有個人的感知，是有個什麼這種事物存在。於是此人開始作種種努力，——意志之努力，訓練的努力，集中的努力，——去尋找「神聖者」，要發現「他」是什麼，要認識「他」而且與「他」結合。那麼，可說這人是修瑜伽。

現在，倘若這人記錄了他所用的一切方法，於是將其組織爲一固定底系統，將凡其所發現者，皆建爲絕對規律。·「神聖者」是像這樣，要求到「神聖者」便應當這麼作，作這一手印，作那一儀式，而且應當是你承認那便是真理。·「我認識那便是『真理』，我充分附屬牠，而且，你的方法是唯一好方法，存在的唯一好法」，……倘若那一切寫下了，組織了，排成了固定底法律和儀式，這便變成宗教了。

(問) 由這一方法——即宗教——人是否能實踐「神聖者」呢？

(答) 在內中具有精神底命運之人，與生來是爲了實踐「神聖者」的人，爲了知覺「他」且體驗「他」的人，必然會達到那里，不論所走的是那一路。這便是說，即算在宗教中也有人有了精神經驗，發現了「神聖者」，——不由於宗教，普通是不管宗教，不相干，——因爲他們有內中底嚮往之躍進，而且是這嚮往之躍進引其達到目的，不顧一切困難亦經過一切困難。凡事對他們皆好。

但時若這班人要發表他們的經驗，他們自然用那些語言名句，屬於那一宗教，他們在其間教養大的，於是他們又限制其經驗，不得不將其極加範圍了，怎樣又將其宗派化。但在他們自己，很可能是他們越軼了一切形式，一切範圍，一切成規，有過真實經驗，在其原本簡單性里。

(問) 在現代世界中，大多數人豈不是信仰這宗教或那宗教麼？他們豈不得到助益？

(答) 或許他們現在又開始信仰一宗教了，但有一很長久底時期，正在這世紀之開始，人們已經貶斥宗教，至少是凡智識人士，因爲他們發現其與知識相違。只是最近他們又開始回頭了，轉對一異乎純實證論的什麼。

普通人信仰某一宗教，由於社會習俗，以免使自己不體面。在有許多村莊里，比方說，不參加宗教儀式是困難的，因爲會被所有的鄰人指目。但這與精神生活毫無關係，一點也沒有。

我講一故事給你們聽：第一趟我到印度來時，我是坐一條日本船。在這條日本船上，有兩位牧師，却屬於兩個不同底教派。我記不起是那兩個了，他們兩個皆是英國人；我記得彷彿一個屬英國國教派，另一屬長老會。

於是星期日到了。應該在船上舉行一宗教儀式，否則人會像邪教徒，像日本人那樣！於是乎得作一禮拜，但誰來主持呢？應當是此英國教會牧師呢，或還是長老會牧師？幾乎爭鬧起來了。終於有一位尊嚴地退讓了，我不記得是誰，我相信是那英國教會牧師。於是

這便在船上的客廳里舉行。要走下幾級方到那客廳里。凡男子皆穿上了外衣，——天氣極熱，我相信是紅海中，——着了襯衫，戴着硬領，穿了皮鞋，領帶繫得很好，頭上一頂帽子，臂下挾一本書，幾乎是排隊從甲板上下到客廳里。女子也戴着帽子來了，甚至還有人拿了一柄傘，亦復皆持着一本書，一本祈禱文。

於是他們皆填塞在那下面，長老會牧師講了一會話，便是說，他佈了一番道，所有的人皆非常虔敬地聽過了。這皆完畢之後，他們走出來了，人人皆似乎很滿意，好像是完成了他的任務一樣。於是，自然的，五分鐘過後，他們又在酒吧間，開始喝酒和打紙牌了，他們的宗教儀式便已忘掉了。他們盡過了責任，那便完結。

於是那牧師走來問我，甚為客氣地，為什麼我未曾參加他的儀式。

——先生，抱歉得很，但我不信宗教。

——哦！哦！你是一位唯物論者！

——我麼？全不是。

——那麼，為什麼呢？

——倘若我告訴你，你會感到全不愉快。我不向你說起或者比較好。

他却那麼堅執，使我終於不得不說：『請你假想我感覺你們不誠，你不誠，你的群衆也不誠。你們到那裏去是為了盡一社會責任，從一社會習慣，但全不是因為你們真有思想要與上帝發生關係』。

——『與上帝發生關係！可是我們不能作那個哪！凡我們之所可能者，是說些好底言語』。

於是回答說：『正是因此我沒有去，因為這不使我發生興趣。』

此後那牧師問了我許多問題，他向我表明他是到中國去，要感化「邪教」人。(pái<sup>1</sup>su)。於是變到正言厲色了，說了這些話：

『聽吧！在你的宗教尚未產生以前，——這還不到兩千年，——中國人已有了很高底

哲學，他們已識得到「神聖者」的道路。時若他們想到我們西方人，他們便以為是野蠻人，那麼，你為何去感化那班比你知道得多的人呢？你將用什麼教他們呢？教他們不誠？作空洞底儀式？而不遵循他們的高深哲學，和一種無固無必之度，足以引導他們到一高等知覺性的？那位可憐底人便那麼窒塞了氣！他向我說：『噓！我恐怕，我不能被你的話所說服』！我便回答他：『我不是試要說服你，我只告訴你這情勢，我不十分見到，為什麼野蠻人要去教化文明人，教以他們比你們很久遠以前便知道的事』。

這於是終止。

（問） 為什麼心思體着上了一物質身軀呢？

（答） 人，便是說，心思有體，託於一物質之軀，是為了在他自己可尋求到神聖「本體」，神聖「當體」。

為什麼？人可想像這是一奇怪程序。但是，有一事為必然，這奇妙事物，物質中的神聖「當體」，為性靈體的形成之淵源者，正本屬於人世生命。

這一土世界，我已向你們多次說過，只好像一小星球，無重要性，從天文學觀點看，在一切星宿和一切世界中；其形成是為了作宇宙的一象徵，成為一集中之點，以便轉化工作，神聖轉注的工作。

而且，是為了這緣故，在此物質中，此物質或許在宇宙一切物質中為最黑暗也最無心知者，乃有神聖「知覺性」降下且直接託體，直出自無上「淵源」，不經過任何中介。如是，兩極端相交接了：「無上者」與最無心知者，而宇宙之循環於是乎圓。而且這是為什麼此塵世生命為最方便底手段，倘若可這麼說，或最迅速底路道，以覺知「神聖者」。

這如此真實，即使是宇宙之偉大個體，若其要為「無上者」所轉化，或與之結合，必

取物質生身，因為這較方便，而且，以此方式，牠們能重與「太始」相結合，更快，也更好，無事乎經過有體之一切境界前進，不論從「宇宙」有體之任何境界，回到那「太始淵源」。

降為人類生身，在其間發現神聖「當體」，是比較容易。這好像一蛇自咬其尾。倘使人願與「神聖者」相結合，則進到尾端不必作一大周轉，因為頭正咬住尾端。

## (十)

(問)

你說過：『超心思者是降到大地了』這正確意義是什麼呢？你又說過：『所允諾的事已經完成了』。所允諾的是什麼呢？

(答)

這真是愚蠢了！很久以前這已經允諾過，這已經在很久很久以前說過了，——不單是在這裏，自從地球之開始各種預言皆作過了，由各個先知，在各種傳統里；人已說過：『將會有一新天和一新地，會產生一新民族，世界會要轉化，……』諸如此類。

(問) 但新民族在那里呢？

(答) 新民族麼？再等待幾千年，你會見到了。

在心思初顯不於土地霧圍時，與第一個人類出現時，其間幾乎經過了一百萬年。但現在事情進行的比較快了，因為人在等待，——他有一朦朧理念，——他在某一方面上等待超人到來。而在初猿猴必然是未期待人類之出生的。牠們未嘗思想過這事。也許，為了很好底理由，牠們本不甚思想。但人却想着了；他期待着，於是這會進行的更快。但更快，意義是也許還要幾千年。

過幾千年我們再討論這事了。

在內中已有準備的人，開啓了而且與高上底力量有關係的人，已多少直接與超心思底「光明」和「知覺性」有個人的接觸的人，凡此諸人，皆能感到地上霧圍中之不同了，……唯有同似者能認識同似者。唯獨在個人中的超心思知覺性，能識知「超心思者」在地

上霧圍中活動。還有那些人，由於某種理由已發展這知見者，亦復可以見到；可是另外有些人甚至不覺知這稍在內中之一有體是什麼，有些人會感到甚難於說出他們的心靈何似，這班人必然沒有準備，不能知見土地上霧圍中有什麼不同了。他們還有一大段路得走。因為他們的知覺性多少是除外地集中於外在體，心思，情命，和身體，事物必有一矛盾和異常底現象，然後方可使他們認識。於是他們稱之為奇蹟。

可是那恒常底奇蹟，有多種力量干預，改變着環境和性格，在全世界發生作用，人却不稱之為奇蹟了，因為人只看到現象，而這又現得非常自然。可是設若你稍稍返照一下，你不得不說至微小底事物也是神奇底！這簡單是因為你不返照，因為你取事物如其為事物，而不提出問題；否則，日常你便有千個機會說：『是呀！但這十分奇妙，這如何發生的呢？』。很簡單是你只慣於一純膚淺底視見。

我們對這新底「知覺性」，應取什麼態度呢？

(問)

這依乎你願要以此作什麼！設若你看這像一新奇事呢，你只須觀看而且試行了解。倘若你要這「知覺性」轉化你自己呢，則你當開啓，而且作一番進步的努力。

(答)

從這新底顯示，人是以個人或以集體而得到益處呢？

(答)

你為什麼提出這一問題呢？

(問)

因為許多人來到這里，問：『我們如何可由此得到利益？

(答)

但為什麼他們應該由此得到利益呢？他們有什麼權利要得利益呢？徒然因為他們是坐火車來到這里？（究其實，這只是如此。）

我知道有些人來到這里，這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記不起了，必然是二十多年前，而第一趟修道院中有某人死了，他們便表示大不滿意。『但是在我，我相信這瑜伽是可使我們長生的，我是爲此而來。若是人要死，我到這里來幹什麼呢？』

是了，這是同一事。人們坐火車來到這里，——這一趟比上一趟大概多了一百五十人，——簡單是因爲他們要得到「利益」。但也許是正因爲這使他們得不到利益了。因爲這顯示不是爲了給利益與誰，不論其爲何人，不論其在何事。

(問)

他們問是否他們的內中困難會比較容易克服？

(答)

我重複說同樣底話。因什麼理由又以什麼權利他們要求這應當比較容易呢？他們做了什麼呢，他們，在他們那方面？爲什麼這應當比較容易呢？——爲了滿足人的懶性和惰性，或怎麼？

必然，在一切場合而且時常人有此「利益」觀念。但這是一點得不到什麼的最好底法子。

人在這里要欺誰呢？「神聖者」？——那不很可能。

這亦是同一事，在那班要求會見和的人。我試行使他們了解他們來的人數太多，倘若我人人皆見，則每天的時分不夠了。於是他們說：『我已費了這麼許多累，我又從這麼遠處來，我是從那里某處又那里某處來的，多少個鐘頭的路程……』這便是一切，給多少要得多少，討價還價。我們這里不是一商業機關，我們說過我們不經營商業。

人數是一天一天增加，這可是什麼事物的表徵？

(問)

自然，這會增加到多而又多。是爲此，我不能作從前這修道院只有百五十人的時候的事。只要稍具常識，人應當懂得這個的。我與一千四百八十五人，這數目是精確的，我相信，與三十人或甚至一百人，這關係當然不同。這一邏輯是夠容易了解的。但凡人皆願是最先得到利益。……

(問)

母親，當心思降到土地霧圍中時，猿猴未曾作何努力要自加進化爲人類，是「自

然」作的努力呀，但是於今……？

(答)

但這不是人要自化爲超人！

不是？

試試看！

是這，是另外某一事物將進行工作。

只是，——是的，有一個「只是」，我也不願意要那麼狠！——現在人可能合作了。

他可能投效於此程序，以善願，以企慕。他可盡力幫助之。這是爲什麼緣故，如我從初向你們說過，事情會進行的更快。我希望其更快，……但即算最快，這也仍然需要一些時候。

聽罷，這里有一問題。你們全在這里，你們已聽到說起超心思底顯示，不止一次，也許是百次了。你們自己討論過，你們思量過，你們希望過，願望過。有些人是爲此而來到這里，有意要接受超心思底「力量」而化爲超人，——這是他們的目的。然則爲何你們全體，或幾乎是全體，皆對這「力量」那麼陌生呢？以致當其來了，甚至沒有人感覺到呢？

你能給我解答這一問題麼？倘若你有了這問題之解答，你們便會有此困難之解決。而我還不說外邊的人，從來未曾思想過，從來未曾麻煩過，甚且從來未曾知道可能有某物如「超心思者」可以接受。我只說將其生活建立在這企慕上的人。而我亦不懷疑其誠實，一分鐘也未嘗疑惑。他們工作過，有些人三十年，有些人三十五年了，說：『時若超心思的來到了，……時若超心思的來到了，……』這是他們的覆唱語。必然，他們也真是在儘可能最好底態度里；人不能夢到更好底態度。然則爲什麼其內中底準備，讓我們說，是那麼不完全，以致其震動來到了，他們未嘗以同一性的驚動而立刻感到呢？

每人的目標，就個人說，是自加準備，進到與此「力量」發生單獨關係，多少相接近，呢？……這意義究竟在那里？

以便幫助，或者，倘若人不能幫助，至少是已有準備，時若那「力量」顯示了，能認識牠，向牠開啓。不是像一陌生原素，在一個世界里，其間你所懷藏在你內中者未曾顯示，而是頓然一下，逕直全般進到這超心思霧圍本身。便是這「力量」在那里，環繞着你，透入你。設若你與此「力量」曾有一點點內中底接觸，立刻你會認識牠，不是麼？

無論怎樣，這是在已稍有內中接觸的人所發生的事；他們認識得，他們感覺到，他們說：『呵！那里，這來了！』但這事是怎樣的呢，百數千數人，不用說少數幾人真是唯獨願望這個的，唯獨思想這個的，將其全部生活建築在這上面的，如何一點也感覺不到什麼呢？……這意義究竟在那里？

必然的，唯獨同似者認識同似者，那是一明顯底事實。……個人與此「力量」單獨相接觸是可能的；甚至那還是一必需底程序，如室利阿羅頻多寫過。有一些人，由他們的內中底努力，和他們的企慕，與這「力量」發生關係了。這便是我們所稱爲向「超心思者」之上達。假使那班人，由一內中底臻至，這便是說，脫除了物質知覺性，已觸到「超心思

者」，自然，一旦那臨到便會認識了。但是必須他們在先已有過接觸，否則來了如何會認識牠呢？

而且這宇宙間的運動便是這樣。某些個人，爲先驅者，前鋒，與那應當顯出的新底「力量相交通，由於內中底努力和一種內中底進步，於是將其接受到自己。而且這是因爲有像這樣的呼召，那事已可能了，顯示的年代，時代，時辰是到了。事物皆是這樣發生的，顯示便是這樣產生的。

而凡已有準備的人必已認識牠。我趕緊加上說，某些人已曾認識……。然究竟是，這總有一等級，從那班人起，他們認識到超心思底震動，立刻說：『呵！那里！』——直到毫無所感覺的人們。應當承認，有多數人，數目頗不少，已經感覺到一點什麼，可是其內中底感覺是非常鈍滯，他們沒有那種習慣，深入內中，作內中自我觀照。他們想這事發生也和許多其他的事一樣，不是一特殊而且獨一之事。這在有些人爲然。他們感覺到這好像一內中底閃爍，他們未曾以超心思者這理念聯上，未曾認出其所感覺者。此外便是那大部

分人，全沒有感覺到什麼的。

而那班提出些問題的人，來這里的人，坐火車來的，要吸收這個，好像吞下一杯糖水，設若他們從前未嘗有任何準備，他們如何會能感到什麼事呢！而且他們已談起利益：『我們願意由此得到利益』。

歸終說，很可能是他們也有點誠心，——不很多，因爲多則是使人疲倦的，——非常小底一點點誠心，這便會好好給他們幾下打擊，使他們走快一點！這是可能的。我想實際是這會發生。

但究極，這一稍過商業化的態度不是十分有利益的，一般而論。

倘若，至誠地，人企慕，而有些困難，也許那些困難會減少。我們希望着。然則這是可給的答復：要至誠，則人會幫助你。

(問)

你近來說過：『於今以這勝利所發生的，不是一下降而是一顯示。這不止是一個人底事：「超心思者」已迸發於世界遊戲中了』。

(答)

可是我方纔給你們詳細解釋了呀！這真是可驚了！

我們看吧；你上登，你摘得了某物，從那上面取了下來，這便是一「下降」，這是一個別運動。倘若這個別運動充分發展到允許有普通性質的可能，這便不是一「下降」了，這是二「顯示」。

我所稱爲「下降」者，這是個人底運動，在一個人底知覺性里。時若一新世界出現於一舊世界里，——例如心思在土地上展開，——我稱之爲一「顯示」。

你可另作稱謂，倘若你願意，這在我一樣，但應該彼此相了解。我說上臻，下降，但

自然是沒有上臻——既無高，亦無下，亦無向，——這只是一說法而已。人說起上臻，時若人有此印象，是升起到什麼，說下降，是時若已取得那什麼，便帶下到自己內裡。可是倘若門已大開，如洪流傾注，你不復能說這是一下降了。這是一力量之展開。懂麼？

我不真正執着我用的名相，但我也向你們解釋，而且彼此了解爲好，否則解釋不完。

於今，對那班提出迷惑性底質問的人，你可這麼答復：最好底接受方法是不要拉，而是給予。倘若他們願自奉於新生命，新生命會進入他們。可是設若他們要拉引新生命到他們內中，則他們以自私性而將他們的門關閉了。這便是一切。

(問) 要達到超心思，是不是凡人皆必須經過所有的階級，如室利阿羅頻多所說，高等心思，精神化心思，宇宙化心思，等等……？

(答) 室利阿羅頻多詳盡向我們說過，每人是遵循他自己的路，照他自己的法式而且，沒有兩條路是相同的。

可能是時常會有這種次第，但階段之長短及其重要性，大大因個人而異。在此某人，過程可能非常快，快到幾乎像頓時，好像階段原不存在。在其他底人，這可能經過多少年。階段之長短，一隨各個人中的抵抗力之性質而大為殊異。

顯然是有一現象必不可無，倘若人要實踐能夠安定。這便是知覺性之翻轉。因為經驗發生了，觸到知覺性，有時生起大大底照明，隨後又退去，回到後方，於是外表在你的尋常知覺性中，你沒有任何有了大改變的印象。這可反復多少次，重出於多少年。頓然，你有一種啓示，好像一種照耀，你發現你已在真實知覺性里，你有此印象，已攝得了那真實事物；其次，或漸或頓然，這好像經驗是已退後了；你尋求，你發現不出在自己有什麼大不同。

這些經驗之來，有如預報者，有如諾言：『看哪，那會來了』。人來向你說：『要有信心，這會像那樣的』。而且，這可能時時重複。顯然，是有進步，但這一進步甚為遲緩且欠顯明。

可是某一日，頓然一下，也許人已自充分準備了，也許簡單因為時候已經到了，已是定告像這樣一種經驗來到了，在發生經驗的那一部分有體，有了知覺性的一全般翻轉。這是一種現象，非常精確，非常具體。最好底方式說之，是一完全底反倒。知覺性與有體其他諸部分之關係，與外在世界之關係，已完全改變；絕對像是一顛倒。時若這顛倒發生了，知覺性不復回到原來底位置（或「格位」*status*，如利阿羅頗多所說）；有體的那一部分為經驗所觸者，已經安定了。

只若這翻轉尚未發生，這是既來又去，人前進了，於是又有此印象在停住，人又再進，又在停住，有時人有此印象，是退轉了，而這是無止境的，——而且如實，這是無止境的。這樣可經歷多少年又多少年。但時若這知覺性的翻轉已發生了，——不論是在心思中，或在心思的一部分中，在情命中或在情命的一部分中，或在物理知覺性本身，在此身體知覺性中，——這便完成了，你不再後退了，你不再回墮到你從前那樣。而這，這乃真是表示你已進了一步。在這以前，則皆是準備。

已經有過這一翻轉的人，知道我是說的什麼；否則，人也不能了解。當時有人試行描述瑜伽，說過這經驗，他們比擬之爲三棱鏡的翻轉。將鏡子放在一面，則光是白色；將其轉過，則光線分解了。是了，絕對像是這所發生的事。你恢復白色。在尋常知覺性中，便是光的分解，於是你除去其白。但這也只是一意像，一比況，這亦不是那。這現象十分具體，好像你將裡面的東西放在外面，將外面的東西放在裡面。甚至也還不是那；但是設若你能翻轉一球，一皮球，——這是做不到的，豈不是？——，將裡面翻到外面，將外面翻到裡面，這便像是我所要說的。

而且人不能說「感覺到」這翻轉。這沒有「情緒」，這幾乎是一機械之事，——這異常機械，（「母親」說到這裡，取了她旁邊的桌上一物，作一倒轉手勢）……。有許多有趣的事可說，即實踐，成就（*siddhi*「成就」，例如這知覺性之翻轉）之頃間，與發展即「多波西亞」（*tapasya*）的整個工作間之分別，說這如何發生的……。因爲，修持（*sadhana*），「多波西亞」（*tapasya*）是一事，成就，「悉提」（*siddhi*）又是一事，全不相同。

你可作幾世紀的修持，你好像時常是在一切圓線上，愈行愈近於實踐，愈行愈近，但僅是給你以「成就」了，然後，一切皆改變了，一切皆翻轉了。而這是無可表述的，因爲一下置之於語言名相，這立即逝去了。可是有一分別，本元底，全般底，——在企慕，心底緊張，甚至最高底，最光明底心思之緊張，與此實踐（或證悟）之間。這在上決定了的事，自永古已如此，絕對離個人的一切努力，一切等級而獨立。不是麼，這不是人所一點一點臻至的，這不是由一點恒常和規則底修爲所達到，這不是那；這是某一事物，頓然來到，頓然自立，而人不知其如何，亦不知其何故，可是一切皆改變了。

而且於世界，於全宇宙，將亦復如此。這來了，這來了，這進行的非常柔緩，可時到了某一小時分，頓然一下，這便成就了，完了，——不是完結，是起始！

普通總是初次與性靈體相接觸時，得到這一經驗，但這只是局部底。這只是知覺性的或活動的那一部分與性靈相結合者，有此經驗，（而且這可在不論有體的那一部分）。在發生此經驗之時，知覺性的那一部分之得此經驗者的位置，完全不同了，其與知覺性的其

他諸部分及與世界之關係皆倒轉了。這便不再改換。而又設若你有此意志或此慾心或此能量，將你的生存的一切問題，你的有體的一切活動，你的知覺性的一切原素，接合到你的有體的這一部分，牠們便開始自加組織。你的有體將化為一整體，一獨一底多體；一多性底單體，是複雜，但有組織，周於固定底一點集中。於是那中樞意志，或那中樞知覺性，或那中樞真理，便有權能統治你的有體的所有諸部分，因為牠們皆已整秩有序，而且，全皆周此中央「當體」組織了。

在我覺得好像不能離脫此一必需，倘若人願意是或倘若人應當是神聖「力量」之一知覺底工具。因為神聖「力量」可能發動你起作用，神聖「力量」可推動你去行為，利用你作其不知覺底工具，倘若你有至少量底善願和誠實。但是，為了要作一知覺底工具，能夠同一化，且能作皆有意志而且明覺的運動，則必需有此內中底組織；否則，你常是遇到一混沌狀態在某處，一紛亂在某處，或一黑暗，一無知覺在某處。於是自然，你的作爲，縱使其無外地爲「神聖者」所領導，不會有表現之全然美滿，如人具有一周環神聖「中樞」

### 之明覺組織時所能有的。

這是一辛苦底工作。不論在何時，不論在什麼環境里，你能作這事，因為在你自己具備了這問題的一切原素。你無所需於外，無求於這工作之自外的助力。但這需要一巨大底堅忍，和一種鍥而不舍的精神，因為很常時在有體中有壞底皺紋，由種種事物而來的薰習。由古先遺傳底畸形，亦復由於教育，由你出身的環境，而且還由許許多緣故。這些惡劣底皺摺，你試加以熨平，可是又起了。

於是，又得重新開始工作了，時常，許許多多次，而不感到沮喪，然後方得最終結果。可是沒有何事，沒有人，沒有任何環境，能阻礙你做此工作。因為你在本身荷戴了問題也荷戴了解決。

姑說一真理，人類所苦的最通常底病，是無聊。人所作的大部分蠢事，是爲了避免無聊。是的，在我，我可肯定說任何外在方法皆不好，無聊追隨你且將永是追隨你，不論你作什麼去避免牠。如果你開始這工作，組織你的有體及其一切運動，與其一切原素，皆周

達此中樞「知覺性」和「當體」，這便是最穩準，最全般，最熨貼的對一切無聊之可能底救治。這便使生活得到奇鉅底興味，一未曾有底多異性。你更沒有閒暇感到無聊了！可是這得堅忍。

而且還更有趣的是，這一工作，這一和諧化，這一組織，使有體集中於神聖「中樞」，這只是在一物理生身且在此地上方能作到；這也真是物質生活之原始真元之理。因爲，一旦你離棄此物理生身了，你便不能做這一工作。

而且又更有堪注意者，是唯獨人類，乃在其本性中樞有一神聖「當體」，在其性靈中，這自我發展，組織，覺知有體之一切原素，這工作在例如情命界諸有物便不可得，心思界諸有體也不可得，甚至在其他有體，如習慣上人所稱爲「天神」者，亦不可得。倘若牠們要作此工作，時若他們真要自加組織，變到完全明覺，便得生爲人身。

如是，凡人皆生而有身，而甚至不知其故！大部分人度過一生，而不知其爲何，捨棄其身亦不知其爲何，於是他們乃得無限地重新開始同此一事，直到有一日他們遇到了某人

對他們說：『留心哪！你知道，這有一存在之理。你生世是爲了這工作，莫失掉這機會了！』

而人已浪費了多少年……

(問) 偶然翻揭一本書，在其中尋找一徵象，這有沒有意義呢？應該怎樣作方可得到一真實答案呢？

(答) 應當集中。而且這依乎你要什麼。

倘若你有一內中問題，你願得到解決，你便集中於此一問題。設使你要認識你自己的情況，於你自己所處之境有照明，你便純樸自加表呈，要求那光明。或者，很簡單，倘若你好奇，要知道不可見的知識有什麼可告訴你的，你便靜定一會兒，沈默，翻開一本書。最好是用一裁紙刀，因爲這尖銳。當你集中之時，你用刀尖刺入書中某處，再參詳那尖端

所指的一段話。

倘若你知道集中，便是說，倘若你真實是以一種企慕爲之，願得答復，這時常是答復的。因爲像這一類的書中，（語次，神聖「母親」指着一本綜合瑜伽論，她適纔唸過一段的），在啓示的書中，總是有一聚力量，——至少是從高等心思中出來的力量，或者，最通常是，從最高知識而來的精神力量。

每一本書，因其所包涵的文字之故，是好像力量之一儲藏庫。普通人不知道這，因爲他們不知道利用，然如實也是這樣。同然者，在每一形象，每一照片中，也有一聚力量，小小底一聚，代表以此爲其形像者之力量，性格，和權能，倘若其有權能。而且，設若你是誠懇，有一企慕，你會放射出某些震動，於是你的企慕心之震動，進而與書中或相中與之相應的力量相遇合，於是一高等知覺性給你以答復。

每全中之一分，在潛能上包涵全中之一切。這是頗難於解釋的，但你可從一個例子上懂得。時若人作巫術了，倘若他們有某人的一片指甲或一縷頭髮，這便夠了，因爲其中在

潛能上有凡其人本身所有之一切。而在一本書中，在潛能上，（未曾表現，未曾顯出），有寫此書之人內中的知識。這麼，室利阿羅頻多代表一了解與知識與權能的全體；他的每一本書，同時是一象徵又是一表呈。他的每一本書，在象徵上，在潛能上，包含他內中之所有。而倘若你集中於此書，你可由此書追溯到其淵源。而且，甚至讀過一遍這一本書，你能接受到遠多於簡單是書中所有者。

時常於所讀的有一種讀法和一種了解法，那給你所尋求的解答。這既非偶然，也非娛樂，亦非一種消遣。誠然，人也可「那麼」作，但完全不能達到什麼，你得不到任何答復。但倘若你嚴肅作這事，倘若，嚴肅地，你的企慕試行自往集中於此一工具即這一本書上，與其中所包涵的能力相接觸，（這好像一蓄電池，包含了能力），固執要得到一答復，那麼，自然地，那其中的能力——或母寧是這兩種力量之結合。你所放射的力量，與涵蓄在此書中的，——會引導你的手和你的裁紙刀，恰恰指到那處，表明你所應知道的。可是再說一遍，設若你不誠意且無心信爲之，則這全不會有何結論。設若爲之以至誠，則有一

答復。

某些書含蓄能力極強，甚於其他底書；某些書給出結果欠明晰。普通是用包含格言和短句的書，其言事是在一精明簡括底形式下的，人最能成功。自然，回答的價值，依乎包含於書中的精神力量的價值。倘若你取一部小說，則牠不向你說出什麼，只說愚蠢事。

(問) 室利阿羅頻多所說「機動化的觀照」，是什麼意思呢？

(見綜合瑜伽論第一部，第四章，拙譯第一一九面。)

(答)

這是一觀照（靜慮），有權能可轉化你之爲人的。

這是一種觀照，使你進步，與靜定觀照相反，那是不動且相當有惰性，一點也不改變你的知覺性上，或你的有體之態度上的什麼事。一機動化的觀照是一種轉化的觀照。

通常，人沒有機動化的觀照。時若他們入乎觀照，——或至少他們所稱爲「觀照」者，——他們進到一種不動性里，其間無有什麼動的。他們出來亦如他們進入，在他們的身體中既沒有改變，在他們的知覺性中也沒有改變；而這愈是不動，他們也愈快樂。他們可那麼永遠觀照下去，那永不改變什麼，在宇宙間既不改變什麼，在他們自己也不改變什麼。這是爲什麼室利阿羅頻多說起機動化的觀照，恰恰與習慣底觀照相反。這是一種能轉化的觀照。

(問) 應該怎樣作乃能有機動化的觀照呢？那方式豈不是不同？

(答) 你所謂方式是說什么呢？——靜坐修觀的方式？我想是企慕應該不同，是態度應該不同，內中底方式。

但是這在每人不同。

我相信最重要的，是知道為什麼作觀照。是這乃使觀照得其性質，使其屬這一種或那種。

人可靜慮，爲了向神聖「力量」開啓，人可靜慮，爲了拒却尋常知覺性，人可靜慮，以進到他的有體之深處，靜慮以學到自我奉獻。人可靜慮一切事物。人可靜慮爲了深入乎平和，安靜，寂默，人普通總是這麼作的，但在此也不甚成功。但人亦可靜慮，爲的是接受轉化的「力量」，爲的是發現當轉化之處，爲的是追蹤進步之途。人也可爲了非常實際的理由而靜慮。時若人有一困難待解決，一解答得找到，時若人願在某一事上得到幫助。

我想人人皆有其靜慮（觀照）之方。可是倘若人願此觀照成爲機動底，則應當有進步的企慕，而此觀照應有裨益於此進步，於此實踐；然後觀照乃變爲機動化了。

### 橘與橘皮

我相信要了解事物，其最大困難之一，生自一矯置之糾紛，將物質置於一邊，將精神置於另一邊。是這一愚蠢辦法，使人什麼事也不懂了。

有精神又有物質，這是非常方便的。那麼，倘若人不屬於精神，便屬於物質，倘若人不屬於物質，便屬於精神。但你所稱爲精神者是什麼，所稱爲物質者又是什麼呢？這是無數量底一聚事物，一列等級，無有終盡的。你說起精神，但牠何自而始呢，你的精神？始於你所不見的麼？那麼，比方說，你將情命界的一切有物也安排在精神中了，因爲在你的正常狀態中，你見不到牠們。

亦復有些人說：當你生活時，你是在物質中，死後，你便進到精神中，那便是切了。然則從物質解放出精神，你死去，你便解放你的精神了。——是這一類胡說使人全不了解什麼。這與世界像其實是那樣毫不相應。

對今之人類知覺性，誠然有不可見的事物存在，多於可見之事物無限。你所認識的，對你爲可見的事物，亦你所知覺的事物，幾乎像一枚橘子的皮之與整個橘子的關係；而且，

還有甚者，這些橘子的皮非常薄！你倘若只知道橘子的皮，你於一橘子沒有知道什麼。事情幾乎皆好像這樣。凡你於宇宙所知之一切，只是一點點膚表底外殼；而且，還有，並此你亦知道的不正確。其餘所有的一切，皆避過你了。

(問)

人常時說起過或預言過，這些數字二，三，四，五，六，（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對修道院有一特殊底重要性。這話可對？

(答)

我可以一玩笑答復你，倘若你願意：於今人在討論改換日曆；倘加以改換，則數字皆

換了，這整個「歷史」便會斷送了，皆完！

這是一成俗。

明顯的，倘若成俗普通化了，正如換日曆這事一樣，這可作出一強能底形成。但這是應當極廣被之後，乃可化爲一強能底形成。（我所稱爲「形成」者，是那些形像，人可以一力量使之有靈氣，可以取爲象徵。）

亦復有些人給自己造了一些形像，用之爲自己所用的象徵；對他們自己，這可能很有用處，很有價值，例如說，夢之象徵。但這只對他們有價值而已；這一事純屬主觀。至若事關日曆，這是幾乎爲全人類所採用的，你的象徵可能爲用於一更廣闊底原野上；可是其原始仍爲同一，這是一成俗。

人曾是開始從某一日起算，——附帶說，其選擇某日也是全然武斷的，——於是曆算數目便達到如今這樣了。我們已習慣於此，自然，從我們小時起是這樣；但這成俗可隨人所出生之地或社會團體而異。有些人計算不同。在他們，則其他底數字，其他底時分，有

其象徵底意義。比方說，人只需進到一回教公團里，則可發現他們的數目字全然不同，你若向其說二、三、四、五、六，他們會全不知所謂。

但是倘若你的形成，——你在其中出生的，而且爲你所採用的，——爲大多數人所承認，你可以這形成爲工具在他們發生作用。你由一形成而發生作用，只到那其爲大衆所採用的限度。

這些事物，可有用地取作象徵和工具，以建立物質世界與較微妙世界間之一種接觸。

你可能這麼利用，但這便是一切了。

倘若不是億萬人用今之日曆，而只有三、四人，則不會有什麼效果可說這些數目字有何象徵義。亦僅止於此三、四人是象徵底了。這不是此事物本身有何關係，這是人所利用之的限度爲有關係。

在天星和星命術上人犯同樣底錯誤。這非常簡單只是一語言，一成俗，倘若這成俗通行了，人可利用之作某些事，但這只有一相對底和比例底價值，與採用之的人數相對和成

比。

必然，在此相對世間一切皆是相對。可是人不好如文如義刻版去理會事物，因爲這會使很微小底腦經，更狹隘了。

人愈是原始，人愈是簡樸，這些事愈增其迷信價值。迷信者，簡單只是個別之事的不正確底通則化而已。

你們知道那人在梯子下過的故事。在梯子上端，有工人在作工，由一不幸底巧合，將他的工具掉在一行過的人的頭上了，按之這是一事實，那人的頭被打破了。見證此特殊事件的人，便將此作爲一通則，後來他們告訴你說：在一梯子下走過會遭不幸的，按之這是一迷信。大凡這類事皆如此形成。

此外，許多知識恰有同樣底淵源。倘若某一藥物，舉例說，由於善巧因緣之和合，已治愈多少病人，於是人立刻宣布此一藥物於治某一疾病爲全能。但這不是真實的。你可以同此一藥物，以同一方式，施用於一百人，而不會有在兩人的效果爲相似，有時牠們徑直

相對反。不是此藥物本身之功德治好病；相信此一藥物也是一迷信。

歸根說，在科學與迷信之間，只有一非常微細底分別。這也許唯獨在於人發表意見時之謹慎。倘若像科學家一樣，人謹謹慎慎說：『好像這應該如此，……或者人可說，……種種湊合到假想是……』。那麼，這便不屬於迷信了。但時若人說：『這即是如此』，這

必然是一迷信了。

因此，設若以三，四，五，六，或二，三，四，五，六，這有何特殊事情在你發生，則使你可有內中底或外在底啓示，你可宣布這是一特殊日子。倘若在你沒有什麼事發生，則

對你這全不是怎樣一特殊日子，這將是與其餘的日子一樣。

有一極古老底傳統說，比韋陀傳統還要古，說：『倘有十二善願底人聚合求福「神聖者」便必當降臨』。很好，這可能是一真理。或者這亦是一迷信。也許這依乎此十二善願者及他們之爲何人；也許這亦依乎其他底事。在我，我相信也許這是那麼發生的，最初，曾有十二人聚合，（偶然他們是一十二人，也許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何故），而其企慕那麼

結合了，一種企慕那麼深密而且那麼強能，以致他們有了回答。但必曰十二善願之人結合於一共通底企慕中則定可降召「神聖者」，這便是一迷信了。

雖然，在事實上，這最初一趟必然如是發生過，而注意到這事的人，便這麼表述：『倘有十二善願底人聚合其企慕，則「神聖者」不得不降臨』。而我可告訴你們說，自從那事以後，有過大量的十二人聚合於同一企慕中了，沒有降下過「神聖者」！但是傳統之說，仍保持其不變。

我們今晚遠多於十二人了。不妨試試看那是否成功！（靜坐）。

（問） 為什麼「教育中心」不發給學生文憑和證書呢？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七日說）

（答）

大致已經一世紀了，人類患着一種病，似乎愈加蔓延了，而且直到我們這時代，已進

到其尖銳化時期，這便是我們所可稱爲「實用主義」者。人，物，環境，事業，似乎皆只從這除外底角度得到估價，衡量。沒有什麼會有價值，除非是有用。毋庸說有用者當然比沒有用的好。但應該首先懂得所謂有用者爲何，對誰有用呢？對什麼有用，爲了什麼有用呢？

呢？  
誠然，愈進愈如是，自命爲文明底各民族，稱有用者爲能取進，獲得，或生產金錢者。而這一疾病異常容易傳染，雖兒童們自己也逃不出。在那一年齡，人本應有美麗，偉大，完善的夢想，——據凡事皆從金錢角度加以裁判，估值。這便是我所稱爲實用主義者。庸俗常情這也許太過崇高了，但對這鄙陋常識必已甚超上，——他們現在夢想金錢，已勞

心如何賺錢。  
他們最喜歡只顧到那能於他們有用的，庶幾後下他們長大了，

如是，時當作作

而於他們變到最重要底事，是準備通過考試而有成功，因爲是有了文憑，證書，頭銜，他們能掙很多底金錢。

他們乃能得到好底地位，得到許多金錢。

在他們，學問沒有其他目的，沒有其他興趣。

以爲自體之主宰，以勝過自己的弱點，無能，無明，自加準備在人生之途上進向一更高貴，更浩大，更慷慨，更真實底目標……他們幾乎皆不作此想，認此一切皆有如烏托邦；唯一重要事是要實際，準備和學得賺錢。

兒童若染了這病，在修道院的這教育中心是不得其所了。這是向他們證明，我們不準備他們通過任何考試和官方底競賽，而且，我們不給以文憑或頭銜，他們在外間世界用得着的。

這里，我們只收那班企慕一更高和更善底生活者，渴於求知與求完善者，殷期望更全然真實底將來者。

最初，從財政觀點看，我們的事業所建立其上的原則，是這樣：金錢，不是要用來增進金錢的。這一理念，以爲錢應賺錢，是一狂語和一顛倒。

金錢造來是增加富足，繁榮，生產性，於一集團，一國，或者，更好是，於全世界。

金錢是一工具，一力量，一權能，在其本身非目的。而且正如一切力量和一切權能一樣，是由運動和流通，乃增進而且增大其效能，不是由於聚集和停滯。

我們在此所試行的，是向世界證明，與之一具體底例證，由一內中底心理實踐和一外在組織，可以造出一世界，其間人類痛苦的大部分原因皆可消滅。

## (十二)

### 答 問

(問)

於今超心思者已下降了，爲什麼人不能直接從理智心思度入超心思呢？

(答)

誰說人不能呢？

室利阿羅頻多在此發表了一番敘述（原註一），人應當作什麼乃可與超心者相接觸，準備其顯示之場；但於今這既進到土地雲團中了，我見不到爲什麼一精確而且一致底程序，應該強加於其顯示上。設若牠高興直接照明一個工具，牠覺得是方便，或有準備，或是

適合者，我也見不到牠爲什麼不應那麼作。

(原註一。綜合瑜伽論第一部，第五章。「母親」讀出一段，隨以講解。)

而且，我重複說。誰說過那不能另外怎樣呢？——沒有任何人。室利阿羅頻多在這里所敘述的，是另外一事，而且事實上這也是所發生的事。要顯示得以出現，這是必要底準備。但現在我見不到爲什麼且以何根據，要將一特殊程序加到超心思底作用上；爲什麼牠不應有自由去選擇自所當有的工具呢？

我想人可預見一切可能性，而且凡至誠底企慕，全般底奉獻，必將得到答復；而且其程序，手段，過程，轉化，在其性質上必多到無數，——這全不是事物皆當以某一方面作而不能另外怎樣作。

究竟說，凡人，不論其爲誰，已有準備可接受了，可接受超心思底知覺性和光明，雖只一少分，或獨特某一方面，必然會自動地接受牠。而且這知覺性和這光明的效果將是無量數，因爲，必然是，這將適合於每人的可能性和能量，一隨其企慕之誠而異。

倘奉獻愈是全般，企慕愈是深密，則結果可能愈是整體而且深密。可是超心思底作用之效果，在其顯示上將是無數；多，不可量，無限相異；不必然隨着一條精確底路線，而於盡人皆同，——這不可能，因爲這與超心思底知覺性之性格相違反。

甚至雰圍之質素也改變了；其結果之相異必無窮，——然而可識。這便是說，人可分辨尋常運動之結果和超心思底作用之結果，因爲這將有一獨特底性質，一特殊性格。

但這不是說不論何人，不論何時，不論以何方式，突然可化爲一超心思底天才。不應那麼期望。

我幾乎要說，倘若人止是感到自己比從前少愚蠢一點點，這已是有點成就了。

(問)

在教育原地中，這勢力也會顯示麼？

你爲什麼要禁止這一原地或另一原地呢？

(答)

(問)

因爲我們於今所遵循的教育制度，如室利阿羅頻多所說，仍是「人類智慧的一光耀底貧瘠」。

(答)

你是說你所施於你的學生的教育麼，可是？但是很久這已應改變了！

人有一可悲底習慣，即鈔襲從前所作的，和他人所作的。我很以前便向你們說過了。那非難是：『應當作這事，因爲這是偏處所作的』，我便答復：『也許正因爲這緣故不應作這事！因爲倘若他人皆作則亦作，這有什麼好呢？』

(問)

可是倘若沒有你的參加，人又如何能做呢？

(答)

但你爲什麼問我這個呢？首先，你得改變你們的教育制度，一隨超心思底原則。至少得試行。你不必問，你應當做。倘若你永在同一壕塹中行走，你可在其中行至不窮。應當

試試走過來。

恰合是我時常在討論這問題。我相信即是今天，或也許昨天，我在辯護人有權利安於其無明中，倘若他於此滿意。我不是說精神義度下的無明，（這無明之世界，我們皆在其間），我不是說那個。我說這無明，是依教育的經典概念。那麼，我說倘若有些人不願學，而且也不愛學習，他們有權可不學習。

人有責任所當向他們說的唯一事，便是這：『現在，你到了一種年齡，你的腦經是正有準備了；牠正自建造。你所研究的每一新事物，好像在你的腦中增加了一捲圓。你研究的愈多，思想愈多，反省愈多，工作愈多，則你的腦中的小捲圓也變到愈複雜且愈完全。而且，你正年輕，這正是最好作的時候。是為這習慣的緣故總是趁年青時學習，因為這比較還過容易』。而且也是明顯的，時若兒童還不很覺知自己，則應使他服從某些規制，因為他還沒有能力自加選擇。

這年齡非常不定。這依乎人，依乎每個人而異。可是究竟通常以為在七年之間，從七

歲到十四歲，人開始接觸理性年齡了。倘若人得到幫助，人可變為甚合理性者，從七歲起，到十四歲止。

在七歲以前，有些天才則當別論，——時常總有天才的，各處皆有；可是一般底律則，是兒童尚未覺知他自己，他們尚不知為什麼做事或如何做事。恰當這時期，應給他一種注意的教養，教其專心作其所作的，培成一小小小底基礎，足使其不完全像一小動物，而是屬於人類，由於一初原底智識之發展。

在這以後，便有一七年的期間，他應當學到選擇，——選擇他所願成為什麼。倘若他選擇了願意有一豐富，複雜，發展了，在功能上甚雄強底頭腦，那麼，則應當教他工作；因為是由工作，由反省，由研究，由分析，以及種種隨屬者，人乃形成一腦經。到十四歲了，你便已應知或已準備知道你願意成為什麼了。於是我说，設若有兒童近乎這年齡了，確然表白：『智識發展在我毫無興趣，我不願學，我願意在尋常愚蠢的方式下仍其愚蠢』，我見不到憑什麼權力人可強加以學問，或為什麼應將他們一概打成一水平。

他們有些是在下，有些屬於另一階層。有些人可有驚人底能量，而對於智識發展不感覺興味，人可警告他們，倘若他們不工作，倘若不學習，長大了到了旁人之前或許會感到苦惱。但是倘若那對他們一樣，倘若他們顧過一非智識底生活，我認為人沒有權柄去勉強他們。

這是我常與學校里的教師的諍論！他們來告訴我。倘若他們不工作，他們會變愚蠢。我說：設若他們樂意要是愚蠢，你憑什麼權柄可去干涉？

人不能有强迫底知識和智慧。這便是一切。

現在，倘若相信你可拋棄一努力，不作一切學問，你便可成爲天才，超心思底天才，在這麼一番交易中，請不作此一幻想，這在你不會發生。因爲，縱使你觸到一超上底光明，由於一內中底企慕或由一神聖恩慈，而你在腦中會沒有什麼能夠表現牠。那麼，牠會安止於一極迷茫塵霧似底境界里，也一點不會改變你的外在生存。可是倘若你高興是那樣，任何人也沒有權力來勉強你另外是怎樣。應該待到你將有充分底知覺性能夠選擇了。

明顯的，有兒童是十四歲了，還是像五歲的兒童一樣。可是那班兒童，沒有多大希望，尤其是那班在這裏住過的。

然則這已完全改變你於教育這事上的觀點了。

確實說，唯一之事你當勤懇爲之的，便是教他們認識自己，選擇自己的前途，他們所將走的路。教其觀照自己，了解自己，——教其立志。這比教他們某時曾在地球上發生了什麼事，或地球如何形成的，或甚至……，重要超過無限了，其實，那些事，皆是一頗爲需要底基礎，倘若你願在世間過尋常生活，因爲，倘若你那些皆不知，立刻你在智識上會受打擊：『哦，那人，他是一呆子，他不知道什麼事』。

可是究竟你也可取起書本來研究，不論在何年齡，倘若你好學，且有此志願；爲此你也無需進學校。在世界上實已有足夠底書了，可供你學習一些事物。而且，甚至還有遠多於必需的書。你可窮究許多問題，簡單只走到圖書館去。你會有可充塞到這裏的！（作手勢）

但是，所最關重要的，是知道你所志願的是什麼。爲了這，一極少量的自由是需要的。這不應當是在一拘束或一強迫之壓力下。你應當是願意作事而作事。設若你是懶惰，那麼，好了，你會知道懶惰的意義是什麼……你知道，在人生中，懶人總是不得不比旁人做多十倍的事，因爲他們所做的，是做得不好，所以不得不重新再作。但這些事皆應由經驗學得。人不能將其教會你。

心思，設若人不加以約制，是一飄浮之物，不精確。倘若人沒有養成習慣，將其專注在一點，牠便全時在飄浮。牠來來去去，不在何處休止，而且牠在一世界的不定性中游移。於是，時若人要集中注意力，這便使人感痛苦了！需得作一點小小努力時，像這樣：『哦！這如此使人疲倦，使人痛苦了！』於是，便放棄不作。人便好像生活在雲裡霧裡。你的頭腦，（像是這樣的，大部分人的腦經皆是如此，）總是在雲裡霧裡。牠沒有精確性，沒有準定性，沒有明朗性，總是煙霧迷茫，——空洞而且迷茫。你對於事物只有印象而沒有知識。你總在一種依約近似中生活；你能在內中存守種種相矛盾底理念，皆由印象，識

感，情緒，情感而成，——種種這樣底事物，與思想極少關係，皆是空空洞洞底事。

但是倘若你要達到有一種思想，在某一點上是精確，具體，明朗，決定，則必須作一番努力，收斂，確定，且集中你自己。而第一趟你作這事時，實際是感覺痛苦，那麼使人疲倦！

可是設若你不養成這一習慣呢，那麼你一生生活在飄盪中。時若是關係實際的事，倘若你當前有，——因爲，捨一切不論，人總是當前有多少大大小小底問題得解決，皆屬實際性質的，那麼，你便不能提取問題的一切原素，取之互較短長，從一切方面考察這問題，超出牠以上而見到解決，你不能這樣做，却只是在某個灰色且不定底事物之漩渦中飄浮，這便像許多蜘蛛在你的頭腦中爬來跑去，——你把握不定這一事物。

我這只說最簡單底問題，不是麼？我不說決定世界或人類的問題，甚至一國家的問題，一點也不說那些事。我只說你日常生活的問題，每天的事，——這成了十分散漫底事。

是爲了避免這樣底情形，所以人向你說，時若你的腦經正在長成之際，與其讓牠養成那樣底習慣和性格，却應當試行給牠一點點準確性，精微性，自加集中的能量，能選擇，能決定，能取事物相互較量，試行運用理智。

因爲，自然是不必說了，理智不是人類的最高能量，人應當超出牠；但這亦復非常明顯，倘若人並理智還沒有，則會是過一種全不聯貫的生活，甚至不會知道如何合理地行爲；一點極小底事會使你全般顛倒，你甚至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更毋庸說怎樣去補救牠。

另一方面：那在自己內中已建立一活潑且明朗底理智境界的人，他能抵對種種襲擊；情感的襲擊，或無論那種試驗的襲擊；因爲人生也全是這些事形成的，——不可意的事，或欺詐的事，——縱然微小，却與感覺到的人相稱；而在感覺到的人，牠們自然是很重大了，因爲這是合上他的度量的。可是理智却稍能退後一步，看到這一切，笑着說：『哦！不然，不必爲這一點小事生煩惱』。

倘若你沒有理智，你會像一片軟木浮在大海狂潮上。我不知道是否那片軟木在其境況

中受苦，但在我覺得那好像不十分有益。

這便是切了。

現在，說過這一切話了，——而且我不止說過一次，我想我已向你們說過多少次，而且，我還準備向你們再說上無數次，只若你願意，——既已預告過你們，我便讓你們完全自由，隨你願意作海上的一片軟木，或你願意有一分明，精確底知見，和一於事物的充分知識以便前進，——好了，簡單是進向那你所要到之處。

因爲，甚至要能遵循自己所已選擇的路，也需要相當底明決。我全不固執你們要作學者，遠非如此！因爲那麼人又偏墮於另一極端：人腦中充塞了太多底事物，更留不出一點空地給超上光明；但總有一必不可無的極小度，庶幾不致……是了，不致作軟木。

(問) 母親，有人說我們在功課上一般不充分，由於我們太着重遊戲，這可是真？

(答) 誰說過這話呢？那班不愛好體育的人？枯乾底老教授不能更作運動的人？

那樣麼？（我不要你舉出人名。）

那麼，我相信不是這樣。  
你們記得室利阿羅頻多在我們的體育雜誌上第一次發表的一文，——他是以一非常嚴厲底態度答復那班人的。

我不以為是這樣。我全然深信本不是這樣。我倒是相信（而且我將此一切責難歸到我自己），人是給了你們一想像不到的自由了，我的孩子們，——我不相信世界上還有何處兒童們可這麼自由，——而且，誠然，要知道如何利用像這麼一種自由，也是頗困難的。

雖然，這實驗是值得一試作的。你不知道尊重，因為你不知道事情是如何的，倘若其不像這樣；這裏一切對你現得非常自然。可是，自己知道組織自己固有的自由，這是十分困難的。雖然，倘若你達到給自己以必有的訓練了，——而這是爲了高尙理由，不是爲了困難的。通過考試，作一番成績，取悅教師，得到許多獎品，或爲了一切尋常底理由皆爲兒童所有通過考試，作一番成績，取悅教師，得到許多獎品，或爲了一切尋常底理由皆爲兒童所有

的。不被責罵，不受懲罰，我們除開這一切理由，——好了，設若你成功給你自己一種訓練了，（各人有他自己的，無須追隨他人的），簡單是因為你願望進步，預望從你自己發揮出最佳者，那麼……哦！你會遠高過那班受學校里的普通訓練者。是這，乃我所願試行的。我不說，請注意，我不說我失敗了；我還有極好底希望。你會知道由此一獨特底機會得到益處。但總歸一樣，有一事是你所應得到的。這是一內中訓練的必需；沒有訓練，你不能達到任何處，沒有訓練，你甚至不能過尋常人的普通生活。可是，代替普通社會的，或普通教育機關的成俗底訓練，我曾願望，而且我仍然願望，你們可有一種訓練，是你們自己加到自己的，由於愛好善美，你們自有的善美，你們的有體的圓成。

但是，倘若沒有那個……，請注意，倘若人未嘗訓練身體，則人甚至在兩隻腳也正立不起來，則仍其爲嬰兒一樣，在地上爬行。你會什麼也不能做。你不得不自加訓練。否則，你會不能在社會上生活，你會全然不能生活，除了獨自在森林里；而且，還有，甚至像那樣我也不知道是否可能。這全般是必不可無的；我已經告訴過你們了，不知道已多少趟。

這不是因為我對於成俗底，社會底，或其他底訓練有非常顯明底拂逆，所以你們得避免受一切訓練。我寧要每人得到他的訓練，在他內中企慕的誠意中，在他自我實踐的志願中。

其次，凡知道的人，不論教員，導師，或不論是誰，凡知道的人之目的，其存在理由，便是教育你們，幫助你們。倘若你在某一事件上似覺困難時，你便將你的問題請教他們，他們以其個人的經驗，能告訴你們說：『不是，這不是像這樣的，或者這是像那樣的，應該作那事，應該試這事』。那麼，不是用力強迫你們吸收一些理論，原則，以及所謂紀律，和一種多多少少是抽象底知識，他們在那裡可以給你們一教導，從最屬物質的事物，直至最屬精神的事物，每人在他的範圍里，每人隨其所能。

十分明顯，設若將你置於世界上而沒有一點技術底學識，你會作危險事。取一還不知事的小孩，第一事他會作的，倘若他有火柴，比方說，便會燒灼自己。所以，在這方面，即算從純物質觀點看，倘有知道且能教導你們的人，是好的；因為，倘其不如是，每人得

由他自己經驗學知，則需要多生方可知道最必有底學識。這便是用處，教授和導師的真實用處。他們多多少少已實際學得了，或由一特殊研究而知道了，而且能告知你所必不可少的。那麼，你省下了時間，省下了很多時間。這便是他們的用處，能答復問題。

如實說，你們應有一夠活潑底頭腦，乃可有問題可設。人說你們對我永無所質問，或是那麼稀罕。但這證明心思的一可怕底怠惰哪！

在某些時候，我向你們說：『不必問，自己試行去尋找某些內中底事物』，那是很好了。但時若我在這裡，而且向你們說：『你們沒有問題提出麼？』則只有沈默。然則證明你們沒有好奇心了。而且我不要你們必須問我方纔唸過的書上的問題；我常是準備回答不論何人所提出的任何問題。那麼，我願承認我們在問題上不十分豐富！我不常有機會向你們說些什麼事。

我趕緊向你們補充說，倘若你問我科學上的技術問題，物理或其他科學，我會很容易答覆你們說：『我一點也不知道，研究你的書本或問究你的教員去』，可是設若你問我的

範圍內的問題，我常常會答復。

那麼，最後一次嘗試了。這里有什麼人有問題問我沒有？（沈默）

這真是可驚羨！（母親笑了）。那麼好了，這便是一切。

### 陰暗底出生

上一星期，我向你們講過關於人出生的事。如何心靈進入身體；而我亦講過這身體之形成是出以頗不圓滿底方式，幾乎盡入皆如此，——例外却那麼少，毫不足道。

我說過，人由此一陰暗底出生，帶來了一物理底負擔，皆是一些事物，倘若人真要進步，普通便得拋棄的；於是有人引據我的話：『人是用力強迫你來的，人是以一環境強加於你，以遺傳的律則強加於你』。寫信來向我，這「人」是誰？

明顯的，我應該能說的更明白一點，但我想我已夠清楚了。

身體是一男子和一女子構成的，爲其父與母者，而這夫婦甚至沒有任何方法可問他倆要將其帶到世間的有體是否願意來，或是否與其命運相合。而且，是由他倆所形成的這身體，他們由必需的力量而強加之以一遺傳性，一環境，而且，到後下，加之以一教育，這些皆幾乎常是其將來生長的阻礙。

因此，我在這里說過，而且重複說，（我相信是夠清楚了），這只是生身父母與物理之軀的事，並無其他；而托生的心靈，無論其意在發展或已充分發展了，便要與此動物出生所強加於牠的種種環境奮鬥，奮鬥而求到牠的真道路，而且，重新尋得圓滿底自體。這便是一切了。

現在，還有其他的事要問沒有……？沒有人有何疑問？

（問） 做父母的是否可能生出……求得他們所願要的心靈呢？

(答) 求得？爲了這，他們應有一種玄祕知識，普通是他們所沒有的。但無論怎樣，所可能的，是與其像動物一樣爲本能和情欲所驅而做這事，且甚至常時是並無此意願，倒應是志願而爲之以一種企慕；他們應自處一種企慕的幾乎是像祈禱的境界中，可是？要他們將構成的形軀，可能爲一個心靈的安宅，一個心靈，他們所能召降其托生於此形式中的。我曾經知道有些人，——那種人不多，那種事也不常見，但究竟我認識過有些人，他們選擇特殊環境，以集中與靜慮和特殊底企慕而自加準備，想求到在他們所將形成的軀體中，降生一特殊底有體。

古代在某些國家，在現代亦復如是，有了妊的婦女，總是安置在特別環境里，其間一切皆美麗，和平，安樂，物理情況十分和諧，庶幾使嬰孩形成於可能最優底境況里。顯然這是人所當作的，因爲這在人類的可能性之限度以內。人類已充分發展了，可不致使這爲一十分特殊之法。然而這究竟成了特殊例外之事，因爲很少人想到牠，而有無數量的人生孩子，甚至本非所願。

這便是我們所願說的。

要召降一個心靈是可能的，但至少在自己也要有點知覺性，且願作人在最優底境況中所能作的事。這是甚爲稀罕的，但這事可能。

(問)

母親，倘一軀體已形成之後，那在此托生的心靈，便不得不托生於此軀體麼？

(答)

我不十分懂到這問題的意思。

(問)

身體的形成純依乎一男一女；可是在兒女中出現的心靈，在形成了的軀體中出現的，便不得不在其軀體中出現麼？

(答)

你的意思是問心靈可否在各不同底軀體間作選擇？

(問)

是的。

(答)

可不是麼，這是非常例外的，捨一切不論，要一知覺底心靈，在此浩大底人類聚集中，隨其自願而托生於一身體。這是一極稀罕底事實。我已向你們說過，時若一心靈已充分形成了，是知覺了，而牠願托生，普通總是從牠的性靈界上，牠望地上何處看有一相應底性靈的光明。亦復在其前世托生時，在其離去以前，在其捨離土地霧圍以前，普通總是這心靈以其在那終了的一生中所得的經驗的結果，多多少少已選擇將來一生中的情況，（不是在一切細節上，却是在大體上。）但這皆是例外之事。可能，在我們，我們尙可討論這一事，但在大多數人，在浩大人群中，即使在受了教育的人們，皆不會有這一問題。所來到的是一在形成中的性靈體，多多少少已經成形了，而且有形成之一切等級，從一火星變到一小底光明，直到充分形成了，而這便延到數千年。這麼一上登，心靈變爲一知覺底有體，有其自己的志願能決定牠的生世之選擇，這總要數千年。

那麼，你是要說一心靈，牠可說：『不是，我拒絕這一軀殼，我去尋另一身體』……

我不說這不可能，——一切皆可能。事實上有嬰兒生下便死去之事，這可以說是其中未嘗有心靈托生。但這亦可能是爲了他種理由；這也可能單由是形成之不善的緣故，人可能定於一軀體了，甚至在其出生以前，牠已在那軀體上工作。牠沒有任何理由不接受甚至那些違難，可能由其父母之無明而結果出的，因爲牠已選擇了這一處所，爲了某種緣故却不是無明的緣故，牠在這裏見到了一光明，——這或許簡單是一可能性的光明，但終於是有了光明，而且是爲了這個牠方來到這裏的。然則，這很好說：『呵！不是，我不喜歡這個』，但牠會到何處選擇另一個使牠歡喜的呢？這也可發生。我不說這必不可能，但這似乎不應太尋常發生，因爲，每當心靈從性靈界望到世間而選擇牠下一投生的地方，牠是以足夠底明智爲之的，不像會犯重大底錯誤。

亦復有這種事，心靈之投生是因爲其已經起程了。其起程可能有種種理由。極小時便

死去的嬰兒，生了幾日或幾星期之後便死去，這可能是爲此之故；通常人總是說因爲心靈僅需要一點點經驗乃完結牠的形成了，牠在幾星期的人生中便已得到，於是平去了。一切皆可能，而且，如要說明心靈的歷史，便需要說那麼多故事，如說明人類的歷史一樣。

然則武斷說定：『這是這樣，不是像那樣；這會發生而那不致發生』，——這是幼稚之見。一切皆可發生。有些情形比其他較常見，則可歸納而論；但人從來不能說：『這事不可能，這常是像這樣或常是像那樣』。事情經過不是像那樣的。

可是在任何場合下，在一切場合下，縱使是最好底場合，縱使心靈是知覺地來到了，縱使牠知覺地參與物理軀體之形成，只若長時身體是以習慣底動物方式形成，則牠仍得奮鬥，改善由此人類的動物性而起的一切事。

必然，父母有其特別底形成，牠們的健康特別或好或壞；即使將一切事物皆作最好底計算，他們仍有一大聚遺傳性，習氣，下心知中的甚至知覺性中的形成，發自其原本底出生者，發自其所生活的環境及其所過的生活者；而且即使他們皆是特出底人，他們也有大

量事物全與真實底性靈生命相違者，——即使是最優秀底人，即使是最知覺底人，也皆如此。甚者，還有許多事會發生。甚至人費了很大底力去教育兒童，牠們將與各種人物接觸，皆對他們有影響，尤其是最年幼底時候；這些影響進到下心知中，他們後下得與之奮鬥。我重複說這話。即使是最好底場合，由於身體現在這麼形成的方式，你不得不直面無數困難，多少皆是從下心知出來的，浮到了表面，是對這些應當奮鬥，庶幾可得全般自由，和正常發展。

(問)

室利阿羅頻多這樣寫着：『可是，在情心以內，或在情心以後，有一更深沈底玄祕光明……』（綜合瑜伽論，第一部，第五章，拙譯第一六〇面。）這玄祕光明是什麼呢？

(答)

『……『這，倘若不是我們稱為直覺者，——因為那雖不屬，——却仍有與「真理」之直接接觸，比較人類的智識接近「神聖者」』。（同上）——室利阿羅頻多這話的

(答)

可是，牠能利用知識

愛而有的知識，由愛而有的了解；因為直覺是屬於智可是這，這是一種直接底知識，幾乎是由同一性而

量事物全與真實底性靈生命。

此。甚者、

許多事

皆對

阿羅頻多所說的「內中底神示」是什麼呢？

我、

(答)

神示？這是占卜，預見，對徵象的了解的能爲，——這有在於性靈體中。例如先知們，便不是以心思而說預言的，而是由一直接接觸，超出感情和識覺以外的。室利阿羅頻多甚至說過，韋陀書，還有其他的，皆不是以思心寫成的，不是從頭腦發出的。詩頌的形式自動從性靈體中躍出，發之爲文字。

(問)

倘若人與自己的性靈體接觸了，這意思是人即有此能爲嗎？

(答)

多多少少，是的。接觸愈圓滿，則能爲愈大。

這亦依乎有體的外在可能性。但我已向你們解釋過多少次了。我已向你們說過，時若人與其性靈體相接觸，某些官能便自動發皇。而且，比方說，有毫未曾受過智識教育的人，可能突然有甚屬驚人的表現能力，便是這麼自動發生的，由與性靈體內中相接觸。

(問)

母親，倘若情心能爲用於一更直接底知識，則思智之作爲知識的中介者又幹什麼呢？

(答) 心思不是一知識之工具。

可是，牠能利用知識以組織行事。而且，這是牠的真職分——行事之形成與組織。是

牠，將靈感的各原素加以統紀。

倘若牠唯獨作這一事，從上或從心靈的神祕中心接受靈感，簡單計劃行動之方案，在粗枝大葉上，或細微末節上，爲了生活的一切小事，或爲了世間的大組織，則牠充分圓成牠的事功了。

人感到這非常確，例如，時若人要組織自己的生活。有這麼一個智識的官能，立刻將每事置於其位，作好一計劃，加以組織。

可是知識不出自心思；牠出自心靈的神祕深處，或出自一高上知覺性，——而心思將其在物理世界集中，組織之，所以給人一作事的基礎。

心思還有另外一個用處，時若人與其理性相接觸，與知識的理性中樞相接；因爲純粹理性，在一切情命衝動上，有其強能底管制；凡有情命世界而來者，以理性之助，皆能爲用於一有紀律和有組織底作爲中。可是牠當服役於某個超於牠自體者，一超上理想或神聖「知覺性」，——而非滿足於牠自體。

這是心思的兩職事：爲管制之一力量，管制之一工具，與爲組織之一權能。這是牠的真地位。

(問)

唯獨由愛便可實踐「神聖者」麼？

(答)

是的，我的孩子，必定是。甚至這還是最直接底路。

人能實踐「神聖者」，這便是說，體認與「神聖者」爲一，充分知覺「神聖者」，且成爲「神聖者」的一工具；但是，自然的，這却不是實踐大全瑜伽，因爲這實踐只在一條

(問)

可是倘沒有心思底發展，人會不能表現「神聖者」哪？

(答)

人不能在智識上表現之，但人會能在行爲上表現之，人會能在情緒上表現之，人會能在生活中表現之。

(問)

有時候，倘若人有一種抑鬱，便經過很久；可是有一非常情之喜樂，便不經久。

(答)

是的，這是很真實。

(問)

那麼，應如何方可使之經久呢？

## (答)

可是，有此抑鬱者，與有此喜樂者，不是有體之同一部分呀！

倘若你將喜樂與愉快混爲一事，愉快屬情命體者，則是一非常易散的事；而在人生中，人生像其現在這樣，必然是不愉快多於愉快的機會。愉快簡單是一可意底感覺而已，而且這是一極致容易退去的事物，人不能長久保持牠，因爲倘若人繼續保持此愉快的同一震動較久，不但牠會變鈍滯，亦且牠變成不愉快，或甚至使人感拂逆了，——而這恰恰是同一種震動。那麼，很自然的，牠來了又去了。

可是，倘若你說起喜樂，那全是另一會事，——那是一種溫暖，內心的一種照明，（人在頭腦中亦復能有喜樂），一幸福底明照。那，那是一種美德，尚未至於充分發展的境界的。

雖然，喜樂是存在的，在一恒常方式下存在於有體之眞理中，在有體之真實性中，在

於你的眞「自我」中，在你的心靈，在你的性靈體中，喜樂長駐。  
那與愉快毫無關係，那是一種內中底福樂。

可是人很少在能感覺牠的境界中，除非已充分明覺其性靈體。是爲這緣故，這時或到來，倏然脫去，——因爲必需底心理條件尙未具足。另外則幾乎在恒常底方式下，人是在一尋常情命境界里，其間極微小不愉快底事，很自動造成抑鬱了，——設若人爲乏弱，則爲抑鬱，設若是一剛強人物，則生起反叛了。凡未經滿足的欲望，凡受到了阻礙的衝動，凡與外界之不可意底接觸，很容易且很自動地造成一抑鬱，或造成一反叛，因爲這正是事物的尋常狀態，——在於今的人生中是尋常底。

唯一可能經久的事是喜樂，倘若與自己的本體之眞理發生了關係，因爲牠包含了喜樂，在一永久底方式下。

(問)

可是在心中，人發現雙重作用。純粹情感的，和情命衝動的。這一混雜如何是可能的呢？因為兩個的根蒂皆在心中，不是嗎？

(答)

但不是在同一處。

這無關於我們的生理心房，這有關於心之中樞，（母親正指胸中央）。可是也有種種深度不同。

你愈到外表，這混淆愈甚，自然，情命衝動和甚至是純生理反應，純生理感覺，皆相混淆。你愈進到內中，則混淆愈少。而且，倘若你進到夠深遠了，你發現情緒是全然純潔，在其後。這是一深度的問題。

但在尋常一切時，人是拋到外面來了；在一切時，人是過着那麼一種膚淺底識感生活

以致這幾乎好像人是生活在身外。一旦人要稍許自加省察了，稍許自加管制了，要認識發生的什麼事，隨即人常是不得不將某個存在，恒常在於表面的事物，斂退或引到內中。是這外表知覺性乃接受一切外間的感觸，乃使你與發自他人的同樣底震動相感應。而且，這好像在你之身外發生。

這是尋常知覺性之恒常外散。

以一運動爲例，一靈感，出自有體之性靈深處者，（因爲有一種靈感是發自深處的，即使在不知覺其性靈的人也如此。）牠爲了使人得見，不得不來到表面。這，如理如量，牠愈近於表面，則愈與牠毫無關係的一切事物相混雜，可是這些事物皆要利用牠。比方說，一切欲望以及情命的一切熱情，一旦遇到有一深沈力量透到表面了，便攫奪之爲了其身體之滿足。或者，在一班生活於其心思中之人，他們要「理解」其經驗，加以估價，加以批判，於是思心攫奪此靈感或此外發之力，爲了牠自體的利益，爲了牠自體的滿足，而

這便參雜進了，於是——一切皆敗壞了。而且這恒常是如此的；恒常是有表面底運動參進深沈底靈感，使之變形，加了障蔽，汙染，全般敗壞了，而且那麼徹底，竟使人認不出其爲靈感了。

(問)

為什麼外在底衝動與深沈底靈感相接觸時，不自轉化，却要毀掉一切呢？

(答)

哦！對不起，也有一交互運動，那便依乎分割。凡此諸事皆非不可救治的，否則，便不會有任何進步的希望了。由中底靈感必然發生作用，牠不是全般被吸收或毀滅了，——

不是那樣。牠發生作用，但被混雜了，失去了牠的純潔性和本來底權能。終究，總歸有所存留，結果依乎各種力量之大小，而其分割依個人而甚不相同。

在某些人，時若內中性靈體作了一決定，遣出一力量，那全般是可見的，顯見是一性靈底靈感。有時人可見到，有來自心思和情命者，好像陰影移過了；但這皆是不關重要的干預，不至於真改變性靈底靈感之性質，設若人不讓其得勢。

到了一時期，人若立意呼召深沈底靈感，投順牠，牠能幾乎全般純潔地度過，且使你隨順神聖「意志」作爲。

(問)

說是這麼的：『隨順你的心靈，而不是你的心思，只投向外貌的……』。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實行這個呢？

(答)

這純是一個人底問題。

第一條件，便是接受心靈的靈感，——我們方纔所討論的，——因為，倘若人不接受，則如何隨順其心靈呢？應當已稍覺知自己的心靈。時若靈感到來，則自然不用說，是服從牠而非服從推理的智識了。

但如何作，用什麼辦法，這是純粹個人底事。每人當發現他自己的辦法，而各人的辦法不是相同。一皆皆依乎其程度，人覺知心靈之靈感，及與之同一化的程度。

人不能對凡人皆發施同一救治。

(問)

室利阿羅頻多說，應當在內中尋得一光明，然後投順神聖「權能」。於今超心思者是降臨了，這會比較容易麼？

(答)

很好，那是內中底光明了，在如今。困難是什麼呢？你在那里見到一反對或一矛盾呢？你的困難是什麼呢？

這降臨的結果是什麼呢？

(問)

(答)

等待這在你發生，你便會知道了。

好吧。假想在一黑暗底房子里，你放一盞煤油燈，用煤油燃着的，像那些時候一樣。（這已有六十年了，人在屋子里燃着煤油燈，代替蠟燭；那比較好一點，但終於也差不多了）。那麼，你用那個照明你的居室了，後來，突然有人發明了用電力照明的工具，於是你的煤油燈爲美麗底電燈所代了，光明大過十倍。

你的困難是什麼呢？你的問題？

你常有一光照明內室，——你的內中之室，——但代替一盞煤油燈，這已是電燈了，這便是一切。

你不懂麼，不懂？這不是十分難懂的。

(問)

要見到這光明。

(答)

見到麼，——哦！——進到房子里，你便會見到了。

(問)

如何進到那房子里呢？

(答)

你拿着一片鑰匙，啓開門。

應當找到鑰匙。

或者，你坐在那門前，直到你已尋得了那一句術語，那理念，或那力量，能夠開啓的，像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一樣。這不是一玩笑，這是非常嚴肅的。應當坐在那門前，自加集中，直到已發現了那匙鑰，或那一術語，或那權能，足以開啓的。

倘若人不試，則門亦全不自開。也許再過上幾千年會自開，但你是隨即要開的，——

那麼？要其立刻啓開，便應頑強地守在門前，直到人發現了那工具。這可能是一片鑰匙，可能是一句話語，可能是一力量，不論什麼，總歸你得守在門前，直到牠開啓。而且你不想其他的事。

只想你的門啓開。

(問)

沒有一個鑰匙孔有光漏出來麼？

(答)

一個鑰匙孔！你的意思是什麼呢？一條縫由之而光明外漏麼？……也許有外漏的，但也許人亦見不到！

牠是外漏的。

但這又是另一問題了。應該睜開眼睛。應該學到睜開眼睛，學到看。

太小底嬰孩便看不見；太小底動物也看不見，太小底貓便看不見。牠們看不見，要過幾個鐘頭或幾天。

應該學到看。

### 恒常擴大自我

自從二月末以來，（註一）我接到大宗問題……『超心思將如何發生作用呢，要接受牠應作什麼事呢，牠將在什麼形式下自加顯示呢』，等等。我已盡我之所能答復了。可是在室利阿羅頻多所著草陀論一書中，在某頁上有一註解，以這註解，他答復過這些問題了。我當時對人說：設若你稍費一點力讀室利阿羅頻多所寫下了的，你的許多問題會不成問題，

因為室利阿羅頻多皆回答過了。可是終究可能是人沒有時間，也沒有耐性，復沒有意志，更沒有所需要的一切；人不讀書。書是發行了，（我相信，甚至毫不吝惜已發給大眾），但很少有人讀。好了，這里是室利阿羅頻多的答復。我不將英語讀給你們聽，我已非常尅實譯成了法文。試行想想，此外若有特殊問題提出，我會答復的。聽吧……

（註一：一九五六年二月）

『超心思底世界，應由「神聖意志」在我們中間造出或形成，為一恒常底擴充和自我完善化之結果』。

自我完善化之結果』。

（註二：見草陀論，第四六三頁，注解第二〇，此書華文尚無譯本。）

這便是說，為了希望可接受，利用，且在自己形成一超心思底有體，而且，依事理之

必至，可接受，利用，形成一超心思底世界，便首先得有知覺性之擴充，和「恒常底」個人進步，——不是有了躍進，和一點小企慕，一小努力，隨即又還墮入昏睡狀態里，——應該這是有體之恒常理念，有體之恒常志願，有體之恒常努力，有體的恒常底當務之急。

倘若你只在每天有五分鐘記起宇宙間有某個事物，如超心思力量者，而且以爲究竟是『倘若那在我自己也自顯示，便很好了』，在其餘的時間，你又想旁底事，忙旁底事去了，則不會有很多底機會，那或來到在你內中嚴肅發生作用了。室利阿羅頻多是以清楚精確底方式說明的。他沒有向你們說是你作這事，他說這是神聖「意志」。那麼，不必來說『呵呀！在我，我却不能』。——人不是叫你作這事；但應該是在有體中有充分底企慕和隨順，庶使有體之擴充，知覺性之擴大，成爲可能。

因爲，尅實說，凡人皆太微小，微小，微小，那麼微小，竟沒有地方可安置超心思者了。這如此微小，已充滿了人類的一切尋常微細運動。應當大加擴充，使可有容納超心思

### 者的運動的空間。

其次，也應當有進步的企慕。不滿足於自己之是這樣，於自己之所爲，自己之所知或相信是知道的，而是要有一恒常底企慕，企慕有多於此者，有勝於此者，企慕一更遠大底光明，一更浩大底知覺性，一更真實底真理，一更博大之善。而且，尤有甚於此者，一永遠不竭底善願。

### 這非數日間可作成的事。

此外，我相信從這觀點看，我已作過啟告了，而且，我宣說大地已經接受超心思底力量而加以顯示時，那意思不是說顯示必然會明朗，立刻成就，每人頓然被運送到光明之極峯，可能性與實踐之極頂而毫不用努力。我隨即說過不會這樣；我甚至說這需要頗長久底時間。但終究人訴說其降臨也沒有使事情變到比較容易，而且，在許多場合，反使事情更困難了。我抱歉，但我於此無能爲役。因爲，其咎不在超心思底力量。這錯處是在接受牠的方式上。我知道有些場合，企慕真實是至誠，合作是美滿，其間則從前好像異常困難底

許多事，立刻皆變到無限容易了。

但是這里有一大分別，常有的，在玩弄理念與文字的心思之好奇，與有體的真實企慕之間，——以爲唯獨是這，乃實際且真確有關係，真元是這，而非其他，——這企慕，這內中底意志，以爲捨此而外，他事都無價值，這實踐，捨此而外，他事都無關輕重，而且，捨此以外，人亦無其他存在之理，無其他生活之理。

然正是這乃所必需，倘若人願意超心思者能出現於肉眼之前。注意，我不是說生理的轉化，因爲那，盡人皆知。你不能期望從今天到明日便化爲光明身，黏柔，去掉體重，能自由行動，能在十二個地方同時現身，以及其他這類的事……。不是，我相信你們足夠有理性，不期待這隨即發生了，——那需要一些時間。

雖然，終究這簡單是知覺性的功能，簡單只是相當底自我主制，對自己身體之管制，於事物的直接知識，同體爲一的能量，和清明底視見，代替這朦朧而不精確底視見，只見到表相的，而且那麼誤人，那麼不真實，——那麼僵石化的。一更直接底知見，一內中

底知見，那，那應當會來到的；而且來到很快，倘若人已準備了。

簡單地，若有此一感覺，覺到人所呼吸的空氣是更靈動了，覺到人所有的力量更耐久了；而且，不復是時常拘索，好像盲人一樣，要知道應當作什麼，却有了內中清明底，正確底示知。是這，——不是那，——是這。這皆是人所能立刻得到的一切事物，倘若人是準備了。

(問)

人說倘若見到一流星飛起，而同時人企慕某一事物，這企慕便會在同一年里實踐了。這可是真？

(答)

應當是在那星可見之時，那企慕表呈了，而這爲時甚暫。可是倘若一企慕可在那麼一瞬間表呈，則這表示是牠已長時在前，在知覺性之前方了。（我不是說外在事物，自然，我只說精神底企慕。）然則必是那主統你的知覺性者，很快便能實現了。

我曾有一機會作過這實驗，恰恰是這樣。正在一星流過時，知覺性中迸出一句話：『要實踐我身體的神聖結合！』

在那一年尾之前，這做到了。

但這不是因爲星的緣故！這是因爲此一事占據了我的整個知覺性，——我只思想這事，我只願望這事，我只是爲此事而作爲。那麼，這普通需要一生方能作到的事，（常說是至少三十五年），在十二個月完結以前便作成了。

可是那時我只想這一事。

因爲我只是思想這一事，所以恰當星的光亮閃過時，我能表呈這一企慕，——不是只有一空洞底印象，——用明確底字句表明，爲：『要實踐我身體的神聖結合！』

然則所關重要者，不在於星，而在於企慕。不是必須有了飛上去的星乃能迅速實踐，所必要的，是有體的整個意志皆集中於一點。

(問)

爲什麼壞思想會來呢？

(答)

我沒有向你們說過爲什麼壞思想來到麼？這皆是像世界一樣古老底問題，我已回答過

百偏了；可是終究你沒有聽進耳。

有那麼多理由，如壞思想之多。每個以一特殊理由而至。這可能是由親和性，可能是由受激惱，可能是因爲人將其招致，可能是因爲人處於一可被其侵襲之境況里，可能是凡此諸因一時皆有，也還可有許多其他緣由。

壞思想之來，因爲在你內中某部分有與之相應者；否則，你可以見到好像某個事物在你面前過去了，牠們不會進到你內中。我假定這問題的意思是：爲什麼，突然一下，你想起了壞事。因爲階段很不相同。

我已向你們解釋過，心思霧圍，比一公共場所在人群聚集的時候還亂。這是無數量底理念，屬多種性質多種形式的思想，又交織成那麼複雜底一團，以致不能精確認識出什麼，你的頭腦是在其間，你的心思更在其間；牠沿於其中，有如人沿於海。於是乎一切來了，去了了，經過，轉動，撞着，進進出出。

假使你明覺你所生活其中的心思霧圍，則很顯明那會幾乎使人發狂了！我想個人腦筋

的限度是全然必需底，在生存的一極長時期里，因爲這像一清濾器。

要能出離這一切，且充分生活於心思霧圍里，像其這樣，見到牠像是這樣，（此外，在情命霧圍也是一樣，或許那還更醜惡！），便應當剛毅，有一極堅剛底內中指南。但不論怎樣，不論你見到或不見到，感到或不感到，事實是在，便是這樣的。然則不能問壞思想何自而來，——牠偏處皆是。牠爲何來——又何處去呢？你在其中呀！

能管制這知覺性之清濾器，使你明覺某些壞思想外於其他者，這是你的內中態度，你內中的種種親和性，你內中的種種習性，（我是說心思，不是說性靈），你的教育，你的腦經的發展，等等；是這，這乃有如一種清濾器，由你的私我作成的，有些思想可以漏過，有些便透不過，——自動如此。這是爲什麼你所得到的思想的性質，可能對你是一頗嚴肅底指示，示明你的德性之類別，——那在你可能是甚屬下知覺的，因爲凡人沒有真認識自己的習慣，但那足以示明你的普通傾向。姑且用稍簡單底方式說明這些事，比方說，你以一樂觀派的人爲喻，那麼，普通總是樂觀理念來到他那里；在一悲觀論者呢，總是悲觀

理念了，（我這是就一般而論）；在一屬反叛氣質的人，總是些反叛理念；而在非常孱弱底人，則是「羔羊」理念，姑且假定羔羊亦有其理念！這樣，這便是普通底正常情形。

現在，倘若你恰好已決定要作點進步，走上了瑜伽的路，便有一新底因素參入了。一

自你願有進步，立刻你便碰到了抵抗，凡在你內中或在你周遭之不願進步的；而這一抵抗，自然化爲一切相應的思想了。

假定你願意在對食物的執着這事上作一點進步，比方說，那麼，好了，幾乎恒時會有那些特殊思想來到你，甚關注於食物的，什麼應當吃，什麼不應當吃，應該如何吃，不應該如何吃；這些理念皆會來到你，對你也現得十分自然。而你在內中愈向自己說：『哦！我多麼願意解除這一切！凡此一切營營擾擾，成了這樣底阻礙！』而牠們也愈來到，消聲，直至要到進步已真在內中作成了，你已在知覺性上高升了一度，在高處下看這些事物而各措之於其所宜的位置——在宇宙間不是甚大底位置！這樣于凡事皆然。因此，你的事務與你的親和性，使你幾乎在一矛盾底姿態下聯上了不但是那些理念，與你有親和性，與你的

有體之態度有關係的，亦且是一些反對理念。倘若你不曾從起始謹慎小心，保持一明辨的意度，則你會化爲一心思的戰場了。

倘若你知道上升一等級，簡單只是在觀測底心思之城中，不復全屬乎尋常物理心思的，則你能見到這整個遊戲，這一場戰爭，這一切衝突和一切矛盾，好像一新奇事物，不觸到你也不感染你。設若你又再上升一等級，能見到你所願達的目標了，於是漸漸一點一點有所明辨了，能分辨那些是有利於你的進步之理念，你保持之，那些是與進步相反的理念，可有損害且將其變換的；於是乎你從高處乃有此能力靜靜避除之，不會別樣受何感染。但倘若你只安於這一水平，在這一混亂與爭衡之場，你有危險會遭大頭痛了。

最好作的，是你實際作些要特別集中之事。作研究工作，要勞動身體的工作或職事，不得不留心的，不論什麼，使你得勉強集中心力於所作的，而不復是這些遊蕩的犧牲品了。但假若你不幸停滯於其間，又看到這情形，則必然如我說過，你會感頭痛；因爲這是一問題，應當解決，或則由降到實際生活中，且作實際努力上的集中，或則由上升，從上而

下瞰這一切混亂，以便加之以秩序化和管制。  
可是永不應停留在這同一界上，這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一界，既無裨於身體的健康，也無

補於道德之健全。

(問)

室利阿羅頻多這樣寫着：『總之，可以穩妥肯定說，任何所提供的解決，可能不外是臨時底什麼，直至達到了一超心思底「真理知覺性」，以此而事物的現相皆安於其適當地位，其實元啓示了，以及在其內中之直接資取自精神真元者，也啓示了。餘時，我們唯一的安全保障，是發現精神經驗的一個指導律則，——或否則解放出一內中的光明，可以在路上引導我們，直至在我們上面達到了或者在我們內中出生了那更偉大底直接底「真理知覺性」。因為，我們內中的其他一切之

僅為外向者，一切非精神意識或視見者，凡智識的構造，表呈，或結論，「生命力」的暗示或煽動，物理事物之正性底必需，皆有時候是半光明，有時候是假光明，最佳只能為用於一時，或者作一點微小用處，其餘則或者留滯，或者擾亂我們。……』（綜合瑜伽論，第一部，第五章。拙譯第一四七頁。）你能向我們解釋麼？

(答)

凡此一切，有時是參雜了的光明，便是說，這皆是減損了的知識，參雜了無明；有時是虛偽底光明，便是說，全不是知識。那簡單是些理念，概念，觀看法，感覺法，——凡此人所認為是知識的，在人類尋常知覺性里。

(問)

身體上的需要，亦復是虛偽底光明麼？

(答)

室利阿羅頻多說過，甚至身體的需要，普通所認爲迫切底，且謂其本身包含了真理，也只是一甚屬局部底真理，便是說一似知識，或甚至一虛偽事。

這與一切現代理念相違，必然。常人總有此印象，其所稱爲身體的需要者，乃絕對律則，而且，倘若人不服從，倘若加以違拒，便對身體犯了嚴重底錯誤，而不得不遭受其後果了。但這些需要，皆是非常局部底光明，只是一看事物之法，或者竟全是錯誤，——根本不是光明！

假使極慎重研究這問題，另可見到所謂身體的需要，依賴乎人對之的心思態度到什麼地步。例如，食物。有些人實是死於飢餓，倘若八天不吃東西。又有其他底人故意作這事，以絕食爲瑜伽的一原則，修瑜伽的一必需。在他們則絕食八日之後，身體和起初一樣好，有時還更強健了！

究竟說來，於一切事，這只是一比例，一度量的問題。明顯的，是常不吃東西便不能生活。但是，亦復明顯的，人必需吃食這一理念，亦復不真。如實，這是可研究的一主題：『心思態度之於身體之重要性』。

室利阿羅頻多不以爲身體的需要在其本身包含了真理，他說：『這不是那樣，這只是你所有的一理念，一印象。這不是一眞事物在其本身包含其眞理的』。

(問)

還有道德，不是有用麼？牠豈不帮助增上我們的知覺？

(答)

這依乎其人。有些人牠幫助，有些人牠毫無所幫助。

道德是一全不自然而且武斷之物，而且，在大多數場合，在最高尚底人們，牠阻礙了真實底精神努力，以一種道德上的滿足，以爲人是走正道了，而且是誠實人，盡過了自己職責，在人生之一切道德需要皆已滿足了。於是乎，人便那麼自滿足，不更動作了。

人很常時說，要一正義之人走入上帝之途，異常困難，——這也是十分真確的，因爲正義之人，過於滿足於自己了；他有此印象，是已實踐了所應當實踐的，——他不復更有

企慕，甚至並一點基本底謙虛也沒有，那使人願要進步的。

而所謂薩埵性人者（註一），普通總是十分安樂地坐在他的美德中，從來不想出離。這便使你距離神聖實踐萬里之遠了。

所有助者，是倘若人還沒有尋到內中底光明時，給自己也作下一些規則，自然，皆不應作得十分板滯和固定，但是，也應是夠明確，以免完全軼出正路以外，或犯下無可彌補的錯誤，使人畢生遭受其後果。

爲了這，在自己建立一些原則是好的，但應與各人的本性相合。倘若你採取一社會底集體規律，你便隨即奴役於此社會規律之下，而這便幾乎根本阻止你作一番轉化之努力。  
 （註一）印度名詞，「薩埵性」人，是爲知識，平衡，光明的原則所推動的，對待「刺闇性」人，隨其欲望與熱情而生活的，以及「答摩性」人，在惰性與黑暗中生活的。）

(問)

室利阿羅頻多所說的這精神或超心思律則是什麼呢？

(答)

這是每個有體之真理。

每人在自己有他的精神律則，他的超心思律則。這不是在凡人皆一般同。這在每人是他的有體之真理，這便是說，他應當在宇宙間實踐的那事物，他應當在世界上佔有的那位置。

此即他的有體之真理。

(問)

人說：『你給與愈多，你取得愈多』。這話於身體之能力亦復爲然？人能不能作一體力工事，似乎超出他的能量以外的呢？

(答)

設若人不發施，則永不會取得。兒童的最大力量，爲了生長，爲了發展，恰恰是這，牠發施而毫不計較。

自然，時若人發散了，便應加恢復；但兒童一日不能作的，他第二日能再作。那麼，倘若你不稍軼出你已臻至的限度以外，你永遠不會進步。例如從事體育的人，倘若他們進步，那正因爲他們漸進地超出他們所能作的以上。

這整個是一度量問題。容許恢復的時間應與發散的時間成正比。

但是，倘若人膠執於在某一時人所能作的，……第一，這不可能，倘若人不進步，便會退後。因此，宜乎常常作一點點努力，作多過所已作的，試比前一日或前一時所作的，稍多作一點點，作得更好一點，——那麼，人是在向上之路了。

唯獨是努力愈增加，則愈當增加接受之能量，接受之機會。例如，倘若人要發展筋肉，使其作一進步底努力，則當同時作所必需的，——按摩術，水治法，等等，——以增加其接受之能量。

還有，要休息。一番休息，不應是沈淪入無知覺中，——那普通使人更疲勞，過於沒有休息，——而是一知覺底休息，一番集中，其間人自開啓，吸收宇宙之力。

身體的可能性之限度是那麼有伸縮性的！作過按方法，合科學，且循理性的訓練的人，能達到某些絕對使人愕然的結果。他們從身體得到一些成就，對於無知及未經訓練的人，簡直神奇，徒然因為他們訓練有方。但是必然的，他們也得進步地超出他們之所能作的。

不獨是從美滿的觀點看，亦復從能力的觀點看是如此。設若人常怕作得過度了，則人必然又重下墮，失去其能量。

(問)

為什麼人早晨醒來感到疲勞，又應如何作方可改善睡眠呢？

(答)

倘若人早晨醒來感到疲勞，這是由於「答摩性」，沒有旁的，是一巨大「答摩」聚。

我開始修身體的瑜伽時，發現到這個了。時若身體尚未轉化，這是不可免的。

應當平直躺在床上，舒弛一切筋肉和神經，——這是人很容易學到的一事，——好像如我所說是一條布單放在床上一樣，更沒有剩下其他什麼了。倘若人在心思上也能這麼作，則可除掉一切糊塗夢魘了，那使人醒時比入睡之前還要疲困。這是腦神經細胞仍繼續活動而未經管制，這便使人極困頓了。所以要全般弛散，一種完全底平靜，沒有緊張，其間一切皆止息。但這只是一開端。

此後，人便作一自我奉獻，盡可能完全，奉出一切，由上至下，從外至內，和一種對私我的抵抗之消除，亦盡可能完全，於是人開始默唸自己的咒語，——倘若有咒語便默唸此咒，或者，不論任何一字句對你有一種權能的，一句從内心流出的話，自發地，好像一句禱告，綜括你的企慕的。這麼背誦了若干遍之後，設若你對此習慣了，你便進到定境中。由這一定境再進入睡眠。定境經過那麼久，如其所當然，而且，十分自然，自動地度入睡眠了。可是人從這睡眠醒覺之後，可記起一切。那睡眠好像是定境的繼續似的。

究竟說，睡眠的唯一目的，是使身體得同化定境之效果，庶幾此效果偏被採納，使身體作其夜間的自然工作，消除毒素。這麼醒覺之後，沒有任何來自睡眠的沈重的痕跡。定境的功效繼續了。

即使是從來未曾入過定境的人，默唸一咒語也很好，唸一咒語，一文句，一禱告，然後入睡。可是那些文語應在其自體有生命。我不是說一智識底意義，全不是這一類，而是說有一震動。對於身體，其功效非凡；那便開始震動着，震動着，震動着……悄悄地，人讓自己去了，好像要入睡似的。身體漸漸愈加震動，愈加震動，愈加震動，於是人更去了。這便是「答摩性」的救治。

是「答摩性」乃造成不良底睡眠。不良底睡眠有兩種：一種使你感到沈重，鈍滯，好像人失去了昨日所作的努力之一切效果；另一種消耗你，好像全時間在打仗裡度過了。我已提到過，倘若人將睡眠分割為數段，（這是可製成的一習慣），則夜間改善了。這便是說，在豫定底間斷時能回到尋常知覺性和正常企慕，——應知覺性的呼召而返……。可是

不要用一鬧鐘，因為人在定境中時，被驚醒起來不好。

在睡眠之前，人可作一心念，說：「我將在某時起來」，（人在兒童時代，這事做的非常好）。第一場睡，應當算到至少要三小時；最後一段，一小時便夠。但第一段至少要三小時。根本應該睡上七小時；在六小時里，不夠時間做什麼大點底事。（自然，我是從修持的觀點說，使夜間也有用。）

能利用夜晚是最好底事，這有雙重效果：一負性底功效，這使人不還墮于後，失去人所已獲得的，——而失去所已得者是苦的，——還有一正性底功效，你作一進步，你繼續前進。人利用夜晚，更沒有疲勞的痕跡。

有兩事得加抑制：墮到無知覺的鈍滯里，則下知覺與無知覺中之一切事物皆起而侵襲你，穿透你；另一事是情命與心思的過度活動，其間人實際是在戰爭中度過，——極猛烈底戰爭。人出離時是好像遭了一頓打而鱗傷了，——他們是受了打，不是「好像」。我看只有一法，即改變睡眠的性質。

## 答問

(十二)

『因為，在個人底愛之後，爲其愚昧底人間形相所陰暗化了，隱蔽着一神祕，非心思所能攝持者，即「神聖體」之神祕，「無極者」的神祕形相的祕密，這，我們只能由情心之極喜，與純淨且昇華了的識感之熱忱而達的，其吸引，即神聖「吹笛者」的號召，「大全美麗者」之主制底策動，只能由「玄祕之愛與企慕而攝得，且攝持我們，這玄祕底愛與企慕，終於是化「有相者」與「無相者」爲一，體認「精神」與「物質」爲一。是這，乃「愛」中的精神所尋求的，在此「無明」之黑暗中；是這，乃牠所尋得的，時當個人底凡人之愛，已化爲「內在神聖者」之愛，化身於此物質世界中者』。

(綜合瑜伽論 第一部，第六章，第一七〇頁。)

克釋擎 (krishna)，神聖底「吹笛者」，是內在底並宇宙底「神聖者」，即無上底吸引之權能；羅闌 (Radha)，心靈，性靈底人格，回答「吹笛者」的召喚。今晚某人請我說點關於羅闌知覺性的事，便是說，在真元上，關於個人心靈回應「神聖者」的召喚的態度。但這恰好是室利阿羅頻多在這章書里所寫下的，是這在萬事萬物中皆能感到「阿難陀」(喜樂)的能量，由與唯一神聖底「當體」體認爲一，且由自我之全般奉獻於此「當體」。然則我想我也沒有多大事物可增加；我所能說的，或將界限且減少這經驗之完全性。

此一經驗有其能量，能化一切事物爲一久長底極樂，因爲，不見事物於其乖刺底外相中，人只見到偏處皆是神聖底「當體」，「意志」，和「恩慈」；而且每一緣會，每一原素，每一環境，每一形相，便化爲一門路，一細節，由之可更親切地且更深沈地接近「神聖者」。乖刺不見了，醜惡消失了；只有神聖「當體」的光華，在一「仁愛」中，在一切聖者。

事物中輝射的。

是明顯的，從實際觀點看，應當能居於一高處，恒常而無動搖，庶幾能在此一境中，以免使自己遭際頗不愉快底後果。也許是由這緣故，凡願意生活此一境的人，多從塵俗退隱了，經「自然」而得其宇宙接觸。

我當說，這並不是要使人感到憎厭，時當人周圍是些樹木，花草，甚至禽畜，而不是些人，則實踐這知覺性境界，遠過容易到無限了。這遠過容易，但亦非必不可無。而且倘若人願要這境界真屬整體，便應當隨時有之，不論在誰人或何物之前。

有無數傳統說和故事，像這樣的，例如我們最近在電影中看到的般赫羅 Prahlad 的生事，皆繪示這一點。而且，我不單是相信，並且我自己嘗有甚屬顯明的經驗，即是倘若面臨一危險，或一仇敵，或一惡意，而你能安於這一境況，在凡事見到「神聖者」，那麼，危險便失去作用，惡意願也不能損傷你，而仇敵，或者他改變了，或者他逃跑了。這事，這是一確然底事實。

但是我還加上一小語，有其重要性的。不應當故意尋求這一境界或這一知覺性，因爲牠是一保障或一幫助而尋求牠。有之，應當是至誠，自動，恒常而有；應當這是有生之一態度，平常，自然，不用力，——然後這便有效能。但設若你試行略爲模仿這運動，作此一念你將可得如此如彼的結果，那便不成功了。於是在你的愚昧中，你可說：『哦！但是人告訴我這般，却又不是那樣！』這是因爲某處有其不誠了。否則，倘若你真實是至誠，便是說，這已成爲一整體底，自動底經驗，則牠是全能。

倘若望着某人的眼睛，你自動地能在其中見到神聖「當體」，則極惡底意念也會消失，最壞底阻礙也將化除；而一無窮底喜樂之火焰將明盛，有時在他人亦如在你內中一樣。設若在他人中猶有極小底可能性，在其惡意上猶有一極小底罅隙，——牠便輝射出了。

(問)

在許多神祕者，尤其是在維師魯派神話中，總是見到有多少眼淚，多少焦急。羅闢哭了，而「天神」沒有到，……「天神」使她苦惱……那意義是什麼呢？

(答)

那個麼，那是人猶在路上時，其時還沒有達到目標。他們有那一切，在那上面非常堅執，因爲……因爲他們愛延長此人間之程，簡單是如此；因爲他們樂於此人間之程，而且因爲，如我已向你們說過，倘若你願安於人生中，與人生相接觸，則在經驗中必然仍存留有一相對性。這是他們喜愛那樣，——這是使他們喜愛與「神」爭吵，這是使他們喜愛感到離別，皆是足以增加美悅的事。

因為他們在凡人知覺性里，他們願意安於其處。

一既有了美滿底同體爲一，從那一剎那起，這一切皆消失了。於是這好似是失去了一齣戲劇的喜樂。人生中便有個什麼失落了，——便是說，牠的幻相。

他們仍需要一合理底份量的幻妄；他們不能逕直實踐「真理」。

究竟說，要更沒有離別之情，便應在自己實踐了完善底同一性，但一自完善底同一實踐了，那麼，故事便完，更沒有什麼可說了。

正是爲此有人說過，設若這世界，設若這創造已實踐與「神聖者」圓滿同一，則不會更有創造了。設若你實踐了這圓滿底同一，更無任何分殊的可能了，而且設若全宇宙已實踐了這圓滿底同一化，則更無宇宙了；那將是回返於「般賴耶」(pralaya)。

這解決，便是在這劇的正中去尋找「阿難陀」，這是人亦取亦與的地方，這裏一人好像是二；而且正是因此，維師魯派人及一切神祕者，皆保持二元性之趣味。

否則，在同一性中只有同一。設若同一是完全而且圓滿，則更無客體化。

這，我已在某處說過，我說過那始於同一性之「阿難陀」，而且，在全創造整個循環之末，那終於結合之「阿難陀」。(原註一)。設若未曾有此循環，則永不會有結合之「阿難陀」；只有同一性之「阿難陀」。

這也許稍覺微妙，但這是一事實；而且，也許恰是使此同一性之「阿難陀」，得其結合和極頂，倘我可以說，於結合之「阿難陀」中，乃成此一循環。

但是，設若有圓滿底同一，則其中不得有結合，這結合的情緒不存在，因爲這暗許必有某事外於圓滿底同一。其間可能有圓滿底結合，但沒有圓滿底同一性。

不要試行以文字或以你的腦經去了解這些事，因爲這兩個名詞，表全般不同底經驗。可是結果相同；但其一是富於另一之所未有者，富於一切經驗，——一切宇宙經驗之財。

(註一)語竟，有人問「母親」說：『這「那」是什麼呢？宇宙？』於是「母親」回答說：『我說「那」，是有用意的，爲了要不成專語。我

不喜歡用「創造」這名詞；說了人隨即會起此印象，是一特殊創造了，彷彿從無物中作成了一物。——這是「他自體」！而且這不是「宇宙開始」，這是「宇宙已經開始了」……如何說呢？這不是宇宙作運動之發端！而且，倘若人說「上帝已開始宇宙」，這便錯了，——凡此一切，皆是那麼固定了的理念！倘若我說：「上帝已開始宇宙」，人立刻見到一人格性底上帝，已決定開始宇宙了，——這不是那樣！

我說那，是與「仁愛」相關而言，關於「仁愛」的顯示，此「仁愛」亦即無上「阿難陀」。室利阿羅頻多也曾說過：超乎「有體」與「非有體」以外，有一個什麼是在，牠顯示無上「愛」，而且同時是此「有體」與「非有體」。「那個」的第一顯示，便是同一性之「阿難陀」，——冠實說，這是同一性在「阿難陀」中自體明覺

了；於是，牠便行此一長程，經過一切顯示，且經過「愛」所取的一切形式，又由結合而返於「一體」。這便增益此「阿難陀」，結合之「阿難陀」，倘若未經此一循環便永遠不會有的。』

(問)

倘若結合的經驗是知覺地作成了，為什麼有些神祕者仍繼續有種種熱情，像人在尋常生活中所有的，而且他們還哭，他們還悲傷呢？

(答)

這也許是因為結合不恒常。

## (問)

但羅國在她的企慕中是誠懇的呀！

## (答)

在我，我相信這只是文學，我的孩子！究竟這必然是爲了給你一副藝術底繪畫，描出人生之爲人生者！

## (問)

維師魯教派便是基託於這上面。

## (答)

但那皆是生活於情命中的人，他們愛那樣。哦！人不能說這些事，因爲……。  
恰好在這里，我有另外一問題，一非常小底問題，但不是缺乏趣味的。  
這是某人，試作準備要接受「超心思」，而此人，正確說，作了一度反省，非常誠懇，  
很少人有此勇氣自白的。這是他所說的話：

『我開始靜慮了，開始以熱忱和殷心禱告；我的企慕是深密的，而且我的禱告充  
滿了虔誠；於是，過了一會之後，多少是長時之後，——有時很久，有時很暫，  
——那企慕變到機械化了，禱告也純是文字底了。這應該怎麼辦呢？』

這不是一某個人底事，這是絕對普通底一事。我有多少趟說過了，（可終於皆是附帶  
說起的），有些人假充靜慮每日可數小時，而且以禱告度過整天，我能確定說，其四分之  
三的時間，必然會是絕對機械底，便是說，失去了一切誠心。因爲人類天性不是爲此而成

的，人類心思也不是像這樣造成的。

要集中和靜慮，應當作一種練習，可稱曰集中的「心思筋肉訓練」。真是應當作一番

努力，——有如作筋肉的努力，例如，舉重，——倘若你要集中是誠懇而不虛偽。

爲了禱告的衝動，情形也是一樣。突然一火焰明熾了，你有一熱心底迫進，一大熱忱，於是把你之以文字，那，倘要是真實，必皆爲自動自發。應當那是發自內心，逕直，不經過頭腦，出之以熱忱。那樣，這便是一祈禱。（倘若只是在你頭腦中擠排的文字，那便不是一祈禱了）。如是，倘若你不投燃料到此焰火中，過了一時期之後牠便熄滅了。

倘若你不使你的筋肉休息，倘若你不憚弛下來，你的筋肉會失去緊張的能力。然則很自然的，甚至還是必需的，運動的深密性止息於一相當時期之後。

自然，習慣於舉重的人，比較從來未嘗舉重的人，能舉持更久。這是同樣底事；有集中的習慣的人，比無此習慣的人，能集中更久。但對於凡人，有一個時候，應放開自己，弛緩下來，以便重新起始。因此之故，倘若當時或幾分鐘後，或幾小時後，運動變到機械

化了，這便是說你已懈弛，則更無須假作你在靜慮了。做點其他有用底事比較好。

倘若你不能作一點點勞動，比方說，來平衡這心思緊張之效果，你可看看書，或試行記錄在你所發生的事，你可發表意見。那麼這便發生一弛散，一必需底弛散。但靜慮時間的長短，只有相對底重要性。其長短簡單只給你在此活動的習慣之量度。

誠然，這很能增加，但時常有其限度；既達其際限，便應當休止，這便是一切了。這不是不誠，這只是不能。你已不更靜慮而仍假裝在靜慮，則變爲不誠了，或者你在禱告，有如許多人在廟里或教堂里，舉行儀式，背誦他們的祈禱文，有如背誦讀得頗熟的課本。那麼，這便既不是祈禱，也不是靜慮，這簡單是一職業。那不甚有趣。

(問)

奉於杜迦Dourga與羯黎Kali女神的敬拜，有什麼精神價值沒有呢？

(答)

這依乎誰是作此敬拜的人。

爲了瑜伽之整體性與完全眞理，重要是不範限其企慕於此一形式或彼一形式。但是從精神觀點看，不論其所崇敬的對象爲誰何，倘若其運動是至誠底，倘若其自我奉獻是整體和絕對底，其精神底結果可能是一樣；因爲，不論你取何者爲對象，由之（有時甚至不顧，或反之）你常臻於至上「真實性」，一隨你的奉獻之誠心爲準則。

這是爲什麼人可說，不論你崇拜「神聖者」的那一方面，甚至不論你選擇誰爲導師，

倘若你在自我奉獻上至爲完善且絕對誠心，你必確然達到精神目標。

但是在那裏在結果不相同之處，這是倘若你要實踐大全瑜伽；在這場合便無須自限於某一道，甚至在你的奉獻之路上亦然。只是這兩事截然不同。

精神底實踐，——如其在昔所思議亦如其在今仍普遍周知者，——便是與「無上者」結合，不論在那一形式下，或在你內中，或由於某一形式。這是你的有體之融入「無上者」，合入「絕對者」，幾乎是你的個人性不見於此融合中。（原註一）。而且這絕對依乎你的自我奉獻之至誠與完整，甚於你所作的選擇與你之自願奉與誰何。因爲你的企慕之誠意本身將導你越過一切界限而求到「無上者」，因爲「他」既有在於你內中。

不論你求之於外或求之於內，不論你求之於一相或求之於無相，倘若你的企慕是充分誠實，倘若你的決斷是充分誠實，你必確然達到目標。

但是倘若你要作輔佐運動，如室利阿羅頻多所說過的，便是說，在自己已實踐此結合之後，再回到外在知覺性和外在世間，且轉化此外在世間和外在知覺性，那麼，在這種場

合下，你不能自限於任何一方式，因為否則你便不能完成你的工作。

就實言之，應該是你當能得到與「神聖者」之合一，在一切形式，一切方面，一切路道上，人所用以達到「他」者。而且應該是你超出這些，尋找出一條新路。

是故，第一點應當在你的思緒上弄清楚的，（而這一點是異常重要），便是這大企圖伽不可與其他精神實踐混爲一談，其他的精神實踐可能很高，但其所概括的原地異常有礙，因爲他們僅在深度上作一運動。

可不就是嗎？你能以你的企慕穿透一孔隙，不管經過什麼作一深度上的運動；一切皆似乎你的企慕之深密性與誠心，（依乎誠心，這是說在你的自我奉獻之爲完全，爲整體，爲絕對的度量下）。但這不依乎你所選取的形式。必須是你不得不經過此形式，進而尋不在此其後者。

但是倘若你要轉化你的本性和你的有體，倘若你要參加一新世界的創造，那麼，這一企慕，這一尖銳底和線上的一點是不夠了。應當圓包總體，將一切涵括於其知覺性里。

自然，這遠過困難了。

（原註一：語後，有人問「母親」，說：『你爲什麼說「幾乎是」呢？消失（個人性）還不完全麼？』）

「母親」回答說：『在某處，我相信是在自我圓成瑜伽里，室利阿羅頻多說過，或母寧是讓讀者自去體會，關於那班自願消融於「無上者」中的人，說這是一不能作成的事，因爲「無上者」不願是這樣。但室利阿羅頻多說此却未明言，只是一暗許，附帶涉及。那意思是，超出「有體」與「非有體」以外，大全之「極峯」必然包括一形式（或可稱之曰真元底形式），屬此個人性者，這個性已不復與「太一」相反對，甚至已無可分辨，

而已包含於此「太一」中無有分離。但是人所能用的這些名相語言，說之毫無意義！人已將其消滅為一幼稚底解釋了。這便是為什麼我說「幾乎是」。』

(問)

人類天性中這一神聖原素是什麼呢？——總要求象徵，為了牠的精神上的滿足之充實？

(答)

我，我今天剛給你們讀的麼？(原註一)

(原註一)『在任何敬拜道中，象徵，有意義底儀式或有表現底形像，不但是一美底原素，有動力而且使其豐富，亦且是一物理底工具，以之而凡人在外表上，開始確定他内心的感情和企慕，加以肯定，使之機動化。因為倘若沒有一精神底企慕，敬拜則為無意義而且空虛，若企慕而無行為與形式，則是一失了形體的權能，對於人生沒有全般功效。不幸是人生中一切形式的命運，皆是化為凝固了，純屬形式，因此無所生產；雖然形式與敬拜，為着能進入其深義中的人們保存了牠們的力量，可是大多數人，則視儀式為一種機械底虛法，視象徵為一無生命底標誌；而且因為這殺戮了宗教的靈魂，

敬拜與形式終於得改變或全然被拋棄。甚至在有些人，一切敬拜道與形式，正爲了這理由皆以爲可疑而且拂逆；但很少數人能不用外表象徵的助力；甚至在人類天性上，有某一神聖原素時常需要牠們，爲了牠的精神滿足得以成全。象徵時常是正當底，只要牠是真實，誠懇，美麗，可悅，甚至可以說一精神知覺性而無任何美底或情緒底內容，則非完全或至少非整體是精神底。在精神生活中，行爲的基本是一精神知覺性，永恆長在而常自更新，常發動自加表現於新形式里，或常能更新一形式的眞理，由於「精神」之貫注；而這麼自加表現，使每一動作化爲心靈的某些眞理之活象徵，便是其創造底視見與衝動的眞性質。精神尋求者應該這麼處理人生，轉變其形式，在其真元上加以光榮化。』

（綜合瑜伽論 第一部 第六章，拙譯 一七四至一七五面。）

這剛剛是有體的那部分，不滿足於抽象者，牠不滿足於逃避人生或混除人生，讓人生

便那麼樣下去；這是有體的那一部分，牠要成爲完整，牠要完整地轉化了，或者，無論如何，要整體地參加內中敬拜。

在一切凡人中，有此一必需，一需要，——一絕對底需要，——要在物理上翻譯出其內中所感覺的和所願欲的。有一班人我認爲不正常而且畸形，那是常常要逃避人生而自求實踐；其實，皆是普通天資稍弱的人。但是有其權能，力量，在內中有一種很厚重底平衡的人，便感覺一絕對底需要，要在物質上實踐其精神底實踐；他們不滿意於走到雲里霧里，或形相已不復存在的世界里。他們有此需要，要他們的物理知覺性，以及甚至他們的身體，參加到他們的內中經驗里。

於今，人可說，那種需要，要信從或追隨一種宗教，或參加入某一宗教，如皆已制定者，竟是出自人類的「群」性。

真實底事將是每人可得其敬拜或崇信的形式於他爲屬個人者，而且，在一自發底和獨自底方式上表現他與「神聖者」的特殊關係；這方是理想情況。

另外一方面，人信從一宗教，因為是生於此教中，或因為人認識某些人為其所愛慕或所信仰者皆修習此一教，或者，因為時當人走到這處或那處禱告，敬拜，自己感覺在禱告上在敬拜上得到助力了，……這皆不是天性甚強的表相，我寧可說，這皆是一種弱點的表徵，無論如何，是缺乏原始性的表徵了。

但是，要以內中底企慕和敬拜翻譯為物理生活的形式，這全般是正當的，而且這比自切為二片的人遠過誠懃，所謂二片者，是一方面過其物理生活，全然是那般機械而且平凡，另一方面則時若他可能，他有此時間，或這使他起興會，便歛入自己內里，逃避物理生活，物理知覺性，去到高處，多多少少是遙遠的，尋求他的精神喜樂。

凡試欲化其物質生活為其最高企慕之表現的人，必然是屬更高貴，更直爽，且更誠實底性格，勝過自分為兩片的人，如其說外表生活愈無重要性，永不會改變，便應像牠那樣接受之，而且，究竟只有內中態度乃可算數云云。

(問)

什麼是當培植的基本美德，使自己好準備入精神生活呢？

(答)

這我已說過多次了，但這是一機會可重述一次，這一便是一至一誠。(c'est la sin-oé-ri-te.)

至誠，這應是全般而且絕對，因為唯獨至誠是精神之路上的唯一保護。設若你不誠，則走進第二步你必然會跌倒，碰破鼻子。有種種力量，意志，勢力，元體，在旁守伺此至誠之上的最小一毫隙，而且，頓時會由此一隙中衝進，開始使你解體。

因此，在未作任何事之前，還未開始，還未嘗試之前，首先必須確然於你之至誠，不

但是儘你所可能爲至誠，亦且有此用意要變到還要誠篤。  
因爲這是你的唯一保障。

(問)

培植這初始美德之努力能否集體化呢？

(答)

必然可能如此。而且，這便是昔時在入道會社中人所試行過的。到如今，在若干多多少少是祕密底社會中，或人數很有限底團體中，人總是試圖使此集體甚相團結一致，而且

試作一夠完整底集體努力，使其結果爲團體的結果而非某個人的結果。

可是，自然，這使問題複雜到可怕了。每趟多人相聚，人總試行造成一集團底整個；但是，要使一種美德在一集體底方式上實現，這要有奇鉅底努力。雖然，這非不可能。

永不當忘記

有人向我提出一問題，頗屬微妙性質，但似乎有一特殊興味。這是關於某人問爲了願望「神聖者」，什麼是那真底深密性，應當加以與「神聖者」結合的意志里的。於是那人如此說：他在自己的這一企慕中發現兩個不同底態度，尤其是在向「神聖者」的企慕之深密性里。而運動之一，其中有一種憂惶，有如刺痛；另一，則其中有一種焦急，可是同時

有一大喜悅。

這觀察是非常正確的。

所提出的問題是這個：『何時人感到這深密性與憂惶相參，何時人感到這種深密性之包涵着喜悅？』

我不知道你們中間有多少人曾有同似底經驗，但這一經驗，牠是非常真實，非常自動。而這答覆非常簡單。

一自性靈底知覺當前，且與企慕相結合，則深密性換上另一隻乎不同底性格了，好像充滿了一無可言說的喜悅之正本真元。這一喜悅是好像包含在其餘一切中。不論企慕之外表形式爲何，不論其所遭遇的困難或阻礙爲何，這喜悅是在那里的，好像是充滿了一切，而且不顧一切牠支持着你。

這是性靈當前的明確表徵。這便是說，你已和心靈知覺性建立了一接觸，多多少少是完全，多多少少是常住，但在那一時分，是性靈體本身，性靈知覺，充滿了你的企慕，與

之以真實底內涵。而且是這，自翻譯出爲喜悅。

時若這不在那里呢，企慕可來自有體的各部分；牠可能主要是來自心思，牠可能主要是來自情命，甚至牠可能來自身體，牠可能來自三部分之合，牠可來自其他種種結合。但普通是，要有深密性，便應有情命力同在。是情命體乃給予這一深密性；而且有如情命體同時是大多數困難，阻障，矛盾的爭衡之場，是企慕之深密性與困難之深密生二者間之磨擦，乃造成了這憂惶。

這不是應停止其企慕的理由。

應當知道，應當了解這憂惶的原由。於是，倘若人能參入此只是多一個原素，加到企慕里，便是說，於神聖「恩慈」的信託，於神聖「回答」之信心，這便平衡過一切可能的憂惶，人可能企慕而無畏無擾。

這便引我們到另一事，正當說不是一問題，而是這問題之需要解說，需要註釋，或闡發。這事恰是關於「恩慈」。

我已在某處說過或寫過，不論人所有的於神聖「恩慈」的信仰或信託爲何，不論人所  
有的能量爲何，能見其在一切環境中，一切時分，在人生一切點上工作，人永遠不能達到  
了解「她的作用」之神妙無邊，及此「作用」自加完成之精微正確；人永遠不能攝得「恩  
慈」之到什麼地步

作成一切，

在一切之後，

組織一切，

領導一切，

使向神聖實踐之進步，儘可能爲迅速，完全，圓滿，而且和諧，在此世間環境下。

一自人與「恩慈」相接觸後，在時間則無一秒，在空間則無一點，不向你照明彰示「  
恩慈」的這永久工作，「恩慈」的永恒參預。

一旦人已見到這，人便感到人還是未到最高處，因爲人永遠不當忘記，永遠不當有恐

懼，憂惶，悔恨，退縮，……甚至痛苦。倘若人已與這「恩慈」相結合，倘若人偏處見到  
她，人便開始過一種極喜的生活，全能的，無限快樂的。

(長久沈默)

而且，這將是可能底與「神聖工作」最好底合作。

『……我們內中祕密性靈體出現，作爲犧牲之領導者，乃至爲重要了；因爲唯獨這最  
內中本體，方能帶來精神在行事中，神靈在象徵中的充分權能。唯有這，即算其時  
精神知覺性尚未完全，能夠保住象徵的永久新鮮，與誠實，與美，防止其化爲死板  
形式，或一腐敗底或敗壞着的魔術；唯有這，能夠替行事保住其權能與意義。凡我  
們的有體的一切其他諸分，心思，生命力，生理或身體知覺性，皆過於受了「無明」  
的拘束，不能作爲一準確底工具，更毋庸說作爲一無錯誤底衝動之淵源或領導者。  
這些權能的大部分作爲和動機，常是膠執於古舊底律則，欺人底標榜，「本性」所  
懷蓄的卑下運動，而對於某些呼聲與力量，號召而且迫使我們超出自己，轉化自己

爲一更偉大底有體與更寬廣底「本性」者，皆遇之以吝固，驚怪，或反動，或阻滯着的惰性。在大部分，那反應或是一抵抗，或是一有條件或模棱兩可底勉從；因爲即使他們皆赴此號召，牠們仍偏向帶來牠們自有的自然底弱點和錯誤，加到精神行動里，——倘若非知覺地如此，則自動地習慣如此。時時刻刻，牠們皆運動到利用性靈底和精神底勢力，是爲了私我，可發現其運用這些勢力所帶給我們的權能，喜樂，或光明，爲了一低等生命動機。這以後也一樣，即算求道者已啓對超上底，宇宙底或內在底「神聖之愛」，若是他試行要將其傾注到人生中，他便遇到這些低等「自性」力量之顛倒與障蔽的勢力。這些常常是牽人墮入陷阱，灌注沖淡着的原素到那高等濃密性里，試要擋住降下的「權能」歸於自體，爲了私利，且將其屈降爲一張大了的心思，情命，或物理底工具，爲了欲望與私我。「神聖之愛」，本是「真理」與「光明」的新天地的創造者，牠們反將其禁錮於此，作爲一莫大底權威，和升華的光榮化之力量，要在舊底土地之泥濘上鍍金，且以其瓊瑰翠玉之色，渲染

古舊底不明朗不真實底諸天，即癡情欲望底幻想。與心思底理想化了的迷夢之天。倘若那種假冒被容許了，高等「光明」與「權能」和「福樂」便退回去了，於是還墮入更低下底格位；不然，則實踐乃留繫於一不穩定底半途地位和混雜狀態，或者爲一低下底音樂所蒙蔽且甚至埋沒了，而那不是真底「阿難陀」。是爲了這緣故。那「神聖之愛」，在一切造物之内心，而且是一切救贖和創造的力量中之最強者，至今仍然最少當前出現於塵世生命中，最少成功於救贖，最少創造。人類天性不能在牠的純淨狀態中承受牠，正因爲牠在一切神聖能力中爲最強，純潔，稀罕，深嚴；所能攝持的一點點，立刻敗壞了，化爲一虔誠派的情命熱狂，一無保衛的宗教底或倫理底感傷主義，一識感底或甚至識情色欲底神祕主義，屬於染了玫瑰色的思想，或熱情混濁之生命衝動的；用了這些虛偽假冒，補償其不能留住那「神祕底火焰」之無能，以牠的犧牲之火舌，可以重建這世界的。只有最內中底性靈本體發露了，以其充分底權能出現，然後可能領導此進香客的犧牲，經過這些埋伏陷阱而安

然度出；時時刻刻牠捕捉，揭發，驅除心思的和生命的虛偽，攝住「神聖愛」與「阿難陀」的真理，分別之於心思熱狂之興奮，分別之於誤人的生命力的盲目熱情。但一切在心思，生命，和生理體中在其核心爲真實者，牠皆拔出而將其帶上旅途，直到牠們皆立於高處，精神爲之一新，形貌高華尊上了』。

（綜合瑜伽論 第一部，第六章。  
~~~~~  
拙譯第一七七至第一七八面。）

（解）

這是一答復，最强，最完全，也最真實，答復一切問題，那麼許多人在腦中所有而未敢提出的。

那麼多底人疑惑「保護」之效能，路道的安全，因爲他人迷途了。在他們的自私性中，

他們以畏懼而戰慄，本應當向自己說今晚我所讀給你們聽的這段話，而這便是一切或大或小底不幸事件之原由，威脅着那班修瑜伽的人，未曾有此必要底小心爲充分純潔和誠實者。

任何「保護」，任何「恩慈」，不能救那班拒絕其必要底純潔化的人。

而且我還加上說：畏懼是一不純潔，最大底不純潔之一，最直接從反神聖底力量而來者之一，皆是要摧毀世間神聖作爲的；而凡欲真實修瑜伽的人，第一職事，便是以全力，以至誠，以極忍，盡其所可能者，從他們的知覺性里將雖是畏懼的影子也除去。

要在道上前行，便應是勇猛，永不應將比一卑下，小方，衰弱，鄙陋底運動即畏懼者轉給自己。一不可克服的勇猛，一純全底誠心，一至誠底自我奉獻，要到那種程度，不計算，不討價還價，奉獻自己而絕無受報的意思，將自己皈順去而絕無以此可受到保護的意思，有信枕而不要證明，——是這些，乃爲行此道者所必不可少，而且唯獨是這，真實能庇蔭你免除一切危險。

## (問)

為什麼在觀見日（註）人感到一不同底霧圍呢？在那些日子應如何行止動靜呢？

原註：在觀見日，外來賓客與院士，皆魚貫行過「神聖母親」之前，（昔日則室利阿羅頻多主座），冀直接得其精神助益。此乃八月十五日（一九六〇）之談話，即室利阿羅頻多誕辰也。

## (答)

不同底？你設此一問！

有一侵襲，是許多或多或少爲陰黯與陌生底原素，可能以善願而來，這是可能的，但亦復俱有一幾乎是全般底無明，於是這些皆突然傾注到這霧圍里；那麼，自然地，倘若人僅少許啓對了這所發生的，便會感到重壓，壓在這突增的無明之重量下了。

我不肯說這里便沒有無明！可是，究竟那份劑不同。這里，總歸一樣，有一番知覺性之處理，恒常在進行，不論是晝或夜，可見或不可見；而且，不管人是願意或不願意，不管一切，人總是吸收的，過了相當底時候，這便發生作用。

倘若外來的人數不多，這可改變一點點，但不足以留下一痛苦底印象。但時若其爲像這樣一大群人，全體突入，則全部水準頓時降低了；則除非人能斂入自我，將頭伸到水面上，不爲這一片無明之洪水所淹沒，設若不能將頭抬到水上，——那麼，人必然感到甚不舒服了。

(問)

不是，母親，這是一喜樂的雰圍。

(答)

你感到這是一喜樂的雰圍！

那麼，這屬個人；這純是個人的事。你應能保守牠。

這是因為，在那時分，在你有醒覺的記憶，某種集中。甚或你所算爲喜樂者，只是一  
情命底愉快，可不是？

不是一種興奮？你什麼時候感到這喜樂呢？

(問)

今天是在觀見以後。

(答)

我相信這是與那些人的現象一樣，有些人在生日便比較更能感受，有些人需要某事的  
記憶以覺醒他們的感受性。

有一時期，時當室利阿羅頻多親自接見人客，每次事先總有某些力量的一度集中，或  
某種實踐的一度集中，是他所要發施於大衆的。於是，每度觀見標識前進了一步；每一趟  
是加上了某些事物。但那時期是外來的人非常有限。那是以另一方式組織的；那是必需底  
準備之一部分。

現在，這種特殊底集中，發生在其他時候了，不特殊是在覲見日。而且這在其他機緣上，其他環境里，發生的遠過尋常。運動已遠過加速了，前進接踵而上，遠過其迅速。也許追隨是更困難；或者，無論怎樣，倘若人不用心隨從，則比前時更快便落後了；人有此印象，自己發動已遲，或者已被遺棄了。事情是改變得快的。

而且我還應當說這些覲見的時分，有這麼一大群人湧進，全無用於內中底進步，（這是說修道院內中），而是用於對外底滲和。已往那些日子的用處是稍有不同的；那是主要爲前進更遠，有一更廣大底境界，達到更遙遠底地點。可是於今集中減少了，有此一大群衆之不便，群衆常是有的，但近年來已遠過增大了，不像初時，初時未嘗有這麼一浩大群衆；也許群衆之質分亦稍不同。

那麼，你方纔所說的喜樂，竟可是一種興奮，或一更活潑更緊張底生活之印象，而不是在結果上有一更偉大底「當體現前」。也許人將自己置於一更能感受的境界里，或所接受更多，但不是有「當體」之深密化；如我所知不是。

所以是在你自己內中你得尋出這緣由，及保持此喜樂之辦法。

（問）

每度覲見日你所給的寄語是什麼意義呢，例如，今日你所給的，是一朵花的照片，象徵超心思底顯示的？

是的，正如我方纔向你們說過，這數千份發散到世界各處。這是此事之外展，擴張影響，分發使信，達到更遠底地方之一法。凡在一使信中所說的，皆已研究過，證明過，實習過，在先。於是在覲見日便分發了。起初既有其實驗，其次乃公開宣布。在先的運動是個人發展；在覲見日，便將其散布了。

室利阿羅頻多時常說起過兩種運動。個人底形成，庶幾獨自達到目標，以及世界的準

備。

因為個人的進步，雖不能正確說是爲全體的境況所稽滯或增益，然二者之間仍有某種平衡。個人運動常是遠過其迅速而且透徹的；牠進行更遠，更深，也更快。集團運動則作成一基礎，有窒礙，但同時也支持。是這兩種運動間之平衡乃爲需要了。那麼，個人如走的更快，便更應試行伸張且鞏固這集體底基礎。

(問)

母親，八月十五日這一天，有何玄祕底（或簡單底）意義沒有呢？因爲，在歷史上，許多重要事皆發生在這一日？

(答)

你正確說是什麼意思呢？八月十五日是室利阿羅頻多的誕辰。因此在地上生命界這是有極大底重要性的一天，從物理觀點看。還有呢？

(問)

在八月十五日，其他許多重要事皆嘗發生……

(答)

什麼，印度的解放麼？因爲印度的解放恰在八月十五日？那麼，應該有人告訴你爲什麼這發生了，你不能自己單獨尋出理由，不能麼？這需要說明麼？我相信室利阿羅頻多也曾寫過文章，不是麼？在他所發表的那篇宣言中，他沒有說過麼？

(沈默)

是的，這正是那事……

今天，有一個賀片送達我手裡，（正如「普假」拜神節或新年，或這個那個節慶人所送的賀片一樣），在這卡片上這樣寫着，（我不很正確記得那文句了；此外，寫的是英文），總之，這是 *greetings*『恭賀我們國家的誕生這可紀念的一天』。這是某人送的，那人，我想，很久以前便已自稱爲室利阿羅頻多的信徒了。

這在我彷彿覺得是唯有人類所可能的愚蠢之絕大醜怪之一。設若他這麼說：『在這室利阿羅頻多的誕辰及其自然底結果，國家的誕生這可紀念的一天』，那麼便非常好了。可是在此却捨棄了重要底一點，反說起另一點，那非常簡單是其結論，一自然底結果。這應當是像這樣，這不能另外是怎樣。

但人們總常是這麼想的，顛倒過了。常常。他們倒果爲因，他們褒讚結果，忘記了原因。

正是因此，世界正是頭在地上腳在空中行走。非常簡單，沒有其他理由。

(沈默一會之後，「母親」提出另一問題。)

這里，我有奇鉅一集問題。今天我又收到一個。這一問也許引起給人最難解決的問題；而我也不太清楚，恰合在這覲見日的旁圍里，提及這麼一個問題是否甚爲恰當。可是這又是一興味無窮底事。人願得到一充分可滿意的解決，因爲，同時可得到啓開最後一門之鑰了。

時若人要得到宇宙存在問題之一解答，則常常發現自處於兩種可能底態度之前。人可說，從實際觀點看，宇宙既是存在，如其是此而存在，則最明智之法，爲如其是此而處置之；而且，倘若人不滿意，那麼，試行加以改善。但縱使人採取這純實際態度，問題猶在：『如何加以改善呢？』於是人重新發現自己又在同一事實之前，解決似是不可能了。

這里，「神聖」意志，與顯示牠的「恩慈」，皆是全能，而且不能有任何事物非此神聖「意志」與這顯示之的「恩慈」。合邏輯的態度，（恰在這本小書，我每星期五讀給你

們聽的，名叫無爲，—— Wu Wei——所描述的，）（原註一），便是一圓滿底和平，一全般底棄捨，將一切私人底努力和私人底意願拋開，投順神聖「意志」，讓其在自己內中發生作用。

原註一：無爲乃基於老子哲學寫成的一小說，亨利波列著，巴黎出版。 Henri Borel - Librairie Fischbacher, 33, Rue de Seine, Paris.

注意：這完全不是容易事，這也不是好像那麼簡單。但終究倘若誠實地取這一態度，必然隨後便有內中圓滿底和平，純無參雜底福樂，而且，不論你的生存之遭際為何，這使你全然無動於中。

這常時是為個人得救所設之方法，而且我還可附帶說，在這本小書，——此外，這書其實寫得非常好，而且甚為有趣，——那聖者將其所說棄捨之境界，比擬為一大海，平靜，碧藍，安舒，浩渺，為深沈底力量所推動，起潮於當起之時，退潮於當退之際。但一實際而且稍為客觀底思智之士，會立刻答覆你說：『誠然是的，但海上也有颶風，也有可怕

底風暴，浪潮之嘯張，島嶼之沈沒。而這些，或可說為「神聖者」的另一面，但這不曾帶來了和平，至少不是像那聖人所說的那樣。人應當是在另一知覺性境界中，庶幾遇到這樣底場合猶能安寧；不應當以海為比喻！』——那麼，問題又重新安立了。

室利阿羅頻多，在神聖生命論中，將這皆研究過了，而且他告訴我們，實有進步底進化之決定底徵象。一進化自然趨向一目標，而且，假使這是一進步底進化呢，人可保持此見，以為一切皆是神聖底「恩慈」和「意志」之表現，但是，同時，不是一切皆如其應是。一切皆遵順神聖「意志」，但一切皆非其應是，否則事情不會動。

於是我們在此又重新面對這一問題了。

某人問我的問題是這：『於今那「超心思者」是在地上顯示了，則自然應當隨之是神聖「恩慈」將為全能底了』，於是問我：『這是正確呢？』

神聖「恩慈」常是全能底。

雖然，倘若我們以此世界像牠這樣，比較那多少是理想底世界，如我們所能想像者，

時若我們出離我們的無明知覺性，而入乎我們所稱道的一較神聖底知覺性，則如何這總常是不好呢，倘若「恩慈」是全能？

好像應當是者之見，越軼了實行，——而這便是整個問題生起之由來。人是在前或在上見到那實踐，也許不是在隨後一步，但終歸是有一日將要實現的事，於是，如人所見，便說：『可是這一概念比較現在所實踐的遠過神聖了；因此，設若「恩慈」是全能底，這將立刻實現』。（我正看這一問題，好像凡人的思智所安立的是如此，或者這近乎試要使我自己能夠了解。）

但是人所稱爲一全能底「恩慈」是什麼呢？我不想討論一平凡人物的概念，以爲全能底「恩慈」便是立刻能實現其所欲者，或其相信是善者；我不說起這，我們除外這兒戲之論。可是設若承認有人于某一理想世界，其間凡此一切事物在我們甚覺可駭怪者皆將消失了，有其更深，更高之見，一種內中知見；那麼，人真是感到直面一好像似乎不可解決的問題了。

這在甚屬凡庸底思智中，以一非常樸率而且幼稚底方式，便翻譯爲：或者神聖「意志」是某一事物，在我們爲不可思議，（而這亦不足奇！）不可思議，而且幾乎奇醜鉅怪，倘若其容許事物是現在這樣，——或者，「恩慈」本是無能。

我要提醒你們，使你們謹防這陷阱，這是「敵對者」的大詰難。這用在擾亂心思，煽動叛亂；可是究竟說，這當作一陷阱倒是設計得很好的。

於是有人來說：『這是因爲你在無明中，所以你看到像這樣；改變你的知覺性，進到與神聖「知覺性」發生關係，則你所見不同了』。這是完全正確的。我適纔已向你們說，我再重複說，倘若你做到出離了無明，而且，倘若不論怎樣微小，你能與神聖「真實性」融合，你便能過一種極高底生活，其間一切皆爲神妙，崇高，其間「恩慈」自顯於一切事物。因此，你是給自己將這問題解決了，只若你能永久安於這一境界中，——而這不是很容易底事。

可是究竟這有可能。但這將你引出世間了，這阻止你參加塵世生活，而且尤其是，倘

若凡人皆要照這樣改變，我想，一個永恒期還不夠使世界一切原素皆改變過來。於是問題又重新安立了。不管在什麼方式下，不管你取那一條路，這問題總會又在你面前出現。

有一解決。

想想吧；我們另一趟再討論這事。我願你們也作一點努力，因為這是有益的。因為這是在人類知覺性中的一種衝突，時常呈現的；因為是這一種衝突，作為一切反對的基礎，反對一具體工作；因為是這一種衝突，使人們（我說甚至那班在這境域已甚啓明的人，）時常混淆精神生活和生理底物質底創造之毀滅為一談，因為那對他們為唯一逃避之方：『我們逃避物質底真實性，我們便逃避這問題了』；因為要在那一境界中不更有此問題了，便應出離人生，——按照他們的意見是如此。

有一解決。

這將在另一會討論了。

（註・講後歸院，「母親」作了這麼一註釋：・）

我今晚給出解答了，在班上給出兩次，未嘗說。

（問）

這解答與八月十五這日子有關係麼？而且在瑪利亞昇天節 (*La fête de l'Assomption*)——在公教會中的與室利阿羅頻多誕辰之間，有無關係呢？

（答）

是的，而且他自己也說過這事。瑪利亞童貞之昇天，是「物質」之神聖化。而且這是前一天神降世 (*Avatar*) 之目標。

## (十三)

## 答問

(問)

一鹿穿過樹林去飲水，但有什麼可證明牠過去了呢？大多數人見不到任何痕迹；他們或許甚至還不知道鹿是什麼，即算那班知道的人，也無從說牠走那兒過去了。但作過狩獵的特殊研究的人，一追蹤者，則可發現明顯底痕迹，他們不但能說那一種鹿走過了，還能說出牠的大小，年齡，性別等等。同樣的，應當有人有精神知識，同於獵者，能發現某人與超心思者有關係，而普通人之未經訓練其心思者，則必無所見知。人說超心思者已降到大地了，牠已自加顯示。我讀過關於這問題

的所有文字，但我屬於無知者流，既未見到什麼，復未感到什麼。有其知見更經過了訓練的人，可能告訴我，以何種迹象我可認識某人與超心思者有關係麼？

(答)

有兩個無可詰難的表相，證明人與超心思者發生了關係。

第一：一圓滿而且恒常底平等性，  
第二：在知覺中的一絕對確然性。

要平等性為圓滿，牠應當是無變而且自發，不用力，平等觀於一切環境，一切事會，一切接觸，物質底或心理底，不論其性質為何，給人的震動為何。  
確然性則為絕對且無可議，屬於一由同一性之必無誤失的知識。

前幾天我在翻譯課堂上（原註一），找到了神聖生命論的一段，我想，今晚在你們或許感覺興趣。室利阿羅頻多是討論「自然」的運動，他解釋如何從好像是冥頑底物質中，有生命出來了，其次如何從生命中，有心思出來了，且如何從心思會有超心思者或精神生命出來；他作了一概括，指明這所需要的時間。我把這一段先讀給你們聽，其次說其與我們現在這情形的關係：

『進化「力量」的最初黑暗底物質運動，是以永劫底遲緩性爲標誌的；生命的進步運動緩緩前進，但究竟步武已比較快了；牠集中於千萬年的數字上；心思能更縮緊「時間」的迂緩底閒曠，幾世紀大步跨越；但當知覺底精神參與時，極端集中了步武的進化速度乃有可能。』

（神聖生命論 第二部，第二十六章。）

我讀出這一段文字給你們聽，因爲有人問我關於「超心思」的作用的問題，我加以答復，以超心思的顯示與心思的顯示相比，這，根據近代一切科學底發現，從動物或猿類的

腦子，進化到原始人類的腦子，大致過了一百萬年。而且我也說過，由此之故，不必希望這事在幾個月里或幾年內成就；這顯然會要較長底時間。有些人似乎相信我宣告過要再經一百萬年方有超人！我願修改這一印象。

室利阿羅頻多告訴過我們：如進化發展在知覺性的等級上昇起，則其運動愈速，而且，一旦「精神」或「超心思者」參與其間，則這可能進展更快。因此，我們能希望在幾世紀後有超心思底人類可以出現。

但即使這，對於某些人又是大不相投，因爲他們相信這與室利阿羅頻多所常允諾的相違背，即是說時候到了，超心思底轉化已有可能。但一超心思底轉化，不應與一新人類之出現相混。

室利阿羅頻多所允諾，且顯然使我們於今在這里的人感興趣者，是時候到了，人類中有些選拔之人，圓滿履行了精神化的某些必要底條件，將能夠轉化他們的身體，以此超心思底「力量」，「知覺性」和「光明」之助，而且，既不復是動物人了，會是超人。

這一諾言，如室利阿羅頻多作下了，因為他知道，超心思底「力量」已到了可顯現於大地上的一點了。如實，這很久以前早已降臨於他；他知道牠，他知道其功效是什麼。

而如今牠又這麼宇宙化而顯示了（我是說普偏化），自然，轉化的可能之必然性，又更增大了。更沒有任何疑惑，凡將圓成或正圓成其條件的人，皆正進向這轉化。

那些條件，室利阿羅頻多已在綜合瑜伽論中詳細討論過，更詳細見於其最後論超心思底顯示諸文。除了加以實踐，也沒有旁的。

（原註一・直至一九五八年，「神聖母親」每週授課三小時，教法文翻譯。所譯皆室利阿羅頻多之著作，凡法文本之人類大同理想，社會進化論，神聖生命論之最後六章，及綜合瑜伽論之一部分，皆如是譯出者。）

（問）

如今超心思者已顯示了，實踐的方法是什麼呢？

（答）

我今天讀給你們聽的，似乎是最原本底開端條件，因為這是最普偏底。（註一）

每人可一隨他自己的本性而走上他的道路。總常是對某一道有傾向，甚於其餘。在遵循行業道的人，要感覺凡人底人格本不存在，唯獨有神聖「力量」在工作，這是更困難的，在遵修智識道的人，則比較非常容易，甚至立刻發現這個了。在修敬愛道的人，這是本元底，因為他之得進步是在於奉獻出自己。但是對修行業道的人，這最為困難，因此，在他，第一步便是作這里所說的，我們方纔讀過的綜合瑜伽論這一段，這便是說，在他內中造出這完全對於行業之果毫無執着的態度，其作為是因為那本是所應當作的，且以似乎是最好底那方式去作，而不顧其後果，將其後果委於「意志」，較自己的意志為超勝者。

人不能作一普通規律去決定諸道的重要性之次第；這是一無外專屬個人的事。於是有一時分，人可非常明白，顯然沒有兩條路是相似的，每人是走他自己的路，而那便是他的有體之真理。必然，倘若人從夠高底地方看，必能看到前進的速度之不同；但那並不會與外在表相常常合拍；而且，可以較輕鬆地說，並不常是最聰明底人便走的最快！

(沈默)

在我覺得彷彿不再能作什麼普通規律……事實上，「恩慈」是偏一切人。但應如何作乃使之發生作用呢？這很難說。

倘若人能見到之，感覺到，可說經驗到牠的作用，知覺牠的當前和牠的運動，那麼，人便有此運動的，進步的和實踐的喜樂；但這不是說倘若人體驗不到這喜樂，則「恩慈」的作用便不存在，而實踐亦不存在。

歸極論之，凡「神聖者」的存在之一切形態，凡顯示的有體之一切相，爲了表現「神聖者」皆爲必需。是這顯示之在其全般，在其整體，乃進向一增上底，無極底，永恒底圓滿。

滿。這不是每一原素，分別獨自如是，這是一全體，好像神聖「真理」的集體底全般表現，一切皆在前進，恒常地，永遠地，進向一更大底圓成。明日之宇宙，倘若人可這樣說，必然比昨日之宇宙更神聖；而昨日的又較前日的更神聖。如是，人可說是「神聖者」在「他自體」的表現中，乃永遠進向「他自體」的一顯示，愈進愈圓滿，愈進愈神聖的。

因此，每一原素只有盡可能完善地顯示牠自體的律則，盡其在全體中所應是者，作到最高限度其所應作者。然則是知覺底，啓明底，也可說幾乎是無關心底發現，發現各人自體的這一真理，乃是在他第一最關重要的必需。

(註一：文見瑜伽論第一部，第六章。拙譯第一八八頁至

第一八九頁第一行。文長不備錄。)

(問)

悅樂是不是最高境界呢？倘若是，可否說時若人失去了喜樂，便在知覺性上是下降呢？

(答)

室利阿羅頻多說過，宇宙是建築於存在之悅樂上，悅樂便是宇宙之基礎，亦必須是宇宙之目標。因此，這意義在實際上是：悅樂為最高境界。

但是，這還待向你說麼，這所謂悅樂，不是如人類尋常知覺性所了解的！如實，這原始底悅樂，超出了一切普通所謂最高境界，從瑜伽的觀點看，如所謂圓滿底嚴肅性，圓滿底心靈平等性，絕對底無執着，與「神聖無極者與永恒者」之同體為一，必將你提出一切偶然性以上的。與此境平行者，人可達到另一境界，即是圓滿，全體，偏是底愛之境界，即是大慈之真元，「恩慈」的最美滿底表現，消除一切無明與錯誤之後果的。這兩境界，

常被視為知覺性的極峯；牠們皆可說是個人知覺性與「神聖者」結合之後所能臻至的最前綫或極端界限。

可是，此外還有點什麼；恰是一圓滿悅樂之境而非靜定底；一進步底顯示中之悅樂，在無上「知覺性」之圓滿舒展中的。

我所說的這兩種境界之第一種，常常領導人至於退出作為，至一幾乎是靜定境況；牠很容易領導至涅槃（如實，這一道是常為尋求「涅槃」的人而開的）。但我所說的這種悅樂之境界，真元是神聖底，因為牠自由，全無有於一切反對和矛盾的可能性，原不與行業相離；反之，牠導向一完整底行業，在其真元上為美滿，全部脫出了一切無明，及一切對無明之奴役。

倘若人已經有了進步，有了更大底了解，更完全底開啓，與神聖「知覺性」有一更親密底結合，則人能在這道上經驗到這悅樂，感覺到這是使人生得其真實意義的事物。可是倘若人在尋常人類知覺性里，這悅樂非常容易變形，更為一種事物全不像牠本來了。因此，

很難說人喪失了那悅樂，便在他的知覺性中下降；因為我所說的這悅樂，是不能更失去的。倘若人已達到那里了，超出了我方纔所說的這兩境，便是說，全般離執與親切結合之境，完滿底仁愛與慈悲之境，設若人已到了這兩境之外，而且發現了神聖底悅樂，實際上從那兒下降便不可能。可是在實際生活中，便是說在瑜伽道上，倘若人為這神聖悅樂所觸到，縱使在閃過的方式下，觸到了旋復退去，則顯明的，人必有此印象，是從一高峯降到了一頗黑暗底深谷里。

但是有悅樂而未離棄執着於先，則將是一異常危險底贈予了，甚容易假冒。尋求悅樂之前，未得實踐離執，似乎不是一甚明智之事。首先應當超出凡可能底對待；正是超出了苦與樂，患難和幸運，熱心與頹唐。倘若人超出這一切以上了，然後人能企慕悅樂而萬全。

但只若猶未實踐離執，人很容易將悅樂與人類尋常幸運之一喜躍之境界相混淆，那可全不是真事物，甚至也還不是這事物之偽品，因為這兩種經驗的性質如此不同，幾乎相反。

對，使人不能從一個度到另一個。然則，倘若人願安全登上此途，在我覺得似乎尋求平和，完滿底平靜，完滿底平等，知覺性之擴大，更浩大底理解，尋求自由，即從一切欲望，一切偏好，一切執着之下解放，必然是所當先具備的條件。這便是內中與外在底平衡之保障；在這平衡上，在這基礎上——這基礎應是非常堅實，——人方可建築其所願建築的一切。但是基礎應當先有，不可動搖。

(沈默)

適纔有人問我，說我所講的『應當鎮靜』的意思是什麼。

這是很明顯的，時當我向某人說：『你應當鎮靜』，則我的意思是說好些不同底事，一隨情形而異。可是第一必不可無的，便是心思底鎮靜，因為，普通這是所最缺乏的。時若我向某人說：『你應當鎮靜』，則我的意思是：『試行免除激動底，惱亂底，驚慌底思緒；試行使腦經靜定下來，停止回旋於你的一切想像和觀測，一切心思底虛構之間』。

人可有正當道理加上另一問題：『你向我說：「應當鎮靜」，可是應當作什麼纔得鎮

靜呢？』——這答案幾乎常常是同一樣：首先應該感覺有此必需，其次願望，其次企慕，其次試行。

要試行，有無數辦法，為許多人所主張且嘗試的。那些辦法通常是冗長，勤勞，困難；許多人未達目標以前便已感沮喪了，因為他們愈是試行，他們的思緒在腦子里愈是紛擾雜亂。

在每個人這辦法不同，但是首先應當感覺，——爲了任何種理由，不論是因爲人倦了，或因爲是厭了，或因爲人真願超出其生活之境界，——應當了解，感覺到這靜定的必需，這心思中的和平之必要；於是其次方可一連試行凡已知的和新底方法，以達到結果。

現在，人很快可見到有另一鎮靜，爲必需，甚且迫切，這便是情命底鎮靜，這便是說，沒有欲望。唯獨是倘情命未經充分發展，而人命其鎮靜，則牠便睡去，或者停工；牠說：『呵！不行！我幹不下去了』。倘若你不給我所需要的糧食·刺激·熱情，欲望，甚至慾情，我寧肯不動，我一點事也不再做』。於是這問題頗微妙化了，也許更困難一點；因爲

從激動而落到惰性里，誠與一進步相距甚遠了！不應以鎮靜與惰性或昏睡底被動性混爲一談。

鎮靜是一甚爲積極底境界；有一積極底和平，不是衝突之對待，——活潑底，傳布着的，強能底和平，鎮服着而且安定着，秩序化，組織着。時若我說：「要安靜！」我便是說起這個。我的意思不是說：『去睡去，應該被動而且不動，不再做一點事』，遠非如此！……真實底鎮靜是一非常大底力量，一非常大底權能。如實，人可說，倘若人從另一方面看這問題，凡真實是雄强有力底人，常是異常鎮靜。唯有虛弱底人乃生激擾；一旦人真實是強健了，人便會是和平，安靜，鎮定，有此忍受之能力，直面反對底浪潮，從外衝來，希望推翻你的。這真實底鎮靜常是力量的表徵。安定是屬於強者的。

甚至這在物理方面亦復是真。我不知道你們觀察過動物沒有，如獅子，老虎，象。但事實是當其無所動作之際，牠們皆那麼全般靜定！一頭獅子坐着望你，似乎常在說：『哦！看你多麼紛擾！』牠用那麼和平底一種智慧之相觀看你！而牠的全副精神，能力，物質

力量皆在那裏，集合了，聚蓄了，集中了，而且——了無激動之陰影，——時若命令發出，便已準備動作了。

我看到過有些人，許多人，竟不能安定半個鐘頭，坐着而不躁動。他們要動一足，動一手，動一臂，或動着頭。他們整個時間總是躁動，因為他們沒有保持靜定的力量或能力。這一種能量，能隨所願時安定不動，能隨所願而結集其所有的能力，且將其施使，能隨所願而凝聚的那麼完全，或將其發為作用而行之以具足底安定，雖在作用之中，這，這常是力量之表徵，——這可能是一身體力量，這可能是一情命力量，這可能是一心思力量。可是倘若你是稍微有點激動了，你可確知必在某處有一弱點；而且，倘若你的激動是至般，則你的弱點必是全般。

雖然，倘若我對某人說：『你應當鎮靜』，我可能向他說了各種事，這在乎某人；可是，明顯的，最尋常是：『你得安定下你的心神，不要長時在腦中營營擾擾，不要像用鏟子翻動你的理念，靜下來吧！』

在大多數人，經驗只以其能加說明而存在。經驗在其自體，（與某一力量相接觸，知覺性之一擴大，與「神聖者」的某一方面相交感，——不論何種經驗，——有體之一開啓，破除了一障礙，度過了二階段，開了新底門），凡此種種經驗，除非他們能以文字說明，且在精密思想中實質化，則好像皆未嘗存在！但恰恰是此一表現之需要，此一譯述之需要，使大部分經驗失去了在個人知覺性上生作用的能力。為何你已有了決定底，明確底經驗，比方說，你已啓開了性靈體之門，與之已有交通，知道了那是什麼意思，而此經驗仍不能留住呢？這是因為在你，此一經驗沒有充分明可觸知的力量，除非你能以之向你自己說明。可謂經驗在你不曾起始，直到你能將其說明。那麼，好了，待至你能將其敘述，牠的大部分深密性及其能量，所以為內中外在轉化之用者，皆已消失了。是在這里，人可說凡表現，說明，當時是一下降。

室利阿羅頻多說的「欲望心靈」是什麼意思呢？

(問)

(答)

這是那使你生活，行動，作為者。「心靈」這字 (*âme*)，從另一字而來，意義是「使之有生氣」 (*animer*)。這便是給身體以生命的。倘若你沒有這個，你將是一惰性底物質，像石頭或植物一樣；也不全是不動底，——可是植物似的。

有些人說，倘沒有欲望，便是說，倘沒有這欲望心靈，永遠不會有進步了……在尋常生活中，這是一甚為有用之物；可是時若人既決定修瑜伽而尋到「神聖者」時，這有點累贅。

(沈默)

這便是一切？

(問)

時若我們來到你面前受分賜，有時感覺自由而且歡喜，另外有些時候，一點也不感覺什麼，竟是空虛。這是什麼意思呢？(原註一)

(原註一：從前，直至一九五八年，「母親」每天有一象徵之物賜，常時為一朵花，許每個院友在她面前走過，直接從她受到精神助益。按：此事行之四十餘年，未嘗間斷。)

時若人歡喜，這意思便是人開啓了，於是接受那「力量」；時若人不感覺什麼，這意思是人已閉拒。

但什麼使你開啓又什麼使你閉塞呢？——這在各人不同；這依乎許多事。你沒有注意到在你的分別麼，是這依乎外間環境呢，亦或是依乎你內中什麼事物，可是呢？有種種不同底緣由，使人有時感到更生動，更充滿了力量和喜樂。

普通在尋常生活中，有些人甚至由於他們的體氣，由於他們的結構之方式，是與「自然」在某種和諧中，好像他們呼吸於此同一旋律；這班人慣常是歡喜，滿意的；他們成功於所作的，避免掉許多麻煩和不幸。這是與人生與「自然」的節律相和同的人。

於是乎有些時候，人是與正在活動的神聖「知覺性」接觸了，與「恩慈」相接觸；於是一切皆渲染了，着上了這「當體」的色彩；而那些普通看去好像是鈍滯且無趣味底事物，

也變爲可悅，可喜，可吸引人且有教示了；一切皆生動，一切皆震動；充滿了允諾和力量。那麼，倘若人對之開啓，便感覺更強健，更自由，更快樂，充滿氣力了；一切皆有了意義。人了解爲什麼事物是像其那樣，人參加了這普泛底運動。

也有其他底時分，爲了任何一種緣故，人感到陰鬱，閉塞了，落到了一個坑里；於是更感覺不到什麼；一切事物皆失去了趣味，興致，價值，人好像是一塊行動着的木頭。可是倘若人成功於知覺地與他的性靈體相結合，人能恒常在一接受性的境界中，內中的悅樂，能力，進步之境界中，與神聖「當體」相交通。時若與那相交通呢，則偏處見到「她」，在一切事物上見到「她」；於是一切事物皆得其真意義了。

這依乎什麼呢？——內中底節律。也許是一恩慈。無論在何場合是依乎對某個超出你的事物之接受性。

(問)

母親，一心靈已充分發展了，若其投生托體，是不是轉化此欲望心靈，較少困難呢？

(答)

人不能說。在原則上，是的；但在事實上，個性愈是形成了，這虛偽底欲望心靈愈強大。個性已形成到很好的人，安布得很好的人，在自體生存，絕少依賴環境，較其他底人，進到與神聖「當體」相接觸，遠過困難；因為他們有一分別底生存，安排，組織，皆非常完整，普通是自給自足了。要轉變某一人格，倘若可這麼說，甚為自體存在，甚為自體實踐着的，較之，比方說，轉變另一人格，充滿了善願，却仍啓對着種種勢力的，遠過困

難了。時若個人建造得非常好，有他的人格之意識，有他的自我生存之意識，則很難使他懂得自己只是神聖「力量」的一簡單工具，遠過於另外某人感到自己是比較流動者，好像這樣，（作一手勢），不十分精確，沒有十分明定底界限，沒有一建築完整的個性；他比較容易懂得，在他自己，他不算什麼，而使他作為的，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另外底一力量。然則，你不能說發展到很好的心靈便少有困難；這依乎什麼場合。

你所要說的，我想是，倘若你與你自己的（真實底）心靈相接觸，是否比較容易蛻除這欲望心靈。但那另是一說。首先得發現了自己的性靈體，與之同體為一；其次，你方能從事於你的欲望心靈，使明知其愚蠢。

(長久沈默)

(問)

在修爲的現在這情形下，與你的個人接觸，用處是什麼呢？這與你個人相接觸，

可幫助我們到什麼程度？

(答)

你所說個人底接觸是什麼意思呢？見到我，和我談話，什麼？個人呢，團體呢，怎樣？

(問)

個人。

(答)

哦！要接見！

這依乎人以此作什麼用。

這很難答覆，因為這是純個人底問題；這依乎其時，這依乎人所處之境界；而且尤其是，我重複說，這依乎其運用，倘若你知道如何正當利用這一接觸。

(沈默)

可不是麼，倘若人內中是開啓了，倘若人是有接受性的，人可一直到微妙生理體中，接收凡所需要以備整個進步的。在事物的正當秩序下，外表底接觸，只當作一極頂和一助力，使身體——物質生理知覺性和身體——能遵從內中有體的運動。

但設若你相信這一接觸可代替內中底接受性，你便錯了，這沒有大用處。比方說，凡人完全閉塞了，在內中不接受一點什麼，沒有接受力量的開啓處，而相信在我前面坐上半

個鐘頭或一個鐘頭閒談，便有助於其轉化，則他們重大錯誤了。

可是倘若他們內中開啓了，已與「力量」相接觸，也作過努力要使自己轉化，那麼，在某一時分，一度談話，或一度物質上的接觸，或當前相見，能幫助其作一更整個底進步。

人可生活在極近處，日常生活顯然是在近邊，而全沒有取得什麼，至少在自動底知覺性中如此。（也許可發生一極遲緩且深沈底作用，但我覺得那好像總歸會發生似的）。又倘若人在我這邊，思想在他處，欲望在他處，所忙着的事又是在他處，則絕對沒有用；那不會引到何處。

重要底一點是建立一內中底關係，是這，真的，乃所關重要的。於是，在某些場合，（也許不很尋常，這依乎各個人），當面會見可增益一點什麼，得到一更具體，更精確底實踐。但倘若內中毫無所有，則全無用處。

（沈默）

普通底錯誤是相信人當自外而始，然後達到內中。事實不是這樣。人應自內而始，然後達於外表，時若人是在內中準備了。

（問）

時若人來見你，人儘可能是要最好，便是說，要有最好底思想；但時常相反，那一天所有的壞衝動，壞意念，一切皆頓然興起了。

（答）

也許是爲了要除去那些。

倘若其來了，你可作之爲犧牲，要求除掉牠們。這也許是正理。這是因爲「知覺性」

用於清淨化。隱匿事物是毫無用處的，將其推到後方，這樣，又想像其不復存在了，因為人已將其隱障。直看自己為何如人，只要已準備棄除生存的這樣底情況，比較好得多了。

倘若人來見，讓一切壞底運動發到表面，出現；倘若人物其奉獻出去，倘若人說：

『是了，我是這麼一種情形』，同時有企慕要不是這樣，那麼，這見到我的一秒鐘甚有用處；人能，是的，在幾秒鐘之內接到助力將其除去。反之，若人來見我好像一位小聖人，走去亦滿意了，沒有接收到什麼，那便不甚有用。

「知覺性」自動地作為，這好像光線，照明那不明之處。然所需要的，獨是在一種境界里是願意給出，除棄牠們，——不是把持且保守牠們。設若至誠地，人願意將自己從之脫出，消滅之，那麼，這很有益。

(沈默)

究竟，在我也可提出一問：為什麼（我不知道這是否普通如此，但終究一樣），為什麼人願有好底思念而且是自己的最好境界，倘若來見我；為了什麼理由？

(問)

在你面前有壞運動，這非常醜！（哄堂大笑）

(答)

倘若人要將其保存，是的，這非常醜；但是，倘若人要將其拋棄呢？這也許是一出脫的機會。這誠然是一出脫的機會，因為，在我面前，皆恰恰現出如其本原；若離了我頗遠，則皆着上種種美麗和虛偽光明的彩色，誤使人得之非如其本原了。時若那運動是鄙陋，而人在我的旁圍中見之，則牠明確現出是牠本來那樣。然則這便是拋棄牠的時候了。

(沈默)

奉獻出人所有的最好的，這非常優雅，而且這受到欣賞；但奉獻出人所有的最壞的，

這遠過其有益；也許甚至這還更受到重視，——只在這條件下，獻去是爲了棄掉牠，以後不再收回了！

(問)

『時若你有困難，你便得擴大自己。』——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答)

我說「困難」時，我自然是說瑜伽路上的困難，如不了悟，有限度，那些好像是妨礙

且阻止你前進的事物。我說「擴大」時，是說擴大你的知覺性。

困難常起於私我，這便是說，個人的反動，多多少少是自私的，對於環境，事會，你的周遭的人物，以及生活上的細節，你之所起的。困難亦復起於你之感覺自己好像封閉在一個貝殼里，阻隔了你的知覺性之自合於更高更大底真實性。

因爲人能很好想念自己是要浩大，要徧是化，一切皆「神聖者」的表現，不應當有自私性，——人可想念許多這樣底事，——可是這不必定爲一救治。因爲，很尋常，人知道所應要作的事，然而不作，爲了這或那個理由。

但是，倘若有時人得直面一憂愁，一患難，一反叛，一痛苦，或一種無能爲力之感，——不論什麼，一切在道路上皆可對你發生的事，剛剛是所謂困難，——倘若你能物理地，這便是說，在你的身體的知覺性中，有此一印象，是將自己擴大，展開，（不是麼，你感覺自己好像某個事物折疊很緊，一疊又一疊，好像一塊布料，一摺再摺又還再摺疊），那麼，倘若你能感覺到那使你在動作上不能動彈者，是好像一塊布料，摺疊得太緊，太密，

好像一個包裹，捆紮得太緊，封閉得太固了，於是，緩緩地，一點一點，你將凡此摺疊展開，你將自己舒放開來，——人將自己平鋪而且擴大，儘可能擴大，儘可能開放到那麼遠，在一種完全底被動態度里弛緩，如我所說以「面對光明」，（不在此困難上抑屈自己），倘不在此困難上摺疊自己，可說不以之封置在你自己身內，反之，却儘你所可能開展，儘你所可能作的那麼完善，將你的困難呈獻於「光明」之前，即自上而來的「光明」），倘若你在一切境域中這麼作，——不單是心思上，因為有時這不容易，而且你或許不能成功於其間，——倘若你想像是物理地，幾乎是物質地這麼作，那麼，一到你已完成了展開且舒放自己時，你非見到多於四分之三的困難已經去掉了。於是，再加一點點接受「光明」的工作，最後底四分之一也消失了。

這比以思想而戰勝一困難遠過容易，因為倘若你開始與自己商榷，你將見到正反皆有理由，而且皆足以引人，竟至倘無一超上底光明，則完全不能自拔。在此，你却無須與困難相戰鬥，你無須說服自己；簡單地，你只將自己舒展於「光明」之前，好像你在太陽光

中直躺在沙土上，你讓「光明」做牠的工作。這便是一切了。

（問）

什麼是最容易忘掉自己的方法呢？

（答）

自然，這依乎各個人；各人有他所獨有的方法忘掉自己，而且對他是最好的。可是，明顯的，也有一頗普通底辦法，可以在各個不同底形式上運用之：這便是從事於其他什麼事。與其忙於自己的事，毋寧忙於替他人或其他許多人的事。或某一工作，或一有趣味且需要集中的活動。

而這仍是同一事：不是返到自己，只想自己，或顧到自己，倘若我可說，有如世界上

唯一可寶貴之物；設若人能自舒展，從事其他的事，不恰恰是你自己的事，那麼，這是最簡單也是最迅速底辦法，可以自忘。

也還有許多其他的，但這一法是凡人皆可達到的。我的孩子們，這便是一切了。

現在，倘若你們對這問題或其他問題沒有什麼話說，我們便靜默了。

### 自然 (Spontanéité)

我假定你們中間大多數人在星期五來聽讀「無爲」。（註一）倘若你們聽了，你們便會記起有一要是「自然」的問題，而過真實生活的真實方式，便是自然地生活。

註一：無爲 (Wu wei)，乃華文音翻，見前註。

所謂自然，老子的意思是，與其被個人底心思底，情命底，或身體底意志所推動，毋<sup>寧</sup>應當止息一切外在活動，而讓自己為中國人所稱為「道」(Tao)者所領導，所推動，道，他們認為即是「神明」或「上帝」，無上「原則」（太極），萬物之「本原」，能創造底「真理」（理）；總之，是凡人所能有於「神聖者」的及所當達到之目標的一切人類意念。

要是自然，（按：原義是「自發自動」）這意義便是個人不志在結合，組織，決定，努力，以求實踐。

我給出兩個例子，使你們懂到什麼是真實底自然性。一個，無疑，你們皆知道的；這便是室利阿羅頻多在一九一四年開始寫阿黎耶雜誌時期。（原註二）他在那時所寫下的，既不是心思底知識，甚至也不是心思底創作。他在腦經中保持了寂默，便用打字機寫下去；於是，從高處，從超上境界，凡所應當寫下者，皆降下了，皆已製就，他只須用手指在打字鍵上活動，記錄之而已。是在這心思底寂默境界，使知識甚至及其表現，得從上流

下，由是他寫出了每期印七十二版的整個阿黎耶月刊。而且，正是爲了這緣故，他乃能作這事，因爲，倘若那應當是一番心思底構造工作，則這麼一種勞力全然是不可能的。

像這，這便是心思底真實自然性。（按·即「自動自發性」。）

（原註二·我們不妨記起，是在阿黎耶月刊上，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二〇，六年之間，室利阿羅頻多一口氣發表了大部分他的著作：神聖生命論，綜合瑜伽論，社會進化論，人類大同之理想，薄伽梵歌論集，韋陀之祕密，將來底詩，印度文化之基礎，——這只聊舉其大者。）

而且，倘若人又更前進，人便不應在事先想好和結合所當說的什麼，或所當寫的什麼，簡單只須能在心思中保持寂默，以之轉對高上知覺性，有如一容受器，而且在心思底寂默中，如理如量，表現自上而至者。那麼，這便是真實底自然性。

當然，這不是十分容易；這需要一番準備。

其次，倘若人要降到行爲之城中，這尤困難了；因爲尋常是如果人要合理作點事，普

通在事先總得想好人所要作的什麼，而且安排一下再作。不然，便會被種種欲望和衝動播盪了，那和「無爲」這書中所討論的靈感相距太遠了，簡單會是低等本性的運動推動你作事。

因此，除非已達到聖智和離執的境界，如在這小說中那中國聖人所臻至的，最好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怎樣求自發自動，因爲這是冒險，會變成一切衝動和一切最紛亂底勢力之工具。

可是，一旦人已上了瑜伽之途，願要修瑜伽了，則甚爲必要的，是不作爲自己的心思形成之玩具。設若人要信賴自己的經驗，則應當謹防在自己內中建築成所願有的經驗的意念，例如，人對牠所構成的理念，人所期待或所希望的形式。因爲，心思底形成，如我多次說過，是一真實底形成，一真實底作品，而且，以你的理念，你創造出一些形相，皆頗不依乎你而獨立，而且好像自外而回到你，且給你一種印象，這便是經驗了。可是這些經驗，不論爲所願望，或所尋求，或所預見，皆不是自然底經驗，且難免是幻覺；有時甚至

還是危險底幻覺。

因此，時若人遵循一種心思訓練，便應特殊小心，不在事先想像或願望某些經驗，因爲這麼你會造成這些經驗的幻覺。

在瑜伽領域中，這甚爲嚴格且甚爲強毅底自然性，全般是必不可無。爲此，自不應有野心，欲望，過度底想像，及我所稱爲「精神底浪漫主義」，對神奇者的興味，——凡此皆當異常謹慎地消除，倘若人要確然前進而無畏。

現在，說了這一大段預先解釋的話之後，我且讀給你們聽。我所寫下的，是人要求我批評的話；這皆是簡句，可能需要解釋。我寫下了這些話，也許是從我所讀過的即我方纔所談起的，得了一點靈感，但終歸是作爲個人經驗的結果。

『應是自然，爲了能是神聖』。

這便是我方纔所給你們解釋的。

於是這問題生出了：·如何能是自然呢？

『應是完全簡單，爲了能是自然』。

又如何能是完全簡單呢？  
『應是至誠，爲了能是完全簡單』。

那麼現在，這是什麼呢，至誠？

『至誠，便是在自己本體中沒有任何分化，任何矛盾』。

倘若你是許多段片合成的，而這些段片不單是不同，亦復常是十分相互矛盾，則必然，牠們在你的有體中造成一分化。比方說：你自己有一部分是企慕神聖生活，企慕知道「神聖者」，與「他」結合，整體地生活着「他」，其次又有另一部分有所執着，有欲望，（則名之爲「需要」），而且，不但尋求這些事物，並且倘若沒有得到，便完全煩惱了。還有其他底乖謬，但這是最盛的。還有其他底，例如，願望完全皈依於「神聖者」，全皈順「他的意志」和「他的指導」，同時，若有此經驗來到，即外乎「神聖者」人則無是，亦無所能，甚且亦不存在；這便是說，倘若「他」未在，則人不存在，人不能做一點事。

人便完全不會是什麼，（而且在修道上這是一普通經驗，時若人至誠試將自己奉獻於「神聖者」，這自然會到來，作為全般自我奉獻之道上的一助）；可是，有體之某一部分，若遭遇這一經驗了，便進到一猛烈底反叛，說：『但是，請原諒！我必得是！我必得是個什麼，我必得自己作些事，我要有一人格！』那麼，是必然了，這一部分完全毀壞那一部分所作的。

這不是例外場合，這是十分尋常的；我可以給出無數有體中像這樣底矛盾乖謬的例予。一部分試行前進了一步，另一部分來了，便毀壞一切。於是人得長時重新起始，而長時又被毀壞。是爲了這，乃當以至誠做此工作；倘若人見到在自己的有體中有一部分向另一方牽引，便應慎重地把住牠，好好訓練牠像訓練一小孩，使其與中樞部分和合同調。這便是至誠之工作之爲不可缺少者。

進者，自然地，應當是有貫，合調，和諧，在有體之多種意志中，庶幾能有一有體，在其作用與傾向中爲簡單，正直，而且一致。僅是時若整個有體皆已集中周環唯一中樞，

運動，然後人乃能是自然。因爲，倘若在你內中有某個事物已轉對「神聖者」，期待其靈感和推動，而同時有有體之另一部分專求達私的目的，從事於實踐牠的欲望，則人不復自知是在何處了；不能更確然於什麼會發生，因爲一部分不但能破壞亦復能全般反對另一部分所要作的。

歸終說，設若人願遵行無爲中所給的教言，則這已可推舉了。既非常分明見到所必需的和應當作的，亦不可用太大底熱忱和猛力去實現其方案，因爲過大底熱忱會妨害了和平，寂靜，安定，於神聖「知覺性」之可由個人而自加表現皆爲必需的。

那麼，我們又回到這里了，平衡是不能沒有；謹慎避免走相對底極端之道爲不得不然。過大底忽遽亦得避免，無耐性則妨礙了前行；而且，同時惰性又將重石繫住了雙足。然則在一切事上，如佛陀之所謂「中道」還是最好的。

(問)

如何我們的思想能是宇宙心思的力量所創造的呢？

(答)

因為宇宙心思的各種力量，透入我們的頭腦；我們是沾於種種力量中！而我們於此並不覺識。我們不是封閉於一囊中的事物，與其餘一切無關，——凡一切力量，一切震動，一切運動皆穿透我們，經過我們。因此我們有一些在遲留中的心思力量可用，便是說，可為形成着或創造着的心思權能所利用；這些幾乎可說皆是自由底力量。一自某種思想從外而來，或某種力量或某種運動穿進我們的知覺性，我們便隨即給以一具體底形式，一理則底形相，以及種種精確度；可是在事實上，那力量屬於一個領域，人極少知覺到的。

但這不是一特殊事實，時或偶然發生的；這是一恒常之事。倘若有一經過着的力量之流，隨附一特殊思想形成，則見到牠從這人度到那人，而且，在每人牠形成出這光明或這力量的一個中樞，與已自顯示者相親和，這便是所謂我們的思想。

但我們的思想，幾乎可以這麼說是原來沒有這會事。就實論我們的思想。我們是同一公共場所，在我們的自然情況中我們總是這樣，——公共場所，一切力量在經過，好像·來了，去了，進來，出去，推攘擾嚷，甚至爭吵。——倘若我們竟不是這樣，而是一集中了的知覺性，在一企慕中轉對上方，而且開啓了，超過人類心思的界限，啓對超上底事物；那麼，那若如是開啓，這便使超上底某些事物下降，通過有體所有諸層次；這些事物與我們的知覺底腦經相接觸，在其間取得了一形式，不復是一宇宙力量之創作了，不復是強大過我們的某一個人心思之創造了，而是在我們上面的一光明的直接底表現和創作，並且，倘若我們的企慕和開啓允許，那光明可能是至上極品底光明；這乃是唯一場合，方可說此思想是我們的思想。否則，其餘一切，簡單只是過程之記錄；我們記錄下一種力量。

衣之以文字，那全然是一宇宙底和集體底力量，那進來，出去，推動，從這人變到那人，一隨其所欲。

(問)

但是思想如何在宇宙心思中形成呢？

(答)

理念發自一高於心思的淵源。有一心思境域，遠高過尋常心思，其間有理念，即理念型，真實是理念原型；這些理念降下，着上了心思質素。一隨接受者之品質，或者他們保存其全部底德性及其原始性格，或者他們變形了，着上了色彩，自在個人的知覺性中改變了。但理念甚超越了心思，牠本屬甚高上之一源；可是不論其爲宇宙心思或人類心思，其功能則一；個人的運動只是代表宇宙運動。層次不同，但現象是同一。必然，這已不復是

「思想」如我們所認爲思想者；這皆是宇宙原則，（但這是同一事），即諸宇宙所建立於其上的宇宙原則。

究竟說來，宇宙只是一人，只是一個性，在永恒底「創造」中。每一宇宙爲一人，形成了，生活了，消散了，另一個又形成，——這是同一事。在我們則個人爲人類底個體；從宇宙觀點看，個人是宇宙底個體；這是一切宇宙中之一宇宙。

(問)

倘若人不實行你所說的，有沒有權利提出問題呢？

(答)

人常有權利作一切事。倘若你願意，可以提出一切問題。實行呢？其實這在乎每人選擇，不是嗎，選擇他所願實行的或他所不願實行的，他以為有用或無用的。這是人所不能強加的一事；應當自由而作。但是問題人可常常提出。

那麼，我也提出一問題：『為什麼人不實行呢？』你知道麼，你，知道為什麼人不行？（「母親」周轉問）你呢？你呢？……

(問者)

也許是因為懶！

(答)

是了，這是主要理由之一。那麼，人以很好底理由掩飾其懶，其最初一理由總是說：『我不能，我不知道』。或者：『我試過，但不成功』，或者：『我不知道從那一端開始』！不論什麼理由，不是麼，最初一個出現的。或者，人不實行，因為人覺得不值得作此一番努力，——這亦是懶惰的一部分，這需要太大底努力了！但不努力人便不能生活呀！倘若人拒絕作任何努力，必至並立起也不能，不能行走，甚至不能吃食。

在我，我相信人不實行，起初因為這不是一夠具體底真實，足以主管生活上的其他事物；因為努力與結果好像不相稱。但這種努力只是一開始；一旦人在其中了，這不復是同樣。

皆沒有太大底重要性。所關重要的，是我們對之反應的態度。

人類天性使之如是其然。倘若你集中於你的身體，你便生病；倘若你集中於你的情感，你便不快樂，倘若你集中於你的思心，你更不會了解什麼了。

有兩個方法出離這不安定底境況。

其一是非常艱苦的：這是一嚴肅而且持續底苦行。這是強者之路，命裡註定要走這條路的人所行的。

另一在乎找到某個事物，值得費一番勞苦集中其上的，轉開你對你個人微小自我的注意了。爲了作這事，一偉大理想是最有效能之工具，但有許多事物也歸到這一彙。最尋常的，人們選取結婚，因爲這是人人可作的。愛上某人，愛子女，使你忙碌，不得不稍許忘記你個人。但這很少成功，因爲愛不是一普通底事物。

他人奉獻於藝術，他人奉獻於科學；還有其他底人選擇了社會或政治活動，諸如此類。

但在那裏，一切亦依乎誠心和毅力，以之而遂行你所選擇之道者。因爲在那裏亦復有困難和障礙得克服。

如是，在人生中，不努力和不奮鬥則毫無所得。

倘若你既不準備努力也不準備奮鬥，那麼，最好是承認這事實，即人生是凡俗且無大興味的，你簡單退讓認許這明白事。

### 教育之一體

不是由「一致」而得一體。

不是由方案和方法之一致，使你能得到教育之一體。

一體之可得，是由恒常參照（或默或顯，隨事而異，）我們的教育之中樞理想，中樞力量或光明，存在之理及其目標。

真實無上底「一體性」，自表於「分異性」中。是心理則乃要求同一性。論實際，

每人應求得且施行他自己的方法；他所了解的和他所感覺的。唯獨這樣，教育乃能有功效。

（一九六〇，十月，十三日）

#### 關於答問

自然，人在這些舊「話」上標以日月，但凡人皆是不注意日期的。如何將那參進這些現在的事物，又全在似乎另一界上的呢？

有一種經驗，人全然是超出時間了，這便是說，凡前，後，上，下，凡此一切皆為同一。在這一體驗中，在這一同一化之時，更沒有過去，和未來了。而且真實這是唯一知道之法。

一隨經驗之發展，這些舊「話」給我一印像，好似某人在一花園周邊閒行，說出園中

有些什麼。但有一時分人是進到花園里了，於是人稍清楚園中是些什麼。而我開始進去了。  
我正開始。

權 版 切 一 有 保

*All Rights Reserved*

母 親 的 話

(第三輯) 徐 梵 澄 譯

南 印 度 捧 地 舍 里

室 利 阿 羅 頻 多 修 道 院

華 文 部 出 版

公元一九七八年五月版

SRI AUROBINDO ASHRAM PRESS,  
PONDICHERRY

First Edition.....May 1978

Sayings of the Mother (Vol. III)

Distributed by: Sri Aurobindo Society  
c/o Trade Union House, Shenton Way  
Singapore 1.